

蘇聯文藝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СССР

蘇 · 聯 · 文 · 藝

31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СССР



上海時代書報出版社出版

ЭПОХА 1947

ШАНХАЙ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or mark, possibly in ink, located in the bottom right corner of the page.

小說

奧欣
(Д. Осин)

全心全力

(ВСЕЙ СИЛОЙ СЕРДЦА)

傑尼斯·洛考特考夫(Денис Локотков)三年前隨着烏拉爾師赴前綫，也沒有想到他會回來。可是現在他竟來了，回來了。活潑，健康，正像被火燻黑的一塊燧石。

一所裏面住着築路工人的松木的，筍頭銜接的屋子，聳立在鐵路旁邊，在茂生着輕盈的烏拉爾松的山脈的陡然低落的地方。看見了窗戶裏面的熟悉的，鑲着花邊的窗簾，洛考特爾考夫不由自主地加緊了腳步。他一口氣跑上了台階，到了自己的寓所門口，門上掛着鎖。

洛考特考夫尋找了一會鑰匙，沒有找着。

「安東尼娜(Антонина)應該在鐵路上，」他猜測說。「不到晚上不會回來……」

放下物囊，他陰鬱地微笑着，走下來到大路上。興奮的，性急的力量並沒有鬆弛，幾乎從卡瑪把他帶來，經過多年的濛別後，在卡馬，從

在險峻的石頭山脈上勇敢地鑿通的高大的山洞裏面，初次向洛考特考夫來烏拉爾的潮濕的，有針葉樹氣味的風、融雪、兒時就熟悉的春季的惡劣天氣的和荒僻。

洛考特考夫認不出這些親愛的地方。喧鬧的新生活來到山裏，在各個山谷裏移來了房屋，村落，工廠和鑛坑，使一切有了生氣，混亂了，好像是爲了叫洛考特考夫因爲這一切的事都是他不在的時候發生的而生氣似的，用寓所門口的鎖來迎接他。

安東尼娜扔下了錘頭，跑來迎接他。她的愛嬌的面龐，或者是清瘦了一點，或者是蒼老了一點，嘴唇乾裂了，可是那雙驚異地張着的黑眼睛，含着不知所措的溢出的小淚珠，依舊是清澈，信賴和幸福地美好。

她對他說了什麼話，急促地，含糊地，被擁抱着沒有放鬆，同時又用以前永遠叫洛考特考夫看了喜歡的動作企圖整理頭巾和頭髮。洛考特考夫聽着，可是不懂得——大概，安東尼娜也是一樣——他自己對她說的話，也不懂得她答覆他的話。

一輛特快客車將風和旋轉的沙淋了他們一身。

「我們這是怎麼了，」最後，洛考特考夫明白過來了。「還要被火車壓死呢！」

安東尼娜重新擁抱了丈夫，挨近了他，彷彿他能掩護她避免世界上一切的災難。

「噢，你怎麼了？你怎麼了？」拿開她的手，洛考特考夫低聲安慰着妻子。「我們回家吧。小女兒在什麼地方？大概很大了吧？」

「在車站的幼稚園裏。」

陰鬱的春天茫然若失地在山上，在大森林裏漫步，好像是迷了路途。常常當太陽無光地照透了下垂的雲，潮濕的烟霧屏蔽着，露出了戴着下面有點溶化的雪風帽的不高的石頭山巔的時候，山雀便更有生氣地歌唱起來，和可以聽見遠遠的杜鵑模糊而靦腆地向回聲呼喚着。

拾起錘頭，安東尼娜在躊躇中停住了，對丈夫瞥視了一下。

「本來是可以去的，」她的眼睛說，「可是現在你瞧，有工作。」

洛考特考夫也猜中了她的心思，微笑了：

「噢，有什麼辦法，我們到工作隊長那裏去吧。他看了這樣的節日的份上會放你的。」

『你去。他們就在那邊，在第五段上工作，』安東尼娜最後決定了。
• 『我乘現在把一節鐵軌做完。』

她知道洛考特考夫是怎樣在工作隊裏工作的，所以她代替了他的地位，努力保持同樣地工作。

洛考特考夫抓了錘頭，向未做完的一節鐵軌跨了一步說：『用鏟子，快些撒，』他有點木然地投出了這句話並且攝人地微笑道：『你是我的性急的人！』

二

夜間他們談了很久還是談不夠，老是不能入睡，洛考特考夫躺在熟悉的家用的粗布被單上，它微微發出秋天的苦艾的澀味，一面聽着安東尼娜內低低的聲音，述到家務、地方的改變和生活。

燦爛的，被戰爭所鼓舞的生活在周圍沸騰着，洛考特考夫聽到這種生活覺得有些奇妙。在那邊，在前綫上，他們兵士們覺得沒有他們，這裏的一切都不是那樣。安東尼娜不怨不忙地講着，最初一時期車站外面的工廠怎樣幾乎是在露天裏工作，人們怎樣住在直接從山裏開出來的窖裏，她自己怎樣在分娩後決定到鐵路上去。而且縱然困苦——從來沒有後悔過。

『你是我的好漢！』他頗有克制地稱讚妻子。『我知道你……』

擺鐘有規律地敲着，窗外的風在針葉樹裏喧嘩。一隻看不見的蟋蟀在黑暗中模糊地發白的土上的什麼地方弄詭計，洛考特考夫覺得這隻蟋蟀就是三年前住在這裏的那一隻，連他自己，連安東尼娜，連周圍的一切——都是那同樣的，好像沒有發生過戰事，而他也沒有離家到什麼地方去過。

安東尼娜均勻地呼吸着，脫班的火車飛馳着，在黑暗中遠遠的溫柔地響鳴。

洛考特考夫傾聽了一會，翻過身去，回憶起不久所前蓮卡（Ленка）怎樣在幼稚園裏迎遇他，便不知不覺地睡着了。

三

該去接女兒的時候到了，洛考特考夫想獨自動身去。他從袋中拿出一個賽璐珞的小熊，一個法國洋娃娃，把它們用零碎的花紙包了，戴上了帽子：

「你又認不出她了，」安東尼娜微笑了。「再把別人的孩子帶回來——以後的眼淚要數不清了。」彷彿洛考特考夫當真會把別人家的女孩子帶回家似的。

「我認得出。我的小女兒應該像我。」

「要是不像呢？」

「這種事情不會有的。不管是眼睛也好，是鼻子也好，是我的無論那一樣也好，她身上應該有的。」

安東尼娜笑起來了，撲了他說：

「一切，一切都是你的。連鼻子，連眼睛……」

她開始穿衣服：

「我們一同去，她到底還不認得你。」

「他們在寬敞的接應室發現了許多兒童，室內設置着放衣服的小壁櫃。」

「噢，那一個是你的？」安東尼娜開玩笑地低語着，她將洛考特考夫推到前面，她掩藏在背後。

洛考特考夫茫然地用目尋搜了一下。

「你知道，我竟分辨不出，」他困惑地回過頭來對妻子說。

「就在靠牆的地方，在右面。穿着藍顏色的衣服……」

洛考特考夫懷着開始跳盪的心向安東尼娜指的那一邊走去，可是這時候門忽然砰的關上了，孩子們離開原處，開始轉來轉去，奔跑着——一切都混亂了。他們拖着洛考特考夫的大衣邊緣，叫他叔叔，兵士，可是沒有人叫他父親，沒有誰的童稚之心響應他的因為愛和痛苦而碎裂的心的跳盪。

最後安東尼娜曼聲喊道：

「蓮奴契——加！」

立刻從一羣兒童中間有一個不大的，瘦瘦的小姑娘應聲迅速地衝出來：洛考特考夫一剎間就在她身上以某一點認出了自己，某一點認出了安東尼娜，總之——認出了自己的小女兒。

「蓮恩卡，」安東尼娜攙着她的手，轉過臉來。「看看，這是誰？」

洛考特考夫把女兒抱在手上，可是小姑娘不信任地避開了，注意地熟視着他。

「這就是我們的爸爸，」安東尼娜提醒說，她的眼睛開始發光了。「從打仗的地方到你這裏來……」

「這不是爸爸，這是叔叔，」小姑娘半信半疑地說，她朝母親看了一眼就哭起來了。

應該是她的小小的心靈容不下此刻的接近的，可以觸摸的父親的形象，穿着大氅，粗笨的兵士的長靴，戴着揉皺的耳帽，完全不像她想像中的，她由母親的故事給自己創造的那一個。

洛考特考夫笨手笨腳地把禮物遞給她。

蓮恩卡在家裏胆子稍微放大了一點，幾次一會爲了這樣，一會爲了那樣稍微對父親說幾句話。顯然她喜歡在他們的單調的生活中來了一個新人，而且母親的精神抖擻的喜悅的騷動不由自主地在小姑娘身上起了反應。

四

過了三天，在安東尼娜送蓮恩卡去幼稚園的時候，洛考特考夫在雜物間裏發現了儲藏着的鋤頭，給它裝了一個新的白樺的柄，拿了鏟子、鐵錘預備去工作。仍舊是那個焦急追迫着他，使他不得安寧。

安東尼娜回來後，拍手說：

「你就待在家裏，休息……瘋子！人家會笑的：三年沒有在家，還沒有來得及跨過門檻，已經去做工了。怎麼有誰追趕着你嗎？」

洛考特考夫轉過身去對着安東尼娜，看見她帶着驚惶的，呆定的眼睛的臉，沉默了一會。

他們順着森林中劃分開的石路走向工作隊普通在那裏聚集的地方。

明朗起來的，溫暖的白晝在大地上升起來。環顧四周，覺得生活一向就是這樣的明朗，清澄，盈滿，敏感地響應每一聲音響。

『你工作到月底，』洛考特考夫開始說，好像說到一件預先考慮過的，決定了的事情，『就夠了。我無期限地解雇你……一直到下次戰爭！』

『謝謝……將軍！』安東尼娜住下來，行了個軍禮。後來，她仍舊那樣用腳踏著砂子，一面走著一面整理了一下頭髮，一本正經地回頭對洛考特考夫看了一眼：『可是你問我了嗎？』

鐵路巡查員特拉夫金（Травкин）的崗亭，普通道路工人都在它旁邊集合，就在交叉道口。

茂生著不大的松樹的山脈頂層遠遠地往西去，融合在陽光燦爛的淺藍色中。

僅僅可以感到的微風，被太陽曬暖了，但仍舊像泉水般的涼爽，在這裏奔過，好像是山的活的呼吸。安東尼娜眯著眼睛，不忽不地把風嚥了幾口，洛考特考夫瞥視了一下妻子的朝後仰的臉，想他大概是太性急，也不問，就決定了她的命運。

『平平安安的沒有受傷，而且是生龍活虎似的英雄來了，』工作隊長高路比尼亞（Голубеня）認出了洛考特考夫，開始用低音說。『重新到工作隊裏來嗎？』

『到工作隊裏來，』洛考特考夫承認說。

『怎麼這麼快，傑尼斯？』特拉夫金從小門裏出來，一面寒暄說。『我的那個伊里亞寫信說：『你要玩上整整的一個月呢！』』

『我心神不定。庫茲瑪·彼得洛維奇（Кузьма Петрович），』洛考特考夫承認說。『可是當這樣的時候，——你自己知道……』

特拉夫金同情地抓著他的大氅衣袖：

『你這話說的一點也不錯。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有安寧，雖然戰事好像是結束了。』

他沉默了一會，彷彿是在傾聽：

『大雷雨之後總要有轟轟的聲音響半天。』

『奴，如果這樣，有什麼辦法，』高路比尼亞說，『開始工作吧。』

他打開簿子，從容地將洛考特考夫登記入表格。

修路監督忽然發現了在路面上工作的洛考特考夫和安東尼娜，驚奇

地停下來：

「洛考特考夫——夫？了不起！據說，你做過地雷工兵，清除了一直到柏林的道路，是嗎？」

「是做過……清除了的。」

洛考特考夫用制服的衣袖拂掉額上的汗。他們開始抽起煙來。

「可是現在——在老地方嗎？」

「在老地方。」

「昨天你妻子的眼睜睜地望了整天不是沒有道理的。「你等着，」我說，「安東尼娜，意外的快樂吧。或者是丈夫要來了！」

菲利浦·阿爾鐵米依奇（Филанн Артемьич）開玩笑地恐嚇道：

「不過，你要注意不要離開妻子，對你這個身為一個前綫的人，是不合式的。」

星期日他們大家，菲利浦·阿爾鐵米依奇，特拉夫金和高路比亞——都在洛考特考夫夫婦家裏。桌旁的談話——適合時令的——是關於過去的戰事，關於和平的工作。

安東尼娜烘了些餡餅，包了餃子，煮了節目的冷盤。她穿着丈夫帶來的新衣服，一會在爐旁忙碌，一會到桌邊來坐上一會，顯出是那樣一位能幹，伶俐，和藹可親的主婦，使那位老監督竟忍不住了，用手心擦了鬚鬚，請洛考特考夫准許他吻她一下。

「不，你問她自己吧，」洛考特考夫笑着答應說。「我昨天就這樣碰了一鼻子的灰。」

他便講給特拉夫金和高路比亞聽，他怎樣計劃利用安東尼娜做後備，和這件事情怎樣毫無結果。

高路比亞哈哈大笑起來，可是特拉夫金却突然說：

「丈夫——做工，妻子——也在做工。可是常常也有不同地：丈夫——用酒杯喝，妻子——用小玻璃杯喝。」

「哦，庫茲瑪·彼得洛維奇，一點也不錯，」安東尼娜笑着，連忙接上去說。「不過我的丈夫很貪心，貪心得要命，他自己喝，可是不会給我喝！」

蓮恩卡驚奇地注意了牠半天，後來把牠喚到旁邊，輕輕地，不過使

他們都聽得見，照大人的樣子阻止她：

「小媽媽，你是幹什麼？你是從來沒有這樣可笑過的。」

大家都大笑起來。

「傑尼斯，你不要給我們把安東尼奴盧卡領到歪路上去。」**菲利浦·阿爾鐵米依奇**迷了眼睛。「她在我們的隊裏是第一。」

「**菲利浦·阿爾鐵米依奇**，够了，」**安東尼娜**窘迫地答應說。「他那一天已經不許我說了。「你是我的個急性人！」他說」。

「這到底是爲了什麼事？」

「是爲了我照他的榜樣工作。」

洛考特考夫要想解釋一下，可是**菲利浦·阿爾鐵米依奇**打斷了他：

「這件事須要調查一下，丈夫責罵妻子，是因爲她遵奉他的條令做事麼？」

高路比尼亞挨杯都倒了酒。

五

洛考特考夫果然變得好像一個瘋子。無論**高路比尼亞**派他到那裏去，他不拒絕最困難的工作，甚至自己硬請求去做。

還是出車站的時候，**洛考特考夫**就注意到郊外修路的工作是大大地忽略了。雖然有電力使用，有增強了的運輸，可是大概從戰事一開始起，枕木就沒有換過，木撐不敷，路床污穢了。火車沿着山道以有限制的速度行駛，**高路比尼亞**的工作隊也有許多工作。

「須要趕快把鐵道整頓好，」**特拉夫金**神往地轉動着手，好像是指給**洛考特考夫**看，叫他注意。「現在載煤車馬上就要通過……拾起器具來我們一齊去，我要指給你看，什麼地方先要奔過去用老虎鉗，什麼地方用錘頭。」

特拉夫金的被嚴寒凍壞，被太陽灼傷，被猛烈的山風吹裂的臉被鼓舞了，眼睛發出光輝：

「讓他們祇要給枕木，我們馬上就來做。」

在他們回來的時候，**安東尼娜**做完了一節鐵軌的一半。她女性地比他們倆都實際：抽象的，和事情沒有直接關係的談話在她看來永遠是空

測的，沒有道理。普通工作並不妨礙她想到無論什麼自己的事：想到運恩卡，想到丈夫，想到許多迫急的家務。

錘頭在她的不大的，有力的手裏靈活地動着；特拉夫金注視着她，輕輕地推推洛考特考夫說：

「你欣賞欣賞！可是一開頭他們這些娘兒們不知斬斷了弄壞了我多少枕木，——他們自己也不值得那許多！」

「特拉夫金，排隊！」在不遠的地方工作的少女搬運人喊道。「看，大家都在着手做事，你算是什麼將軍？」

「有什麼地方不是將軍，」特拉夫金答應說：「或許我一輩子手裏所用的做鐵路上職務的人，連別的將軍帶過的兵士也沒有那麼多。」

他走過了，對大家瞥視了一下便說起話來，也不對着什麼人，好像是在大聲地思想：

「我喜歡一件工作友好地進行。我覺得看來看去，好像總是嫌看不够！所以現在得到什麼結果：每一個人做自己的工作——不論是大的，是小的，可是在我們的國家裏一切都是需要的，一切都集合一致，所以獲得了不可侵犯的力量。」

等特拉夫金走了，安東尼娜微笑了：

「他老是讚不絕口！」

丈夫回來以後，她好像年輕了些，並且似乎是充溢了那種忘我的，純粹地女性的生活力，精力和準備將一切奉獻給家庭和心愛的人的願望，女性在十分幸福的時候或是最痛苦的生活試煉的日子裏，她們的這種願望總是非常強烈的。

安東尼娜要活動活動長久的緊張，她一下錘子，回到留在石頭的衣服那裏，在那裏她預備着一瓶水，她便從那裏遠遠地喊了洛考特考夫：

「傑尼斯，你要喝水嗎？」安東尼娜手裏拿着瓶走到他面前：「怎麼，對我們的工作生疎了吧？看，我比你先做完。超過了……」

洛考特考夫拿了水瓶喝起來。

「你這怎麼猜得着的。」他喝飽了說。「好水！我們的烏拉爾的……」小小的水晶似的水滴順着他的手思手思的下頷滾下來，水銀似地閃着光，落在砂裏。「生疎倒沒有生疎；不過腰變得好像是石頭的。」

「可是你記得，傑尼斯，我跟你怎樣從這裏走到伊內盧柯（Ины-

ШКО)去玩嗎？你還答應從河底給我撈滿加喬的金耳環[⊖]。」

「記得，」洛考特考夫微笑了。「那裏會撈到它們。當時我這大部分是爲了賣弄勇敢鑽下去的：水又冷，又是死水……」

安東尼娜閉上眼睛，彷彿在記憶中喚出很久以前的那一天：

「當時我注視着水：它在噴泡，全部泛着水泡，你又像半睡半醒的，兩隻手深深地在底探摸……後來你去打仗我並不爲你害怕，就像那時候在伊內盧柯一樣。「我的人兒，——我想，——會浮上來的！」

洛考特考夫並不驚奇於這種天真地真誠的信念。

「你看，我浮上來了。顯然沒有人，像高路比尼亞那樣說法，不知道自己的命運。」

「讓我來幫你的忙，」安東尼娜提議。「你的，你的錘頭：很合手；不過柄縮短了……」

她仍舊還深深體驗着丈夫回來的喜悅，無論如何不能習慣它。

洛考特考夫默默地移動了，讓給她路面的一半。兩隻錘頭便互相競賽，開始閃動起來，砂子開始鈍聲地吱吱地響了。

洛考特考夫工作着，並不顧惜體力，把錘頭高高地舉起放下。安東尼娜起初落在他後面，好像是遲慢了。她的瑣細的有節拍的敲擊，好像磨白的杆棒，又有益處又輕快地工作，同時又節省氣力可以做得更長久些。

「你不要走，」她笑起來，將錘頭從一隻手換到另一隻手裏，讓下面的，幾乎就在錘頭和柄接頭的地方那一隻手休息一下。

洛考特考夫回頭一看。安東尼娜落在他後面兩段枕木的地方，彷彿離開兩級樓梯。稍微就擺了一會，他加緊了速度：

「你試試看……」

從轉灣的地方飛出來的一輛列車用狂暴的隆隆聲和霧一般的灰淋了他們。

在洛考特考夫睜細了眼睛等它過去的時候，安東尼娜和他並排了，向前走去。現在她在曲折的道路的樓梯上顯得比洛考特考夫高，他一面工作，從左面斜着看見她的均稱的，低俯在路面上的體格。

「你也不要走呀，」他突然提出一句話來，不自由地進入了彷彿

[⊖] 滿加喬暴動時，劫掠很多，後來都失散，這裏指他或許有金耳環沈在河底。

是安東尼娜劃出來的活潑，緊密的競賽氣力和靈敏的圈子。

洛考特考夫乘列車通過的時候休息了一會，迅速地追上了她。有一個時期，他們幾乎是並肩，祇是碰到尖銳的小燧石的時候，火星一會從一隻錘頭，一會從另一隻錘頭底下飛躍出來。

「我們這是爲了什麼急急忙忙地互相趕在前面……好像是爲了表演似的？」安東尼娜將頭髮甩到後面，忽然停住了。她等待了洛考特考夫一會，他們便同時做完了最後一段。

中午的太陽從撲過來的烏雲後面突破出來。高路比尼亞用手掌遮着眼睛，往山路的一個地方注視，好像在等待什麼人；後來揮着手說：

「午餐！」

「可是到底是戰爭使你疲勞了，」安東尼娜沉思地說，突然一切發生過的事情對於洛考特考夫都變得清楚和可以了解了。

「把我弄疲勞了，可是把你教會了調皮。」

安東尼娜停下來，彷彿不懂得說的是什麼事；

「你這是說的什麼事？」

「你自己知道……」

他們四目交視了一下，突然縱聲大笑起來。

六

這年的春天是罕有的天時不正。在山路上時而是太陽晒得人發焦，時而刮着從背後來的寒風，吹散了去殼的麥粒，折斷了松樹。可是當遠遠的在大森林中可以聽見山鳥的絮絮的情話，莊嚴的，多音性水的的談話，蜥蜴在石頭上和隙縫裏的騷動的時候，時而也會達到寂靜的，星光燦然的晨曦。

不知從遠東的什麼地方，應該是從滿洲來了復員的人們。帶着鈴和手風琴的薩拉托夫的人們，通過兩次戰爭，東方和西方，大聲唱着歌，回家去，到伏爾加河上。

「烏拉爾上面有樹林和山峯，」一個活潑的砲手唱着，隨着搖擺的車廂的節拍舞蹈着。顯然，他就在這裏一路走着一路編着他的歌辭。「我們走遍全世界，可是沒有一處地方有更美麗的！……」

陪伴他們走到山路後面，特拉夫金不忽不忙地點了燈籠走了，一面低低地拾着燈籠，將它甩得遠遠地順着枕木上面拖過去。發現了有不中用的鐵栓或是突出來的曲釘，他便從皮包裏拿出老虎鉗，或是把釘錘拿在手裏，將燈籠放在地上，習慣地着手工作。他的臉時而投在一道不高的光綫裏，時而隱在黑暗中。燈籠上下跳動，土地被敲擊得隱隱地震動他的着。在從容不迫的工作中，在他的習慣的靈活的手的動作裏面，在他的俯伏在路軌上面的體形裏面有一種莊嚴的，淳朴地感人的東西。

在一根枕木上面所有的曲釘都從孔裏爬出來登着，好像是雨裏的葦類，遮着合稱的，移到旁邊的小帽，

特拉夫金經意地，老態龍鍾地跪下去，從皮包裏拿出新的，鋸齒狀的曲釘。

「馬上，馬上我就給你把它們換掉，」他好像對其一個活人低聲說，要說服那個人聽他的勸告。「你們的日子過去了，可是服務總需要的！」

換好了曲釘，他用有節制的，準確的敲擊把它們滿滿地釘到枕木裏去，雖然黑暗，他一下子也沒有敲不中和敲偏，他站起來又往前去。他的燈籠的顫動的微小的螢光在黑夜中的山路上飄盪着，愈昇愈高，一直到消失在羣星中間。

電氣機關車的汽笛長嘯聲增長着，在道路上飛越而過。窗上的玻璃開始發出震動的聲音，小小的前院裏的白樺開始醒覺地喧嘩起來，一簇令人眩目的光在路面上面掠過，一瞬間從黑暗中奪出了流動的小川似的路軌，又消失了，被黑暗吞食……

洛考特考夫注視着窗上的黑暗的洞孔。

「你爲什麼不躺下？傑尼斯卡，你在想什麼？」安東尼娜停止了縫衣機，問他說。「你看看，蓮恩卡那邊蓋好了沒有？」

「我走遍了這麼多的城市，」他開口說。「到處都是一樣：燒焦的石頭，廢墟和破壞。叫人灰心透了，你看看……」

他嘆息了，喚了一口氣：

「可是到了柏林，一瞧——立刻就被醫治好了！這個在自己的土地上腐爛的醜惡的，不可愛的燒跡，在那邊忽然把靈魂醫治好了。所以想要工作，把自己的一切重新建築完成，不顧惜氣力：「瞧，人家要說，

您來羨慕吧！我們把自己的一切都從灰堆裏舉起來，重新在太陽底下建立，可是您來試試呀。」可是現在連史大林連全體人民都召喚……」

「有人在路上走，」安東尼娜側耳傾聽。「應該是特拉夫金……聽見嗎？」

洛考特考夫聽見釘錘的有節拍的敲擊聲，和微細得像夜一般的如怨如訴的鐵軌的鏗然的聲音。

「英勇的老頭子！」他嘖嘖稱羨地稍微站直了一點。「可是他身上有什麼英勇的地方呢？日常的生活，拚命地工作，像你所說的，——其他便沒有什麼了。」

特拉夫金在房子的對面停下來。應該是他連在這裏也發現了一樁急迫的事情，因為他輕輕地，低鈍地在砂上拖曳着鋤頭，後來有節拍地用錘頭敲了幾下便走了，用燈籠動搖着夜的黑帷。

安東尼娜睡了，習慣地把腿縮起來。從她身上有一種溫暖，舒適，令人感動地信賴的簡樸發散到洛考特考夫身上。三年以來他們幾乎互相疏遠了。雖然他們是做着一件工作，並且對於它是同樣地想法，不過好像各人都按照自己的方法，彷彿是異趣同歸。

火車重又走過了，車輪有規律地沉重地勸諫着，不肯靜止的運動的暴風日夜在路面上掃蕩着，掃蕩着，特拉夫金迎着它，像平常一樣，把自己的吹不熄的燈籠高舉在頭上。

七

從午餐時釀積了的雷雨前的蒸熱變得完全不能忍受了。暗藍灰色的，宛如起泡沫的烏雲掩暗了天空。閃電的火星開始愈來愈頻地縱橫地縫了烏雲，共同地縛住了周圍的山和大森林。

砲轟似的雷鳴一聲連着一聲地響着，彷彿至少有幾團砲兵團從山路上沿着鐵路直接瞄準着攻打。球形的閃電酷似溜霰彈殼的炸裂；在地上鎗擊的雨——像榴霰彈的本身。

電綫被照亮了。新鮮而厲害地發出放射的電，酸澀的白樺樹膠、濕草和泥土的氣味。

洛考特考夫喜歡這種天氣，他現在走到台階上，回憶着前綫，復員

和自己的回家。從一切都肯定了，恢復原處的那時候起，似乎祇過去了沒有多少時候……

硬棒似的雨狂暴地鞭擊着路面、在令人眩目一閃一閃的閃電下彷彿顯得更黑的電引力的黑桿和山的懸崖上的小松。閃電落在旁邊的什麼地方，幾乎把天空裂成兩半。一隻火炎似的，貪婪的蜥蜴朝鐵路上面的整個導電網上射擊了一下，有一樣東西發出爆裂，嘆息着，雨聲遮過了一切的聲音。彷彿大雷雨在戰後初次希望使全世界面目一新，不要在它上面留下一個沒有觸到的小角落。

快車遠遠地在山路上莊嚴地發出低鈍的汽笛聲。在敏感的，潮濕的涼氣中傳來一陣突然地快樂的樂聲，愈來愈響，光逃走了，好像呼吸了四周的恢復了的和平生活。

火車在接合處上面有節拍地答答的響着，在旁邊疾駛而過，將遙遠的道路上的呼喚着的奇妙的風澆了洛考特考夫。

【整個都在花火裏……像過節！】安東尼娜一面走出來，激動地說，她眯了眼睛，企圖保留所看見的情景。

後來她張開眼睛，戀眷地回頭看了丈夫一眼，初次將這一切和他用一種新的綫聯起來。

洛考特考夫失神了，好像是在隊伍裏，他目送着火車，緩緩地轉過頭去。筆直，強壯，穿着他的兵士的制服和皮靴，他很合配它——這個新的，恢復了的生活，他是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命運的主宰。所以安東尼娜不自主地欣賞着他。

火車在駛過，可是令人激動的快樂的，飛來的微風久久還未能動搖了敏感的，令人貪婪地側耳傾聽的寂靜。制動器上面的信號燈像飛翔的紅寶石的最後一次照耀了便隱在轉彎的後面；車輪靜下來，勸諫着。指揮燈的小綠火在鄰近的懸崖上被紅光代替了，遠遠地在黑暗中投出一簇警告性的顫動的光綫。

可是洛考特考夫站在那裏想到他的回家，想到他自己，想到工作。好像從山上來的水一般，生活還是突進的，不安靜的，他感到它的不會靜止的鼓動，他是以自己的全部精神、理智、全心全力和它融在一塊。

(磊 然 譯)

岡 哈 爾
(О. Гончар)

永 遠 在 隊 伍 中

(ВСЕГДА В СТРОЮ)

一位講師站在講壇上，儼然像站在船長台上。他在讀，學生們站着做摘要。講堂裏空空的，像船上的甲板，沒有桌子，也沒有椅子：佔領者把一切都付之一焚。

可是異國人毀滅不了春天，它經過一道一道的陽光和栗樹的綠葉流進被打碎的窗內。

休息的時間少女們並不爭先恐後地跑到陽台上去，像戰前曾經有一個時期那樣，現在通到那邊的門被釘牢了：被破壞的陽台搖搖欲墜。

講師敲着杖走下講壇。在這一剎他聽見有一個人以堅決的脚步向他迎面走來。

「德米特里·伊凡諾維奇(Дмитрий Иванович)……」

假如講師具有視力，他就會在自己面前看見不久以前到學院裏來的一個少年軍官。

「德米特里·伊凡諾維奇！」那少年說。「我記得您。您曾經是我連裏的戰鬥員。」

「您……您是……」

「高洛伏依(Горовой)。」

「高洛伏依中尉？」

「不，已經是近衛軍上尉高洛伏依。可是現在……大學生高洛伏

依。」

「非常榮幸，」講師說着伸出手來。「但是這是什麼？您把左手給我嗎？」

「右手……我沒有了，德米特里·伊凡諾維奇。」

講師的灼傷的黑臉收縮了。兩人沉默了幾秒鐘。

「您何必抬舉我稱呼我的父名？」

「這裏大家都這樣稱呼您。」

「我請您……稱呼我像那時候一樣，簡單地：葛勞巴同志。這將使人想起我做您連裏的戰鬥員的那些日子。」

二

葛勞巴非常記得高洛伏依。他對於這個性情暴躁的年青中尉的回憶長時期和痛苦及侮辱的感覺聯合着。

這發生在一九四一年的人心惶惶的八月。

有一夜裏高洛伏依的一連從前綫的一區被急調往另一區。夜是黑暗的，灑着溫暖的密雨。一連人急行軍前往。當隊頭無聲息地停下來的時候，後面的人衝到前面的人身上，撞着同伴們的背上，就醒了。這以前戰鬥員們好幾天未睡。

在短促的休息中他們不去尋找乾燥的地方：在泥濘中，道路上就沒有乾燥的地方，倒在休止命令發下來的地方，立刻就睡着了。祇是指揮員們不容自己有這樣的享受：他們應該注視着鐘，值班。

葛勞巴記得在五分鐘的休息中他還來得及躺下來，用大衣的邊蓋着來福槍，弄好的頭底下的兜帽，甚至還做夢。做的夢是不同的，華美的。這產生一種印象，覺得他是睡了好久。當有人用靴推着他的腰，喚醒他的時候，他簡直不相信一共纔過了五分鐘。

可是有一次休息的時候葛勞巴睡熟了，人家沒有喚醒他。他故意躺在道路上，好讓開始行動的時候，人家絆倒在他身上，可是結果是沒有人踏到着他，他又沒有聽見命令：夜間沒有聲息地開始移動。

當葛勞巴身邊已經一個人也沒有的時候，他醒了。

不能透視的黑暗籠罩着，雨點執拗地撒着。葛勞巴忽然覺得恐怖起

來。他感覺自己被遺棄在一塊無人烟的陌生的土地上。他跳起來用盡全身之力向黑暗中喊道：

「噯——噯！」

他站着，側耳靜聽。可是沒有人反應。

「噯——噯」

可是夜沉默着。

那時他便衝過去奔跑了。被壓壞的道路開始跟在他後面像啞嘴似的響着。

道旁的荆棘叢開始染黑了。它們是從那裏來的呢？彷彿在葛勞巴睡覺的時候在這裏長出來的。這以前他沒有覺察它們。

恐怖刺透了葛勞巴。這是那樣地荒涼，那樣地不合理……恰巧正碰在當他，一個志願兵渴望戰鬥，當所有的口袋裏都塞滿了簇新的彈藥那時候！……一連人急行軍前往，一連人一定去作戰去了，而他……同伴要怎樣說到他啊！逃兵？開小差？這比死更駭人。

他便握着來福槍的革帶，奔跑着，奔跑着。

「站住！這是什麼人？」

在他面前從黑暗中長出兩個戴兜帽的人形。

「自己人。」

「自己的什麼人？急急忙忙的往那裏去？」

「我落後了……他們沒有喊醒我……吓一吓！……我在趕自己的人……」

「趕！」兩個人笑起來了。「你要在那裏趕上他們呢？他們到了前綫……」

「所以我……」

「可是你急急忙忙地到後方去！」

「您這是怎麼了？」葛勞巴昏了。「到後方去！」

兩個人重又笑起來，問他是那一個部隊裏的。原來他們大家都是一營裏的。

「轉一百八十度，」他們對葛勞巴說。「來跟我一起。跟我們一起不會迷失的。我們也在追趕。」

這些善良的靈魂還留在上次休息的地方。不過他們希望很快就能追

上自己的人，所以並不特別地憂愁。可能因為他們有兩個人：兩個人永遠比較容易些。

當他們追上了營的時候，天漸漸亮了。高洛伏依顯然已經知道了關於連裏走失了一個戰鬥員的事。中尉一直在注視着。看見了自己的指揮，葛勞巴遠遠地就喜悅地向他奔過來。他要想摟着他的頭頸像對親人那樣。

高洛伏依咬緊了牙齒，停在路邊。

「葛勞巴，您在那裏散步的？」他發火地叱罵戰鬥員。

「我落後了，中尉同志……沒有聽見……」

指揮憎恨地看着他。

「沒有聽見！耳朵聾了！」高洛伏依粗魯地罵道。「敵人已經在渡德聶泊河，可是您仍舊聽不見！不過……人家要爲您負責……」

「中尉同志……」葛勞巴想解釋一下。

「步子放大些！追上去！」

葛勞巴加緊了脚步。他又難受又痛苦。他不習慣人家這樣對待他。他，一個頭髮在發白的工程師，彷彿被人家鞭笞了一頓。他想回到這個鐵石心腸的少年那裏，對他解釋這件事是怎樣發生的。

然而葛勞巴知道法令，便什麼也不說。可是中尉的言語刺進了他的心。

他時常努力用自己的想法爲年青的指揮的嚴峻找到口實。那豈不是那樣高度緊張的日子！那時很困難控制自己。所以這個兩目發炎眼睛通紅的少年這樣殘酷地叱責自己的一個下屬，一點也沒有什麼不平常的地方。年青的指揮會不會知道這個年老的，沉默寡言的戰鬥員在三個月前還在教着幾百個像中尉一樣的未成熟的孩子們呢？不過葛勞巴在戰前從事什麼工作：他是一位可敬的工程師抑是一個農夫，是特出人材抑是微不足道的人到底與高洛伏依有什麼相干呢？中尉祇知道一個葛勞巴——自己的第四連的戰鬥員，他要對他的行爲負責。

過了幾天高洛伏依得到報告，說戰鬥員葛勞巴被燒傷得重。中尉的臉陰暗了：

「他到底怎麼弄的？」

他們講述有一輛敵人的輕坦克車往葛勞巴的壘壕上來。戰鬥員從放

彈藥的地方抓了一個燃燒瓶，舉到頭頂上，以便擲擲，在這一剎間有一粒子彈噹的一聲碰在瓶上。一球球的火炎包圍了葛勞巴，闖進塹壕。可能期望戰鬥員從塹壕逃出來——而這倒會是準死無疑，但是他並沒有衝到上面的敵人的機關槍下面。他站在擠窄的塹壕裏，整個在火裏。他伸出手來從放彈藥的地方抓了第二隻瓶。

『便怎樣呢？』中尉的眼睛突然發光了。

『命中了！』

『奇妙，』高洛伏依如釋重負地嘆了口氣；他現在甚至為前夕他對他那樣嚴厲的那個戰鬥員惋惜了。

晚間中尉將葛勞巴也記錄在其他死亡的數目中，已經永遠不再希望會遇見他了。

三

在學院裏高洛伏依並不是立刻就下決心走到盲講師的面前。在走道裏或是聽講的時候遇見他，軍官每一次總感覺自己很不好意思。因為行軍時的痛苦的事件高洛伏依到現在還記得。

不過同時他又感覺很可做曾經指揮過這樣的人們。他的幾十個戰鬥員，年輕的和年紀較大的，一九四一年在邊境上默默地塹壕，牽着他的一言命令站起來進攻，從容赴死，他們是什麼人呢？或許那裏面有知名的曳引機駕駛員和坑夫，有詩人和工程師，像這個現在已經白髮蒼蒼的工業科學學士，此刻站在講桌後面，憑着記憶向聽者口授幾十個複雜的方程式呢？或許……但是當時高洛伏依不能好好地 and 他們裏面的每一個斷熟。這是第一前綫的射擊連，所以它裏面的人活得並不長久。讓活人和死者饒恕他的不充足的注意吧！

不錯，那是一條前綫，這——是另一條。所以此刻在高洛伏依面前站着他的一個舊屬，站在講桌後面，高昂着頭，有時將它轉到旁邊。講室捉住他的每一個迅速吐出來的字。

可是要捉住是困難的。有時高洛伏依覺得，他這樣就不會能通曉一切了。現在就要這樣地努力，努力，可是終予要落在後面。當他和戰鬥員們潛行經過敷設地雷的田野向敵人塹壕的第一綫去的時候，他沒有工

夫顧到理論物理學……可是此刻……有時似乎這已經超出他的力量之上。他常常想放棄了，隨便再給自己在那裏找另外一個地方。

他和葛勞巴已經談話過幾次，講師關於很久以前那一件意外的事，甚至連暗示地也沒有提過一次。『或許他忘了吧？』高洛伏依常常想。『到底那是一件小事……一時性子起來。因為如果葛勞巴心中懷着怨憤，難道他能用這樣發自衷心的，真摯的同情對待他嗎？他會在某一個地方，某一件事情上將它表現出來的。』

有一次高洛伏依和幾個同班女生向葛勞巴磋商。起初女生們向德米特里·伊凡諾維奇發問。後來他自己照他的習慣開始問他們，一面斷定他們對於資料通曉的程度。

德米特里·伊凡諾維奇坐在桌子後面，筆直，整潔，穿着黑制服，鈕子都鈕好，像平日一樣。他的傷痕滿佈的臉一直在抽動着。

葛勞巴問的那個少女不能回答。他又問另外一個。

『您，雅謝尼茨卡亞（Яценецкая）。』

『我也……不知道……』雅謝尼茨卡亞開始口吃了。

『那末您呢，高洛伏依？』講師有禮地接下去說。『或者您知道吧？』

高洛伏依立起來紅着臉：

『知道。』

實際上他也應該不知道這個問句，不過不知怎樣舌頭不能彎過來說一個『不』字。

『請說。』葛勞巴說。

他的臉明朗了。雖然看不見他的受過訓練的，體格均稱的指揮，顯然他同樣地在在座的人面前感覺他是值得驕傲的。少女交頭接耳地私語着，注視這兩個前緣的人。她們在這一瞬間似乎沒有注意到在她們面前的殘疾者。彷彿這是堅固的橡樹，被突然的閃電燒傷了。

高洛伏依的神經不安定了。慌亂了又重複開始。德米特里·伊凡諾維奇忍心地聽着。可是高洛伏依覺得他是在忍耐聽胡言亂語。最後高洛伏依兇狠狠地揮了手說：

『止此而已！』

『什麼止此而已，高洛伏依同志？』講師驚愕了。

「我要離開……我要放棄學院。」

「您說什麼？」葛勞巴緩緩地站起來。「高洛伏依，您說什麼？再重複一遍。」

「我晚了四年。可是現在……趕不上了。」

「趕不上了？」講師幾乎喊起來，他的手在桌顫戰着。「趕不上了？」

少女們耳語着。

「你們出去……一下。」講師不耐煩地對他們說。「出去！」

女生們出去了。

「那末您想出了什麼辦法？」講師憤慨地開始咕嚕說。「想找容易的方法嗎？這裏困難嗎？可是您記得……」

高洛伏依感覺葛勞巴此刻要開始說起很久以前的那一件事了。葛勞巴果然開口說：

「您記得曠野裏的地獄生活般的那一夜？……」

「記得。」

「您記得我怎樣落在後面，您怎樣對我……」

「記得。」

「可是您可記得當時您說的話嗎？「沒有聽見……耳朵聾了……可是這裏——要爲您負責……」」

「記得。」

「我……也記得。那時候您給了我很大的教訓，高洛伏依同志。起初我深深地被侮辱了，可是後來……後來我想到您，一面認爲您的行爲是正當的。您爲我們戰鬥員們對祖國負責。現在我們被祖國的意志對調了地位，所以難道現在我不爲高洛伏依負責嗎？假如他落後了，他要放棄學院，難道我不要痛苦嗎？您告訴我，我應該怎樣來稱呼您這樣的行爲？」

高洛伏依啞口無言地站在葛勞巴面前。

「我們的生活已經這樣構成了，」講師稍微鎮靜了一點，繼續說，「已經這樣構成，叫我們時刻互相負責。在一個階段上您爲我負責，在另一個上——我爲您。那時候您對我喊……」

「步子放大些！」高洛伏依驕傲地提醒說。

「正是這樣……正像您抓住了我向前推。所以我……就趕上了。」

「那面比較容易。」

「已經克服的一切總覺得比較容易，」講師嚴肅地說。「我不情願向您提起這件事。您不要以為我是一個記仇的人。」

「我並不這樣想法，」高洛伏依說，事實上他也不這樣想法。

「那末現在不要讓我再聽見這樣的談話，」講師怒冲冲地說。

「遵命。」

「各連往……物理學去。不錯，往物理學去。所以您，高洛伏依同志，應該趕上。」

高洛伏依微笑了：

「遵命。」

「去吧！」

「可是他有指揮的癖好，」高洛伏依指出說，彷彿是初次熟視着他以前的戰鬥員。「他是毫無憐憫的。」

〔原文爲烏克蘭文，由夏皮洛（Лев Шапиро）譯成俄文〕。

（榆 青譯）

畢里茲柯
(Г. Березко)

妻

(ЖЕНА)

夜裏刮着大風，通往哨所的道旁的樹木大聲地喧嘩着。它們的黑色
的樹頂在霧色迷茫的空氣中不安地搖擺，被刮下來的樹葉高高地飛翔着，
好像飛鳥一般。

泊洛霍洛夫 (Прохоров)，哨所主任，遠遠的就發覺了一點橙
色的火光，很柔弱，宛如是煙捲發出來的，便向它走去。這每夜重複着：
檢查了勤務名簿回來，泊洛霍洛夫總看見自己室內窗口的燈光。他的
妻子已經不睡了，燒着茶，或是坐着做什麼工作，一面等待着……

風吹到泊洛霍洛夫的額上，將他的防雨披肩吹落到一邊。逢到夜間
已經冷了——時間將近落雨，——所以泊洛霍洛夫在沿着邊境作長時間
散步的時候受凍了。哨所上的狗聽見腳步聲開始吠叫起來，後來認明
白了，就安靜了。祇有白楊沒有靜止，隨風傾垂着喧鬧的樹頂。

泊洛霍洛夫在哨所的院子裏稍微耽延了一瞬。往上注視。在那裏，
在狹窄的，像塔的房屋的二層樓上，窗口的網紗窗簾作黃色。放在房間
內部的燈，仍舊是看不見，所以網紗彷彿是本身發出光輝……

泊洛霍洛夫走進事務室——這樣稱呼他在裏面辦公的小室，——聽
取了值勤者的報告。扔下了披肩，將它留在走道的的衣架上（走道裏掛
着許多同樣的披肩），他順着黑越越的樓梯往上走，也不敲，悄悄地打

開了自己的房門。

這裏的一切正都像他預料的那樣。妻穿着半舊的短袖的衣服——白底藍點的，緩慢地從桌子後面站起來。靠窗對面的牆邊，女兒睡在一張未漆的高欄干的木牀上。桌上放着一隻綠色的大茶杯；麵包用綉得很粗的手巾蓋着。

「又沒有睡嗎？」泊洛霍洛夫的口氣彷彿是不滿意似的。

妻點點頭，一句沒有回答，——顯然她在桌邊打了瞌睡還沒有完全醒透。絹紗燈罩下的汽油燈祇照着她的圓臉的下部和手頸裏有許多細皺的手臂。她默默地看着丈夫——不很高大，結實，——在洗手盆旁邊忙碌。

「瞧這風！把人都吹得倒，」他說，彷彿是用這來解釋他的遲來。「而且已經冷了……我顫……」

「快就要下雨了，」妻聲音不響地答應。

泊洛霍洛夫在女兒的牀邊站了一會。她的尖尖的，以雀斑動人的小臉在夢中掙皺着，一隻細瘦的手放在枕頭上。

「她一天也累了，」他不帶微笑地說。

「坐下吧，」妻說了用手摸摸臉。

她的赤着的小腳輕快地載着她的豐滿的身體，一點響聲也聽不出地走着，她迅速地移動着，預備餐桌。泊洛霍洛夫便含着那種慣常的喜悅注視着妻，我們對於這種喜悅是弄不明白的。

她將燈移換了一個地方，燃了燈芯，讓它格外亮些，便在對面的椅子上坐下來。她的臉，到了三十五歲上脂肪有些嫌多了，像女兒一樣，小小的蹺鼻子上生着細碎的雀斑，現在被照耀得很清楚。嘴角上的兩道小皺紋出現得更厲害……不過，或許因為她的瞳孔擴大的大眼睛依舊是睡態惺忪，泊洛霍洛夫覺得她非常美麗。他飲着茶杯裏的茶，一面久久對妻注視着。

「你怎麼了，」她問，「你這樣看什麼？」

「不，沒有什麼，」他咕嚕說。

她將額上一縷頭髮甩到後面，機械地撫摸了一下頭髮。

「你知道，哈瑪屠洛夫（Хаматуров）有進步……我竟沒有料到會這麼快……」她用低低的聲音說，一字一字地拖長了。

哈瑪屠洛夫——一個韃靼人——到哨所來了不久，像以前許多類似的情形一樣，她就教戰鬥員讀俄文。

『有進步，』泊洛霍洛夫心不在焉地重複說。

他注視着妻，現在纔記起來，明天是他們共同生活了整整十二年，不久之前他們還談起這件事……『我怎麼會忘了！』他驚奇起來。

『今天哈瑪屠洛夫讀了報紙，』她繼續說，『自己讀，不用我幫忙……』

『好漢……』泊洛霍洛夫說。

『本來應該進城去給她買點什麼……』他想。可是到離這裏一百多公里以外的城裏去，他又不能去。邊境上不安靜，泊洛霍洛夫每夜都等待着要出什麼事情。『應該早些去的……』他責備自己。

『哈瑪屠洛夫寫字還有錯誤，』妻往下講道。『不過我們上課的時間稍微嫌少……』

『是的，並不多，』泊洛霍洛夫同意說。

『十二年！……過得多快……』他的頭腦裏掠過。祇有第一年泊洛霍洛夫和妻是在他讀書的遙遠的首都裏度過的；他們在這裏過了最後的七年……『她和我在一塊怎麼不厭倦的?!』這個突如其來的思想彷彿是初次感動了泊洛霍洛夫。而一種正像懺悔和惋惜的不安的情緒控制了他……

推開茶杯，他重又對妻凝視。

『不認得我嗎？』她開玩笑。

『謝謝你，奧爾加（Ольга），』他說得竟使妻愕然抬起眼來。

『呸，你怎麼了，』她拖長了說。『爲了哈瑪屠洛夫謝我還嫌早。』

她站起來收拾餐桌，泊洛霍洛夫就看着她的豐圓的手臂，手腕的地方宛似用錢縛着，看她的又粗又長的辮子，順着背落下去……『結果弄得不好……』他悶惱了。『明天我無論如何脫不開身……』

『烏斯梯諾夫（Устинов）說，廚房裏的爐子需要重裝一下，』妻說。

『我們來重裝……一定，』泊洛霍洛夫不忽不忙地回答。

『永遠有事情打擾我……不是這一樁就是那一樁……』他想，一邊爲自己辯白。

二

一清早，妻還躺在牀上，哨所主任就被電話召到司令部去。隊長在那邊，泊洛霍洛夫忽忽忙忙的，也沒有把妻喚醒。她和女兒兩人用了早餐，然而這是常有的情形。後來柳西亞（Люся）跑到院子裏去了，就剩了母親一個人。收拾着房間，她想到在共同生活的十二年以來，實質上，對於丈夫的認識很少。今天她打算用節日的午餐來款待他，可是她不能決定地想出來，他在餐桌上對於什麼菜有所偏好。經常總是給他預備她提議的東西，這在目前的情形下幾乎給她喚起了抱憾。環視了一下室內裏面的一切都保留丈夫的手的痕跡或是他的鬍鬚的痕跡的，她彷彿驚奇了……女兒睡的床是他親手製的，擺她——奧爾加的照相的楓木框也是的。地氈是他們一同在城裏購買的；一面橢圓的大鏡是他贈給她的……甚至就在各種瑣屑的小事上，彷彿丈夫也不情願做什麼專門為自己的……她懷着突然的興趣久久注視着屬於他個人的東西：小書架，黑色可塑體的剃面用具，掛在牆的綠頂的新軍帽。可是連軍帽，連小書架都像成千樣同樣的東西一般，關於這個和她比肩一同生活了那麼久可是仍舊不完全被了解的人，不能顯示出一點新的材料。「現在你就猜吧，他需要什麼……」她躊躇了……然而時候過去了，她匆忙起來，因為丈夫很快就會回來……

她下去到院子裏。太陽還不高，雖然風到早晨是靜止了，空氣像秋天一般地有涼意。圍繞着廣大的，凝灰岩鋪的廣場邊緣的樹上，有白嘴烏鴉在躁叫。這裏的白嘴烏鴉極多，它們事前不斷地商量着迫近的遙遠的飛行。兩個戰鬥員——尼古拉葉夫斯基（Николаевский）和哈瑪屠洛夫——打掃着小路，聚集了一堆夜來撒落的樹葉。哈瑪屠洛夫抬起頭來，在他的淺黑色的，被風吹裂的臉上現出了拘謹的微笑。

「您好……奧爾加·亞歷克山得洛夫芙娜（Ольга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他說。

「瞧，稱呼名字和父名……」她想，她想起了這少年人在初來到哨所的頭幾天是怎樣地無助，幾乎不會發音。「無論跟誰一個字也不能說……」

「今天我們不上課，今天您自己隨便讀點什麼吧！」奧爾加·亞歷

克山得洛芙娜喊着說。

離開了戰鬥員，她往廚房裏去，廚房安排在木頭搭的邊屋裏，和餐室並排，烏斯梯諾夫在那裏迎着她，他闊肩，圓頭，雖然纔十九歲，帶着像平日一樣的陰鬱的臉。他們在哨所裏商量了一會家務，後來奧爾加·亞歷克山得洛芙娜說，她今天要親自來烹調。

「隨您的便，」烏斯梯諾夫生氣了回答說，「我沒有學會做肋骨肉餅。我從前是冷藏裝置的機械工人……」

「今天是我的這樣的，」奧爾加·亞歷克山得洛芙娜曼聲說，「總而言之，特別的日子……明白嗎，烏斯梯諾夫？」

她在廚房裏一直忙到中午。柳西亞雙手抱着被日光晒黑的纖瘦的腳，就坐在這裏的門檻上。因為大人們都忙於自己的工作，所以最多的情形是她習慣地自言自語。

「可是現在你就要找不着了，」她對不在目前的小女伴說，「我要躲在花園裏……或者躲在井後面……不，那裏潮濕……我頂好藏在灌木叢裏……」

她時常真的不見了，不過一下子重新又出來，而她的獨白便又復活了。

有時在開着的門正方形裏出現了某一個戰鬥員。他就留了一兩分鐘，跟奧爾加·亞歷克山得洛芙娜打招呼，開始和烏斯梯諾夫說話，可是那一位沉默着，烏斯梯諾夫將洗過的刀叉撤到了抽屜裏，把抽屜推得鏗天價地響，以致奧爾加·亞歷克山得洛芙娜竟忍不住笑了起來：

「好一個自尊的人！」她善意地說。「你連做我的兒子都做得……你爲什麼要生我的氣呢？」

最後她走了……烏斯梯諾夫就用長袍的衣袖擦着有油光的臉，下到台階上到柳西亞旁邊。

「你的媽媽很不安定，」他說，「你以爲怎樣？」

小姑娘很高興有開始談話的可能，舉起注視的黑眼睛向廚師看。

「我不是攻擊，」烏斯梯諾夫接下去說。「在我的軍事專門方面她懂得的更多——她是一個年紀比較大的女人。不過何必樣樣都要自己去做呢？……你解釋一下什麼和怎樣，後來再問問就是了。」

「是呀，」柳西亞儼然地說，「我的媽媽是年紀比較大……」

奧爾加·亞歷克山得洛芙娜在樓上自己室內從櫥內抽出一件絳紅的綢衣服，穿了薄薄的襪子，發亮的高跟鞋，後來再穿上綢衣服。她緊張着，體驗到在青春時代那樣使她愉快的那種特別的，有點淘氣的情緒。梳了又厚又長的頭髮，她將它編成辮子，再盤在頭上像一個桂冠。到末了，這樣的興奮的情緒控制了，使她不禁輕輕地暗自好笑起來。奧爾加·亞歷克山得洛芙娜將自己身上脫下來的衣服藏進衣櫥，便走出房間……不習慣了穿長跟鞋走路，她小心翼翼地走下樓梯，扶着欄杆，這同樣也使她高興。

在台階上她看見了柯查喀維奇（Козакевич）——一個少尉，丈夫的助手。他有禮地退了一步。

「瞧您今天多麼！」柯查喀維奇說。

在他的消腫的，青春地平滑的臉上寫下了真誠的驚奇：

「多麼怎樣呢？」奧爾加·亞歷克山得洛芙娜問，一面整着腰帶上的大蝴蝶結。

「漂亮……」柯查喀維奇說了又欣喜地補充說：「您知道，我的母親也有一件跟這一樣的衣服……很像……紅的，也有蝴蝶結。」

「今天到我們這裏來吃午飯，華西亞……我要請你吃肉餡餅，」奧爾加·亞歷克山得洛芙娜說。

她昂着頭，趕緊穿過院子。

從廚房的門裏張望的烏斯梯諾夫久久目送着她，他的面部表現出不滿的神氣。彷彿它在說：「不行，奧爾加·亞歷克山得洛芙娜，……您的年紀這樣不合式……」

離餐室不遠就是花園。在用石頭砌了和塗了粘土的矮矮的圍牆外面，有許多桃樹以正確的行列豎立着。桃樹還年青，不高，在它們的稀疏的葉子中間隱約可以看見大大的圓果實。奧爾加·亞歷克山得洛芙娜穿過一條狹窄的，在草裏踏出來的小路，在小凳上坐下來。她仔細觀察着，竟認不出自己的領地了。微黃的陽光到處透射過樹葉，所以花叢彷彿被許多燭光照耀着。它看上去幾乎像是玩具的，而懸在纖細的枝頭的帶紅色的小球令人想起聖誕樹上的裝飾。

「柳西亞，柳西亞……」奧爾加·亞歷克山得洛芙娜高聲喊道。「到這裏來，看看……」

可是沒有人答應她。樹忽然喃喃私語起來——風在它們掠過；照耀着花園的燭光也搖曳起來。在什麼地方有一隻脫離了樹枝的果實帶着輕柔的聲音落下來，第二個跟着落在草裏……奧爾加·亞歷克山得洛夫娜睜細了眼睛後來再迅速地睜開，正像希望以智制勝一個人，或許是欺騙她的人……可是周圍毫無更變……雖然每一株樹都是她親眼看着種植下去的，她彷彿是忘記了這件事。她感覺自己是置身在一個不平常的，節日的世界裏面，在那裏每一步都有幸福的發現等待着她……

一陣清脆的，彷彿是玻璃的馬蹄的的聲傳入她的耳鼓，又中斷了。她迅速地站起來向出口走去。

泊洛霍洛夫剛忽忽地走到台階口。站着，握着高大的紅馬的韁繩，在對柯查喀維奇說什麼。

「檢查一下槍械，每一個手榴彈……衛生包裹不要忘了，」奧爾加·亞歷克山得洛夫娜走近了丈夫，聽見他說。

一直到她走得很近的時候，他纔轉過身，他的紅褐色的臉幾乎蒼白了。

「奧爾加！」他輕輕地說。

「怎麼騎馬來了？」她問；她的黑眼睛鮮明地發出光輝。

「你現在……」泊洛霍洛夫口吃了，機械地將軍帽推到額上：妻在他面前此刻顯得是這樣地美好，年青，像十二年前一樣……「你現在多麼……」

「大家都對我說一樣的話，」她欣喜地說。

泊洛霍洛夫朝柯查喀維奇那邊斜視了一下，他懷着公然的好奇在傾聽着。

「少尉，」哨所主任嚴峻地說，「執行命令。」

「聽命！」柯查喀維奇大聲說；他一面走出去，一面微笑着，好像是目擊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

「噢，那末我是多麼怎樣？」奧爾加·亞歷克山得洛夫娜對丈夫說。

他在答覆之前，又看了一次她的圓圓的，生着一付暗色的幾乎是黑色的眼睛的紅潤的臉，像高高的桂冠盤着的辮子和紅衣服挖胸處露出來的豐圓的頸部。

「我的你……你並沒有改變……」他確信地說。

三

近黃昏的時候，奧爾加·亞歷克山得洛芙娜洗完了盤碟，在窗前坐下。丈夫在事務室裏：部隊的參謀部的軍官來到他這裏；柯查喀維奇用畢午餐，忽忽地走了。柳細亞在喂看門的狗，她的聲音時時從院子裏傳來。其時奧爾加·亞歷克山得洛芙娜也有許多工作：在文化教育工作室裏每逢晚上她要在那裏發書，兵舍裏早就應該換窗簾了，在貯藏室裏，據伍長說出現了老鼠。可是今天她已經無論什麼都不能做了。仍舊穿着綢衣，甚至連不舒服的鞋子也沒有脫，她坐着，愉快地意識到自己的不平常的怠惰。

在她窗下的院子裏，哨所的值勤者奧琴卓夫（Одинцов）默默地監視着尼古拉葉夫斯基和安諾亨（Анохин）一面準備歸隊，一面上槍膛……太陽落在樹後面，黑枝幹之間透光處的天空是黃赤的紫色的。鳥兒叫喊着，在隱藏在葉叢中的窠上面盤旋。

奧爾加·亞歷克山得洛芙娜回憶起幾年前，在她來到這裏的那一天，她像現在這樣從這間室內的窗口往院子裏看。當時她覺得它又大又荒涼。可是現在它正像縮狹了，因為每一株樹，每一塊石頭都變為這裏永久可紀念的……。

天色開始迅速地暗下來，南方永遠是這樣的。他們在薄暮中已經將馬牽到井邊飲水。後來奧爾加·亞歷克山得洛芙娜聽見模糊的敲擊聲和薪片落下來的聲音：這是烏斯梯諾夫，多半是在劈柴。再過一刻鐘，戰鬥員連綿着從兵舍往餐室裏來，泊洛霍洛夫也往那裏去——奧爾加·亞歷克山得洛芙娜辨得出瀝青小路上的丈夫的脚步聲。「不對，以前這裏的一切都是另樣的，」她想，「我們來了以後一年築了餐室，佈置花園更在後來……」於是她喜悅地開始想起怎樣逐漸佈置這塊小小的領土和它怎樣變為更關係密切等等細節。

突然明亮了：從窗內看不見的月光進來了。房屋的粉白的牆壁起初微弱地，後來愈來愈清楚地開始從黑暗中現出來。一陣激動控制了奧爾加·亞歷克山得洛芙娜，她的心開始更強烈地跳動起來。過去的歲月似乎緊密地挨近了她，她觀察着它們，用以往從未有過的力量洞察過去……

宛如是疲勞了。她向此刻重新認出的和被遺忘了那事情無力地微笑了一下。七年以來到哨所上來過的許多人，在這一分鐘裏彷彿對她看着，她在他們的臉上讀到那同樣的感激的表情，像今天在哈瑪屠洛夫那裏看見的。『是爲了什麼對我這樣？……』奧爾加·亞歷克山得洛芙娜突然想到，她沒有覺察柳西亞到室內來了；小姑娘爬到她的膝上，母親便摟了她……她們倆沉默了幾分鐘……。

『媽媽，』柳西亞耳語說，『媽媽，你當真是年紀比較大了嗎？』她問，正像是發現了一個祕密。

奧爾加·亞歷克山得洛芙娜輕輕地笑起來，

『當真是的，當然當真，』她說。

窗外變爲愈來愈亮了。淡青的光輝注射着廣場；它深處的高高的樑木彷彿是用蒼白的輕金屬鍊出來的。晚餐完畢了，餐室裏告示着每晚的戰鬥的計算。奧爾加·亞歷克山得洛芙娜看見她的丈夫回來了。後來在幾十分鐘裏面幾組人一個接着一個在不同的方向散開。戰鬥員們從屋子裏出去，停在值勤者的旁邊，將門門弄得的答響了，後來遠去了，隱在黑暗中……奧爾加·亞歷克山得洛芙娜將女兒放在地板上，決然地站起來。她所看見的並不是別的，而是增強守衛邊境：在哨所上大概是等待着什麼事件……。

月亮現在向室內窺視，奧爾加·亞歷克山得洛芙娜也不燃燈，喂女兒吃了，幫她脫了衣服，將她放到床上。後來從牆上拿下衛生包，在它裏面摸索了一會，仔細檢查裏面的東西。想到可能需要熱水，她下到院子裏，搜尋了烏斯梯諾夫，提醒他這件事。

『遵命……』聽了她的話，烏斯梯諾夫聲音很輕地回答。

從他的聲音裏面她懂得這個年青的戰鬥員有些驚惶。

『這是以備萬一的……』她說。

『正是！』廚師有所準備地口齒清楚地說，正像是答覆他的指揮，他此刻非常需要指揮的經驗和先見之明。

回來的時候，奧爾加·亞歷克山得洛芙娜走過「事務室」旁邊，在沒有關緊的門外面可以聽見在打電話的泊洛霍洛夫的聲音。不過奧爾加·亞歷克山得洛芙娜並沒有向丈夫張望，以免打擾他。上去到了自己的房間裏，她重又在窗前坐下來。『戰事結束了，』她想，『可是我們從

來沒有完全安寧……」這個念頭並不含有抱怨，也不含有驕傲。奧爾加·亞歷克山得洛芙娜祇是確定事態真正的情形。

她忽然發覺她身上仍舊是綢衣在綫縲作聲。換了衣服，可是她體驗到的並不是因為她的節日這樣突然被打斷而產生的失望，而是一種出人不意的輕鬆……彷彿她作了客，可是現在終於回到了家裏，她的日常的心境是充滿了那樣誘人的對自己的信念，所以重新獲得它似乎是令人愉快的。她充分地感覺自己此刻是參加了她的丈夫和他的下屬所做的那件共同的工作……她像他們同樣地服務，雖然這正是她從未想到的……

奧爾加·亞歷克山得洛芙娜久久地還傾聽着，是不是要有射擊的聲音響鳴起來；她向邊境那邊注視着，等待有狼烟出現……可是一切都很安靜。下面的電話鈴響了幾次，樓梯上有時傳來腳步聲。柳西亞在夢中均勻地呼吸着。最後聽見丈夫的迅速的脚步聲。

「沒有睡嗎？」她聽見他的聲音。

在黑暗中撞了一下桌角，泊洛霍洛夫急促地走近了，她便向他抬起疑問的眼睛。

「看上帝的份上，不要生氣，」泊洛霍洛夫說。

「他這是說到什麼？」奧爾加·亞歷克山得洛芙娜驚奇了，她想。

「無論如何不能早點來……第三哨所纔有電話來：那裏捉着了兩個……可是我們在家裏等他們，總算還好，到底捉住了……」

奧爾加·亞歷克山得洛芙娜默默無言，注意地瞧着丈夫。他將一隻空椅搬到窗前，坐下來開始講述消息。他的臉——寬闊，高顴骨，眼窩裏有青色的陰影——被月光照耀着。忽然它開始發暗了。奧爾加·亞歷克山得洛芙娜回頭看，月亮已經沒有了。緊密的黑雲不知從什麼地方的一所房屋後面浮出來，下降到地平綫。它們的內部鍍銀的，波形的邊緣還被照亮着。

「快下雨了……」泊洛霍洛夫說。

「它怎麼不知不覺地來的，」奧爾加·亞歷克山得洛芙娜答應說。就在這一剎院子裏的樹木在風底下開始喧嘩起來。

「夏天就這樣完了，」她若有所思地憂鬱地說。

立刻晨夜的雨滴帶着和善的敲擊聲落在窗櫺上，奧爾加·亞歷克山得洛芙娜在手上感覺到它們的冷的輕輕的刺痛。她站起來，丈夫跟着她

也站起來。

「應該把窗關上，」他說。

她隨着聲音走近了，挨近了丈夫。泊洛霍洛夫，感激這種愛情的表現，不靈敏地轉過頭來，一動不動地站着。

(薩皮納譯)

柯 恰 爾
(Р. Кочар)

生 之 渴 望

(ЖАЖДА ЖИЗНИ)

他的眼睛慢慢地微睜，清楚的視線捉住了整個世界。不過意志和記憶仍舊還是不能活動。他不能感覺自己的身體；聽覺不能捉住針葉樹林深處的不斷的轟轟聲……這一天凝結的水面上初次有透明的，玻璃似的冰殼閃爍發光；田野裏的乾枯的草，向日葵的莖和樹上的葉子都蒙着一層霜。

陽光打擊了他的瞳孔；後腦上和太陽穴裏起了一陣輕微的，幾乎覺不出的疼痛。四周的東西漸漸地開始從朦朧中，從一片黑暗中產生出來，現出形象。

濃霧稀薄了。天氣漸漸明朗起來。似乎太陽在昇起來，頑強的視線老訂着他看。現在他已經漸漸地感覺到自己。也感到世界和時間……樹林的喧鬧聲，大砲轟轟的聲音，機關槍答答的聲音也愈來愈近，愈聽得見……。

他在這裏很久了嗎？從他將燃着的黏火索扔進彈藥庫的那一分鐘起，從泣鬼神的轟聲震撼了大地，沉重的烟柱開始搖動着一切，都消失在漆黑中的那一剎那起過了幾個鐘頭了呢？同志的臉龐，逐漸地在不可透透的烟霧中開始出現和復蘇了，描繪出熟悉的，非常熟悉的擁抱着祝他成功的將軍的體形……。

過度努力以後，他仆臥着，勉強透着氣向太陽燦爛地照輝着的地方爬過去。頭眩暈着；兩耳發重；不得不愈來愈頻地在草叢裏，在高高的小川中休息，諦聽着排槍，時時改變方向。現在他被意識，意志和遇救

的希望所控制了。

他這樣四肢俯伏着爬了整天整夜，一會逼近了救生岸，一會離開了它。第三天早晨，他碰到了前哨巡邏隊。

「把我帶去見巴菲勞夫將軍……」

他說着這話就失去了知覺；地方和時間的感覺重又消失了。

戰鬥員好不容易撬開了他的牙齒，將伏特加酒灌進他的嘴裏。

不過現在熟識的臉重又在他面前掠過，現在已經不是做夢，不是在疲倦，紛亂的想像中，而是實在的事。

不知誰的一隻溫暖的手放在他的額上。不，這不是夢，也不是謔語——在他面前就是巴菲勞夫將軍本人！

「安心吧，小兒子，安心吧……可是我們倒以為你是被打死了。」巴菲勞夫微笑了。

米卡藹爾驚奇地打量着將軍和圍繞着他的戰鬥員們，並且已經明白地感受他們說的話、他們的驚詫、和他們的喜悅的微笑。現在他覺得一切都是可愛的：連人，連茂密的秋日的樹林，連被執拗的火藥烟所籠罩的生活。

「爲什麼要死呢？」他低語說。「我還要活下去呢。」

「對！」將軍附和他說。「要死永遠來得及的，這是一件簡單的事。」

腦子在工作，周圍的一切清楚了。

「要看見勝利的日子，看見後退的敵人！……在這一天讓敵人的子彈打穿我的心，我就可以安心地死去……我就不再需要什麼！」

將軍快樂地笑起來，對站在旁邊的一個戰鬥員說：

「鐵霍恩（Тихон），你來做證人：勝利的日子一定要來的，不過到那時候更且不須要死。但是現在把彼得洛西雅恩（Петросян）抬走，讓他休息休息。」

這是一九四一年的十月。

田野被轟轟的大砲震得發響。

一天天的過去，一星期一星期的過去。田野裏橫屍遍地；巴菲勞夫將軍也犧牲了；巴菲勞夫的二十八個戰鬥員，米卡藹爾。彼得洛西雅恩（Микаэл Петросян）的同伴們，在紅首都城下以不朽的光榮掩蓋

了他們自己。嚴寒的冬季過去了，融雪流入地下的奧處，沖洗了田野上的舊年的血跡。

春天來了，小樹林和田野開始發綠，在陣亡戰鬥員的墳上發出了新草。不過現在夏季來了，跟着它又有新的退却。敵人達到了頓河，並且渡過了河，向伏爾加移動，後來竟伸張到高加索山脈，仍舊活着的那些人們爲之心痛不已。

又是一個秋天。重又是北方嚴寒的冬天。看上去，戰事好像不會有結束。米卡藹爾在百萬的人羣中消失了。然而他仍舊永遠相信自己：永遠置身在戰鬥最激烈之中。他那時候覺得，人們原來就是在砲火轟轟中，在火藥的濃烟中出世的，根本就不會有過另樣的生活而且也沒有……而現在就實現了！

我們的攻勢開始了。希望了很久的，期待着的，有威力的攻勢銳不可當。

無數的人羣的全部生活突然被撼震了，軍隊往前衝，在它的急流中帶去米卡藹爾和他的同伴們。在他們的眼前過去成千成萬的險，並且彷彿它們都是熟識的，亞麻色的頭髮，白皙的斯拉夫的臉龐，狹細的蒙古人的眼瞼，寬闊的後腦，高加索的大鼻子，濃黑的眉毛……。

彷彿從出世的那一天起，米卡藹爾就永久置身在這些人們中間，永不會和他們分別。

有一次他覺得，這個血緣的世界是永遠地喪失了。偵察員們——米卡藹爾和他的兩個同志——在敵人的後方沿着林中的小路徘徊了整整一星期，掩藏在茂林裏，鎮幾個鐘頭躲藏在草叢中，夜間就探尋往自己人那裏去的路。有一個受傷了。同志們輪流地把他扛在肩上，夜的闇黑被一亮一亮的狼烟照輝着。死神追蹤着他們。戰友的半死的身體愈來愈重地壓着肩頭。橫跨着所稱做「敵人防綫前方」的地帶，他們跌到了沼澤裏。其時砲火緊起來，砲彈劃破了黑暗的天空，完全像閃電一般。

溫血溫暖了米卡藹爾的後腦；過了「死帶」，他放下了同志的沒有呼吸的身體。

這件事是在昨天，而今天他們，仍舊活着的兩個人，已經沿着稠密的綠草在林中走。林中的清新散出芬芳。受傷的米卡藹爾微跛着，抓着鐵鑿恩的肩膀，腳底下的草悉悉地響着，淡藍的晴朗的天空一朵雲也沒

有。不過這個樹林後面的火壁仍舊將偵察員們和他們自己的人隔開了……

鐵霍恩·尼古拉葉夫想了一會，想起了什麼事，微笑起來：

「記得嗎，你夢想到進攻的一天，夢想甚至要在這一天死去？你記得還對將軍說過嗎？現在顯然你我的大限臨頭了！」

「死？不，不，我們在半路上纔不高興死呢？難道我就看不見被解放的祖國了嗎？我們要達到我們的境界，再看一眼自由的祖國的空地。到那時候讓敵人的子彈打死我。那時我就可以安心地死了。」

各處的戰鬥繼續着，春天飛過了。野生的小麥的穗發重了，成熟了。各條熟識的的河流緩緩地滲流着，可是光陰飛逝。第四個夏天留戀着。道路上的灰塵積在臉上，積在槍和大砲上，坦克上和行李上，在馬鬣上和樹林的樹葉上。土地被爆炸得像噴水泉般飛着，砲彈的碎片像雨一般地從晴明的藍色的天空落下來。大地也因為沉重的疼痛呻吟着。沿着路旁，在城市裏和鄉村裏，葬着被殺者的骨骸的新的的小土堆跟着跨過田野的戰鬥員們，像足跡似的長出來，暑氣熱不可耐。可是後來大雨傾盆，落個不休，令人生厭。新秋，新的落葉和新的戰鬥……

有一次，隱伏在一所小廢屋裏，米卡雷爾校正着自己的砲隊的砲火。顯然，德國人在這個區域裏轉為反攻。所以米卡雷爾服從了心的命令。他做了一個記號讓砲火的方向對着自己的小屋，因為敵人就在旁邊。因之米卡雷爾重又跨了生死之間的邊境。一個砲彈爆炸了，眼睛前面是一團團的灰煙，小屋震動了一下彷彿崩倒在深淵裏。

米卡雷爾便已經什麼都不記得了。

起初他覺得，他正像飲了一樣燙得不可忍的東西，因此頭立刻眩暈，四肢麻痺了。不知誰的聲音說：

「他真運氣：一點傷也沒有。」

就在那一天傍晚，所有對着西方的大砲都轟轟地響了。人們用各種語言從一國通知一國，說紅軍達到了國境。

前綫上高揚着異常的狂歡：大家擁抱着接吻。

「這一次你又免了一死，雖然你是希望它。」鐵霍恩·尼古拉葉夫微笑着對彼得洛西雅恩說。

他們並排躺在一個潮濕的塹壕裏。細雨迷濛。米卡雷爾熱烈地擁抱

着同伴：

『不，親愛的朋友，我還要活下去，活下去！難道我們竟等不到勝利？我相信，我命定要進到敵人的土地。祇要讓敵人的子彈在這一天把我打倒。那時候我問心無愧就可以瞑目了。』

又是秋天，重又是冬天，春天又來了。戰鬥員跟他的一連和團沿着敵人的城市和村莊通過：心裏——懷着往昔的痛苦和恐怖，鞋底上——是異國土地的塵埃，頭頂上——是未曾相識的天空，隱在草叢中的馥郁的紫蘿蘭替代了雪花。矮矮的玫瑰叢上蓓蕾怒放，可是大砲仍舊繼續轟鳴，全世界在驚惶的期待中諦聽着戰事的聲音。

在遙遠的德國的波茨坦城裏，米卡露爾躺在手術檯上。他渾身從腳指甲到髮根都呻吟困憊。外科醫生的凝注的眼睛搜尋着鋼的碎片。可是米卡露爾本身毫無感覺，也不想到什麼。這不是他，不過是他的在手術檯上被割開的軀體；靈魂喚不醒地睡眠着：沒有恐怖，也沒有喜悅。

最後，當生命回到受傷者的身上，他因為使他裂開的疼痛顫動了一下。戰鬥員的玻璃似的視線搜尋着什麼。看護對他溫柔地耳語說：

『米卡露爾，你遇救了！』

他便重又在腦子裏重複着自己的名字：『米卡露爾，米卡露爾』。意思說，他生存着，他活着。

就在這一天米卡露爾又一次從來世回到世界上。

大家等待勝利禮炮。落日在窗子玻璃裏消失了。

『把床移近窗一點，』米卡露爾請求。

大家把床移動了：在受傷者眼前展開了廣闊的遠方。

晚間米卡露爾耳聽着排砲，眼看着勝利的砲火，照明了黑色的異國的夜……祖國離他遠遠的，遠遠的擴延着，山的斜坡是一片翠綠，無底的峽谷張着大口；他的童年從那邊向他微笑，迷人的傳說和不朽的大自然微笑着，莫斯科也在遠方，他在它的牆腳下完成了他的第一次功勞；在幾千里路將米卡露爾和光榮的將軍之墓隔開，他深信他自己的兵士並且堅決地知道勝利會來到的。

早晨鐵霍恩·尼古拉葉夫來訪問同伴，緊握了他的手說：

『呶，你重又欺騙了死神。身體恢復吧！我知道你現在已經無論如何不肯死了。』

米卡蕩爾幸福地微笑了。

『當然不……我們還需要回到祖國……在生活中還要看見許多奇妙的事！前面還有多少事情！我渾身被生的渴望控制着，無論什麼也滿足不了這個渴望。除非是不朽……』

『你不要以為你一個人這樣，』鐵霍恩回答，『親愛的朋友，我們大家戰鬥和死，都是爲了要生……』

〔原文爲亞美尼亞文，由哈恰特李揚茨（Я. Хачатрянц）譯成俄文。〕

（磊 然譯）

法捷耶夫
(А. Фадеев)

青年近衛軍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續 自 第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期)

第四十六章

紅軍的成就——已經是不僅在史大林格勒區和頓河區，而且也在北高加索和維里基·魯基（Великие Луки）——愈顯赫，「青年近衛軍」的活動也就展開得愈廣泛，變得愈努力。

「青年近衛軍」已經是一個在全區都有支隊，並且在增長不已、會員達一百以上的大組織了。此外它還有助手——不單是年青人中間的。

維克多·基斯特里諾夫，尼柯拉·尼柯拉葉維奇的好友，是在公署裏擔任好像事務員或是文書的職務。教育上和稱呼上都是工程師的他不僅自己在公署裏不做什麼，而且還在自己周圍團結起所有各礦洞裏什麼都不做的人，教他們設法使其餘礦洞裏的人也斷然的什麼都不做。

從某一個時期起，那個在他的同伴遭難後獨自留下來像一株枯乾的，風吹雨打的老橡樹般的老頭子康德拉多維奇開始常常來看他。老頭子毫不懷疑德國人是因為他兒子的關係而沒有觸動他，兒子開着酒店，同警察和憲兵隊裏的下級軍官攪得很熟。

但是，在偶然的精神坦白時分，兒子也斷定，對他說來，德國政權比蘇維埃政權要差。

「人們窮得厲害，誰也沒有錢！」他甚至是帶着某種哀痛承認道。

「等着吧，弟兄們從前錢回來，你就可以上天了，那裏既沒有悲傷

，也沒有嘆息，」老頭子鎮靜地用他的低沉的沙啞的聲音說道。

康德拉多維奇照舊的什麼地方也不去工作，整天在小礦洞和礦工住宅附近徘徊，不自覺地變成了各礦場的德國行政當局的一切卑劣、愚蠢和失算的事情的百寶箱。像一個有巨大經驗和技術的老工人所常有的情形一樣，他對德國人的蔑視隨着對他們經營無能的進一步認識而與日俱增。

「你們自己評評看，年青的工程師同志們，」他對基斯特里諾夫和柯里亞舅舅說道，「什麼東西都在他們手裏，可是全區——每晝夜祇有兩噸！唔，我明白，那是資本主義，而我們呢，是所謂——爲自己。但是他們有一世紀半的歷史，而我們却祇有二十五年，——總教過他們一點什麼的！可是——被全世界捧得半天高的德國人，那些大名鼎鼎的財政學者，却組織了世界性的搶劫。呸，上帝饒恕！」老頭子用他的怪異的低音嘎聲說道。

「暴發戶！他們就是搶劫，在二十世紀也不會成功的：一九一四年他們挨了打，現在也在挨打。他們喜鬱撈錢，但沒有創造上的想像力。一批家庭手工業者和小市民坐在生活的頂巔……。在全體人類的眼中是完全的經營失敗！」基斯特里諾夫像一只兇狗似的呲着牙齒，說道。

於是兩個年青工程師和一個老工人就不加什麼特別的努力草擬出每日的計劃，如何去破壞施維德所化在採煤上的那點些微的努力。

這樣，數十個人的活動就支持着「青年近衛軍」的活動。

但是「青年近衛軍」的活動開展得愈闊，那蓋世太保和警察所撒佈的繞着他們的「密網」的翼子也就收得愈緊。

在總部的一次會議上，鄔麗亞突然說道：

「我們中間誰知道莫爾席電信符號？」

誰也沒有問這幹什麼用，誰也不向鄔麗亞打諱。也許，在他們活動的整段時間內，總部的委員們是初次想到他們可能被捕的。

城裏空着一所最大的屋子——第一礦洞附屬的高爾基俱樂部，不適於居住，也不適於做機關。奧列格建議由渴望娛樂的年青人組成一個小團體，向市政府去請求允許開設一個在文化上用新秩序的精神去服務居民的俱樂部。

俱樂部在「青年近衛軍」的手裏可能成爲組織的全部活動的好屏

障。

「他們可能允准的！他們自己就悶得氣喘，」奧列格說。

獲得了第一礦洞的管理處的支持，萬尼亞·席姆奴霍夫，史達霍維奇和莫希柯夫——他是一個軍人並且有經營的才能，奧列格預定他去做俱樂部主任的——去看市長史吉慶柯。

史吉慶柯在沒有生火爐的，骯髒的市政府屋子裏接見他們。他，像往常一樣，是喝醉酒的，把他的指頭腫脹的小手放到綠檯布上，呆定的望着萬尼亞·席姆奴霍夫，那一個是謙遜的，有禮貌的，善於說話的，他透過玳瑁眼鏡望着的並不是市長，而是綠檯布。

「城裏漏進不確實的謠言，彷彿德軍在史大林格勒吃了敗仗。因此，在青年們的腦子裏看得到……」萬尼亞用細瘦的手指捏了一下空氣，「……某一種動搖不定。得到保爾先生和……」他指出駐在第一礦洞的礦務營代表的姓名和市政府教育科科長的姓名，「的支持，——關於這事情您市長先生大概已經知道了，——我們代表忠於新秩序的青年，當面請求您，華西里·伊拉里翁諾維奇，因為我們知道您是富於同情心的……」

「從我的一方面，先生們……。孩子們！」史吉慶柯突然愛撫地叫道。「市政府……」

無論是史吉慶柯，無論是先生兼孩子，都知道市政府本身是什麼都不能決定的，一切都要由憲兵隊長來決定。但是史吉慶柯是「贊成的」：他自己也苦悶得喘氣了。

這樣，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九日，獲得了憲兵隊長的允准，在高爾基俱樂部裏舉行了第一次的演出晚會。

觀眾們有的坐着，有的站着，有的穿着大衣，有的披着外套，有的裹着皮襖。俱樂部裏沒有生火爐，但是聚攏來的觀眾兩倍於俱樂部所能容納的，不多一會，從蒸出汗來的天花板上已經淌下水了。

前排坐着憲兵隊長勃柳克納，副隊長巴爾德，施維德少尉，聖德斯區長和農業衛戍司令部的全體人員，施普里克中尉和聶姆慶諾娃，市長史吉慶柯，警察局長索里柯夫斯基夫婦和不久之前派來幫助他的調查員庫列蕭夫（Кулешов），一個有禮貌的，安安靜靜的人，圓圓的臉孔上有點雀斑，藍藍的眼睛，稀疏的赤色的眉毛，穿着長長的黑大衣，戴

着古班帽子，紅帽頂交叉着金色綫條。保爾，尤納，倍蓋爾，勃洛希克，施伐爾茨以及礦務營的其他的上等兵也都參加。到場的還有翻譯蘇爾卡·雷朋德，憲兵隊長的廚子和施維德少尉的廚子。

略微後面的幾排上坐着過路的德國部隊和羅馬尼亞部隊的兵士，憲兵和警察。芬龐分隊長不會來，他職務過忙，而且一般地說他不愛娛樂。

客人坐在厚厚的舊帳幕面前，帳幕的全部邊緣都裝飾着鐮刀斧頭的蘇聯國徽。但是當幕拉開的時候，觀眾就在舞台的後面看見了一幅巨大的元首的彩色畫，這是當地畫家畫的，臉部的比例有點不恰當，但是仍舊很近原作。

晚會以一齣古代的喜劇開始，老頭子——未婚妻的父親——的角色由萬尼亞·杜爾根尼奇扮演。忠實於傳統及其藝術原則，他化裝得極像園丁達尼勒奇。觀眾以掌聲迎接和送走自己的心愛藝人。德國人並不笑，因為憲兵隊長勃柳克納沒有笑。但是，當喜劇結束了的時候，勃柳克納隊長好幾次把一只手掌貼到另一只手掌。那時德國人也都鼓起掌來。

弦樂隊——它的要角是城裏兩個最優秀的吉他手：維佳·彼得洛夫和謝爾蓋·列伐蕭夫，——奏起華爾茲舞曲『秋夢』和『我走得到河邊嗎』。

史達霍維奇，幹事和報告員，穿着黑衣服，皮鞋擦得雪亮，瘦削，矜持，來到了舞台上。

『魯干斯克州舞台上的藝人……劉波芙·謝夫卓娃！』

觀眾拍起掌來。

劉勃卡穿着天藍的縐紗衣和天藍的鞋子走了出來，在華麗雅·鮑爾茨彈着一架音調不準的鋼琴的伴奏下唱了幾只憂鬱的和幾只快樂的歌。她獲得了成功，她給觀眾喚了好久。她像旋風似的捲到了舞台上的時候已經是穿着她的五色絢爛的衣服和奶油色的皮鞋，拿着口琴的了。她開始用她的豐腴的雙腿跳起鬼知道是什麼名稱的舞。德國人高叫起來，用采聲歡送她。

穿黑衣服的史達霍維奇又走出來了：

『配着茨岡浪漫曲的遊戲詩……符拉其米爾·奧西摩興！吉他伴奏謝爾蓋·列伐蕭夫！……』

伏洛佳，屈着手並且不自然地伸着頭頸，否則就是毫無過渡階段地進入狂暴的舞蹈，唱了一只「噢，母親啊，我煩悶哪」。陰沉的謝爾蓋·列伐蕭夫彈着吉他，像梅非斯托弗爾[⊖]一般跟隨着他。

觀眾大笑起來，德國人也笑起來。

伏洛佳用低音唱着。他帶着他的這一不自然的轉頭的姿勢唱着，主要是對着元首的肖像：

唉，告訴我，告訴我，浪蕩子，
你是那個生的，你是那裏來的？
噢，祇要太陽一放出暖氣，
你很快就要受到懲罰，
唉，你甜甜蜜蜜的睡一覺吧……

人們從自己的位置上站起，樂得大叫大嚷。伏洛佳被喚了無數次。晚會以柯伐蕭夫領導下的小組的馬戲團節目作結束。

當俱樂部裏進行着音樂會的時候，奧列格和妮娜收聽到『最後消息』：蘇聯軍隊在頓河中流區域的大攻勢，他們的佔領新卡里特伐·坎吉米洛夫卡和鮑古察爾，那就是說佔領了那些德軍以攻佔它們作為他們今年七月在南方的突破戰的前奏的據點。

奧列格和妮娜抄寫這一消息直到黎明。他們突然在頭上聽到了摩托的轟響聲，這些摩托的特別的聲響使他們大為吃驚。他們跳到院子裏。在清朗的嚴寒的空氣裏肉眼看得見的蘇聯轟炸機在城上空飛着。它們不慌不忙地飛着，用它們的摩托的營營聲充滿了整個空間，在伏羅希洛夫格勒上空的什麼地方投下了炸彈。這裏聽得到隆隆的炸彈聲。無論是敵人的驅逐機，無論是高射砲隊都擾亂不了蘇聯的轟炸機，它們在回去的方向上也照樣不慌不忙地飛過克拉斯諾頓的上空。

甚至是最落後的，對於戰爭事業什麼都不懂的人也明白：德國人的末日到了。

羅馬尼亞兵在各條大路上奔跑着，沒有運輸車和砲隊。他們日夜移動着，乘着他們的駕着因餓不堪的馬匹的車子，或是步行着，把雙手插進裙緣燒掉的外套的袖子，他們戴着羊毛做的高帽子或是船形帽，凍傷的雙頰紫着毛巾或是女人的羊毛短褲。

⊖ 為歌德名著『浮士德』中的人物。

車子當中的一輛停在柯歇伏亦家的院子旁，裏面跳出一個熟悉的軍官，奔進了屋子。一個勤務兵屈着頭頸，藏起凍僵的耳朵，提着他的大箱子和自己的小箱子。

軍官患有艱癆，並沒有佩肩章。他奔進了廚房，立即開始在爐灶上拱手。

「啊，近況如何？」柯里亞舅舅問他。

軍官並沒有扭動鼻尖，——他不能扭動凍僵的鼻子，——他在臉上露出他扭動鼻子的時候所有的那種表情，接着突然裝着希特勒的臉孔表示出託福他的鬍子和眼部的愚蠢表情，他結果很為順利。他模擬了一下希特勒，接着，竄起足尖，裝出逃走的樣子。他甚至沒有微笑，同時也不打趣。

「我們回家來見老闆娘了！」勤務兵和藹可親地說，一面小心地剝脫了脫軍官，並且對柯里亞舅舅霎了霎眼。

他們拱暖了身，吃了一點東西，剛剛提着他們的箱子走出去，外婆忽然靈機一動，把葉列娜·尼柯拉葉芙娜床上的被袱抬起，發覺兩條被單都不見了。

氣得甚至年青了起來，外婆拔腳就追客人，並且在側門口這樣的大叫起來，連軍官都明白他看看就要變成婦人吵架的中心，便命令勤務兵打開小箱子。勤務兵的小箱子裏真的有一條被單。外婆搶了它，叫道：

「另外一條到什麼地方去了？」

勤務兵兇狠地朝主人那面轉動着眼珠，但是那一個已經親自提起他的箱子，爬進了車子。這樣，他就把被單帶回自己的羅馬尼亞，祇要它不被什麼遊擊隊員——把古羅馬的後裔和他的勤務兵送到那個世界去的烏克蘭人或是摩爾達維亞人——利用了去。

最冒險的行動有時比最最縝密地準備好的要易於成功。但最大的事業常常是由於不可靠的一步而失敗。

十二月三十日晚上，謝廖士卡和華麗雅帶着一羣同伴在到俱樂部的路上看見了一輛停在屋傍的德國卡車，裝滿了袋子，沒有任何的警衛，也沒有司機。

謝廖士卡和華麗雅爬進了汽車，探摸着袋子：根據各方面來看，裏

面是新年的禮物。前一夜落過小雪，凍了起來，由於雪的緣故周圍顯得很亮；人還在街上走動；但孩子們仍舊冒險從車上拋下了幾袋，並且把它們分送到鄰近的院子和車房裏去。

席尼亞·莫希柯夫，俱樂部主任，和萬尼亞·席姆奴霍夫，藝術上的領導者，向孩子們建議在他們一散開的時候，就把禮物搬到俱樂部：那邊有許多秘密的地窖。

麇集在汽車旁邊的德國兵，特別是一個穿狗毛領皮襖、套麁靴的上等兵，用酒醉的嗓子咒罵着，而衣服都沒有穿好的屋子的女主人，則說她沒有罪。德國人也見到她沒有罪。最後，德國人爬進了車子，女主人也奔進屋子，德國人在折向通隧道的車坡後，就朝憲兵隊開去。

少年們把布袋拖到俱樂部，藏進了地窖。

次日早晨，萬尼亞·席姆奴霍夫，史達霍維奇和莫希柯夫，在俱樂部裏晤面的時候，決定這些禮物的一部份，特別是香烟，應當在今天，近新年的時候，送到市場裏去：組織需要錢。

偷偷買賣德國小商品在市場裏並不是異常的現象：首先，德國兵就從事這樁買賣，把這種商品交換伏特卡、禦寒物和食物。後來這種東西就被轉賣着：警察對這樁事情視若無睹。莫希柯夫已經有整整一隊的街頭小孩子，他們願意賣香烟賺取利潤。

但是這一天，一早在靠近失物地點的屋子裏舉行過搜查，但並沒有發覺禮物的警察們，特別的注視着，不要有人在市場上販賣。小孩子中間的一個連香烟一起被警察局長索里柯夫斯基親手捉住。

審問時，小孩子說他是用這些香烟到叔叔家換麵包的。小孩子受到鞭打。但是這是那種街頭孩子，他們一生中從來不會挨過打，此外，他是在不能出賣同志的精神上受教育的；於是這個被打得不成樣子和哭腫了眼的孩子就被擲進了牢房，直到晚上。

勃柳克納少校，在許多別的案件中間得到警察局長關於捉住一個賣德國香烟的小孩子的報告，把這樁事情和別的卡車上的竊案聯起來看，所以想親自審問那小孩子。

遲暮的時候，在牢房裏睡着的小孩子被叫醒了，給帶到了勃柳克納的房間，那裏，他立即面對着兩個憲兵軍官，警察局長和翻譯。

孩子把他的老話哼了一遍。

隊長光起火來，抓住了孩子的耳朵，親手把他拖到走廊裏。

孩子醒來的時候已經在牢房裏了，這裏放着兩張血污的板床，從天花板上盪下幾根繩子，在一張三只腳的沒有漆過的長檯上放着擗棒，鐵錐，由電綫捲成的鞭子，斧頭等等。生起了鐵爐。角落裏放着幾桶水。牢房的牆壁下面有兩條水溝，像澡房裏一樣。

孩子瞅了一眼德國人：震慄起來，說出他是在俱樂部裏從莫希柯夫、史達霍維奇和席姆奴霍夫那裏拿到這些香煙的。

就在這一天，一個畢爾伏馬伊卡的姑娘，維麗柯娃，在市場上遇到了她的女伴李亞德斯卡雅(Лядская)，她曾經和她同坐在一張書桌上，戰爭一開始才分開的：李亞德斯卡雅的父亲被調到克拉斯諾頓村工作。

她們並不要好，——她們在對自己私利的瞭解上受過同樣的教育，可是這樣的教育對友誼並無幫助，——她們祇從一言半語中互相瞭解，她們具有同樣的興趣，從相互的往來中吸取相互的利益。她們從小便模倣她們的父母以及她們的父母與之來往的那一圈子人的對世界的看法，根據這種看法，所有的人祇努力追求個人的利益，人生的目標和使命就是這樣一種鬭爭，使你不被人家拖累，相反地——你最好是靠了別人而成功。

維麗柯娃和李亞德斯卡雅在學校裏執行着各種不同的社交的職務，習慣地，流暢地說着表示所有現代社交方面和倫理方面的含義的字句。但是她們都深信，連這些職務，連所有這些字句，甚至是他們在學校裏得到的知識，也都是人們想出來掩蓋他們對私利和利用別人獲利的願望的。

雖然沒有表現出特別的興奮，但她們在互相看見了之後仍舊覺得很滿意。她們親切地互相遞出了攤直的手掌——矮小的維麗柯娃戴着大耳帽，呢領上面翹着小辮子，和李亞德斯卡雅，高大、赤髮、高顴骨、指甲塗着油。她們退在一邊，避開麤集着的市場人羣，交談起來。

「唔，他們這些德國人，也算是我的救主！」李亞德斯卡雅說。「文化，文化」，可是他們却最想大嚼，最想白玩……。不，我原以為他們是另一種人……。你在什麼地方工作？」

「在從前的養畜場的辦公處……」維麗柯娃的臉採取了受辱的和狠狠的表情：最後，她總算能夠同一個敢於用準確的觀點批評德國人的人

談話。「祇有麵包兩百克，這就是一切了……他們是傻瓜！完全不重視誰是自願跑去服務的。我非常失望，」維麗柯娃說。

「我馬上就看見：沒有好處。所以也沒有去，」李亞德斯卡雅說。「不錯，起初過得還不壞。那邊我們有這樣溫暖的同伴，我老是從她們那裏乘車到各個哥薩克村莊去，交換……。後來一個人爲了個人的計算把我洩露了，說我不在介紹所裏。但是我給她——一個不理睬！那邊我們有一個介紹所來的代表，一個甚至這樣可笑的中年人，他甚至不是德國人，而是什麼成林吉亞來的，我跟了他，玩了一陣，以後他甚至是親自替我拿烟酒。後來他生了病，代替他派來了這樣的一頭狗，他馬上派我到礦洞裏去。你可知道，也不是蜜糖——轉轆轤！我就是因此到這裏來的，——在這裏的介紹所裏也許會找到比較好的事情……。那邊你有沒有腳路？」

維麗柯娃任性地嘟起了嘴唇。

「他們非常需要我！……我告訴你：最好是去找軍人：第一，他是暫時的，就是說遲早要走的，你對他們不負絲毫的責任。而且也不這樣的吝嗇，——他知道，明天他可能被打死；叫他玩，也不怎樣肉痛……。你去過沒有？」

「怎麼去法，——有十八公里，而且到你們的畢爾伏馬伊卡還有多少路啊！」

「它不再是你們的已經好久了嗎？……無論如何你來玩，告訴我你找到什麼事情。我給你有一點東西，也許，我可以給你一點東西，明白嗎？你來玩吧！」維麗柯娃任意地用她的並不屈起的小手掌戳了她一下。

晚上，一個這天到過介紹所的女鄰居交給維麗柯娃一張字條。李亞德斯卡雅寫道，「你們的介紹所裏的狗頭比鄉下的還要厲害」，她毫無成就，她現在是「鎩羽」歸去了。

新年前夜，在畢爾伏馬伊卡以及其他的城區，進行了一次精密的搜查，在維麗柯娃家裏發現了這張被不經意地塞到兩本學校練習簿中間的字條。進行搜查的調查員庫列蕭夫不會企圖使維麗柯娃供出女伴的姓名，也不會使她帶着因爲害怕而生的難以理解的添油加醬講出女伴反德情緒。

庫列蕭夫吩咐維麗柯娃過了節日到警察局去，他隨身帶走了那張條子。

第四十七章

第一個獲悉莫希柯夫、席姆奴霍夫和史達霍維奇的被捕的是謝廖士卡。警告過姊妹們，娜佳和達莎，自己的友人維奇卡·魯基揚慶柯之後，他就奔到奧列格家裏去。他在這裏碰到華麗雅和伊凡卓娃姊妹：她們每天在奧列格家裏會聚，然後他給她們一天的任務。

奧列格和柯里亞舅舅這天夜裏收到了並且抄下了蘇聯情報局的戰報：關於紅軍在史大林格勒區的六星期攻勢的總結，關於德國整個大軍團在史大林格勒城下被雙重鐵環所包圍。

姑娘們大笑着並抓住謝廖士卡的手，把這一消息傾向他。無論謝廖士卡是怎樣的堅強，當他說出他的可怕的消息時，他的嘴唇仍舊顫抖起來。

奧列格臉色蒼白地木坐了好一會，絞起大手的長長的手指，他的額角上橫下了縱行的皺紋。過了一會他站起身來，他的臉上現出了活動的表情。

「姑娘們，」他輕輕地說，「去找一下杜爾根尼奇和鄔麗亞，到那些和總部聯繫得緊密的孩們家裏去一下，告訴他們，把所有的東西都藏起來，——藏不好的東西，就毀掉。告訴他們，過一兩個鐘頭我們會讓他們知道以後怎麼做法。警告自己的親戚……。還有，別忘記劉巴的媽媽，」他說（劉勃卡在伏羅希洛夫格勒）。

謝廖士卡也穿起棉襖，戴起那即使在冷天也戴着行路的小帽。

「你上那裏去？」奧列格問。

華麗雅突然臉紅起來：她覺得謝廖士卡是穿起衣服來送她的。

「在集會以前，我先到街上去值一下班，」謝廖士卡說。

於是初次傳到了所有的人的耳際：萬尼亞、莫希柯夫和史達霍維奇所發生的事情也可能發生在他們身上，在任何時候，甚至在現在。

姑娘們在分配好誰到誰家裏去之後，就出去了。謝廖士卡在院子裏攔住了華麗雅：

「你，瞧，得仔細一些。如果我們已經不在這裏，那麼就到娜達麗雅·阿列克賽葉芙娜的醫院裏去，那邊我可以找到你；沒有你我什麼地方都不去……」

華麗雅默默地點了點頭，就奔向史巧巴·薩方諾夫家裏去了。

過了一會，沒有經過任何喊叫來了史巧巴·薩方諾夫和謝爾蓋·列伐蕭夫，略等一會是淑拉·阿魯秋仰茨。他沒有和奧西摩興同來。今天，一月一日，早晨，伏洛佳滿十八歲，妹妹劉德米拉送他一雙她爲了這一天織就的保暖絨綫襪，接着他們一起到鄉下的祖父那裏去作客。

杜爾根尼奇派幾個孩子到屋子的四面八方去值崗。

並沒有等到那個住得很遠的鄔麗亞，他們開始三人會商：奧列格，杜爾根尼奇和謝廖士卡。

他們現在應該怎麼辦？這是他們應當給一個答案，而且是立刻要給一個答案的唯一的問題。大家都明白，問題不僅有關被捕的同伴的命運，而且有關整個組織的命運。坐待這一切怎麼展開？他們可能在任何一分鐘被捕。躲起來？他們沒有地方好躲：大家都認得他們。

華麗雅回來了，接着來了鄔麗亞和奧麗雅·伊凡卓娃以及在路上遇到她們的妮娜·娜妮報告，在俱樂部旁邊有德國憲兵和警察站崗，那邊誰也不放進去，周圍所有的人都知道俱樂部的領袖被捕，都知道在俱樂部的地窖裏找到了德軍的新年禮物。

杜爾根尼奇和妮娜說出了一個假想，就是這——乃是孩子們遭捕的唯一的原因。這無論怎麼重大，但這還不是組織的崩潰。

「孩子們不會洩露的，」杜爾根尼奇懷着他特有的信心說道。

奧列格從他艱重的沉思狀態中超脫出來。他的臉孔在他開始說話的時候甚至變得殘酷起來。

「我們應當放棄任何平安結束的可能，」他說，一面用坦白的，剛毅的目光望了望大家。「無論放棄是怎樣的痛苦，怎樣的困難，我們仍舊應當放棄這種念頭，就是我們能夠留在這裏直到紅軍的到來，從後方給它幫助，應當放棄甚至是我們明天要做的一切……。否則我們自己要犧牲掉，而且還要毀掉所有我們的人，」他好容易克制住自己，說道。大家都臉色蒼白地，一動不動地聽着他。「德國人搜尋了我們好幾個月。他們知道，我們存在着。他們進入了組織的最中心。即使他們除了這

些禮物之外，什麼都不知道而且打聽不出，」他着重地說，「他們也會逮捕我們所有團結在俱樂部周圍的人，還有成十的無辜……。怎麼辦呢？」他沉默了一會。「退走……。退出城……。是的，我們應當散開。當然，不是全部。這一次敗事不見得會觸到克拉斯諾頓村的孩子們。畢爾伏馬伊卡人——也是這樣。他們可以工作。」他突然很嚴肅地望了望鄔麗亞。「鄔麗亞除外：她，作為一個總部委員，可能在任何時候被發現……。我們曾經光榮地奮鬥過，」他說，「我們有權利散開，意識到要履行的職責……。我們損失掉三個同志，其中有最最優秀的——萬尼亞·席姆奴霍夫。但是我們應當情緒不低降不消沉地散開。我們已經儘我們所能的做了一切……」

他開始沉默了。誰也不願意而且也不能夠再說話。

他們肩並肩地行進了五個月。在德國人治下的五個月，從肉體和精神的磨折以及投入的努力的重量來說，每一天要比普通星期中的一天大得多……。五個月，——它們是怎麼逝去的！在這一段時間內，大家是怎麼改變的！……他們認識了多少崇高的和可怖的，善良的和黑暗的，他們把多少他們靈魂的光明的，美麗的力量放進了共同的事業和相互之間！……僅在現在他們才看見「青年近衛軍」是怎樣的一個組織，他們是怎樣的有負於它。現在，他們却得親手解散它。

姑娘們——華麗雅，妮娜，奧麗雅——悄聲地哭泣着……。鄔麗亞外表上很鎮定地坐着，可怕的，強力的光華從她的眼睛裏放射出來。謝廖士卡把頭俯向桌子，啣起他的微腫的嘴唇，用手指甲在檯布上刻着模型。杜爾根尼奇默不作聲，清明的雙眼望着身前；在他嘴唇的纖細褶皺上更清楚地突現出嚴峻的意志褶紋。

「有沒有別的意見？」奧列格問。

沒有別的意見。但是鄔麗亞說道：

「我不以為我現在必需走。我們，畢爾伏馬伊卡人，同俱樂部不大有聯系。我再等一下，也許，我可以工作下去。我會小心謹慎的……」

「你得走，」奧列格說，重又非常嚴肅地望了望她。

一直不開口的謝廖士卡突然說道：

「她一定得走！」

「我會小心謹慎的，」鄔麗亞重又說道。

懷着沉痛的感覺，並不互相期望，他們決定從總部中留下三個：阿那托里·卜波夫，蘇姆斯柯亦和鄔麗亞，如果她不走的話。如果劉巴回來，覺得她可以留下來，那麼她將是第四個。他們確定了可能的通訊地址：娜達麗雅·阿列克賽葉芙娜，康德拉多維奇，郵政局裏的共產黨員。採取了這樣的決定：大家儘可能快些退走。奧列格說，他和擔任聯絡的姑娘們在沒有把所有人通知到以前決不離開。但是總部委員和接近總部的人中間，今天誰也不應該在家宿夜。

他們喚來了淑拉，謝爾蓋·列伐蕭夫和史巧巴·薩方諾夫，把總部的決議告訴他們。

接着他們開始握別。鄔麗亞走到奧列格跟前。他們擁抱了。

「多謝，」奧列格說。「多謝你過去和現在……」

她溫柔地用手撫摩了一下他的頭髮。

但是當姑娘們開始同鄔麗亞告別的時候，奧列格忍受不住了，走到了院子裏。謝廖士卡跟着他走了出來。他們並沒有穿着外套站着，在嚴寒中，在一九四三年的耀眼欲花的太陽下面。

「你全明白嗎？」奧列格瘡啞地問。

謝廖士卡點點頭：

「全明白……史達霍維奇可能挺不住……是不是？」

「是的……不過這樣說是不大好的：當你不知道的時候不信任人家是不好的。大概，他已經在受折磨，而我們卻是自由的。」

他們沉默了一會。

「你預備上那裏去？」謝廖士卡問。

「我預備試一試越過戰綫。」

「還有我……一起走？」

「當然。不過還有妮娜和奧麗雅同我一起。」

「我想，華麗雅也同我們一起走，」謝廖士卡說。

謝爾蓋·列伐蕭夫帶着陰沉而尷尬的表情走來和杜爾根尼奇告別。

「等一等，你怎麼啦？」杜爾根尼奇說，一面注意地望着他。

「我暫時留着，」列伐蕭夫陰沉地說道。

「不聰明的，」杜爾根尼奇悄聲地說。「你又不能幫助，又不能保護她。你還沒有等到她，你就要被抓去了。她呢——是一個行動敏捷的

姑娘：或者是逃掉，或者是哄瞞過去……』

『我不去，』列伐蕭夫說。

『同我一起穿過戰綫！』杜爾根尼奇急烈地說。『暫時我還沒有卸任……』

列伐蕭夫不作聲了。

『唔，委員同志，一起過前綫好嗎？』杜爾根尼奇看見了進來的奧列格，說。但是得知已經組成了一個五人小組，就搖了搖頭：『七個人太多一點……。那裏，在這裏，在紅軍部隊裏再見了！……』

他們互相握住手，開始吻別。杜爾根尼奇突然掙出身子，雙手一揮，跑出去了。謝爾蓋·列伐蕭夫吻了吻奧列格，跟在杜爾根尼奇後面走了。

史巧巴·薩方諾夫有親戚在卡緬斯克：他決定在那邊等待紅軍的到來。淑拉的心裏進行着一種對任何人都不能說的鬥爭。但是他明白他不能留下來。大概，他得仍舊到諾伏切爾卡斯卡的叔父那裏去，從前他和萬尼亞·席姆奴霍夫不會到達他那裏……。淑拉驀地記起了他和萬尼亞的全部行軍，淚水從他的眼睛裏迸流出來，他來到了街上。

他們五人：奧列格，謝廖士卡，以及三個聯絡員，就了幾分鐘。決定謝廖士卡已經不值得回家，而由奧麗雅通過維佳·魯基揚慶柯告知他的親屬。

接着華麗雅，妮娜和奧麗雅出去把採取了的決定通知各會員，謝廖士卡則穿好衣服去警衛：他懂得奧列格需要獨自同家人就一會。

在那個時候，當外婆的小房間裏舉行這一會議的時候，奧列格的家屬已經知道席姆奴霍夫等人的被捕，也知道孩子們在討論這樁事情。

家裏存着武器，做旗子用的紅布、傳單，——這一切，葉列娜·尼柯拉葉芙娜和柯里亞舅舅一部份是藏起來，一部份是燒掉了。柯里亞舅舅把收音機埋在近廚房的地窖裏，把地滾平，並且在這塊地方放了一桶酸白菜。

但是現在這一切都做好了，家屬們會聚在柯里亞舅舅的房間裏，習慣地，文不對題地回答着瑪麗娜的三歲的小孩子的喋喋和戲言，像受判決的人般等待着會議怎樣結束。

門在最後一個同志身後砰上了，接着奧列格走進了房間。大家都轉

過身向着他。精神鬥爭和從事活動的痕跡從他的臉上離去，但是這樣經常地出現的童稚的表情也離去了。他的臉孔現出哀痛的神色。

「媽媽……」他說。「還有你，姥姥……還有你，柯里亞，和瑪麗娜……」他把他的右手放到那個高興地叫嚷着抱住他的腿的小孩子的頭上。「我得同你們告別。幫忙理東西吧……等一會我們大家最後一次坐在一起，像從前……很久很久以前那樣的坐坐……」於是一個遼遠的，溫柔的笑影掠過了他的眼睛和嘴唇。

大家都站起身來，包圍了他。

……母親的手來回閃動着，閃動着，像鳥兒一樣，在最柔軟的小衣服上面閃動着，那時還沒有可穿衣服的人，那時他還祇以尖銳的，柔和到使人心房停止跳躍的撞動在母親的肚子裏叩擊着；在把他裹起來帶出去作第一次散步時閃動着；在替他着衣上學的時候閃動着；還有在第一次出門的時候，在走遠路的時候，——送往迎來，稀罕的幸福時分、永恆的心的痛苦的一生，——閃動着，祇要有人可以關心，祇要存在着希望；閃動着，甚至在沒有了希望，替孩子着衣服落葬的時候……

大家都有了事情。再同柯里亞舅舅揀了一會紙張。不得不把日記燒掉。有人把他的共青團員證和空白的臨時共青團員證縫進上衣。修補好襯衣——足夠替換一次。把一切都放進一只行李袋裏：物件、肥皂、牙刷、針、白綫和黑綫。替謝廖士卡·邱列寧找到了一頂破舊的皮耳帽。還有些物件——則放到了另一只袋裏，給謝廖士卡的，他們有五個人啊……

祇要像從前那樣的坐一會也沒有成功……謝廖士卡一會兒進來，一會兒出去。過了一會，華麗雅，妮娜和奧麗雅回來了。夜幕已經垂下來了。得握別了……

誰也沒有哭。維拉外婆環視了一下大家，替這個扣扣鈕釦，替那個整整背囊。痠軟地扯每一個人拉向自己，然後再推開，把奧列格抱得最長久，用尖尖的下巴貼向他的帽子。

奧列格抓住母親的手；他們走到另一個房間。

「請原諒我，」他說。

母親奔到院子裏，寒氣襲向她的臉孔和雙腳。她已經看不見他們了她祇聽到他們在雪地上走動的悉索聲，——這種音響很難聽得出，過了

一會兒已經聽不見它了。她呢，仍舊站着，站在暗憧憧的，佈着星星的天空下面……

在天亮的時候，還不會闔過眼的葉列娜·尼柯拉葉芙娜聽到了敲門聲。她急急披上了衣服，問道：

「誰？」

他們有四個人：警察局長索里柯夫斯基，芬龐分隊長，和兩個兵士。他們詢問奧列格。葉列娜·尼柯拉葉芙娜說他帶着物件到鄉下換食品去了。

他們抄查了屋子，逮捕了所有的居民，連外婆維拉·華西里葉芙娜和瑪麗娜以及她三歲的兒子。外婆好容易才通知了鄰居薩普林家，請他們留心屋子。

監獄裏她們被分送到各別的牢房裏。帶着小孩子的瑪麗娜落入了一間坐着許多同「青年近衛軍」毫無關係的女人的牢房。但是在她們中間有瑪麗雅·安德列葉芙娜·鮑爾茨和謝廖士卡·邱列寧的姊姊——離家和孩子們住在一起的菲妮亞。瑪麗娜從菲妮亞口中得悉老人們——亞力山德拉·華西里葉芙娜，甚至還有帶着木杖的佝僂的「老公公」——也被捕了，娜佳和達莎姊妹則來得及逃掉了。

第四十八章

萬尼亞·席姆奴霍夫是在天亮時被捕的。他準備去看下亞力山德洛夫卡的克拉華，天還黑的時候就起身，隨手抓了一厚片麵包，穿上大衣，戴上大耳帽，走到了街上。

異常潔淨和濃抹的豔黃的朝霞像一條平滑的帶子般橫在地平綫上，在那融解在蒼白色的明朗的天空中的灰紅色迷霧下面一些。幾縷細煙，粉紅色的和淡黃色的，很濃重的，同時又很輕飄飄的，滯留在城市上空。萬尼亞這一些都沒有看見，但是他從小就記得，在這樣的，晴朗的，嚴寒的早晨常是這樣的，在他的不戴眼鏡的臉上——他把眼鏡藏到了裏袋，使它們不蒸出水來，——出現了幸福的表情。他就帶着這一幸福的表情遇到了走近屋子的四個人，暫時他還看不出這是德國憲兵和新的警察局調查員——庫列蕭夫。

當他們直向他走來，而萬尼亞認出了他們的時候，庫列蕭夫已經在詢問他了，於是萬尼亞明白，他們是來找他的。在這一剎那間，像他在生活的決定時分常有的那樣，他變得極度冷靜地鎮定，庫列蕭夫的問題傳到了耳際。

「是的，這是我，」萬尼亞說。

「找到了……」庫列蕭夫說。

「我告訴一聲家人，」萬尼亞說。但是他已經知道他們不會給他進屋子了，於是，就轉過身來，敲了敲近處的窗——並不是敲玻璃，而是用拳頭敲中間的窗框。

在同一剎那間，庫列蕭夫和憲兵抓住他的手，庫列蕭夫很快地搜索了他的大衣袋。和大衣裏面的褲袋。

小窗子開了，妹妹探出頭來；萬尼亞望不清她的臉上的表情。

「告訴爸爸和媽媽，我被喚到警察局裏去，請他們別擔心，就要回來的，」他說。

庫列蕭夫嗤了一聲，搖了搖頭，在一個德國兵的陪伴下走上了台階；他們要舉行搜查。而一個德國中士和另一個兵士則帶領萬尼亞走上一條狹徑，那是沿着一排屋子在這不大有車經過的街上的不很深的雪上踏出來的。中士和兵士不得不在雪上走，他們放了萬尼亞，跟在他的後面。

萬尼亞就穿着大衣，戴着大耳帽，套着後跟踩破的雪皮鞋被推進了一間暗小、四壁覆冰、地板滑潤的牢房，在他身後關上門，加上鎖。他剩下了一個人。

晨光略微從天花板的狹縫中透下。牢房裏既沒有鋪板又沒有吊床。刺鼻的氣味從角落裏的糞桶裏飄過來。

爲什麼他被捕、他們已否知道他活動點什麼事情、是不是祇因爲嫌疑、有沒有人出賣等等的猜測，對於克拉華、對於父母和同伴的思念，都湧上了他的腦海。但是他用習慣的意志努力，彷彿在說服着自己：「鎮靜，萬尼亞，祇要鎮靜」，把自己引到唯一的，現在對他說來是主要的意念：「忍耐一下，到那邊就會明白的……」

萬尼亞把僵硬的雙手插入大衣袋，倚靠着牆壁，屈下戴着大耳帽的頭，就這樣懷着他特有的耐心站了很久，他不知道站了多少時候，——也許，是幾個鐘點。

一個或是好幾個人的沉重的脚步聲不斷地從走廊的一端到另一端震響着，敲着牢房的門。傳來了遼遠的，或是比較接近的聲音。

過了一會，有幾個人的脚步聲停在他的牢房旁邊，一個沙啞的聲音問道：

「在這裏面？……去見隊長！……」

接着這個人再走過去一點，鑰匙在鎖洞裏作響了。

萬尼亞離開牆壁，轉過頭。走進了一個德國兵，並不是那個押送他的人，而是另一個手執鑰匙的人，大概是走廊上的值崗，和一個警察，萬尼亞熟悉他的臉孔，因為在這一段時期中他們研究了所有的警察。萬尼亞給警察帶到勃柳克納隊長的接應室裏，那裏，在另一個警察的看管下，萬尼亞看見了一個小孩子，他們派出去賣香煙的那些小孩子中間的一個。

小孩子非常消瘦，不會洗臉，睨了一眼萬尼亞，聳聳肩，用鼻子吸進了一口氣，別轉了身。

萬尼亞感覺到某種輕鬆。但是他仍舊得把一切都否認掉：即使他祇承認他，席姆奴霍夫，偷了禮物是爲了稍微賺點錢，他們也要他講出同謀者的。不，不應該以爲，事情可以平安地過去的……

一個德國文書走出了隊長的辦公室，把住門閃開一步。

「走…走…」警察把萬尼亞推向門口，帶着駭懼的表情急急地說道。另一個警察則從後面抓住那個小孩子的頭頸，也把他推過來。萬尼亞和小孩子幾乎是同時跨進辦公室，門在他們背後關上了。萬尼亞脫下了帽子。

在辦公室裏有好幾個人。萬尼亞認出憲兵隊長勃柳克納，他仰坐在桌子後面，制服領口上面的頭頸露出很粗的褶皺，用那對像貓頭鷹般滾圓的眼睛直望着萬尼亞。

「走近些！變得溫順了……」粗大的手中執着鞭子，站在隊長的桌子前側的索里柯夫斯基沙啞地，彷彿他的聲音是穿過密林似地說道。

站在另一側的調查員庫列蕭夫，伸過了長長的手，抓住小孩子的手，陡急地把他拖到桌前。

「他？」他朝萬尼亞那面曇一曇眼睛，帶着暗笑問道。

「他……」小孩子好不容易才說出聲來，他用鼻子吸進一口氣，呆住

不動了。

躊躇滿志的庫列蕭夫瞥了一眼隊長，接着又瞥了一眼索里柯夫斯基。翻譯在桌子的那一面恭敬地俯身向着隊長，解釋了這裏所發生的事情。萬尼亞認出了這個翻譯是蘇爾卡·雷朋德，像克拉斯諾頓所有的人一樣，他同雷朋德也是很熟很熟的。

「明白了嗎？……」索里柯夫斯基眯起那對狹細的眼睛望了一下萬尼亞，眼睛是這樣的深藏在他的浮漲的顴骨後面，彷彿是從山後探望出來一樣。『告訴隊長先生，你同誰幹的。快些！』

『我不知道您說些什麼，』萬尼亞直瞅了他一眼，用他有點瘡癩的低音說道。

「瞧見了嗎，啊？」索里柯夫斯基驚異而憤慨地對庫列蕭夫說道。『蘇維埃政權給他們這樣的教育！』

小孩子聽到席姆奴霍夫這幾句話時就駭懼地望了望他，蹣跚起身子，彷彿他覺得冷一般。

「你不難為情嗎？你應當可憐這個小孩子，他是替你受苦啊，」庫列蕭夫帶着輕聲的譴責說道。『你瞧，那邊放着的是什麼？』

萬尼亞回過頭來望了望庫列蕭夫的目光所指的地方。在牆邊放着一袋打開的禮物，其中一部份已經散落在地板上。

『我不知道這同我有什麼關係。這個小孩子我是第一次看見，』變得愈來愈鎮靜的萬尼亞說道。

勃柳克納隊長——蘇爾卡·雷朋德把他們所說的一切都譯給他聽——顯然討厭這一套，他瞥了一下雷朋德，咕嚕了幾句什麼。庫列蕭夫恭敬地閉口了。索里柯夫斯基挺直了身子，雙手垂到褲縫上。

「隊長先生要你講出，你襲擊汽車襲擊了多少次，什麼目的，誰是同謀者，此外還做了些什麼事，——一切，一切都講出來……」蘇爾卡·雷朋德並不正面望着萬尼亞，冷冷地說道。

「我怎麼能夠襲擊汽車，我連自己都看不見，這你不是知道的嗎！」萬尼亞說。

「請你回答隊長先生……」

但是隊長先生顯然已經明白一切，他用手指做了一個手勢，說道：

「去見芬龐！」

一剎間，一切都改變了，索里柯夫斯基用他的大手抓住了萬尼亞的領口，狠狠地搖撼着他，把他拖進了接應室，把臉轉向自己，使勁用鞭子一橫一豎地抽他的臉。萬尼亞的臉上出現了紫痕。有一下是抽到了左眼角，眼睛立即腫起來。那個帶領他的警察抓住他的領口，他和索里柯夫斯基一起推着萬尼亞，用膝蓋踢撞着，把他拖到走廊上。

在他被推進去的屋子裏，坐着芬龐分隊長和兩個SS隊的兵士；他們臉色困憊地坐着，抽着煙。

「如果你這個惡棍，不馬上供出你的……」索里柯夫斯基用他的指甲像鐵一般堅硬的大手抓住萬尼亞的臉孔，用可怕的嗚嗚的聲音說道。

兵士們抽完了煙，用腳踏熄了煙蒂，以幾個不慌不忙的熟練動作擯去了萬尼亞的大衣和全部衣服，赤裸裸的把他拋在一個血污的板床上。

芬龐也是這樣不慌不忙地用一只長着淺色毫毛的紅紅的手在桌上挑選了兩根電綫絞成的繩子，一根遞給索里柯夫斯基，另一根自己拿着，把它在空中試着揮舞了一下。接着他們倆就輪換着在萬尼亞的赤裸的身體上鞭打起來，把繩子向自己一面抽拉着。兵士們執着萬尼亞的腳和頭。在最初幾下抽擊之下，血就湧現在他的身體上。

他們一開始鞭打他，萬尼亞就起誓，絕不再開口回答問題，並且絕不發出一聲呻吟。

這樣，他在被打的時候就一直不作聲。間或停止打他，那時索里柯夫斯基就問道：

「清醒了嗎？」

萬尼亞默默地躺着，並不抬起臉孔，於是又開始打他。

在他以前不到半小時，莫希柯夫也在這張板床上挨過打。像萬尼亞一樣，莫希柯夫也否認了他曾參加偷竊禮物。

遠遠住在郊外的史達霍維奇比他們遲一些被捕。

史達霍維奇，像他一代所有的年青人一樣，——他們生活中的主要推動彈簧乃是自尊心，——可以或多或少地堅韌，甚至可以在人家，特別是他所接近的或是具有精神重量的人的眼中完成歇斯底里地英勇的行動。但是在獨自碰到危險或是困難時他却是一個懦夫。

他在遭捕的那一刻，就已經喪了胆。但是他有一種聰明，它剎時闢找到了數十個數百個道義上的辯白，想減輕自己的清狀。

在和小孩子對證的時候，史達霍維奇馬上明白了新年禮物是他和他的不可能不被捕的同伴的唯一的罪證。把這一切變成一樁刑事，坦白地承認這是他們三個人做的，哭訴可怕的貧困和飢餓，保證用正直的勞動贖回一切，——這一念頭利時來到他的腦海。他懷着這樣的真心對勃柳克納隊長和另外幾個人說了這一切，以致他們馬上明白他們是在對付怎樣的人。他們就在辦公室裏打他，要他供出其他的同黨：他們三個人晚上是在俱樂部裏，怎麼能夠搬下汽車上的禮物！

算他運氣好，勃柳克納隊長和巴爾德副隊長午餐的時間到了。他們讓史達霍維奇一直安靜到傍晚以前。

晚上，他們很親切地對待他，並且說，如果他講出誰偷竊禮物，那麼馬上就開釋他。他重又說這是他們三人做的。那時他就被交給了芬龐手中，被磨折到供出邱列寧的姓氏為止。關於其餘的人，他說在暗中沒有認清他們。

可憐的他不知道供出了邱列寧之後，他已經把自己送入了更可怕的磨難的深淵，因為他落入其手中的那些人知道他們應該在他表現脆弱的時刻徹底摧毀他的意志。

他被用刑，被澆水，又被用刑。在快要天亮的時候，他已經喪失了人的狀貌，開始哀求起來：他不應受這樣的磨難，他不過是一個執行人罷了，有另外一批發號施令的人，讓他們來負責吧！於是他供出了「青年近衛軍」總部和它的聯絡員。

他沒有講出的祇有一個鄔麗亞娜·葛洛摩娃，——不曉得爲了什麼。在極短促的剎那間他在身前看見了她的美麗的烏黑的眼睛，所以沒有講出她。

一月四日，李亞德斯卡雅被從克拉斯諾頓村傳到憲兵隊，叫她和維麗柯娃對證。各人認爲對方是自己的厄運的罪人，她們當着沉着的巴爾德和頗爲自得的庫列蕭夫的眼，像市場上的女販子般開始咒罵起來，互相暴罵對方：

「對不起，你還是一個先鋒隊指導者！……」李亞德斯卡雅高叫着，她的高顴骨的臉漲得這樣紅，竟至雀斑都看不見了。

「噢，你，全畢爾伏馬伊卡都記得，誰跟着小組到國防·化學·航空協會去的！」維麗柯娃握緊拳頭叫罵着，簡直要用尖髮辮去刺戮可憎

的人了。

她們差點兒打起架來。她們被分隔開來，在逮捕的名義下關了一晝夜。後來她們又被分別喚到副隊長巴爾德那裏。先是抓住維麗柯娃的手，後來同樣的抓住李亞德斯卡雅的手，庫列蕭夫對每人都輕聲說了同樣的話：

『你還可以把自己做成一個天使！你說，誰是組織裏的！』

於是維麗柯娃，後來是李亞德斯卡雅，滿面流淚，並且罰誓她們不僅不會加入組織，而且畢生都是痛恨布爾雪維克的，正像布爾雪維克痛恨她們一樣，同時供出了留在畢爾伏馬伊卡和克拉斯諾頓村的所有的共青團員和所有顯著的少年。她們很熟悉她們的同學和住所裏的同伴，她們知道誰擔任着社會工作，誰有怎樣的情緒，每人都供出二三十個足夠準確地確定一羣和『青年近衛軍』有關的青年的身份的姓。

巴爾德副隊長，兇猛地轉動着眼睛，對她們中間的每一個說，他不相信她和組織無關，他要使她和她所供出的罪犯一起受可怕的刑罰。但是他可憐她 有一條出路……

維麗柯娃和李亞德斯卡雅同時被釋出獄，各人都不知道，但認為另一個也不是乾乾淨淨的出來的。她們被賦予每月二十三馬克的薪水。她們互相伸出木頭般的手，彷彿她們之間沒有發生過什麼似的。

『我們便宜於出來了，』維麗柯娃說。『請來玩。』

『不錯，很便宜，我會來的，』李亞德斯卡雅說。

於是她們分手了。

席姆奴索夫和他的俱樂部同伴被捕後最初幾天，鄒麗亞沒有在家裏宿夜。

在逮捕中有一種奇怪的規律性，每一次逮捕都是立即停在畢爾伏馬伊卡的著名人物身上。先是逮捕了那些離了城的總部委員的父母。後來是逮捕了阿魯秋仰茨、薩方諾夫和列伐蕭夫，就是說那些接近總部、也已離城的少年的父母。

一月四日，伏洛佳·奧西摩異在自己的機械工場裏工作時被捕。

爲了伏洛佳而拒絕和阿魯秋仰茨一起走的『雷響』托里亞從葉李莎維達·阿列克賽葉芙娜口中得知這個消息。

「你在做什麼啊？你在毀滅自己啊！立刻走吧！……」葉季莎維達
• 阿列克賽葉芙娜迸裂了母性的絕望，高叫道。

「我不去，」托里亞輕聲說。「我幹嗎要走？」他把帽子一揮。
不，他什麼地方都不能去，如果伏洛佳關在監獄裏。

在同一天，托西亞•馬希慶柯和還有幾個「青年近衛軍」的普通會
員被捕。

沒有一個自由的人能夠推測，這些新的逮捕，它們的漲潮和退潮是
懸於史達霍維奇的可怕的盲目的招承。在他供出什麼人之後，就給他休
息。又開始磨折，於是他又供出什麼人。

但是這些逮捕，像奧列格所豫言的一樣，不會觸及畢爾伏馬伊卡和
克拉斯諾頓村。鄔麗亞回到了家裏。

她在女伴家裏度過這麼多天之後在自己的床上醒來，鄔麗亞由於
內心需要使自己脫離艱重的思念，就狂熱地從事家務，擦地板，關照用
早餐。母親因為女兒在家而神采煥發，甚至起身來到桌子旁。父親陰沉
寡言。在鄔麗亞不在家歇夜，僅在白天來一兩個鐘頭看看親人或是拿取
什麼東西的幾天中，馬特維•馬克西莫維奇和瑪特廖娜•薩維里葉芙娜
祇談論城裏的逮捕，避免互相正面對望。

鄔麗亞試着閒談旁的事情，母親尷尬地支持她，但這聽起來是這樣
的虛偽，以致她們倆都緘了口。鄔麗亞甚至不記得，她什麼時候洗淨了
和擦乾了碗盞以及收拾了櫃子。

父親因為家務出去了。

鄔麗亞站在窗口，背向着母親，穿着她這樣歡喜的普通的帶有白點
子的暗藍色便服。她的重甸甸的，波浪形的髮辮從背上垂到結實的，富
有彈性的腰肢；射進冰已融掉的玻璃窗的明淨的太陽光透過了鬢角捲起
的不平服的頭髮。

鄔麗亞站着，望着窗外的草原，唱着。她從德國人來了之後不會唱
過。母親半躺在床上補綴着什麼東西。她驚訝地聽到女兒在歌唱，她甚
至放下了補綴物。女兒唱着母親完全不熟悉的什麼東西，用自由的胸音
唱着：

……你服務了不久，但却誠實
爲了祖國土地的光榮……



鄔麗亞在家遭捕
(第四十八章的插圖)

- 瑪特廖娜·薩維里葉芙娜甚至從來不曾聽見過這種句子。女兒的歌聲中有一種沉重的，感傷的成份。

……聳立起嚴峻的復仇者，
他會比我們更強大……

鄔麗亞中斷了歌聲，仍舊這樣的站着，望着窗外的草原。

「你這唱的是什麼？」母親問。

「是一些記得的歌詞，」鄔麗亞並不轉過身來說。

這時門開了，鄔麗亞的大姊喘息着奔進房來。她比鄔麗亞要胖，面頰緋紅，神色清朗，像父親，但是現在她臉色蒼白。

「憲兵到了卜波夫家！」她氣呼呼地低聲說，彷彿在卜波夫家那邊也可能聽到她似的。

鄔麗亞轉過身來。

「瞧！還是避他們一下，」鄔麗亞面色不變，聲音鎮定地說，一面走到門口，不慌不忙地穿上大衣，披上頭巾。但這時她已經聽到沉重的皮鞋在台階上的閤閤聲，就略微仰向遮着冬衣的花帷幕，轉過臉來向着門。

這樣，母親就一輩子記住她，在這顯露出這臉孔的側面的花帷幕的背景上，鼻翼抖動着，長長的，半垂的睫毛彷彿在企圖熄滅從她眼睛裏射出來的火光，戴着的白頭巾還沒有紮好，垂在她的雙肩上。

上房裏進來了警察局長索里柯夫斯基和芬龐分隊長，伴着一個持槍的兵士。

「她真是一個美人！」索里柯夫斯基說。「來不及了嗎？哎喲喲……」他環視了一下她的穿着大衣披着這一垂下的頭巾的苗條的身形。

「親愛的！我親愛的！」母親試圖從床上抬起身來，嚎叫起來。鄔麗亞突然憤憤地瞥了她一眼，於母親就中止了，默不開口了。她的下頰顫抖着。

開始了搜查。父親向門口奔來，但是兵士不讓他進來。

這時搜查也在阿那托里家裏進行。搜查是軍列蕭夫主持的。

阿那托里站在房間中央，大衣敞開，不戴帽子，一個德國兵從後面執住他的手。一個警察衝向達伊茜雅·普洛柯非葉芙娜，叫嚷着：

「拿一根繩子來，在對你說話！」

達伊茜雅·普洛柯菲葉芙娜，身材高大，氣得滿面通紅，嚷着：

「你昏了嗎，——要我給你一根繩子去捆綁我親生的兒子嗎？……你們這些惡棍，確確實實的惡棍！」

「給他一根繩子吧，媽媽，讓他別嚎叫，」阿那托里扇動着鼻子說道，「他們祇有六個人，他們怎麼帶走一個沒有綁住的人？……」

達伊茜雅·普洛柯菲葉芙娜哭了起來，到鬥室裏去了一次，接着把一根繩子擲到兒子的腳跟。

鄔麗亞被關入那間大牢房，裏面住着瑪麗娜和她的兒子，瑪麗雅·安德列葉芙娜·鮑爾茨，菲妮亞——邱列寧的姊姊，青年近衛軍中間則有史達霍維奇五人小組裏的安妮亞·索波娃（Аня Сопова），一個白白、虛腫、高胸的姑娘，她已經被打得這樣厲害，幾乎不能躺下。牢房裏的旁人都被清除出去，在一天之中它已經住滿了畢爾伏馬伊卡的姑娘。其中有瑪雅·畢格里望諾娃，莎霞·龐達廖娃，蘇拉·杜勃洛維娜，伊凡妮馨娜姊妹——李麗亞，東妮亞等等……

沒有鋪板，沒有吊床，姑娘們和婦人們就睡在地板上。牢房擠得這樣滿，以致開始融冰，天花板上一直滴水來。

鄰近的，也是很大的一間牢房，從各方面來看，是劃給男孩子們用的。一直在把被捕者領到那邊去。鄔麗亞開始敲板壁：「誰在那邊？」那邊回答道：「誰在問？」鄔麗亞道出了自己的名字。回答她的是阿那托里。在隔壁的牢房裏坐着大多數的畢爾伏馬伊卡的男孩子：維克多·彼得洛夫，鮑里亞·葛洛望，拉高靜，席尼亞·謝畢列夫，莎霞·龐達廖娃的哥哥——華西亞，他們是一起被捕的。如果事情是這樣，那麼姑娘們總算覺得比較溫暖了，因為畢爾伏馬伊卡的男孩子就關在旁邊。

「我很怕用刑，」臉上帶着稚氣的大綫條、長着兩條長腿的東妮亞·伊凡妮馨娜坦白地自承道。「我，當然到死也什麼都不說的，不過我總害怕……」

「不必怕的：我們的人很近，也許我們還可以組織一個越獄！」莎霞·龐達廖娃說。

「姑娘們，你們完全不懂辯證法……」瑪雅開始說話了，大家的心裏無論怎樣沉重，仍舊突然大笑起來：難以想像，可以在監獄裏說出這

樣的話。「當然！對於任何一種痛苦都可以忍受的！」並不惘失的瑪雅說道。

到傍晚的時候，監獄裏變得靜些了。牢房的天花板下點着一盞罩有鐵絲網的發藍的電燈，牢房的四角落在昏闇中。有時傳來一聲遼遠的德文的喊叫，接着就有人奔過牢房。有時，幾對腳步聲閣閣着走過走廊，聽得到槍的碰撞聲。有一次他們大家都驚跳起來，因為傳來一聲可怕的野性的呼喊，——一個男子在喊叫，由於這個緣故特別覺得可怕。

鄔麗亞敲了一陣板壁，向着男孩子問道：

「這不是出自你們的牢房嗎？」

那邊回答道：

「不是。」

但是當隔壁牢房裏有人帶出去的時候，姑娘們自己聽到了。那時馬上就響起了敲壁聲：

「鄔麗亞……鄔麗亞……」

她應了一聲。

「我是維克多……托里亞給帶去了……」

鄔麗亞驀地清晰地在前身看見了阿那托里的臉孔，他的總是嚴峻的，具有突然射出光華，彷彿是獸出什麼的一種特性的眼睛，她想像到他即將遭遇的事情，就震抖了一下。但這時鑰匙在鎖上響了一下，她們的牢房的門開了，一個快樂的聲音叫道：

「葛洛摩娃！……」

這就是留在她記憶中的事情……。她在索里柯夫斯基的接應室裏站了好一會。在辦公室裏有人在挨打。接應室的沙發上坐着淡黃色的亞麻似的頭髮成渦形的索里柯夫斯基的妻子，她手裏拿着一只包裹，欠伸着等待丈夫，旁邊則坐着一個姑娘，也長着這樣亞麻似的頭髮，睡眼惺忪，吃着一隻蘋果餡的蛋糕。門開了，辦公室裏帶出了臉孔腫得認不出的葛尼亞·席姆奴霍夫。他險些兒撞着了鄔麗亞，她也險些兒叫起來。

接着她便和索里柯夫斯基一起站在勃柳克納隊長的面前，那一個，大概已經不是第一次，完全冷漠地問了她一個問題。蘇爾卡·雷朋德——戰前她在俱樂部裏會同他跳過舞，而且他曾企圖追求她——現在裝出一付完全不認得她的樣子，把這問題翻譯給她聽。但是她並不聽清他

對她說的話，因為她還在自由的時候，就準備好她被捕之後要說的話。於是她就臉上帶着冷冷的表情說出這句話：

「我不會回答問題，因為我不承認你們有權審問我。你們要的是犧牲，我預備做犧牲之一。隨你們怎樣對付我吧，但是你們再也聽不到我的話了……」

勃柳克納隊長，大概這幾天來已經好多次聽到同類的句子，所以並不生氣，祇用手指做了一個動作，說道：

「到芬龐那裏去！……」

可怕的並不是受刑的痛苦，——她能夠忍受任何痛苦，她甚至不記得怎樣打她的，——可怕的是那個時候：他們衝過來剝她的衣服，而她為了解脫他們的手，不得不在他們面前自行脫掉衣服……

當她被帶回牢房的時候，迎着她抬過了阿那托里·卜波夫，淺色頭髮的頭倒仰着，雙手直垂到地板，血從他的嘴角一縷一縷流出來。

鄔麗亞仍舊記得在走進牢房的時候應當控制住自己，也許，這一點她是做到了。她走進牢房，那個陪她的警察叫道：

「伊凡妮馨娜·安東妮娜！……」

鄔麗亞在門口遇到了用那對溫柔的，充滿恐怖的眼睛瞪了她一下的東妮亞，門在鄔麗亞身後關上了。但這時整個監獄響起了裂帛似的兒童的叫聲，並不是東妮亞的，而是一個小姑娘的，

「他們抓去了我幼女！」瑪麗雅·安德列葉芙娜大叫着。她像一隻雌老虎般衝到門口，在門上亂敲亂撞，一面叫着：「劉霞！……他們抓去了你；這麼小！你們放了她吧！放了她吧……」

瑪麗娜的小兒子醒來了，哭了起來。

第四十九章

這幾天，人家看見劉勃卡在伏羅希洛夫格勒，在卡緬斯克，在羅文基，有一次她甚至到了米列洛伏。她在敵人軍官中間的相識圈子劇烈地擴大了。她的袋袋塞滿了送給她的餅乾、糖、巧克力，她誠實地把它們請第一個碰到的人吃。

她懷着捨身的勇毅和無憂無慮的心情在深淵的邊緣上轉動，面露重

稚的笑容，眯起的藍色的眼睛有時顯出了峻厲的神色。

在這次到伏羅希洛夫格勒旅行時，奧列格請她再親自同伊凡·費奧陀洛維奇聯絡一下，使那一個知道「青年近衛軍」準備在任何時候手執武器出去作戰，使預先考慮到在決定的時日，當戰綫接近頓巴斯的時候，同州中心如何聯系。但是伊凡·費奧陀洛維奇已經不在伏羅希洛夫格勒了。那個與劉勃卡聯絡的人告訴她，德國人在城裏兇得厲害，伊凡·費奧陀洛維奇到鄉下去了。

這人自己也幾乎每天更換住所。他不洗臉，不修面，眼睛因為失眠而火紅，但是對於前綫的消息非常興奮。他需要德國人的近處補充和供應以及個別部隊的消息，——整整一大堆的消息。

劉勃卡又得同軍需上校聯絡，有一個時候，她覺得她很難脫身。以這個臉孔死氣沉沉，下唇垂下的上校為首的整個軍需局要離開伏羅希洛夫格勒，懷着前所未聞的匆忙離開。因此，這個愈喝酒就愈變得呆定定的上校本人，以及別的軍官的臉上都有一種絕望的表情。

劉勃卡的脫身出來祇因為他們人太多了。他們互相擾亂，爭論不休，她終於仍舊到了住着那個好像蘑菇的小姑娘的屋子裏。劉勃卡甚至隨身帶去一罐美味的果醬，那是還抱着某種希望的少尉送給她的。

劉勃卡脫掉衣服，躺到床上，在冰冷的，天花板很高的，沒有生火爐的房間裏。這時響起了可怕的敲門聲。劉勃卡抬起了頭。鄰室裏的那個「蘑菇」和她的媽媽也醒了。門敲得這樣，彷彿要拆掉它一般。劉勃卡急急從被裏跳出來，——因為冷，她穿着緊身衣，套着襪子，——把腳塞進鞋子，鑽進了衣服。房間裏漆黑一團。房東太太駭懼地在門斗裏詢問這是誰，粗野的聲音回答她，——這是德國人。劉勃卡以為這是喝醉酒的軍官來找她，大為手足失措起來。

她還沒有來得及想像她會遭到怎樣的待遇，她的房間裏已經進來了三個人，蹬着重重的，後跟很厚的皮鞋，其中一個用手電筒照了照劉勃卡。

「Licht! ⊖」有一個人的聲音叫起來，劉勃卡聽出了是少尉。

是的，這是他和兩個憲兵。少尉在把那盞房東太太從門後遞給他的夜明燈高舉過頭，端詳着劉勃卡的時候，他的臉都恨得歪斜了。他把夜

⊖ 燈。

明燈交給了一個憲兵，用全力打了一下劉勃卡的臉。接着他用張開的手指翻了一下放在床頭椅子上的化粧品，彷彿找什麼似的。放在手巾下面的口琴落到了地上，少尉恨恨地踩了它一脚，並且用鞋後跟踏了一下。

憲兵們在整座屋子裏進行搜查，少尉却走了，於是劉勃卡明白，這並不是他帶來憲兵，而是他們通過他找到劉勃卡的：什麼地方給發現了什麼東西，但是什麼呢——這，她就不能知道了。

房東太太和藝姑似的小姑娘穿好了衣服，但仍冷得蹙縮起來，觀望着搜查。準確些說，太太是在觀望，而「藝姑」則帶着熱烈的興趣和好奇心目不轉睛地望着劉勃卡。在最後一刻，劉勃卡突然狠命地把「藝姑」摟向自己，在她的面頰上吻了一陣。

劉勃卡被帶到了伏羅希洛夫格勒的憲兵隊裏。一個官員審閱了她的文件，並且藉翻譯之助究問她是不是真的劉波芙·謝夫卓娃和她是住在那一個城市裏的。在偵訊的時候，角落裏坐着一個青年，劉勃卡辨不清他的臉孔。那青年一直座擊掌。他們拿去了劉勃卡內藏着衣服和各種物件的箱子，沒有拿的祇有各種零星物件，一聽菓醬和一块很大的花手巾，這是她有時用來裹紮頭頸的，而現在是請求還給她包紮留給她的一切的。

這樣，她就穿着留在她身上的彩色斑斕的縐紗衣服，拿着這只包着各種零碎化粧品和一聽菓醬的包裹來到畢爾伏馬伊卡人的牢房——在進行訊問的白天。

警察打開牢房的門，把她推進去，說道：

「請招待伏羅希洛夫格勒的女演員！」

冷得面頰發紅的劉勃卡用謎起的、閃閃發光的眼睛張望了一下誰在牢房裏，看見了鄔麗亞，抱着小孩子的瑪麗娜，莎霞·龐達廖娃等等所有自己的女伴。她的手——其中一只捏着包裹——垂下來了，緋紅離開了臉，它變得紙白了。

到劉勃卡被送到克拉斯諾頓的監獄裏的時候，監獄已經充滿了青年近衛軍和他們的親屬與同學，達到這種程度，以致帶着小孩子的人都住到走廊裏，並且還得在這裏容納下整批克拉斯諾頓村人。

城裏不斷進行着新而又新的逮捕，仍舊是視史達霍維奇的盲目發作而定。被搞到一匹飽受磨難的動物的情狀，他出賣了自己的同伴，而替

自己買得了休息，只是每一次新的出賣却註定了他的新而又新的受刑。一會兒他記起同柯伐廖夫和畢洛淑克的全部故事。一會兒記起邱列寧有一位友人，他甚至不知道他的姓，但却知道他的相貌，並且記得那一個是住在「上海」的。

突然史達霍維奇想起奧西摩與有一個朋友托里亞·奧爾洛夫。不多幾時，苦惱萬分的伏洛佳和剛勇的「雷響」已經相對站在巴爾德副隊長的辦公室裏了。

「不，我第一次看見他，」托里亞輕輕地說。

「不，我絕不認識他，」伏洛佳說。

史達霍維奇記起席姆奴霍夫有一個熱愛的姑娘住在下亞力山德洛夫卡。於是過了幾天，在勃柳克納隊長面前就站着那個已經不像本人的席姆奴霍夫和斜眼的克拉華。她說得幾乎聽不出：

「不……。從前一起念過書的。可是戰爭一開始就不會看見過他。我是住在鄉下的……」

席姆奴霍夫默不作聲。

克拉斯諾頓村的全部人員被關在本地的村監獄裏。供出了這一羣人的李亞德斯卡雅不能知道他們中間誰在組織中起什麼作用，但是李達·安德洛索娃的日記却落到了警察的手中，在每一段日記中都提起她愛戀着的柯里亞·蘇姆斯柯亦，——這是無害的日記，但是其中却發現了兩條犯罪的記錄：

「十二月二十日夜裏十一點鐘，爸爸公畢回家，叫我到街上去聽砲轟。我和媽媽在五分鐘內聽到了兩響砲轟。多麼的高興，同時又多麼的不安……」

「十二月二十三，二十四日。星期三，星期四。一直有羅馬尼亞人在開過去。數不勝數。二十四日，兩個羅馬尼亞兵拿去了我們所有的饅頭。到傍晚的時候所有的人都走了。夜裏我們的飛機來轟炸，並且拋下傳單……」

李達·安德洛索娃，那個下巴尖尖、很像一只狐狸的美麗姑娘，被用步槍上取下的皮帶鞭打着：要她講出蘇姆斯柯亦在組織裏的舌動。李達·安德洛索娃高聲數着打的記數，但是拒絕講什麼話。

甚至對劊子手們說來，他們獸性的活動中也存在着可能的界限。被

捕的青年近衛軍中間沒有一個人承認自己屬於這個組織，並且不供出同伴。差不多有一百個幾乎是孩子的青年男女的這一史無前例的堅忍不拔精神漸漸地在無辜被捕者，在親屬和友人中間把他們顯現出來。爲了減輕自己的地位，德國人開始逐漸放出所有偶然進來的人和那些被抓來作人質的親屬。柯歇伏亦、邱列寧、阿魯秋仰茨等人的親屬就是這樣被放出來的。瑪麗雅·安德列葉芙娜也釋放出來了。小劉霞比她早一天放出來，所以瑪麗雅祇有在家裏才能含淚檢驗出母性的聽覺並沒有欺騙她，幼女曾經坐過牢。

被捕者的親屬從早到夜擠在獄舍旁邊，抓住進出的警察和德國兵的手，請求帶信或是轉交什麼。他們被趕散，但重又聚攏來，人數因爲過路的人和祇是好奇的人而越發增大。由於板壁的緣故，有時聽得到被鞭打者的哭泣，爲了遮沒哭泣聲，監獄裏從早就開起留聲機。城像患冷熱病般戰抖着：沒有一個人不會在這幾天到過獄舍附近。勃柳克納隊長不得不發令接受交給被拘禁者的物件。

年青人在最野蠻的德國佔領者的監獄條件下的生活無論多麼的違背自然，他們在它裏面仍舊已經住了近兩個星期，他們中間漸漸形成了自己的特別的牢獄生活，雖然有着對年青人的肉體與精神的兇暴虐待，但也有着愛和友誼的一切人類關係，甚至有着娛樂的習慣。

「姑娘們，你們要菓醬嗎？」劉勃卡坐到牢房中央的地板上，一面說一面解開他的包裹。「蠢東西！把我的口琴都壓壞了！沒有口琴叫我在這裏做些什麼呢？……」

「等一等，他們會在你背上做戲，會打去你對口琴的嗜好的！」蘇拉·杜勃·維那憤憤地說。

「你這樣算是知道劉勃卡！你以爲他們打我的時候我會哭泣或是不作一聲嗎？我要叫罵。像這樣：「啊——啊——啊！……傻瓜！你們爲什麼打劉勃卡？」」她大叫起來。

姑娘們都笑起來。

「那也確實的，姑娘們，我們抱怨什麼呢？誰比較輕快些？我們的親屬還要難受。他們，可憐的人，甚至不知道我們發生了什麼事情。而且他們還得忍耐！……」李麗亞·伊凡妮馨娜說。

圓臉、淺髮，她大概已經習慣於集中營裏的許多事情，所以她什麼

都不抱怨，看護着大家，成爲整間牢房的慈善之神。

晚上劉勃卡被喚到勃柳克納隊長那裏去審問。這是一次不同尋常的審問：憲兵隊和警察局的所有長官都在場。劉勃卡沒有挨打，對她甚至暗暗地帶着和氣。絕對控制住自己的和不知道他們曉得一些什麼的劉勃卡按照他同德國人交際的習慣，賣弄着風姿，嘻嘻哈哈，表示完全不懼他們要問她的事情。他們暗示她，如果她供出發報機，並且同時供出密碼，那麼對她說起來，就會很好了。

這祇是他們一方面的猜測，他們沒有直接的罪證，但是他們並不懷疑事實上正是這樣的。爲了猜測她在各城市來來往往和同德國人接近的性質，祇要打聽劉勃卡的是否屬於組織就夠了。德國的反間諜握有州裏有幾架祕密發報機在工作的情報。而那個在伏羅希洛夫格勒憲兵隊審問劉勃卡時在場的青年是她的同班生鮑爾卡·杜賓斯基小組裏的一個青年，他證實了劉勃卡會讀過這些祕密的課程。

他們叫劉勃卡考慮考慮，她還是承認的好，接着放她回轉牢房。

母親送給她一滿袋食品。劉勃卡用雙足壓住袋袋，從那邊一會兒取出砂糖，一會兒取出雞蛋，搖擺着頭，哼唱着：

劉巴，劉布希卡，親愛的劉布希卡，
我無力喂養你……

她對那個轉交食品的警察說道：

「請轉告媽媽，劉勃卡活着，並且很健康，她要多給點菜湯！」她轉過身來向着姑娘們叫道：「丫頭們，來啊！……」

最後她仍舊落入了芬廬的手中，他把她打得非常厲害。她守住了自己的諾言：她咒罵得這樣，以致不僅是監獄裏，即是整塊空地上也聽得見：

「蠢東西！……禿頭傻子！……狗掌！……」這還是她用來獎勵芬廬的那些字眼中，最輕快的。

最後一次，當芬廬在勃柳克納隊長和索里柯夫斯基的參加下用絞成的電綫打她的時候，劉勃卡無論怎樣咬着嘴唇，也熬不住眼淚了。她回轉牢房，默默地俯臥下去，把頭放在手上，使人看不見她的臉。

鄔麗亞穿着家裏帶來給她的並且很配她的黑眼睛和頭髮的淺色絨絨

衣，坐在牢房的角落裏，神祕地閃爍着眼睛，對擠集在她周圍的姑娘們講述着『馬格達林娜女神殿的祕密』。現在她每天對他們講述一點連續性的出色的故事：她們已經聽完了『馬虹』，『冰屋』，『馬爾戈女皇』。

爲了使牢房通風，通走廊的門是開着的。俄羅斯警察中間的一個，坐在門對面的矮凳上，也在聽『神殿的祕密』。

劉勃卡略微休息了一會，坐了起來，不注意地傾聽着鄒麗亞的故事，看見了已經好幾天躺着不能起來的瑪雅·畢格里望諾娃，——維麗柯娃供出瑪雅曾經做過學校裏共青團小組的書記，所以現在她被用刑得比別人要厲害，——劉勃卡看見了瑪雅，難以壓服的復仇之感在她心中騷動起來，找尋着出路。

『莎霞……莎霞……』她輕聲喊了一聲那個坐在一羣圍着鄒麗亞的人中間的龐達塵娃。『我們的男孩子怎麼靜下來了……』

『是的……』

『他們不要都是垂頭喪氣的吧？』

『你可知道，他們無論如何要多受些刑，』莎霞說，接着嘆了口氣。

在那個動作和聲音都很陡急而且像小孩子般的莎霞·龐達塵娃身上，祇有在監獄裏才突然展開了一些溫柔的少女的特性，她彷彿爲它們而覺得難爲情，因爲它們出現得這樣遲。

『讓我們小小搗他們一下蛋，』劉勃卡興奮地說。『我們現在來把他們畫一張漫畫。』

劉勃卡很快地在床頭拿了一張紙和一枝小鉛筆，——一頭藍一頭紅的鉛筆，——於是她們倆，劉勃卡和莎霞，就臉挨着臉俯臥下去，開始低聲擬定漫畫的內容。接着，互相嘲笑着和搶奪着鉛筆，描畫出一個瘦瘦的，筋疲力盡的青年，大鼻子這樣的把他的頭拉向下面，以致全身都弓曲起來，把鼻子觸到了地。她們把青年畫成藍色，他的臉孔仍作白色，而鼻子則塗成紅色，並且在下面題了兩句話：

噢，你們這批年青人，爲什麼不高興，
爲什麼垂頭喪氣？

耶麗亞故事講完了。姑娘們站起身來，欠伸一下，散到自己的角落裏，有一些人回到劉勃卡和莎霞那裏。漫畫在大家的手上傳遞着，姑娘們哄笑着：

「瞧，天才用到什麼地方去了！」

「可是怎麼傳過去呢？」

劉勃卡拿了這張紙，走到門口。

「達維陀夫！」她挑釁地對警察說道。「把孩子們의肖像交給他們。」

「你們那裏來的鉛筆和紙？真的，我要告訴長官，讓他來一個搜查！」警察陰鬱地說。

在走廊上走過的蘇爾卡·雷朋德看見劉勃卡在門口。

「怎麼樣，劉巴？過幾天我們到伏羅希洛夫格勒去好嗎？」他和她開着玩笑說道。

「我不和你去……。不，如果你把這交給孩子們，我就去，我們替他們畫了像！……」

雷朋德望了望漫畫，骨露的臉孔笑了笑，把這張紙塞給了達維陀夫。

「遞過去吧，那沒有什麼的，」他不經意地說，接着繼續在走廊上走去。

知道雷朋德同最高長官的接近，並且像所有的警察那樣向他取媚的達維陀夫默默地略微打開男孩子們的牢房的門，把這張紙擲了進去。從那邊響起了友誼的笑聲。過了一會有人敲起板壁來：

「這是你們的想像，姑娘們。我們屋子裏的居民過得很好……。我是華西亞·龐達廖夫。向妹妹問好……」

莎霞在床頭取了一只母親用來裝牛奶給她的玻璃瓶，跑到板壁跟前，敲了一通：

「華西亞，聽見我嗎？」

接着她把瓶底貼着板壁，用嘴唇靠近瓶口，唱起哥哥心愛的歌——「蘇里柯」。

但是她才開始唱，這首歌的所有的字眼就使人這樣的憶起了過去，以致莎霞的聲音中斷了。李麗亞走到她跟前，望着她的手，用和愛的，

鎮靜的聲音說道：

「唉，不要這樣……喂，安靜下來……」

「我自己也恨這些鹽水流下來，」莎霞神經質地笑着說道。

「史達霍維奇！」走廊上響起了索里柯夫斯基的沙啞的聲音。

「開始了……」鄔麗亞說。

警察砰上了門，上了鎖。

「還是不要聽的好，」李麗亞說。「鄔列奇卡，你知道我們心愛的時，讀一讀「魔鬼」吧，像那個時候一樣，他記得嗎？」

……人算是什麼呢？——他們的生活和勞動是什麼呢？

鄔麗亞舉起手，開始唸道：

他們從前逝去，將來也要逝去……

有着希望——公正的法庭等待着：

它可能寬恕，雖然要責備一番！

我的悲哀是不間斷的，

像我一樣，它不會有盡頭；

在墳墓裏它也決不瞌睡！

它一會兒像蛇一樣迷惑着，

一會兒又像火一樣灼燒着和輓動着，

一會兒像石頭一樣壓着我的思想——

破滅的希望和慾望的

堅不可毀的陵墓！……

啊，這幾行詩在姑娘們心中抖動得多厲害啊，彷彿對他們說：「這是關於你們，關於你們的還沒有產生的慾望和破滅的希望！」

鄔麗亞也讀了天使帶去達馬拉有罪的靈魂的那幾行。東妮亞·伊凡妮婭娜說道：

「你們瞧！天使終究把她救了出來。這多好啊？……」

「不！」鄔麗亞眼睛裏還帶着她唸詩時所有的那一急烈的神色說道。「不！……我真想同魔鬼一起飛去……。你們想一想，他是起來反抗上帝的！」

「怎麼樣！我們的民族是誰也摧毀不了的！」劉勃卡突然眼睛裏帶着熱情的閃光說道。「難道世界上有第二個的民族嗎？誰有這樣美好的

靈魂？誰能夠担負這麼多？……也許，我們要犧牲，我並不怕。是的，我絕不懼怕，』劉勃卡用力地說，他的身體都用力得顫抖起來。『但是我真不願意……我還想同他們這批人算一次賬！再唱唱歌，——在這段時間內，那邊我們的人一定編了許多好聽的歌曲！祇要想一想，在德國人治下過了六個月，像坐在墳墓裏一般：沒有歌，沒有笑，祇有呻吟，血，淚，』劉勃卡用力地說。

『我們馬上就來唱，讓他們所有的都去見鬼吧！』步霞·龐達慶娃高叫起來，接着，把她的纖細的黛黑的手一揮，唱了起來：

沿着峽谷和小丘
師團前進着……

姑娘們從自己的原位站起身來，接腔下去，同時擠集到莎霞的周圍。於是非常和協的歌聲就在監獄裏翻騰起來。姑娘們聽到隔壁牢房裏的男孩子們也參加她們的歌唱。

牢房的門嘩啦啦地開了，警察帶着惡狠狠的，駭懼的臉孔低聲喝道：『你們怎麼了，昏了嗎？閉口！……』

這幾天的光榮不曾緘口過，
而且永遠不會熄滅，
打遊擊的部隊
佔領着城市……

警察砸上了門，跑走了。

過了一會走廊上響過起了沉重的脚步聲。勃柳克納隊長，高高的，繃緊的肚皮低低垂下，黃臉上的眼睛下面現出暗色的袋形，粗大的頸瀝會聚在領口上，他站在門口，他的手裏顫動着冒煙的雪茄：

『Platz nehmen! Ruhe! ⊖……』這幾個字帶着這樣急烈的，震耳的音響從他口中衝出，彷彿他是在用玩具手槍射擊。

……像招人的火光，
斯巴斯克⊖的突擊之夜，
伏洛察耶夫⊖的日子……

⊖ 各就原位！不許作聲！ ⊖，⊖遠東城名，內戰時斯在該二處擊潰白黨。

姑娘們唱着。

憲兵和警察衝進了牢房。隔壁男孩子們的牢房裏開始打架。姑娘們撲倒在牢房牆邊的地板上。

劉勃卡獨自留在中央，把她的那雙小手支着腰，接着用峻烈的眼睛直瞪着身前，像雌紅雀那樣蹬着鞋後跟，直向勃柳克納走去。

「啊！瘋丫頭！」勃柳克納喘息着叫道。他用他的一只大手抓住了劉勃卡，接着，拗轉她的手，把她拉出牢房。

劉勃卡呲出了牙齒，很快地俯下頭，用牙齒咬入了他的這只黃皮膚成格子形的大手。

「Verdammt noch mal!」勃柳克納咆哮起來，用另一只手的拳頭敲打劉勃卡的頭。但是她仍不放開他的手。

兵士們好不容易才把她從他身上拉開，並且藉那個在空中揮搖着手腕的勃柳克納隊長之助，把劉勃卡從走廊上拉走。

兵士們按住她，勃柳克納隊長和芬龐分隊長用電綫在剛乾的痂皮上抽打着。劉勃卡恨恨地咬攏嘴唇，一聲不響。突然她聽到在牢房上面很高的什麼地方興起的摩托聲。她聽出了這聲音，她的心就充滿了勝利感。

「狗爪！啊！……打吧，打吧！瞧，我們的人已經出了警告了！」她大叫起來。

低降下來的飛機的轟響吼叫着衝進牢房。勃柳克納和芬龐停止了拷打。有人急急關掉電燈。兵士們放掉了劉勃卡。

「啊！懦夫！小人！你們的末日到了，退化的東西！啊——啊！……」劉勃卡叫着，已經無力在血污的板床上轉動，祇猛烈地蹬着腳。

爆炸浪的鳴響震撼了監獄的板房。飛機在炸城。

從這一天起，監獄裏青年近衛軍的生活中起了一種變化，就是他們不再隱瞞他們的屬於組織，而進入同他們的磨折者的公開鬥爭。他們對他們粗暴無禮，嘲笑他們，在牢房裏唱革命歌，跳着舞，當牢房裏拖出什麼人去拷問的時候就喧吵起來。

於是他們現在所遭受的磨折成爲了人類意識已經想像不到的，從人類理性和良心的觀點來看是不可思議的磨折。

⊖ 該死的！

第五十章

最熟知戰綫的推移的奧列格把一羣人幾乎是領向北面，預備在賈陀洛夫斯卡雅區越過結凍的北頓聶茨河，來到伊洛聶士——羅斯托夫鐵路上的格魯波卡雅火車站。

他們走了一整夜。對親人和同志的思念不會離開過他們。他們幾乎是一路上都默不作聲地走着。

到了清晨，繞過賈陀洛夫斯卡雅，他們一無阻礙地渡過頓聶茨，沿着在老公路上鋪就的滾得很平的軍工道朝杜波伏亦村走去，一面用眼睛在草原上搜索着可以暖一下身子和吃一下東西的住家。

是無風的天氣，太陽升起了，開始發出暖氣。草原帶着它的峽谷和墳塚閃耀着澄潔的白色。滾平的大路上開始融化，路也露出溝渠的邊緣，發着蒸氣，飄散着泥土的氣息。

在他們走着的大路上，在遠遠地，特別從山崗上望得見的橫的和遠遠的村道上，不時迎着他們走來零零落落的殘餘的德國步兵、砲兵分隊、勤務部隊和軍需部隊，他們都是沒有陷入史大林格勒的大包圍圈，而是在以後的頓河上和莫洛淑夫斯基城下的戰役中被擊潰的。這已經不是羅馬尼亞人。這是德國人在撤退，但已經不像五個半月前乘着千百輛卡車馳騁的那批人了。他們走着，穿着破裂的外套，爲了暖和一些，頭和腳都包着布，臉孔都長着硬毛，黧黑到這種程度，彷彿他們是剛剛從煙囪管裏爬出來一般。

有一天，孩子們在大路上遇到一羣操一條從東西的村道走路的意大利兵，他們大多沒有槍，有一些拿着槍，把它們擺在肩上，像棒一樣，槍膛朝上。一個披着夏季披肩、頭上斜戴着的小帽上部繞繫着童裝馬褲的軍官在他的兵士中間騎着一匹無鞍的騾，差點兒大皮鞋就要耕着地。他，這樣溫暖的南國的居民，鼻下淌着兩條結凍的鼻涕，是這樣的可笑，這樣的有象徵意義，以致孩子們互相瞅了一下，都哈哈大笑起來。

在路上遇到不少給戰爭摘離原地的和平居民。誰也不注意背着行李袋在冬季大路上走的兩個青年和三個少女。

這一切都提高了他們的情緒。懷着那對危險沒有現實想像的青年的

無憂無慮的剛勇，他們看見自己已經在戰綫的那一邊。

妮娜穿着草鞋，戴着大耳帽，沉重的鬢曲的頭髮從帽下垂到厚大衣的領口上，她走得滿面通紅。奧列格老是瞅望她。他們目光相遇之後，就相對微笑。而在一起的謝廖士卡和華麗雅竟玩起雪球戲來，互相追逐着，把他們的同伴丟得老遠。他們中間比較年長的奧麗雅，渾身穿着黑衣服，神色鎮定，沉默寡言，像一個慈祥媽媽般對待這兩對。

他們在杜波伏亦村過了差不多一晝夜，暗地打聽前綫的事情。一個缺掉一只手的殘廢者，大概是一個留下來的「被包圍者」，勸他們再朝北去，到佳奇基諾去。

在這個農村和它近旁的村子裏，他們在德國部隊和躲藏在地窖裏的居民的不雜後方中間閃藏了幾晝夜。現在他們直接處在戰綫近旁，那裏，傳來不間斷的砲轟，夜裏，砲口的火光就像閃電般迸裂開來。空軍轟炸着德軍的後方，顯然，戰綫在蘇軍的壓迫之下崩潰了，因為周圍德國人的一切都震動起來，向西流去。

每一個過路的士兵都斜眼看看他們，而居民則不敢放他們進去，因為不知道這是些什麼人。不僅是五個人越過戰綫，即是在這裏浪蕩或是留下來也很危險。在一個村子裏，一個惡狠狠地瞅望過他們的女房東夜裏突然穿得暖暖地出去了。沒有睡着的奧列格叫醒了自己的同伴，他們就從村子裏逃到了草原上。昨天就刮起來的風猛烈地鞭撻着剛醒的他們，然而又沒有地方好避。他們從來不會覺得自己這樣的孤立無援，這樣的被遺棄不顧。那時奧麗雅，他們中間比較年長的，開始說話了。

「對我說的話，你們別生氣，」她這樣開始，並不望着誰，用袖子遮住面頰避風。「我們這樣一大羣人是通不過戰綫的。大概，女人或者姑娘更難通過戰綫……」她瞅了一下奧列格和謝廖士卡，等待反駁，但他們却沒有則聲，因為這是事實。「我們姑娘們應當解放我們的男孩子，」她堅決地說。妮娜和華麗雅懂得在說她們。「妮娜也許會反對，但是你的媽媽把你交給我的，我們到福基諾村去，那邊有一個我的大學裏的同學住着，她會把我們隱蔽起來，我們可以在她那裏等待戰綫的到來的」奧麗雅說。

奧列格初次找不到話回答，謝廖士卡和華麗雅也默不作聲。

「爲什麼我要反對？不，我不會反對，」妮娜說，差點兒哭出來。

這樣，他們五個人還默默地站了好一會，他們都困頓不堪，沒有決心走最後的一步。那時奧列格說道：

「奧麗雅對的。爲什麼讓姑娘們去冒險，她們有比較簡單的出路。是的，我們可以輕鬆些。你——你們走——走吧，」他突然口吃起來說，接着擁抱住大姊奧麗雅，吻了吻她。

接着他走到妮娜跟前，所有其餘的人就別轉了身。妮娜陡急地攬住他，開始親吻他整張的臉。他也抱住她，吻着她的嘴唇。

「記——記得嗎，有一次我纏住你，老是求——求你許我吻你的面頰，記——記得嗎，我說：「祇要吻面頰，啊，明白嗎，祇要吻面頰」？……後來總算有機會吻過一次。你——你記得嗎？」他帶着童稚的幸福的表情低聲說道。

「我記得的，我什麼都記得，我記得的比你想的要多……。我永生永世記得你。我會等着你，」她低語道。

他又吻了吻她，接着脫出了身子。

走了幾步，奧麗雅和妮娜還叫了他們一聲，過了一會馬上就看不見和聽不見她們了，祇有地面風在薄薄的融雪後的冰層上橫掃着。

「你們怎麼樣？」奧列格問華麗雅和謝廖士卡道。

「我們仍舊想一起試試看，」謝廖士卡負疚地說。「我們沿着戰綫向格魯波卡雅走近些，也許，會在什麼地方竄過去。你呢？」

「我仍舊在這裏試試看。這裏，我至少已經知道了地形，」奧列格說。

又降臨了沉重的緘默的一分鐘。

「你這我親愛的朋友，別難爲情，別喪氣……。怎麼樣？」奧列格說，明白謝廖士卡心中所產生的一切。

華麗雅陡急地擁抱了一下奧列格，而不喜歡溫柔的謝廖士卡則握了握奧列格的手，接着微微用手掌推了一下他的肩頭，頭也不回的走了，華麗雅追上了他。

這是一月七日。

但是他們也不能變變越過戰綫。他們老是在村子間走來走去，就這樣走到了卡緬斯克。他們裝作哥哥和妹妹，是中頓河戰區一個家庭裏散失出來的。人家可憐他們，替他們在什麼地方的冰冷的泥土上鋪了地鋪

他們就像落難的兄妹般擁抱着睡覺。早晨又起身上路。華麗雅要求他們在任何地方做一個越過戰綫的嘗試，但謝廖士卡是一個現實性格的人，一直不願越過戰綫。

最後，她明白，謝廖士卡不會做越過戰綫的嘗試的，除非她華麗雅不同他一起走：謝廖士卡可以在任何地方越過戰綫，但是他怕毀掉她。那時她就對他說：

「我一個人總可以在這裏什麼地方的村子裏安身下來，再等待戰綫推移過我們的地方的……」

但是他連聽都不要聽這些話。

不過她仍舊用計說服了他。在所有他們的活動中，特別是在他們開始一切由兩人來做的時候，他總是頭腦，她服從他的話，但是在私事上，她總佔他的上風，他自己也沒有發覺怎麼會跟着她跑的。就這樣，現在她告訴他，他可以到紅軍的部隊裏，報告說在克拉斯諾頓有自己的孩子們快要死掉，並且和這個部隊一起來把孩子們救出死亡，同時也可以救出華麗雅。

「我會在這裏近旁的什麼地方等你，」她說。

一天下來很疲倦的華麗雅甜蜜地入睡了，當她天亮前醒來的時候，謝廖士卡已經不見了：他不忍叫醒她，以致引起惜別。

於是她獨自留了下來。

葉列娜·尼柯拉葉芙娜一輩子都記得這一嚴寒之夜，這是一月十一日到十二日的夜裏。全家都睡着了，有一個人輕輕地從街上敲了一陣窗子。葉列娜·尼柯拉葉芙娜馬上聽出了這一敲叩聲，馬上就明白這是他。

奧列格雙頰凍紅，落到椅子上，疲倦得甚至沒有脫下帽子。大家都醒來了。外婆點起了油燈，放在櫃子下面，使燈光從街上看不出：警察局一天中要看他們好幾次。奧列格坐着，給下面的燈光照着，他的帽沿上凝結着呵氣而生的霜，他的顴骨上有着黑點。他消瘦了。

他做過好幾次偷越戰綫的嘗試，但是他完全不知道現代的發火系統和防綫上部隊的分佈。要想不被人察覺地在雪地上爬過去，他顯得太高大，而且穿得太黑。關於城裏孩子們發生了什麼事情的念頭老是跟蹤着他。最後，他說服了自己，就是現在，已經過了這麼多時候之後，他可

以偷偷地溜進城一次。

「關於席媚奴霍夫縣到些什麼沒有？」他問道。

「仍舊是那樣……」母親說，避免凝望他。

她脫去他的帽子和工裝。甚至沒有器皿替他暖菜，但是就這樣家人也在互相眺望，怕他不要在這裏給抓去。

「鄔麗亞怎麼了？」他問。

大家默不作聲。

「鄔麗亞給抓去了，」母親輕輕地說。

「那麼劉巴呢？」

「也是……」

他臉上變了色，沉默了半響，問道：

「那麼在克拉斯諾頓村的呢？……」

不能這樣一滴一滴的磨折他，於是柯里亞舅舅說道：

「那些還沒有被捕的人已經屈指可數了……」

他垂下頭，不再詢問什麼了。

商量了一會，他們決定把他送到村子裏瑪麗娜的親戚家裏，就在今天夜裏。柯里亞舅舅伴送他。

他們在通羅文基的大路上走，草原上闌無一人，現出了星星下面的巨大空間，星星把幽靜的淡藍的光華射出在雪地上。

雖然他在這麼多天的常常是沒有吃沒有住的流浪生活之後，在一切在家裏傾注向他的事情之後差不多沒有休息過，但奧列格已經完全控制住自己，在路上向柯里亞舅舅打聽所有同「青年近衛軍」的敗事有關的詳情。他也把自己的冒險經過講給柯里亞舅舅聽。

他們沒有發覺很長的大路斜坡竟過去了，他們已經到了斜坡的頂點，開始陡峭地從小丘上下降，小丘離開那在他們面前發着暗色的大村子近郊約有五十米遠。

「我們要進村子，最好是繞過去，」柯里亞舅舅說。他們從大路上折過去，沿着左邊走，仍舊離村約五十米遠，——雪僅在雪堆中才顯得深。

他們剛剛橫斷了一條通村子的斜路，從村頭一家屋子後面就迎着他們衝來了幾個灰色的身形。他們奔跑着，用德文非常沙嘎地叫嚷着。

柯里亞舅舅和奧列格，不約而同地避開他們就往路上跑。

奧列格覺覺得他無力再跑了，聽到他就要被趕上。他緊張起最後的力量，但是滑了一下，倒下去了。有人撲到他身上，把手反綁過去。兩個還在追趕柯里亞舅舅，用手槍在他背後放了好幾槍。過了一會他們回來了，咒罵着並且取笑着沒有捉到。

奧列格被帶到一所從前大概是村議會，而現在是村長辦公室的大屋子裏。地板上的稻草上睡着幾個憲兵。奧列格明白，闖到了憲兵站了。桌子上放着黑皮套的戰地電話。

上等兵捻高了燈心，氣憤不堪，對奧列格嚷叫着，開始搜查他。找不到什麼可疑的，他剝下了奧列格身上的短襖，開始逐寸逐寸搜摸他。他的大手指在指甲附近扁而闊，他有系統地，巧妙地用它們工作着。

這樣，他的手指達到了共青團員證的厚紙，於是奧列格明白，一切都完了。

上等兵用一隻手遮住排列到桌上的共青團員證和空白的臨時團員證，用盡力氣沙啞地在電話上講着。接着他放下聽筒，對那個他帶領奧列格的時候一起來的兵士說了幾句什麼。

到了第二天的夜裏，奧列格才被這個上等兵和一個代替御者的兵士押着，乘了農機來到羅文基城裏的憲兵隊和警察局的屋子，被交給了值班憲兵的手中。

奧列格獨自坐在牢房裏，在完全的黑暗中，雙手抱住了膝蓋。如果可以看見他的臉孔，那麼它的表情是鎮定的，嚴峻的。關於妮娜、關於母親、關於他落入陷穽是多麼的笨的思念，——對於這一切，當他坐在村長辦公室裏和被運送過來的時候他已經有過很多的時間，現在這一切已經離開了他。他想的並不是什麼在等着他：這他已經知道。他鎮定而嚴峻，因為他把他短短的一生做了一個總結。

「就說我是十六歲吧，我的生命之路顯得這樣短並不是我的罪過啊……。什麼東西能夠嚇唬我？死亡？刑罰？我能夠忍受這些……。當然，我要死得這樣，使對於我的記憶永留在人家的心裏。但是就讓無聲無臭地死了吧……。有什麼呢，現在千百萬像我這樣充滿力量和對生活的愛的人就是這樣在死掉。我能夠譴責自己什麼呢？我並不說謊，並不探求生活中輕易的路。有時曾經輕率過，——也許，由於心太仁厚而軟弱

無力……。親愛的奧列士卡！這在十六歲的年齡並不算怎麼大的罪過啊……。我甚至沒有嘗到賜給我的全部幸福。但我仍舊是幸福的！我覺得幸福，是因為我不是像蟲蛆一樣的爬行，我是在鬥爭的……。媽媽總是對我說：「我的小鷹！……」我不會背棄她的信心和同志的信任。讓我的死也像我的生一樣的潔白吧，——我對自己說出這句話並不覺得難為情……。你要死得光榮，奧列士卡……」

他臉上的綫條平服了，他躺到結凍的滑潤的地板上，把帽子枕在頭下，甜熟地睡着了。

他覺得有人站在他面前，就張開了眼睛。已經是早晨了。

幾乎是用身子闔上牢房的門，一個身體結實、穿哥薩克外套、戴一頂好容易才套進赤髮的大頭的波蘭三角帽、長着一個藍灰色大鼻子、整張臉上都鋪着赤色的大雀斑、愚蠢的眼睛不斷流着淚水的老頭子站到了奧列格的面前。

奧列格坐起在地板上，詫異地望着他。

「我還以為，他，柯歇伐亦是怎樣的一個人物？……他，却是這樣的……。小爬蟲！這樣的卑劣漢！……真可惜，蓋世太保要教訓你，——在我這裏你也許可以好些。我祇在特殊的場合才打人……。瞧你這樣子的！你的名氣就像杜勃洛夫斯基（Дубровский）的一樣。你大概讀過普希金的小說吧！呸，小爬蟲！……可惜你不是在我家裏，」老頭子彎身向着奧列格，眯起了一只愚蠢的流淚眼，向奧列格噴着伏特卡氣，神祕地低聲說道：「你想，為什麼我這樣早？」他霎了一下眼，已經非常親密地和信任地了。「今天我把一羣人送到那邊去……」他用一根臃腫的手指朝天空的什麼方向一指……「我帶了一個理髮匠來替大家修面，在這種事情以前我總是來修面的，」他輕聲說。他挺直了身子，咳嗽了一聲，舉起一只大手指，說道：「有教養地！……你是朝蓋世太保的方向走，我不嫉妒你。Au revoir！」把他臃腫的老頭子的手向三角帽舌旁邊一舉，走了出去，接着有一個人闔上了牢房的門。

當奧列格被遷到坐着許多他完全不認識的遠地人的公共牢房之後，他獲知這就是羅文基的警察局長奧爾洛夫，前鄧尼金（Деникин）[⊖]手下的軍官之一，一個可怕的劊子手和拷打專家。

⊖ 鄧尼金——內戰時期的白黨。

過了兩三小時他被帶去審問。審問的僅是一些德國人，翻譯也是一個德國上等兵。

在他被帶進去的辦公室裏有許多德國憲兵軍官。他們大家都帶着公開的好奇心和詫異神色，有幾個甚至這樣，像望着一個要人般望着他。照他的大多還是兒童的對世界的感受，他不能想像，「青年近衛軍」的名氣揚得多遠，他自己由於史達霍維奇的口供和這樣久不能捉到他那件事情而變成了怎麼的一個傳奇人物。審問他的是一個圓滑的，彷彿像鰻魚般沒有骨頭的德國人，從暗色的，幾乎是黑色的眼臉兩角下面開始的可怕的青紫色眼窩下的半圓、彎曲的顴骨以及在瘦削的雙頰上消融為死肉的斑點賦予他的臉孔以一種超自然的樣子，——這樣的人祇能在惡夢中見到。

對於公開「青年近衛軍」的全部活動並供出所有它的會員和同黨的要求，奧列格說道：

「我獨自領導青年近衛軍，我獨自負責它的會員遵照我的指令所做的一切……。我可以講出青年近衛軍的活動，如果我是由公開的法庭來審判的話。但是對組織說來，把它的活動講給連無辜者都要加以殺害的人是完全沒有好處的……」他沉默了一會，用鎮定的目光掃視了一下軍官們，「而且這種人自己實際上也已經是死人了。」

這個德國人，真的像是一個死人，仍舊還問了他幾句話。

「我這幾句話——是最後的了，」奧列格說，隨即垂下了眼睫毛。

此後奧列格就被拋入蓋世太保的刑房裏，於是對他說來，就開始了不能忍受、有心肝的人不能描寫的那一可怕的生活。

但是奧列格忍受了這一生活直到月底，他也沒有被打死，因為在等待州裏的衛戍司令，那個要親自審問組織的頭腦並決定組織的命運的克列爾少將。

第五十一章

手提機關槍好像是從三角形的三個角一樣從三個點子轟射那很像雙峯駱駝的坐鞍的兩個小丘之間的窪地，子彈落到雪泥漿上，發出「由——由……由——由……」的聲音。但是謝廖士卡已經在鞍子的那一邊

了。一雙有力的手抓住他的手腕，把他拉進了壕溝。

「你不覺得難爲情嗎？」一個身材矮小、眼睛很大的中士用純粹的庫爾斯克土話說道。「這是什麼人！俄羅斯青年，你瞧……。他們嚇了你，還是答應你什麼東西？」

「我是自己人，自己人，」謝廖士卡神經質地笑着說，「我有證件縫在棉襖裏，請帶我到指揮員那裏去。我有重要的消息！」

師部的參謀長和謝廖士卡站在指揮員面前，在從前圍植着金合歡、現在給飛機和大砲破壞了的村莊的一家唯一未被打壞的農舍裏。這裏是師部的指揮站，這裏沒有部隊通過，並且禁止乘車，在莊子裏和農舍裏非常靜，如果把那一直在小丘後面滾響的多樣的戰鬥聲不算在內的話。

「我不僅根據證件，而且也根據他所說話的判斷的。小孩子什麼都知道：地形，重砲陣地，甚至是二十七、二十八、十七等區的發火點……」參謀長還喊出幾個數字。「許多事情和偵察的結果符合的，有的他知道得更精密。順便一提，兩岸都築有壕溝。您記得嗎？」參謀長說，他是一個鈕扣上有三條橫綫的鬚髮年青人，不時用嘴巴的一邊吸着空氣，並且皺着眉頭：他牙齒痛。

師指揮員很輕率地審視了一下謝廖士卡的共青團員證和有着原始的印成的格子的手寫證明書，簽字的是指揮員杜爾根尼奇和政治委員卡蘇克，寫明謝爾蓋·邱列寧是克拉斯諾頓城的地下組織「青年近衛軍」的總部委員。他審視了一下團員證和這張證書，並不把它們還給參謀長，——他是從他那裏拿到的，——而是還到謝廖士卡的手中，接着懷着有點粗野的天真把謝廖士卡從頭到腳打量了一下。

「這樣……」師指揮員說。

參謀長痛得皺起了眉頭，用嘴巴的一邊吸了一口氣，說道：

「他有重要的消息，他祇肯講給您聽。」

於是謝廖士卡就把「青年近衛軍」的事情告訴他們，並且說出了一個意見，就是師團無疑地應該立即開去拯救坐在牢裏的孩子們。

參謀長聽完了師團向克拉斯諾頓推進的戰術計劃之後，微微一笑，但是馬上又輕輕呻吟了一聲，用一只手捧住了面頰。但是指揮員卻不會笑，顯然，他不認爲師團向克拉斯諾頓的進軍是這樣的難以相信的事情，不過也許，他簡直沒有注意這一點。他問道：

「你知道卡緬斯克嗎？」

「南郊和同一面的近處。我就是從那邊來的……」

「費陀林柯（Федоренко）！」指揮員用這樣的聲音叫了一聲，似乎是什麼地方響起了碗盞的聲音。

除了他們，房間裏沒有別人，但是就在這一剎那，費陀林柯從空氣中自生出來，長大在指揮員面前，這樣的敲了一下腳後跟，以致大家都高興起來。

「費陀林柯有！」

「給小夥子鞋子——這是一。給他吃——這是二。讓他暖暖的睡一下，等我叫喚。」

「給鞋子，給吃，讓他睡，等您召喚，」

「暖暖的……」指揮員教訓地舉起一根手指。「浴室怎麼樣了？」

「會有的，將軍同志！」

「去吧！」

謝廖士卡和友誼地抱住他肩頭的費陀林柯中士走出了農舍。

「圓麵包就要來了，」指揮員含笑說道。

「唔？」參謀長通臉都現出了光輝，剎時間甚至忘記了牙齒痛，說道。

「得轉到掩蔽處裏去。吩咐生爐子，否則，圓麵包，他，你是知道的，會出話的！」師指揮員含着高興的微笑說。

這時，上面談話的「圓麵包」還在睡覺。他睡在他的指揮崗上，它並不是設在屋子裏，而且根本不在住屋的地區，而是在掩蔽處，在叢林裏。雖然軍隊進展很神速，「圓麵包」仍舊遵守在每一塊新的地方為自己也為整個參謀部挖掘掩蔽處的原則。在戰爭初期，由於敵人的轟炸而死了不少是他同伴的高級軍人——他們懶於掘掩蔽處——之後，他就一直遵守這一原則。

「圓麵包」——這並不是他的姓。他有他父親和祖父傳給他的真正的，普通的農家的姓，這個姓在史大林格勒大戰的幾個月中變成全國聞名了。「圓麵包」——這是他的綽號，對於這個綽號，他自己也不懷疑。

這一綽號符合他的外表：他個子矮，肩膀闊，胸膛闊，並且——不

用隱瞞——肚子大。他的頭，大而圓，修剪得很整齊，非常有把握地擱在雙肩上，不覺得頭頸裏有什麼需要。外表雖然如此，但他却有着鎮靜的，快活的小眼睛，和非常靈活的圓滑的動作。但是他的被稱為「圓麵包」，倒並不是因為他的這一外表，他在那個時候就有這種外表的，當他指揮現在在等着他的那一師團的時候，當他領導這一師團，在史大林格勒的瓦礫堆下面挖掩蔽處，一直在地下坐到戰鬥結束，敵人瘋狂的進攻撞碎在他的鐵石般的頑強上的時候。此後他爬出地面，——先是率領這一師，後來是一軍，緊追着敵人不放，俘獲着成萬的俘虜和成百的大砲，趕了過去，在自己的後方留下了已經粉碎的敵人部隊，今天一只腳還在伏爾加，另一只却已經在頓河，明天一只腳在頓河，另一只已經在頓聶茨了。

那時從士兵的心靈深處就滾出了這一圓渾的字「圓麵包」，並且就此貼上了他。實際上，他是像圓麵包那樣滾的。

這樣，軍團司令還在睡覺，因為他，也像所有的司令員一樣，所有同司令部有關係的最重要事情都是在夜裏準備及執行的，那時，同這些問題沒有關係的人都在睡覺，而他則剛從日常的軍隊生活中脫身出來。但是身材同彼得大帝差不多的米興（Мишин）上士，那個在軍團司令將軍那裏佔着費陀林柯中士在師指揮員將軍那裏所佔的那一位置的米興却已經在眺望贈給他的戰利品手錶——是不是叫醒的時候了。

「圓麵包」總是睡不足，今天他還要比平常早起身。前天他帶着自己的一個師團滾到了格魯波卡雅火車站，佔領了它，跨過了伏洛聶士——羅斯托夫鐵路。但是他的威名遠震的，他從戰爭開始以來就指揮着的師團已經在卡緬斯克近旁踏步，因為不能一開到就渡過北頓聶茨河。它要在今夜完成這件事情：佔領卡緬斯克，衝進那些撤退時沿着頓聶茨據守的德軍的後方，——衝進他們的後方，以保證那些通過米佳金斯卡雅、史達尼奇諾·魯干斯卡雅向伏羅希洛夫格勒進攻的部隊的勝利。

最後一次對錶瞅了一眼之後，米興上士走到睡着將軍的棚架跟前。這正是棚架，因為他們總替那怕潮濕的將軍在第二層上做一個臥舖，像在火車裏一樣。

像平時一樣，米興先是用力搖撼一陣那個有着一個心地純潔的健康者的稚氣臉孔的側睡着的將軍。但當然，這不應破壞他的勇士的夢，這

祇是對米興下一步要做的事情的一種準備。他把他的一只手塞到將軍的腰裏，另一只手夾腋抱住他，非常輕易而小心地把將軍的沉重的身軀當作一個小孩子般從床上拉起來。

將軍是穿着睡衣睡的。他開始醒轉來，但在還沒有醒轉來的時候，他就盪在米興的手裏，企圖用圓圓的頭安頓在他的肩頭上。但是上士無情地把他的腳放到地上，拖向——這時將軍已經自己開始用那雙套着質料很好的羊毛襪的粗大的腳在地板上扒着——一條矮凳，把將軍按坐上去。那時將軍才張開了眼睛，他的胴體利時間獲得了他固有的威勢。

在這一剎那間，一個腳蹬巨大的黑皮靴、制服外面罩着雪白的胸巾的理髮匠，已經在廚房所在地的分掩蔽處裏磨好肥皂的理髮匠，就像神道般一無聲息地到了將軍身旁，把一塊白布塞到睡衣的領口內，用柔軟的摩觸一轉眼間把肥皂塗遍了他的長着一夜間鑽出來的硬黑面毛的臉孔。而米興則把一雙拖鞋擲到將軍的腳下。

沒有過了一刻鐘，將軍已經完全穿着好，軍裝短褂緊扣着，沉重地坐在小桌子旁邊，在替他開早餐以前，他迅速審閱着將軍副官從皮面紅布裏子的公文夾中敏捷地一張一張取出了遞過來的公文。

「鬼怎麼沒有把他們教訓一頓，把這塊糖留給他們——既然他們已經搶了它！……把薩甫朗諾夫的「爲了勇毅」獎章換上戰鬥「紅旗」勳章：他們那邊在師裏以爲普通兵大概祇能受獎章，祇有軍官才能受勳章！……還沒有槍斃掉？不是論壇，簡直是「親切語」的編輯室！立刻槍斃，否則我把他們交給法庭審判！……哼，鬼怎麼沒有教訓他：「要找替換……」我雖然也出身行伍，可是用俄文却不能這麼說，是老實話。告訴簽這張東西的克列畢柯夫，我沒有讀，讓他去讀一遍，用藍鉛筆或是紅鉛筆改好錯誤，再親自拿這張紙來見我……。不，不，你今天替我拿來的都是一些特別的東西。一切，一切都等一會再說，」將軍說，一面很有精神地用着早餐。

他這樣開始，就是一口氣喝光了一滿杯伏特加，眉頭一皺也不皺，咳了一聲，過了一會臉色才微微轉紅。一個旁人，看見將軍一清早就喝一杯伏特加，一定以爲他偏愛伏特加。但是將軍沒有什麼對伏特加的偏愛，對各種午宴和晚宴，酒會和晚會，他簡直瞧不起，認爲它們祇奪去生命中的寶貴時間。他每天早晨乾掉這麼一杯伏特加，——祇「爲了提

神，」他說。「彼得大帝，俄羅斯人，清早五點鐘起身，就此開始他的勞動日，」他說。

司令已經要喝完咖啡的時候，那個身材不大、衣服裁得很貼身、臉頰白而大——由於他前面禿頂而顯得更大——兩鬢的有點赤色的頭髮修剪得很整齊、鎮定、準確、動作經濟的將軍挾着公文夾出現在桌旁。他的外表很像學者，而不像軍人。

「請坐，」司令對他說。

參謀長有事情來，這些事情比副官遞給司令的文件要來得重要。但是在談這些事情以前，參謀長含笑把一份最近的莫斯科報紙遞給將軍，這是一份由飛機運到戰綫本部、今天早晨分送到各軍團本部的報紙。

報紙上登着獲獎者和升為軍官與將軍頭銜者的列表，其中也包括一些「圓麵包」軍團裏的人。

懷着軍人固有的活潑的，快樂的興趣，司令迅速地高聲讀着名單，碰到學院裏和衛國戰爭中認識的人的姓名時，就望望參謀長，臉部一會兒帶着意味深長的，一會兒帶着驚異的，一會兒帶着懷疑的，否則就祇帶着露出幼稚氣的表情——特別是在碰到他的一軍的時候。

名單中有「圓麵包」從前指揮過的那一師的已經好幾次得過獎的指揮員——他的參謀長也是出身於這一師的。師指揮員的受獎是爲了很久以前的事情，但這一直還在審核，到現在才發表出來。

「瞧，得到並不合時，卡緬斯克都給丟掉過了！」司令應用了比「丟掉」更爲粗野的字眼，說道。

「會改正的，」參謀長含笑說。

「我們知道，知道所有你們的弱點！……今天我要到他那裏去，我去慶賀……。朱維林——賀電。哈爾慶柯——也是賀電。至於庫柯列夫，祇要一種人性的，你懂嗎，不是公事的，而是親切的東西。高興，我爲他高興。我原以爲，在這次維亞士瑪（Вязьма）[⊖]之後，他復原不轉來了，」司令說道。突然他狡猾地笑起來。「肩章什麼時候來？」

「要運來了！」參謀長說，又笑了笑。

還是最近公佈了一個命令：普通戰鬥員和軍官以及將軍在軍隊中都要佩帶肩章，這樁事情引起全軍的注意。

⊖ 城名。

師指揮員把「圓麵包」要來的消息對他的參謀長講得已經很夠了，這消息剎時間就傳遍了全師。它甚至傳到這時躺在濕漉漉的雪泥漿上的那些人，他們是在頓聶茨的開闊的草原那面，從那裏看得見河的陡峭的右岸和在多處冒着煙的卡緬斯克城區的房屋，以及在迷霧中炸城的我們的衝擊機的側影。

當司令還在乘車駛向師的第二綫時，——師指揮員親自在那裏迎接他，接着他們一同步行到指揮處，——他走過的一路上都似乎是偶然地現出單獨的和整羣的戰鬥員與軍官，大家都要不僅僅是看見他，而且也使他看見他們。大家都特別瀟灑地和勇敢地碰了一下腳後跟，在所有的臉上都是微笑，從一張嘴到另一張嘴，追隨着司令，滾出了這個俄羅斯的，使人高興的，童話中的字眼：「圓麵包……圓麵包……圓麵包……」

「請您承認，一小時以前才爬進了掩蔽處，鬼怎麼沒有教訓您，牆還沒有乾透呢！」司令說，一下子就揭穿了師指揮員的把戲。

「這是確實的，兩小時以前。不過我們不再出來了，除非我們佔領了卡緬斯克，」師指揮員說，恭敬地站在司令面前，眼裏帶着狡譎的表情，臉的下部帶着鎮定的，確信的褶皺，似乎在說：「我在自己的師裏是主人，我知道爲了什麼事情你會正經地罵我，而這樣子的，那算不了一會事」。

司令祝賀他獲獎。於是師指揮員就利用適當的時機，彷彿是不經意地說道：

「暫時還沒有到幹活的時候……這裏附近的村子裏還保全着一個澡房，我們在生火。您大概也久沒有洗澡了吧，將軍同志？」

「唔？……」將軍非常正經地說。「那麼預備好了沒有？」

「費陀林柯！」

弄明白了澡房要到晚上才能預備好。師指揮員用這樣的眼光嘉獎了一下費陀林柯，使人懂得：爲了這件事情，他够忙了！

「晚上……」司令想了一想，能不能把什麼事情移動一下，或者改換一下什麼事情，但驀地記起了到這裏來的路上還嵌進了什麼事情。「不得不在別一天了，」他像孩子般嘆了口氣，說道。

師指揮員依照那個在全軍裏被認爲是不能反駁的軍事權威的軍參謀

長的意見擬就了從北包抄過來佔領卡緬斯克的計劃，於是他開始向司令敘述這一計劃。司令聽了一會，就開始表示不滿。

「這裏算是什麼三角形：河，鐵路，城郊——這不是都築有工事嗎……」

「我也說過同樣的懷疑，但是伊凡·伊凡諾維奇公正地指出……」

伊凡·伊凡諾維奇是軍參謀長。

「你渡過它，可是以後你在戰線上却沒有地方好擴張了。他們一直可以在你走近的時候打你，」司令說，圓滑地避開伊凡·伊凡諾維奇這一問題。

但是師指揮員懂得伊凡·伊凡諾維奇的權威鞏固了他的地位，於是他又說道：

「伊凡·伊凡諾維奇說，他們不會料到而且也不能料到這裏去的打擊，我們的情報證實了這一點。」

「祇是你們從這裏一衝進城，他們就要開始從車站上沿街打擊你們了……」

「伊凡·伊凡諾維奇……」

司令明白，他們談不下去，除非他去除了伊凡·伊凡諾維奇這一障礙，於是他說道：

「伊凡·伊凡諾維奇錯了。」

此後他就很柔和地，用指頭短短的大手的敏捷的圓形動作在地圖上和假想的地形上指點着，勾劃出從南方包抄並衝擊該城的計劃。

師指揮員記起早晨從城的南郊越過戰綫的小孩子。突然，從南方衝擊城的計劃自然而然地很容易地和無阻礙地在他的腦海中形成了。

謝廖士卡那時碰到的紅軍仍舊是那一紅軍，但已經不是他在六月撤退日子裏看見的那一紅軍了。這是已經知道它是勝利軍的軍隊，其中所有的人，從普通戰鬥員到高級的指揮員，都知道自己的秩序。

到十七日至十八日的夜裏，一切主要的和決定性的都在師總部裏完成，並且交給了各團。指揮員們到了那偶然保全在鄰近的小村裏的澡房裏。

先是師指揮員和他政治部門的助手洗澡。接着洗的是參謀長，砲隊司令——近衛中校，空軍代表——西班牙戰爭的參加者，三次勳章的佩

帶者，再接着洗的是副官，信差，司機和總部的廚子萬尼亞。

到了早晨五點鐘，師指揮員和他的政治助手來到了團部——檢查他們是否準備就緒。

在那任務是強渡河和開到卡緬斯克南面的鐵路副綫以切斷城與南方的任何聯絡的團指揮柯諾寧柯少校的掩蔽處裏，通夜不會睡覺，因為通夜發着命令和解釋——從較大的指揮員到較小的指揮員，——以適應他們的小的，特殊的，實際上却是主要的和決定性的任務。

雖然一切都已經命令過和解釋過，但師指揮員仍舊異常有規則地和耐心地再一次重複昨夜已經說過的話，並檢查柯諾寧柯少校已做成了什麼。

柯諾寧柯少校，一個年青指揮員，一個典型的勞動軍人，軍服領口後面露出運動衫，穿着棉衣和棉褲，不穿外套，使動作可以輕快些，瘦削的臉孔剛毅而有精神，聲音低靜——也耐心地，但因為這一切他都已經知道所以並不十分注意地聽完指揮員的話，並且報告他已經完成的事情。

這就是謝廖士卡碰到的一團。他走回了從師總部到連指揮的整條梯子，拿到了一支自動槍和兩只手榴彈，被編入應當第一個衝到卡緬斯克南面的鐵路副綫的衝擊隊裏。

最近幾天來，在整個包圍着卡緬斯克的多丘陵的，長着稀疏的樹叢的開闊地區上捲着溫暖的風雪。後來南方來的風趕散了迷霧。在開闊的地方還不很深的雪開始融化，把田野和大路都弄潮了。

頓聶茨兩岸的鄉村都被轟炸和砲轟破壞得很厲害。戰鬥員們分住在舊的掩蔽處和泥屋裏，在天幕裏，或者簡直就是露天下面，也不生起篝火。

衝擊前他們整天都望見迷霧中處在河那邊的很大的城市和空闊的橫街，高聳在車站水塔區住宅屋頂的工廠煙囪和教堂的鐘樓。肉眼也可以看見城前丘崗上和城郊上的德軍碉堡。

在解放這樣的居民點的戰鬥以前，一種複雜的感情攔住了披紅軍外套的蘇維埃人。由於他，一個披外套的人，在進攻，在解放自己的，血與有關的東西而精神高漲的感情。憐憫城市，憐憫它的居民，憐憫躲在冰冷的地窖、潮濕的穴隙裏的母親們和小孩子們的感情。對那由於意識

到自己的罪行和眼前的復仇而將要——這是根據經驗知道的——以加倍的，三倍的力量抵抗的敵人的憤恨。由於瞭解到死神在威脅、任務很艱難而不自禁的精神逡巡的情感。有多少顆心因為自然的恐怖感而收縮起來啊！

但是戰鬥員中沒有一個人露出這些情感，大家都快樂得興奮，有點粗野地開着玩笑。

『圓麵包，他既然進行，那一定要滾進去的，』戰鬥員們這樣說，彷彿實際上不是他們本人，而是神話裏的圓麵包要滾入這一城市似的。

由於戰爭中常有的偶然現象，謝廖士卡加入的那個衝擊隊，正是他越過戰綫時碰到的那個中士指揮的，——那是一個矮小的，靈活的，高高興興的人，臉孔上佈着許多小皺紋，大眼睛是藍藍的，但却這樣的閃閃發光，看起來，似乎它們不斷在變換顏色。他的姓是卡魯特金。

『那麼你是從克拉斯諾頓來的嗎？』中士同時帶着快樂和甚至似乎是不信任的表情再問了一遍。

『到過的，怎麼樣？』謝廖士卡問。

『我有一個朋友——那邊的一個姑娘，』卡魯特金有點憂鬱起來，說道，『不過她撤退了……我走過克拉斯諾頓，』他沉默了一會說。

『我也保衛過卡緬斯克。保衛過它的人有的犧牲了，有的被俘了，可是我却又到了這裏。你聽到過詩嗎？』

於是他臉色正經地唸道：

在攻擊中不止一次被擦傷，——
痊癒了，幾乎看不出疤創。
我三次被包圍，
三次——瞧他！——都生還。

雖然有過不安，
但在傾斜的和三重的，
在直落的直接的砲火下面……
我仍舊沒有受到傷害。

不止一次在熟習的路上，

在路旁縱隊的塵埃中，
我一部份被『喚散』，
一部份被『消滅』……

『這是編寫像我這樣的人的，』卡酋特金說，笑了一陣，並對謝廖士卡眨了眨眼。

白天這樣的過去了，夜到臨了。當師指揮向柯諾寧柯重復他的任務時，要解決這一任務的那些戰鬥員們都在睡覺。謝廖士卡也在睡覺。

早晨六點鐘，他們給值班的喚醒了。戰鬥員們喝了一杯伏特加，吃了半鍋子撒着炒米的肉湯，和相當多的一份麥粥。在迷霧的掩護下，操着窪地和灌木林子，開始在發動進攻的陣地上準備起來。

在成羣移動的戰鬥員的腳下，組成了潮雪和爛泥構成的泥漿。二百米遠外就已經什麼都看不見。重砲開始轟響，而最後幾批戰鬥員還排在頓聶茨岸邊，開始躺到這片濕漉漉的泥漿裏。

大砲均勻地，有規律地轟擊着，但它們是這樣的多，以致砲響和砲彈爆炸聲融成了不間斷的洪洪聲。

謝廖士卡和卡酋特金並排躺着，看見了在迷霧中在他們右面和他們上面飛過河去，一會兒滾圓，一會兒帶着火尾巴的紅球，聽到它們滑過的鳴叫聲，那一面的劇烈爆炸聲和城中遠遠的爆炸聲，這些音響召喚地對他，也對他的同伴作用着。

德國人祇向他們認為集結着步兵的地方投來迫擊砲彈。有時從城裏回轟着六管式的迫擊砲。於是卡酋特金就帶着某種注意說道：

「瞧，響起來了……」

突然，遠遠地，從謝廖士卡的背後，滾出了轟雷般的響聲。它們不斷增大，在水平綫上擴張開來。在躺在岸上的戰鬥員的頭上洪洪着，嗡嗡着，裹着濃密的黑煙的可怕的砲火的爆炸蓋住了整個對岸。

「卡秋霞[⊖]出場了，」卡酋特金說，全身都振作起來，他的佈滿皺紋的臉孔獲得了殘忍的表情。「伊凡鑽子[⊗]馬上就要出擊了，那時……」

他們身後的轟響還不會緘默，對岸的爆裂聲還在繼續，而沒有聽到有沒有什麼命令，祇看見卡酋特金探身向前並跑步起來的謝廖士卡也騰

⊖ 一種大型迫擊砲。

⊗ 一種小型迫擊砲。



謝廖薩·邱列寧越過了戰綫，到了紅軍的戰壕裏。

（第五十一章的插圖）

出了小壕溝，向冰上奔去。

他們在冰上奔着，似乎，是在絕對的寂靜中。事實上對岸在轟射着他們，並且有人倒在冰上。黑烟和硫黃氣像浪濤般穿過移動着的密霧向奔跑的人滾來。但是這一次一切都很準確並且一切將要很好的感覺已經攔住了所有的戰鬥員。

當那給突然到來的寂靜震呆的謝廖士卡清醒過來的時候，他已經躺在卡酋特金的身旁，在對岸翻轉來的冒煙的泥土的一個砲穴裏。卡酋特金臉色可怕地用自動槍射擊着正前方的什麼東西，謝廖士卡在離他們不出五十步的地方看見了從半封着的縫隙探出來的顫抖不停的機槍架子的尾巴，也就開始向這一縫隙射擊。機關槍既看不見謝廖士卡，也看不見卡酋特金，祇看見更遠的什麼東西，所以一剎時就噎住了。

城遠在他們的右面，已經幾乎不向他們射擊了，他們愈來愈遠離河岸到草原深處去。已經過了不少時候，城中送出來的砲彈才開始射向草原，射向他們移動的整個方向。

在霧中看不見的，但謝廖士卡却很熟悉的村子附近，他們又碰到了猛烈的機關槍火和自動槍火。他們伏下去，躺了很久，直到他們被手推的輕砲趕上為止。砲幾乎是正面轟擊各村子，最後，一隊一隊的戰鬥員同這些砲一起衝向各村子，砲是由高大的，興高采烈的，微轟的砲手不斷向前推去的。這裏一下子就出現了營指揮，聯絡員已經把電綫牽向一所打壞的石屋的地窖裏。

這樣，在這向鐵路副綫，向整個戰役的最後目標推進以前，一切都進行得很好。如果他們有坦克，他們也許早已在這條鐵路副綫上了，但是坦克沒有用出來，因為煩轟茨河上的冰受不住它們。

現在戰鬥員們是在完全的黑暗中進攻。親自領導這次戰役的營指揮員等到敵人一開火，就被迫同那些在他身邊的隊伍一起進行攻擊，而主力却還在行軍。戰鬥員們衝向這個村子。人數已經大為減少，已經不成爲衝擊隊，而祇是一分隊自動槍兵的卡酋特金的隊伍沿着街道突進得很深，開始爭奪校舍。

學校裏的砲火開得這樣的猛烈，以致謝廖士卡停止了射擊，把臉撲到泥漿裏。一顆子彈燒着了左手的上臂，但是骨頭沒有被觸到，因爲激動，他不會覺得痛。當他最後決定抬起頭的時候，他旁邊已經一個人

都沒有了。

最可靠的猜測是他的同伴都抵不住火力，退回郊外自己人那裏去了。但是謝廖士卡還沒有經驗，他以爲他所有的同伴都被打死了，於是恐怖鑽進了他的心。他退爬到一座小房子的屋角後面，開始傾聽着。兩個德國人奔過他的身邊。他已經從左、從右、從後面都聽到德國人的聲音。這裏的射擊已經停止了，它逐漸在郊外增強，過了一會那邊也靜下來了。營的進攻被擊退。

遠遠地在城的上空，動盪着巨大的火光，不是飾染着天，而是飾染着濃縮的一球球的黑烟。從那邊還傳來了千軍萬馬的吼聲。

受傷的謝廖士卡獨自一人躺在冰冷的雪泥漿上，在德國人佔領着的村子裏。

第五十二章

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寫到小說的最慘痛的幾頁，我不禁想起了你……

如果你知道，當你我一同乘車到城裏求學的那些遼遠的童年裏，何等的激動曾經攫住了我！我們相隔五十多維爾斯達，從家裏出來的時候，我這樣的怕，唯恐看不到你，唯恐你已經走了，——因爲我們有整整一夏沒有見面了啊！

有一次，這樣的痛苦以一種筆墨難以形容的悲哀壓緊我的心，那一天夜裏，我乘了荷穢，坐在父親的背後，到你們的村子來，困憊的馬在街上走得這樣的慢。還沒有駛到你們的屋子，我就從車子上跳下來，我知道你一定睡在堆草場上，如果你不在那邊，就是說你不在了……。但是難道有過一次你不曾等到我嗎，——我知道，你預備上學遲到，祇要不把我一人丟下……。我們已經不闔攏眼睛了，直到天亮，我們坐着，從稻草堆上垂下赤露的雙足，老是談着，談着，這樣的拍着手，以致在塘的雞都振起翼膀來，散發着稻草的氣味，秋天的太陽從林子後面探望出來，突然照亮了我們的臉孔，那時我們才能看見，我們在一夏之中已經改變了多少……

我記得，有一次，我們年青人站在一條河的架及膝蓋的綠水裏，褲

脚背捲起，你向我承認你在戀愛中……。我坦白的說，我不歡喜她，但是我對你說：

「你在戀愛中，可不是我！祝你幸福！……」

你笑起來，說道：

「事實上，甚至可以斷絕關係，使人不做醜惡的舉動，但是難道可以在戀愛上提供意見嗎？常常最接近的人帶着自己的保護權捲入戀愛的事情中，拉攏、拆散、傳達他們聽到關於你所愛的人的醜惡的事情……。如果他們知道，他們因此會惹起了多少的不幸，毒化多少生命中永不再重複的淨潔的時刻哪！……」

我還記得，當這個人，這個H，來了，——我不願叫出他的名字，——開始無憂無慮地，帶着嘲弄的笑容撩談自己的朋友：「這一個全心全意愛上某一個人，他簡直是匍伏在她面前，可是她的指甲却很髒，——不過這是我們之間談談的……。可是還一個，您可知道，昨天作客喝得這樣的醉，他甚至吐了，——不過這是我們之間談談的……。這個人穿着拖拖曳曳的衣服，裝着窮人，可是事實上他祇是吝嗇，這，我是確實知道的，——用別人的錢喝啤酒他也不難為情，——不過這是我們之間談談的……」

你望了望他，說道：

「瞧，H，滾開這裏，並且請快些……」

「怎麼滾開？」H奇怪起來。

「祇是滾開……。什麼東西能夠比一個面對自己的同伴一句話都不能說的人更受蔑視呢，因為他總是從後面望着他？什麼東西能夠比一個喋喋不休的青年更受蔑視呢？……」

我是多麼贊賞地望着你啊，我正也這樣想，但是，也許，我不能夠這樣激烈的行動……

但是我的記憶中保存得最好的是那年夏天，那時遠離開你，我明白我除了加入共青團，沒有別的道路……

後來我們，像往常一樣，在秋天會面，仍舊在那個稻草堆上，我感覺你的一方面的一種尷尬和疏遠，而我自己在對你的態度上也體驗到這一點。我們像童年時一樣的坐着，垂下了赤裸的雙腳，默然無語。過了一會你說道：

「也許，你不瞭解我，甚至要責備我不同你商量就這樣決定，但是我，獨自在這裏過夏的時候，明白我沒有別的路。你可知道，我決定加入共青團……」

「但是你會有新的責任和新的朋友，我怎麼辦呢？」我說，想考驗考驗我們的友誼。

「不錯，」你憂鬱地回答道，「這，當然會這樣的。我當然明白，這是良心的事情，但是如果你也加入共青團，那多好啊！」

我已經不能再磨折你了：我們相對望了一眼，大笑起來。

也許，我們從來不會有過像最近這一次那樣愉快的談話，在你的稻草堆上，這些雞仍舊在埕，太陽從楊柳後面探出頭來，我們起了誓，我們決不從進入的路上折回身來，永遠忠實於我們的友誼……

友誼！世界上有多少人在說這兩個字，把它們理解作酒後愉快的談話和相互的縱容弱點！可是同友誼有什麼關係？

不，我們在任何問題上爭論，我們全然不寬恕對方的自尊心，——是的，如果我們不同意，我們就使對方蒙受「刀」傷！可是我們的友誼祇有因此加強，它長大，它彷彿注滿重力……

我是這樣常常地對你不公平，但是如果我意識到我錯了，那麼我就避開對你負責。不錯，在這種場合，唯一我能夠說的是，我不對。可是你却說：

「別苦惱，——這於事無補……。如果你什麼都明白，那麼請忘掉吧，這是常有的事，——這是鬥爭……」

以後你看護我，就比最仁慈的醫院護士都要好，也許，甚至比母親都要好，因為你是一個有點粗野的，並不感傷的青年……

可是我現在却不得不敘述我怎麼喪失了你，——這已經這樣長久，可是我覺得，這不是在那一次戰爭裏，而是在這一次……。我把你從這個湖裏拖過蘆葦，你的血流在我的手上，太陽烤得令人難受，那邊的岸上，大概已經沒有一個活人留下來了，這樣的砲火轟向這一長滿蘆葦的狹長地帶。我拖着 you，因為我不能想像你能够不活下去……你躺在蘆葦上，已經清醒過來，祇是你的嘴唇乾燥不堪，你說道：

「喝……給我喝一點水……」

但是這裏已經沒有水，而且我們也沒有杯子，也沒有鍋子，也沒有

瓶子，否則我可以回轉湖邊。那時你就說：

『你小心地把我的靴子脫去，它們還非常牢固……』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我脫下了你的踏過這麼多道路的大軍靴，——我們行軍了這麼多天，不會換過綁腿，但是我就拿着這只靴子到湖邊去，接着爬了下去，——我自己也忍不住的要喝。當然，也不能夢想我會這樣的砲火下面喝飽水，——這是奇蹟，我竟能汲滿一靴子的水，並且爬了回去。

但是當我爬到你那裏的時候，你已經死了。你的臉很鎮靜。我初次看見，你是多麼的巨大，——這樣常常把我們攪錯不是無故的。淚水從我的眼睛裏湧出來。我忍受不住地要喝水，我就撲到你的靴口，向着我們的兵士友誼的這一粗糙的苦酒，哭着把它一飲而盡……

也不覺得冷，也不覺得恐怖，乏力，凍僵，飢餓，華麗雅像一匹牝狼一樣沿着戰綫一個村子一個村子的流浪，有時就在草原上宿夜。撤退的德國兵的浪濤，在每一次戰綫新的移動之後，把她也逼得愈來愈接近故鄉。

她躑躅了一天，兩天，一星期，躑躅着，自己也不知道爲了什麼。也許，她還希望越過戰綫，可是後來自己也相信她以之哄騙謝廖士卡的事情：他到底爲什麼不帶着什麼紅軍部隊到這裏來？他說：『我一定來』。他總是履行他的諾言的。

在那天夜裏，當戰事在卡緬斯克發生，數十維爾斯達外的四郊都看得見滾滾黑煙上的龐大火光的時候，華麗雅在一個離卡緬斯克十五六公里的村子裏找到住所。村子裏沒有德國人，華麗雅，像大多數居民一樣，也通宵未睡，觀望着火光。一種什麼東西逼使她等待，等待……

次日十一點鐘光景，村子裏知道，紅軍部隊已衝進了卡緬斯克，戰事在城裏進行，德國人已經被擠出大部份的城區。這裏馬上就要湧來德國人中間最可怕的——在戰鬥中挨打的德國人……。華麗雅重又提起自己的布袋，——女主人由於憐憫拋了一塊硬麵包到這袋裏，——走出了村子……

她走着，自己也不知道上那裏去。融雪天老是繼續着，但是風已經換了方向，變得更冷，霧濃起來，沒有分明的淪淪的雪雲遮住了整個天

空。華麗雅停在路中央，站了很久很久，消瘦，背着這一布袋，風兒吹亂着她的潮濕的，從帽子下面鑽出的亞麻色髮捲。後來她慢慢地，操着浮幌在雪水中的村道朝克拉斯諾頓那面走去。

這時謝廖士卡，垂下一只袖子血污的手，沒有武器，敲着村子另一頭最邊上的一家農舍的窗子。

不，命運之神註定他不死在這一次……。他在泥濘的，潮濕的雪地上躺了好久，在鐵路副綫旁邊那個村子中央，一直到德國人靜止下來。不能希望自己人今天夜裏又會衝到村子裏。得離開，離開戰綫，到一旁去。他穿着便服，槍可以留在這裏的。他又不是初次穿過敵人的陣地！

天上滯留着模糊的黎明前的曙色，他吃力地，拖着一條受傷的臂，爬過了鐵路。平常這時，農舍裏的慈祥的女主人已經起來了，點起了燈，直到天亮。但現在，慈祥的女主人們却帶着自己的孩子坐在地窖裏。

謝廖士卡爬開鐵路約一百米，接着站起身來走。這樣他到了這個村子。

一個髮辮金黃色、剛剛提來一桶水的姑娘從舊衣服上撕下一片，把他包紮起來，洗淨了血污的衣袖，用灰擦了一會。男主人們這樣的害怕德國人會張望到，甚至不把熱的給謝廖士卡吃，祇把隨身帶着的什麼東西給他。

於是通宵未睡的謝廖士卡就沿着戰綫的各村子走去——找尋華麗雅。

像頓聶茨草原上常有的情形一樣，氣候又轉為冬天了。降下了雪，它已經不融解的了。後來嚴寒又加襲擊。在正月的最後幾天，菲妮亞，謝廖士卡的自成一家住着的姊姊，從市場回來，發覺家門緊閉着。

「媽媽，你是一個人嗎？」她的大兒子從門後問道。

謝廖士卡坐在桌邊，一只手撐着，另一只手盪着。他一向很瘦，可是現在臉上完全深陷下去了，背弓起了，祇有他的眼睛還帶着原來的，生動的，有活力的表情迎接姊姊。

菲妮亞告訴他，幾乎全部「青年近衛軍」都在監獄裏。她也已經從瑪麗娜口中獲知柯歌伏亦的被捕。謝廖士卡默默地坐着，他的眼睛可怕地閃着光。過了一會他說道：

「我要走的，別怕……」

他覺得菲妮亞爲他也爲她的孩子擔心。

姊姊替他做了包紮。把他穿上婦人的衣服，至於他身上的衣服，則摺成了一個小包裏，在微明的時候陪他回家。

在監獄裏受到虐待之後，父親變得這樣的衰弱，幾乎一直是躺在床上。母親還健旺。姊姊們都不在——沒有達霞，也沒有敬愛的娜佳：她們也朝戰綫的什麼地方去了。

謝廖士卡開始打聽：有沒有聽到華麗雅·鮑爾茨在什麼地方？

在這一時期中青年近衛軍的父親們已經接近起來，但是瑪麗雅·安德列葉芙娜對謝廖士卡的母親沒有說起過關於自己的女兒的話。

「她不在那邊嗎？」謝廖士卡陰鬱地說。

不，華麗雅不會到過監獄：這是他們確實知道的。

謝廖士卡脫去了衣服，整整一月來第一次躺到乾淨的床上，躺到自己的床上去。

油燈在桌子上亮着。一切都像他童年時那樣，但是他什麼都沒有看見。父親躺在鄰室裏，咳嗽得四壁都震動起來。可是謝廖士卡却覺得上房裏不自然地靜：沒有姊姊們的習慣的騷擾聲。祇有小姪子在祖父房裏的泥地上爬，牙牙學舌着什麼自己的話。

母親有事出去了。祖父的小房裏來了一個女鄰居，一個青年婦人。她幾乎每天來，而謝廖士卡的雙親則因爲精神上的天真和純潔却從來不會想過，她爲什麼這樣經常來看他們。女鄰居進來和祖父談話。

在地板上爬的小孩子拾起了什麼，爬進了謝廖士卡的上房裏學舌着：

「叔叔……叔叔……」

那婦人瞥視了一眼上房，看見了謝廖士卡，後來還同祖父談了一陣，走了。

謝廖士卡在吊床上轉了一個身，不再出聲了。

母親和父親已經睡了。屋子裏暗而靜，可是謝廖士卡仍舊睡不着，給愁思弄得困憊不堪……

突然從院子裏傳來一陣有力的敲門聲：

「開門！……」

一秒鐘前還覺得，那帶領他通過一切試煉的蓬勃的生活力已經永遠

離開了他，還覺得，他已經被摧毀。但是就在這敲門聲發出的那一剎時，他的身體一下子變得堅韌和靈活起來，不出聲地從床上跳起來，他跑到小窗子跟前，微微揭起黑布的一角。周圍的一切都是白的。一切都浴着均勻的月光。不僅僅是一個站在窗邊持槍準備的德國兵的身形，即是兵士的影子也準確地刻劃在雪地上。

母親和父親醒來了，駭懼地，未曾清醒地交換了幾句話，不出聲了，祇諦聽着敲門聲。謝廖士卡像他已經習慣了的那樣用一只手穿起褲子、襯衣，着上了鞋，祇是不能縛結在師部裏發給他的紅軍皮鞋的皮鞋帶，他來到了睡着母親和父親的小房間。

「誰去開開門，不過別點燈，」他輕聲地說。

似乎，泥屋看看就要被敵得坍落下來。

母親在房間裏團團轉，她完全喪失了神志。

父親悄悄從床上起來，從他的默默的動作上看，謝廖士卡覺得，老頭子的移動是多麼的困難，這一切對他是多麼的困難。

「沒有辦法，祇好去開了，」父親用怪異的尖細的聲音說道。

謝廖士卡懂得父親在哭。

父親拄着杖，到了門斗，說道：

「馬上來，馬上來……」

謝廖士卡悄悄地跟着父親溜出來。

母親沉重地奔到門斗裏，在那邊觸動了一下一樣金屬的東西，接聲似乎飄進嚴寒的空氣。父親開了外門，把住它，讓在一邊。

三個黑色的身形，一個跟着一個，從四方形的月光下走進了門斗。最後一個進來的人隨身闔上了門，門斗被強烈的手電筒的射光照亮了。電光先是落在母親身上，她站在屋子深處，在一扇從門斗通底屋——牛棚的門旁邊。謝廖士卡從他的暗角裏看見，門的鑰匙留着，門半開着，於是明白母親這是爲他做的。但是在這一剎那，電燈光落到了父親和藏在他背後的謝廖士卡身上：謝廖士卡不會想到，他們會用電筒照亮門斗，他滿想在他們走進上房的時候溜到院子裏去的。

兩個人抓住他的手。謝廖士卡絕叫起來，受傷的手臂感覺到這樣的疼痛。他給拖進了上房。

「把燈點起來！幹麼像一朵年青的玫瑰那樣的站着！」索里柯夫斯

基對母親吆喝道。

母親的顫抖的雙手久久不能點亮油燈，索里柯夫斯基就自己捻亮了打火機。謝廖士卡被一個SS隊員和芬龐執着。

母親看見了他們，就嚶陶大哭起來，倒了下去。高大、沉重、她爬着，用圓圓的，老婦的雙手在泥地上扒着。老頭子站着，身子幾乎俯到地，靠着鑰匙，全身都在顫抖。

索里柯夫斯基進行表面的搜查，——他們已經不止一次搜查過邱列寧家的住宅。一個兵士從褲袋裏摸出了一根繩子，把謝廖士卡的雙手綁到後面。

「祇有一個兒子……請可憐可憐吧……把一切都拿去吧，牛，衣服……」

上帝知道她在說些什麼……。謝廖士卡憐惜她憐惜到出眼淚，以致他不敢說什麼話，怕會痛哭出聲。

「帶走吧，」芬龐對兵士說。

母親來攔阻他，他就輕蔑地一脚把她踢開。

兵士推着謝廖士卡，朝前走去，芬龐和索里柯夫斯基跟着他。謝廖士卡轉過身來，說道：

「別了，媽媽……。別了，我的父親……」

母親衝向芬龐，用她的還很有力的雙手打他，一面叫着：

「殺人不要人的東西，打死你們還嫌不夠！等着吧，我們的人就要來了！……」

「哼，你……又想到那邊去嗎！」索里柯夫斯基吼叫起來，接着，不顧「祖父」的沙嘎的，碎裂的請求，把那個穿着舊長袍——她總是穿着它睡覺的——的亞力山德拉·華西里葉芙娜拖到了街上。「祖父」好不容易才把大衣和頭巾擲給她。

第五十三章

謝廖士卡在打他的時候不出一聲，在芬龐把他反絞轉來吊在刑台上的時候也不出聲，雖然受傷的手臂痛得可怕。僅在芬龐用擗杖刺進他的傷口時，謝廖士卡才磨起牙齒。

但他仍舊驚人地富有活動力。他被拋入一間單身的牢房，他馬上開始朝兩面叩問，打聽鄰居。他顛起足尖，研究天花板下的縫隙，——不可以設法擴大它，拗斷木板，即使是溜到監獄的院子裏去：他深信，祇要衝出牢門，到處都逃得掉的。他坐着，回憶着審問他和拷打他的屋子的窗是怎樣配置的，牢裏有沒有從走廊通院子的門。唉，如果不是受傷的手哪！……不，他還沒有認為一切都已喪失。在這幾天晴朗的嚴寒之夜，頓聶茨的砲隊的轟隆聲甚至在牢房裏也聽得到。

早晨，把他和維奇卡·魯基揚慶柯對證。

「不……聽得到是住在旁邊，可是從來沒有見過，」維奇卡·魯基揚慶柯說，一面用那對暗色的天鵝絨般柔軟的眼睛——他臉上祇有這對眼睛是活着的——望着謝廖士卡的身旁。

謝廖士卡一聲不響。

過了一會把維奇卡·魯基揚慶柯帶走了，過了幾分鐘，母親在索里柯夫斯基陪伴之下走進了牢房。

他們剝去了這個老婦人，十一個孩子的母親的衣服，把她推到血污的板床上，開始當着她兒子的面用鐵絲抽打。

謝廖士卡並不別轉身去，他望着怎樣打他的母親，默不作聲。

接着當母親的面打他，他仍舊默不作聲，甚至芬龐都發了火，從桌子上抓一塊鐵片，劈了一下謝廖士卡的健康的手臂。謝廖士卡變得通臉灰白，汗粒湧現在他的額角上。他說道：

「這——是全部的話了……」

這一天監獄裏從克拉斯諾頓村運來了全部的被捕者。他們中間的大部份已經不能行動，他們被挾着在地板上拖，被拋進那些就是如此也已經過滿的牢房。柯里亞·蘇姆斯柯亦還能行動，但是他有一只眼睛給鞭子打得掛出來了，流着血。托茜雅·葉利謝英柯，就是那個看見直冲九霄的白鴿曾經這樣樂天地大叫起來的姑娘，祇能夠撲臥着：在她被送到這裏之前她被按坐在燒得白熱的鐵板上。

他們剛被帶進來，一個憲兵就到姑娘們的牢房裏來提劉勃卡。所有的姑娘和劉勃卡本人都深信，她是被帶去處死的……，她同姑娘們道了別，接着就被帶走了。

但是劉勃卡並不是被帶去處死。遵照州衛戍司令克列爾少將的要求

，她被帶到羅文基他那裏去審問。

是遞送的日子，冷、靜、沒有風：斧頭的斫伐聲，井邊的水桶聲，步行人的腳步聲遠遠地散播在因為太陽和雪而閃閃發光的空氣中。葉季莎維達·阿列克賽葉芙娜和劉德米拉——她們總是一起去送東西的，——把食品打了一個包裹，拿了一只伏洛佳在最近一張便條中說要的枕頭，操着在雪上穿過空地踏出來的小徑，走到狹長的監獄的屋子，——監獄和它的白牆壁以及背蔭一面成青色的屋頂上的雪，都和周圍的地形融合爲一了。

她們倆，母和女，是這樣的瘦，以致更爲相像起來，她們可以被當作姊妹。總是暴烈的，性急的母親現在似乎是祇由神經血管織成。

從擠集在監獄旁邊的婦人的聲音上，從所有的婦人都拿着包裹但並不向監獄門移動這一點上，葉季莎維達·阿列克賽葉芙娜和劉霞感覺到凶兆。在台階旁邊，像平常一樣，站着一個德國哨兵，他並不望着這羣女人，而台階上，在欄杆旁，則坐着一個穿黃色短皮襖的警察。但是他並不接受要送進去的東西。

無論是葉季莎維達·阿列克賽葉芙娜，無論是劉霞，都不必去辨認誰站在這裏：她們每逢這天總要在這裏遇見的。

席姆奴霍夫的母親，一個矮小的老太婆，站在台階的石級面前，身前捧着一只包裹和一捲東西，說道：

「即使拿進一點什麼吃的……」

「用不着。我們自己會給他們吃得飽飽的，」警察並不抬起眼睛說道。

「他要一條小被單……」

「我們今天會給他一張好床……」

葉季莎維達·阿列克賽葉芙娜走到台階跟前，用她陡急的聲音說道：

「爲什麼不接受送進去的東西？」

警察一聲不響，並不理睬她。

「我們並不性急，我們會站着的，除非走出什麼負責的人來！」葉季莎維達·阿列克賽葉芙娜回過頭來望着這羣婦人，說道。

這樣，她們一直站到聽見了許多人在監獄院子裏的腳步聲和有人在

忙碌着，開着大門的聲音。女人們總是利用這樣的機會，瞅望一下朝這面開的窗子，——有時她們甚至看得見坐在這些牢房裏的自己的孩子。成羣的婦人湧向大門的左面。但是從大門裏，在鮑爾曼中士的指揮下走出了幾個兵士，他們開始驅散這批婦人。

婦人們奔開了幾步，又回轉來。許多人開始嚎叫起來。

葉李莎維達·阿列克賽葉芙娜和劉霞退到一邊，默默地望着這一切。

「今天要處死他們，」劉霞說。

「不，我祇向上帝禱告一椿事情，就是在死以前不要折斷他的翅膀，在這些狗面前不要顫抖，讓他唾吐他們的臉孔吧！」葉李莎維達·阿列克賽葉芙娜喉嚨裏帶着低沉的沙啞聲，眼睛裏帶着可怕的閃光說道。

可是在這時，她們的子女却在經歷着落到他們頭上的最後的和最可怕的考驗。

席姆奴霍夫搖幌着站在勃柳克納隊長面前，血在他的臉上流着，頭無力地垂着，但是萬尼亞一直竭力把它抬起，後來總算抬起了，並且在這四星期的沉默中第一次說話了。

「怎麼，不能夠嗎？……」他說。「你們不能夠的！……你們掠奪了多少的國家……你們丟棄了誠實、良心……可是你們不能夠……你們沒有力量……」

他大笑起來。

遲暮的時候，兩個德國兵把蒼白的臉孔仰轉，辮子在地板上拖的鄔麗亞帶進牢房，把她推到牆邊。

鄔麗亞呻吟了一下，撲轉身子。

「李列奇卡……」她對大姊伊凡妮馨娜說道。「把我衣服提高一點，痛得……」

李麗亞自己的行動也很困難，但直到最後一分鐘還是像奶娘般爲自己的女伴奔忙，她小心地把浸着血水的衣服捲到腋下，恐懼地退後一步，哭了起來：在鄔麗亞的背上，印下了一顆血污的五角星的烙痕。

除非這幾代人中間的最後一代進入了墳墓，克拉斯諾頓的居民將永遠不會忘記這一夜。異常耀眼地明朗的蛾眉月斜斜地懸在天空。看得見十公里周圍的草原。冷得難忍。在北方的整條頓聶茨河上閃着電光，一

會兒傳來了靜靜的，一會兒傳來了增強的大小戰鬥的轟殺聲。

親屬中間這一夜沒有人睡着。不僅是親屬不會睡着：所有的人都知道，這一夜要處死青年近衛軍。人們坐在油燈旁，否則就坐在完全黑暗中，在自己的沒有生火爐的屋子裏和泥屋裏，有人跑到院子裏，久久站在嚴寒中，諦聽着有沒有人聲或是汽車的鳴鳴聲或是槍聲傳來。

除了已經處在無感覺狀態的那些人外，牢房裏沒有一個人睡着過。那些最後被帶去拷打的青年近衛軍看見，牢房裏進來了史吉慶柯市長。大家知道，市長是在行刑前，當判決書上需要他的簽名時，才到牢房裏來的……

牢房裏也聽得到在頓聶茨河上滾過來的壯大的隆隆聲。

鄔麗亞側着身子半躺着，頭倚着牆壁，一面敲一面向隔壁的男孩子們叫道：

「孩子們，聽到嗎，聽到嗎？……堅強起來……。我們的人來了……。無論如何我們的人來了……」

走廊裏響起了軍靴的響聲，砰關着牢房的門。開始把拘禁的人帶到走廊上，接着不是經過院子，而是直接經過大門帶到了街上。穿着大衣或是厚茄克的姑娘們互相幫助戴帽子，縛頭巾。李麗亞把躺着不能動的阿妮亞·索波娃(Аня Сопова)穿戴好，而蘇拉·杜勃洛維娜則穿戴了她敬愛的女伴瑪雅。有幾個姑娘寫了最後的條子，藏到了丟掉的襪衣裏。

上一次送東西來的時候鄔麗亞拿到了一套乾淨的襪衣，她現在把舊的打成一個包裹。突然淚水開始窒息她，她無力克制淚水，抓起一件襪衣，用它遮住了臉，使她不被人聽到，她伏在牢房的角落裏，就這樣坐了好一會。

她們被帶到一塊浴着月光的空地上，接着被裝進兩輛卡車。第一個被扛上去的是沒有一絲力氣的和喪失掉理性的史達霍維奇，把他輓了一輓，就擲入了卡車中。許多青年近衛軍都不能自己行走。腳底被削去的阿那托里·卜波夫被扛上去。眼睛給敲得掛出來的維佳·彼得洛夫是拉高靜和席尼亞·謝畢列夫扶上去的。伏洛佳·奧西摩興被斫去了右手，但他仍舊自己行走。萬尼亞·席姆奴霍夫由托里亞·奧爾洛夫和柯伐廖夫攙上去。他們後面，像小草般搖晃着走着謝廖士卡·邱列寧。

他們——姑娘們和少年們——被裝進了不同的卡車。

兵士們砸上了卡車的側門，跨過車舷爬進過滿的汽車。芬龐分隊長在前頭一輛卡車上的司機旁邊佔了一個位置。汽車動了。他們被運過空地，經過兒童醫院和伏羅希洛夫學校的房子。裝着姑娘的車子在前頭駛。郎麗亞，莎霞·龐達廖娃和李麗亞唱起了：

受了痛苦的監禁的磨折
你取得了光榮的死……

姑娘們跟着她們唱起來。後頭一輛車子上的男孩子們也唱起來了。他們的歌聲遠遠地在嚴寒的不動的空氣中散播開來。

卡車把左面最後一所房子遺留在後面，馳上通往第五礦場的大路。

謝廖士卡，貼着卡車的後壁坐着，貪婪地用鼻孔吸着嚴寒的空氣……瞧，卡車已經馳過通往村子的迴路。他們很快就要越過隘道。不，謝廖士卡知道他無力這樣做。但是他前面，跪着雙手被反縛在背後的柯伐廖夫。他還有力，把他的雙手縛住不是平白無故的。謝廖士卡用頭撞了他一下。柯伐廖夫轉過身來。

「托爾卡……馬上就是隘道了……」謝廖士卡輕聲說，一面用頭朝旁邊點了點。

柯伐廖夫斜眼望望自己的肩後，動了動被綁的雙手。謝廖士卡把牙齒靠到縛住柯伐廖夫雙手的繩結上。謝廖士卡是這樣的無力，以致好幾次仰靠到卡車壁上，額上蒸出汗珠。但是他這樣的鬥爭着，彷彿他是為自己的自由鬥爭一般。瞧，結被解開了。柯伐廖夫照舊把雙手背在背後，動了動它們。

……站立起嚴峻的復仇者，
他會比我們更有力……

姑娘們和少年們唱着。

卡車駛進了隘道，先頭一輛已經馳上了高坡。第二輛，咆哮着和空轉着輪盤，也開始馳上去。柯伐廖夫把一只腳抵在後壁，跳了下去，在隘道上奔去，揚起了雪片。

最初的情亂的一剎那過去了，卡車這時已經開出隘道，柯伐廖夫已

經看不見了。兵士們怕別的被捕的人也逃散，沒有決心跳下去，祇從卡車上開了幾槍。聽到了槍聲之後，芬龐阻住了車子，跳了下去。卡車停了下來。芬龐暴怒地用他的村婦般的聲音咒罵着。

「走了！……走了！……」謝廖士卡懷着難以形容的勝利感細聲叫道，接着用最可怕的，祇要是他知道的字眼咒罵着。但是這些咒罵語現在在謝廖士卡的嘴裏響起來已經成爲神聖的誓約了。

現在已經看得見在炸後傾斜地奔向一側的第五礦場的打洞機。

少年們和姑娘們唱起了國際歌。

他們大家被卸到礦場上的冰冷的澡房裏，在這裏被關了好一會：等勃柳克納、巴爾德和史吉慶柯到來。憲兵開始剝脫那些穿着好衣服和好鞋子的人。

青年近衛軍們獲得了互相告別的機會。克拉華·柯伐廖娃坐到了萬尼亞的身旁，把一只手放到他的額上，再也不再同他分開了。

他們被一小隊一小隊的領走，一個一個的被拋進試掘坑道。每一個能夠的人都來得及說出他要留給世界的幾句話。

唯恐不是全部的人都死在同時拋進數十個人的試掘坑道裏，德國人就在他們身上放下兩輛貨車。但是礦場上的呻吟聲還在好幾天中聽得見。

奧列格站在衛戍司令克列爾面前，雙臂打環，面頰深陷，因此他的額骨更顯得突出。他的兩鬢完全是灰白的。但是金睫毛下面的大眼睛却帶着清明的，比往常更見清明的表情觀望着。

在克列爾——他祇慣於謀殺，因爲他一生中不會做別的事情——面前站着的並非一個十六歲的孩子，而是一個年青的人民先導者，他不僅清楚地看見了自己在生活中的道路，而且看見了自己的民族在別的民族中間的道路和全人類的道路。他說道：

「可怕的不是你們，——你們已經被擊潰而且已經註定命運了，——可怕的是那產生了和人們在地球上生存了這麼久並且在思想和勞動方面達到了這樣明朗的高峯之後還在產生着你們的制度……。食人主義的疫病噬食着已經不僅僅是個別的人，而是整串族的靈魂，它威脅着人類的生存……。比瘟疫更可怕的這一食人主義的疫病將要噬食掉世界

，直到享用世界福祉的是那些創造福祉的主人，直到享受統治人的無限勢力的不是那些把世界的所有財富都集中在自己手中的人間敗類……。這些身穿雪白襯衣的紳士們想要逃出歷史的法庭是枉費心機的。濺着血污，他們已經站在它威嚴的雙眼面前了……。我引為遺憾的祇是我不能在自己的人民和全人類的隊伍中多多為合理的，公正的生活制度鬥爭，我向所有為這制度而鬥爭的人致我最後的敬意！……」

奧列格·柯歇伏亦是一月三十一日白天被槍斃的，他的屍體和這一天被槍斃的別人的屍體一起被埋在一個公坑裏。

而劉巴·謝夫卓娃則還被磨折到二十七日，不斷企圖從她那裏獲取密碼和發報機。在槍決以前她找了一個機會送給母親一張字條：

「別了，媽媽，你的女兒劉巴要到濕潤的地裏去了。」

當劉巴被帶出去槍斃的時候，她唱起一只她最歡喜的歌：

在廣闊的莫斯科曠野上……

把她帶去槍斃的一個SS隊的分隊長要叫她跪下來，再朝後腦開槍，但是劉巴沒有跪下去，正面接受了子彈。

第五十四章

克拉斯諾頓的居民還經歷了逃走的德國軍隊所遺身帶來的一切災難。撤退的德軍搶劫着，把居民趕走，在城裏和整個礦場區上炸掉各個工廠和所有的大建築。

劉巴·謝夫卓娃在紅軍部隊開入克拉斯諾頓和同時開入伏羅希洛夫格勒以前一個星期死去。二月十四日蘇聯的坦克衝進了克拉斯諾頓，馬上蘇維埃政權就跟着他們回來了。

在十天中間，集起了許多的人，礦工們才從第五礦場的坑道上拉出殉國的青年近衛軍的屍體。在整整這十天中，死者的母親們不會離開過礦場的豎坑，接受着自己的孩子的形狀不具的屍體。

葉列娜·尼柯拉葉芙娜還在奧列格活着的時候就到羅文基去了。但是她不能為兒子做點什麼，他也不知道母親就處在他近旁。

乘奧列格的母親和所有他的親人在場，羅文基城的居民從坑裏拖出

奧列格和劉巴·謝夫卓娃的屍體，就葬在羅文基那邊。

這個矮小的，衰老的婦人，幽暗的雙頰深陷，眼睛表達出特別有力地感動健全天性的那一深沉的痛苦，——很難在她身上認出從前的葉列娜·尼柯拉葉芙娜·柯歌伐雅。但是她這幾月來做兒子助手的那件事情，特別是註定她受這些痛苦的他的死難，在她身上發現了把她超越過她個人的苦難的那種力量。那隱蔽了人類鬥爭、努力和慾望的龐大世界的她的日常事務的帷幕彷彿睡着了。她跟着兒子走進這個世界，她面前展開了一條社會服務的大道。

這幾天還發現了德國人一樁罪行的祕密：在公園裏找到了一座礦工的墳墓，當挖掘他們的時候，他們是這樣的埋在泥土裏：先是發見頭，繼而是肩膀，身體，手。在他們中間發見了華爾柯，蘇爾迦和手抱嬰孩的符陀文柯的屍體。

從第五礦場的試掘坑道裏拖出的青年近衛軍就葬在公園裏的公墓上。

所有生還的「青年近衛軍」會員都參加葬禮：伊凡·杜爾根尼奇，華麗雅·鮑爾茨，淑拉·阿魯秋仰茨，奧麗雅·伊凡卓娃和妮娜·伊凡卓娃，拉吉克·尤爾金等。

華麗雅·鮑爾茨從卡緬斯克潛行回家，瑪麗雅·安德列葉芙娜把她送到伏羅希洛夫格勒的親人家裏，在那邊華麗雅碰到了紅軍。華麗雅的父亲也活着，他躲在史大林諾的妻子的親戚家裏。但是這時史大林諾還在德國人手中，瑪麗雅·安德列葉芙娜和華麗雅都不知道這一點。

杜爾根尼奇越過了戰綫，他獲得了離開部隊在故鄉就一會的假期。而謝爾蓋·列伐蕭夫則在越過戰綫時被打死了。

史巧巴·薩方諾夫也死了。他在紅軍第一夜衝擊時佔領下來的卡緬斯克城的一區，作為一個分隊的一員參加奪城的戰鬥，結果被打死了。

阿那托里·柯伐廖夫給一個工人藏在村子裏。柯伐廖夫的强有力的身體被打得這樣，以致全體都是傷。沒有辦法包紮，祇好用溫水把他洗了一洗，裹上一條被單。柯伐廖夫在他們那裏躲了幾天，但是再把他藏下去是很危險的，所以他就到親戚家裏去。他住在頓巴斯的還沒有被解放的那一部份。

伊凡·費奧陀洛維奇·普洛慶柯在住着瑪爾法·柯爾尼英柯的村子

裏遇到紅軍，最近幾星期他就是在那個村子裏領導德軍後方的遊擊隊活動。在這一活動中幫助他的有他的在下亞力山德洛夫卡教書的妻子卡佳，老頭子納列士納和瑪爾法，以及由『青年近衛軍』從俘虜營裏解放出來的她的丈夫高爾其·柯爾尼英柯。

在村子被蘇軍佔領的前一天，伊凡·費奧陀洛維奇，由那個曾經載送過柯歌伏亦的親屬並把自己的衣服供給過伊凡·費奧陀洛維奇的老頭伴隨着，走向村委員會的房子，那裏暫時停留着德國憲兵隊和從頓聶茨逃來的警察。村中許多居民擠在村委員會旁邊，想無意中聽到紅軍離這裏遠呢還是近的消息，或者是祇要從奔逃的德國人的樣子上獲得滿足。

當他們，伊凡·費奧陀洛維奇和老頭，站在這裏的時候，在農橋上還馳來了一個警官。從農橋上跳到老頭身旁，用蠢笨的眼睛張望了一下，他忽忽忙忙地向老頭問道：

「局長先生在那裏？」

老頭眯起了眼睛，說道：

「先生先生，可是瞧見嗎，同志在追上來了？……」

警官罵了起來，但他是這樣的匆忙，甚至沒有追打老頭，就奔入了屋子。

德國人邊走邊咀嚼着，從屋子裏奔了出來，不多一會就乘了幾架雪橇逃走了，祇見雪粉在他們後面飛揚起來。

次日，紅軍就開入村子。

伊凡·費奧陀洛維奇帶着一隊遊擊隊員渡過頓聶茨，從米佳金斯卡雅村近旁的一個廢棄的石坑裏拖出他的『煤氣兒』，它完好如舊，裝滿氣油，甚至還有一只貯油槽。它，這只『煤氣兒』，像產生它的時間那樣的古老。在剛剛回轉伏羅希洛夫格勒的政權還沒有自己的汽車的最初幾天，大家簡直羨慕伊凡·費奧陀洛維奇的『煤氣兒』。

伊凡·費奧陀洛維奇就乘了這輛『煤氣兒』到克拉斯諾頓來憑吊殉國的青年近衛軍。

這裏他還有別的事情：得恢復『克拉斯諾頓煤公司』，復興礦場。此外，他想親自打聽一下青年近衛軍殉難的詳情。

史吉慶柯和索里柯夫斯基同德國人一起逃走，但是調查員庫列蕭夫給居民檢舉出來，被阻住並交給了蘇聯的正義法庭之手。通過他才獲知



蘇爾柯夫像

了史達霍維奇的口供，獲知了維麗柯娃和李亞德斯卡雅在「青年近衛軍」的覆滅中起了怎樣的作用。

在殉難的青年近衛軍墓上，他們的生還的夥伴立誓為自己的友人復仇。墓上豎了一個臨時的紀念碑——一個普通的木質尖塔，面上寫着所有「青年近衛軍」的殉國的戰士的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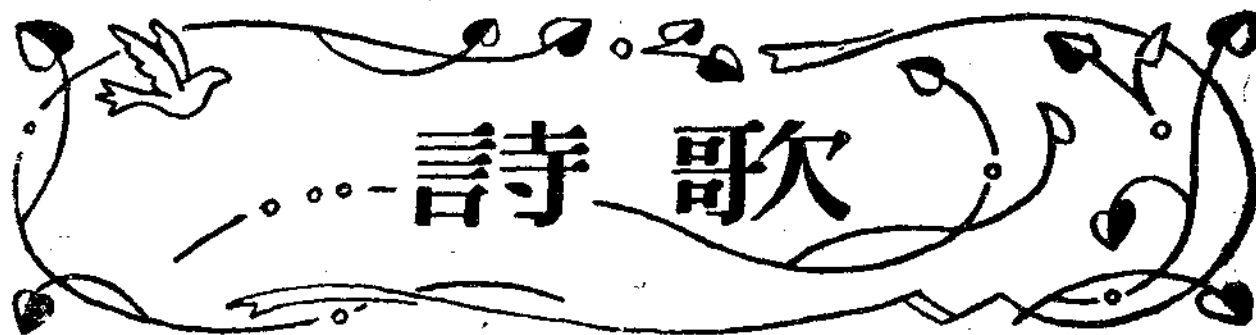
下面就是這些名字：

奧列格·柯歇伏亦，伊凡·席姆奴霍夫，鄔麗亞娜·葛洛摩娃，謝爾蓋·邱列寧，劉波芙·謝夫卓娃，阿那托里·卜波夫，尼柯拉·蘇姆斯柯亦，符拉其米爾·奧西摩興，阿那托里·奧爾洛夫，謝爾蓋·列伐蕭夫，史吉邦·薩方諾夫，維克多·彼得洛夫，安東妮娜·葉利謝英柯，維克多·魯基揚慶柯，克拉芙吉亞·柯伐廖娃，瑪雅·畢格里望諾娃，亞力山大拉·龐達廖娃，華西里·龐達廖夫，亞力山大拉·杜勃洛維爾，李奇亞·安德洛索娃，安東妮娜·馬希慶柯，葉夫格尼·莫希柯夫，李麗亞·伊凡妮馨娜，安東妮娜·伊凡妮馨娜，鮑里斯·葛洛望，符拉其米爾·拉高靜，葉夫格尼·謝畢列夫，安娜·索皮娃，符拉其米爾·遲達諾夫，華西里·畢洛淑克，謝妙·奧斯達賓柯，耿那其·魯卡蕭夫，安蓋里娜·薩摩興娜，妮娜·米那葉娃，列昂尼德·達德雪夫，亞力山大·錫希慶柯，阿那托里·尼柯拉葉夫，台米揚·福明，妮娜·蓋拉西摩娃，喬治·史遷爾巴柯夫，妮娜·史達爾采娃，娜傑士達·畢特里亞，符拉其米爾·庫里柯夫，葉夫格妮亞·基柯娃，尼柯拉·梭柯夫，符拉其米爾·薩戈路伊柯，尤里·維采諾夫斯基，米哈伊爾·葛里戈里葉夫，華西里·鮑里索夫，妮娜·克齊柯娃，安東妮娜·吉雅慶柯，尼柯拉·米龍諾夫，華西里·特卡巧夫，巴維爾·巴拉古達，德米特里·奧古爾卓夫，維克多·蘇波金。

一九四三至一九四五年。

(全書完)

(水夫譯)



蘇爾柯夫
(Алексей Сурков)

詩 五 首
(ПЯТЬ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Й)

致 支 加 哥 工 廠 家
(ЧИКАГСКОМУ ФАБРИКАНТУ)

罐頭在林中的草叢裏亂滾，
匣子已被砲彈炸得粉碎，
被擊斃了的廚司，目光遲鈍
看着厚型紙上的Made in USA.

死人臉上留着血印的傷痕，
他默默無聲地要求答覆。
厚型紙上標明的廠家主人，
他正在遼遠的海外享福。

田野裏狼藉着橫飛的血肉，
他從遙遠的遠方看不見——
他住在隔着海和洋的本國，
上帝賜福，那裏平安、悠閒。

他的良心平安，他心地乾淨。
他可以等候，他不慌不忙。
他拿支加哥屠宰場的出品，
算作貢獻，抵我們的血賬。

狗子把你的孩子搶去踐踏，
四分五裂，——他也有些悲傷。
但是每一斤支加哥的香腸，
他却要收取現款來結賬。

但是等你得到勝利的時候，
他却走過來，像一隻野狗，
跟在搏鬥受傷的獅子後頭，
吐着甜言蜜語，拾取戰果。

——一九四二年於伏羅森士前綫。

在激戰的轟響聲中在頭上飛逝
(В ГРОМЕ ЯРОСТНЫХ БИТВ ПРОЛЕТАЮТ НАД НАМИ)

在激戰的轟聲中在頭上飛逝
惶惶不安和艱難可怕的日子，
詩人，站到隊伍面前，在紅旗底下，
直視同時代的人，把眼睛張大。

你一步不離地伴隨着我們同行，
我們在一起迎接驚慌的黎明，
像向祖國提出効忠的誓言一樣，
戰壕詩人，你向我們宣誓歌唱。

看守着兵士們靈魂的一動一靜，
用心血給我們寫我們的事情，
讓歌唱變成刀槍不進的避死咒，
躺在兵士們忠誠爲國的心頭。

爲了偉大勝利的時分之後，將來
使我們國土上的年青的後代
把祖先怎樣作戰和信仰的詩歌
猶如紅旗摺進史乘，永垂不朽。

——一九四二年一月於西綏。

火苗在小爐子裏撲擊 (ВЪЕТ Я В ТЕСНОЙ ПЕЧУРКЕ ОГОНЬ)

火苗在小爐子裏撲擊，
木柴上的松油像淚滴，
手風琴在土窖裏給我
唱出你的笑容和眼色。

莫斯科城下的白雪田，
小林子給我低語私言，
我要你聽見，我的聲音
對於你是在怎樣惦念。

現在你在遼遠的遠方，
你我間隔着白雪茫茫。
我走到你的身邊很難，
但只跨四步就到死亡。

向暴風雪唱吧，手風琴，
叫回那迷了路的幸運。
我就在土窖裏也溫暖，
由於燃燒不滅的愛情。

一個人俯下身去看水流
(ЧЕЛОВЕК СКЛОНИЛСЯ НАД ВОДОЙ)

一個人俯下身去看水流，
突然看見他已是花白頭。
這人統共還只有二十歲。
他曾經在小溪上宣誓過，
凡是向東侵犯的那些人，
他都要無情地殺死他們。
誰能責備說他是不應該，
假使他作戰時非常殘忍？

——一九四一年七月——八月於西薩。

春天的預感 (ПРЕДЧУВСТВИЕ ВЕСНЫ)

看來，我們的道路就是這樣——
生活在地，打了仗再打仗。
潺潺的小河在足邊流過，
燕子在殘破的牆上做窠。

松樹在午晝的金色中輝煌，
一望無際盡是燦爛的陽光，
但是樹林後面却有重砲
不知倦怠地喊叫和喊叫。

誰禁止他們在這午晝喊叫？
他們難道痛得要歡笑？
每一棵極小極小的野草，
充滿了春芽，——他們不知道！

— 我們命運寧與安寧不調和，——
我們不願套着桎梏變禽獸，
爲了花朵盛開；爲了歡笑，
我們要來迫使鋼鐵喊叫。

就讓這是殘暴野蠻的時代，
反正爪子不能把地球裂開！
我們把鋼鐵的喊叫煉成
愛的歌，給我們的孩子們。

——一九四二年三月於西綏。

(林 陵譯)



屠雷林
(С. Дурылин)

萊蒙托夫與普希金

(ЛЕРМОНТОВ И ПУШКИН)

——Отрывки из книги «Лермонтов»——

一八三七年的正月二十七日，普希金和法國的亡命者及冒險家丹特士(Дантес)決鬥，終以重傷不治於正月二十九日長逝[⊖]。

三天來，成羣的人把莫伊卡河(Мойка)旁的普希金的住宅緊緊地包圍住。女人們、老年人、孩子們、穿着毛皮大衣的普通人，有些甚至是穿得很破爛的人，——都來向這位大家所敬愛的人民詩人的遺體致敬。

拜林斯基的朋友尼威羅夫(Я. М. Неверов)當時這樣寫道：「人民對於這位詩人的同情，可用一件事來證明，就是在一天之中，共有三萬兩千人到他的棺材前面來行禮致敬」。[⊖]

⊖ 帝俄時代通用舊曆，如以新曆計算，決鬥之日為二月八日，逝世之日為二月十日。

⊖ 引自一九二七年出版的『莫斯科普希金學者』文集(«Московский пушкинист»)第一集第四四面。

在這千萬人的心中，對這位偉大的人民詩人的深切的哀悼，是和他們對於那些造成這位詩人之死的真正的罪首的憤恨之心相聯繫着的；而這些罪首，就正是詩人爲了愛自由與獨立而特別憎恨的上流與宮廷社會。在這個社會裏面，有着許多毒害普希金的人，他們採用了奸滑的陰謀來反對他，並且指揮丹特士這個外來者的罪惡的手去把他殺害。

全人民的這種哀悼與憤慨之情，想找到一個能把這件事傳遍全俄國的代言者。

而這個代言者的聲音終於傳出來了。

就在普希金逝世時，一位不出名的作者的詩，以無數的手抄本到處轉誦着：

『毀滅了詩人！——這不自由的正直之士——』

倒下了這一世受了讒言誹謗的人，
胸裏懷着鉛彈和焦渴的仇恨，
他低低地垂下了驕傲的頭顱，……

詩人的心靈忍受不了
那些瑣碎的非禮的污辱，
他正像往常一樣，一個人起來
反對社會的輿論……於是他就被殺死了！』

這位不出名的詩人，以深切的悲哀來痛哭普希金，把他的死視爲是一個偉大的人民的悲哀，同時還以火熱的不滿之情攻擊了那些造成他的死的罪人：

『你們站在寶座周圍的這貪婪的一羣，
全是自由、天才與光榮的劊子手！
你們藏匿在法律的庇蔭之下，
在你們前面，法庭和真理——都得靜默閉口！……』

這位揭發實情的詩人，又用未來的歷史的審判，來威嚇那些

『……惡毒地迫害
他自由的、勇敢的才能』

的人：

『那時你們的誹謗是枉然無用：
它不能再幫助你們，
你們也不能用你們的烏血
去把詩人的正義之血洗清！』

這首詩以憤怒之力和威嚴之美震駭了及攫住了所有人的心。它以成千的手抄本流傳到所有知道普希金的名字的地方去。

批評家史泰索夫（В. В. Стасов，當一八三七年時，他正是法學院的學生）這樣回憶道：「普希金是因決鬥而死的。關於他的談話和惋惜的話語是永遠談不完的，而當時祕密地以手抄本傳到我們那裏（其他地方也是一樣）來的「悼念詩人之死」一詩，更深深地激動了我們的心，於是我們就帶着無邊的狂熱談着和朗誦着這首詩。我們當時那樣激動着，懷着深切的憤慨之情，整個心都因為充滿鼓舞而燃燒着，我們準備赴湯蹈火，——因為詩的力量那樣鼓舞了我們，在詩裏面燃燒着的狂熱更那樣地傳染了我們。在俄國，恐怕從來沒有一首詩曾經產生過這樣巨大和不朽的印象的」[⊖]。

這首詩的作者馬上就被發現了。這就是近衛騎兵團中的一位二十二歲的軍官米哈伊爾·尤勒維奇·萊蒙托夫（Михаил Юрьевич Лермонтов）。

在這之前，這個名字只有在莫斯科「加拉泰亞」（«Галатея»）雜誌上所發表的一首被遺忘的詩（「春天」（«Весна»）），和在「讀書雜誌」（«Библиотека для чтения»）上所發表的一篇描寫高加索生活的長詩「哈吉·阿布勒克」（«Хаджи Абрек»）後面，曾經用過。

現在，自從悼念普希金之死的這首詩發表之後，萊蒙托夫的名字驟然變得全俄知名了。

萊蒙托夫的重擊正中要害。在傳到沙皇尼古拉一世手裏的一份詩上

⊖ 引自史泰索夫作。「四十年前的法學院」，見一八八一年出版的「俄國往事」（«Русская старина»）第二卷第四一〇至四一一面。

，寫着『革命的宣言』的字樣。沙皇驚訝起來，以爲一八二五年十一月十四日起義的一位十二月黨人，又假借了一位不明的詩人走上了人民的講壇，重用新的力量，用悼念剛剛逝世的普希金的一首詩的威力，講出了自己的自由的語句。

尼古拉一世命令把這位軍官交送軍法處，並着即查辦『有關這首未經許可的詩的案件』。尼古拉一世瞭解：『詩人之死』這首詩——是一個審判官的威嚴的話。這句話的作用異常有力，無法否定，因此尼古拉一世當結束這件案件時，就把萊蒙托夫充軍到高加索去，作爲對這首詩的報復。

在當時，萊蒙托夫這首詩以手抄本傳遍了全俄，因此當時就形成了這樣一個公通的意見：普希金好像把自己的聲音傳給了萊蒙托夫。

這個意見在他下一首詩（他第一篇親自交付印刷的作品）^①發表之後，是更爲鞏固了。這一年的五月間，在普希金所遺留下的『現代人』（«Современник»）雜誌上，就發表了他所寫的新作『波羅金諾』（«Бородино»）。

在『悼念詩人之死』和『鮑羅金諾』兩詩中，最初響出了萊蒙托夫的詩作的有力的鐘聲。萊蒙托夫作爲悲哀與鬥爭的人民的鐘聲，前後不過四年^②，但是他的清晰而明亮的聲音，在當地的優秀的人士的中間，已得到了廣泛的反應，並且還永遠活在此後各代人的心中。

（葆 荃譯）

① 萊蒙托夫的第一首詩『春天』，是由他的先生朗奇（С. Е. Рач）交給雜誌的；第二首長詩『哈吉·阿特勒克』是沒得到萊蒙托夫的同意而由他的同學投給雜誌的。因此『波羅金諾』一詩，可說是他第一篇親自交付印刷的作品。

② 萊蒙托夫的創作生命並不長，他最初聞名是在一八三七年，一八四一年六月間因決鬥死於高加索。

萊蒙托夫
(М. Ю. Лермонтов)

詩 十 章
(ДЕСЯТЬ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Й)

悼念詩人之死[⊖]
(Смерть поэта)

復仇呀，君主，復仇呀！[⊖]
我跪在你的腳前：
求你一秉公正，懲罰那兇手吧，
讓對他的刑法，向後代的子孫
宣示出你公平的審判，
好使那些惡人從它看到一個榜樣。

毀滅了詩人！——這不自由的正直之士——
倒下了這一世受了讒言誹謗的人，
胸裏懷着鉛彈和焦渴的仇恨，
他低低地垂下了驕傲的頭顱！……
詩人的心靈忍受不了
那些瑣碎的非禮的污辱，

⊖ 當普希金因決鬥而死時，萊蒙托夫正二十二歲，在近衛騎兵團裏任軍官之職。
他當時所寫的這首詩，曾以手抄本流傳非常之廣，最後也傳到沙皇手裏，
被視為是篇『革命的宣言』，於是萊蒙托夫立即被捕，並被充軍到高加索去。

⊖ 這幾句詩引自羅特魯(Jean de Rotrou, 1609—1650)所寫的一個悲劇。

他正像往常一樣，一個人起來
反對社會的輿論……於是他就被殺死了！
他被殺死了呀！……現在，所有的號哭，
不必要的空虛的讚美的合唱，
還有那辯白的徒然的囁語，又有何用？
命運的判決業已實現！
那不就是你們，最先惡毒地迫害
他自由的、勇敢的才能，
並且爲了娛樂自己，還吹起
那幾乎快熄滅了的火焰？
好，你們高興啦……——
而他不能忍受那最後的磨難：
這位驚人的天才像火炬一樣熄滅了，
像壯麗的花冠一樣凋謝了。

殺死他的兇手[⊖]冷血無情地
準備好了打擊……再也無法拯救了：
他空虛的心平靜地跳動，
他手上的槍也不顫抖。
那有什麼值得驚奇？……從遠方，
他正像成百的逃亡者，
被命運拋擲到我們這兒來
獵取幸福和官階；
他嘲笑着，大胆地曠視
異國的語言和風尚；
他不能珍惜我們的先榮；
他不能瞭解在那渴血的一瞬，
他向誰舉起了手！……

⊖ 下面各句，俱指決鬥的對手丹特士。丹特士是位法國的亡命之徒，在近衛騎兵團中任要職，因其一味追求普希金的妻子，以致引起了決鬥。



萊蒙托夫像

K. A. 戈爾布諾夫作

於是他就被殺死了——被墳墓所奪去，
這正像他曾經以驚人的力量歌唱過的
那位未知的但又是可愛的詩人[⊖]，
成了啞聾的嫉妒的俘獲品，
他自己也同樣地死於無情之手。

爲什麼他放棄了平靜的安樂和真誠的友愛，
投身到那爲人羨慕
和對於自由與火熱的心靈是窒息的世界？
他，從年青時就已經很懂人事，
爲什麼他向那些鄙卑的誹謗者伸出手，
爲什麼他相信了他們虛偽的話語和諂媚？……

於是他們拿掉他從前的花冠，把用桂葉纏成的荆棘之冠
戴在他的頭頂上：
但是那些隱藏着的利刺，
，狠狠地把他光輝的前額刺傷；
他們這些不學無術的嘲笑者
用惡毒的話語毒害了他最後的時辰，
於是他死了——帶着復仇的枉然的渴念，
和被欺騙了的希望的隱秘的遺憾。
他驚人的歌聲靜息了，
它們的聲音再不會傳揚出去：
詩人的住所是陰鬱和擁擠的，
在他的嘴唇上還又加上了封印。

而你們，那些以作惡爲非聞名的
先人們的傲慢的子孫，
你們用奴才的腳踢開了

⊖ 指惠所作的長詩『葉甫格尼·奧尼金』的主人公——詩人蘭斯基，因奧尼金
追求他的愛人奧妮加，兩人舉行決鬥，蘭斯基爲奧尼金所殺。

那些被命運所損害的許多家族的後裔！
你們，站在寶座周圍的這貪婪的一羣，
全是自由、天才與光榮的劊子手！
你們藏匿在法律的庇蔭之下，
在你們面前，法庭和真理——都將靜默閉口！……
但是，你們這些荒淫的寵臣呀，有着上帝的法庭，
有着威嚴的審判官，他正在等候；
他不能用金錢賄賂，
他預先見到了一切的思想與行爲。
那時你們的誹謗是枉然無用；
它不能再幫助你們，
你們也不能用你們的烏血
去把詩人的正義之血洗清！

——一八三七年二月九日——

給……

(R……)

——讀T.摩爾的『拜倫傳』有感——

不要以爲我值得憐惜，
雖然我現在的話是這樣悲切；——不！
不！我所身受的一切殘酷的磨難——
只不過是那些更大的不幸的預感。

我年青；但在我的心裏正沸騰着許多聲音，
我真想趕上拜倫：
我們有着同樣的心靈，同樣的苦難；——
哦，假如我們也有着同樣的命運！……

正像他一樣，我尋求忘懷和自由，
正像他一樣，童年時我的心靈就已經熾然，

我愛過那高山的日落，和浮滿了沫泡的波濤，
還有那塵世和天國的暴風雨的吼鳴。

正像他一樣，我狂求着安寧，
但到處都被同一個思想所驅逐着。
回顧已往——過去是那樣可怕；
展望將來——那兒沒有一個親切的心靈！

——一八三〇年——

願 望[⊖]

(Желание)

爲什麼我不是一隻鳥兒，不是一隻草原上的大鴉，
這時正飛在我頭頂的上空？
爲什麼我不能在蒼空中翱翔，
只愛着那自由？

我真想飛向西方，飛向西方，
在那兒我先祖的田野裏正盛開着花，
在那兒籠罩着霧氣的羣山上，空虛的古堡中，
正長眠着他們被遺忘了的屍灰。

在遠古的牆壁上，掛着他們傳留下來的盾牌，
和他們生了銅青的長劍。
我真想長劍和盾牌之間飛翔，
用我的翅膀拂掉它們上面的灰塵；

我真想觸一觸蘇格蘭豎琴上的弦，

⊖ 這首詩，大概是萊蒙托夫在讀了史各特（W. Scott）關於湯瑪斯·萊蒙特的歌謠之後寫成的。萊蒙托夫的祖先喬治·萊蒙特，原係蘇格蘭人，後入籍俄國，這從本詩的語句中也可以看出。

讓它的聲音飛滿了古堡的巔穹；
它被一個人聽見，也只被一個人喚起，
就正像它傳出來，又同樣消逝了一樣。

爲了反抗命運的嚴格的法律，
那一切的幻想都是枉然，那一切的祈求都是無用。
在我和我祖國的坡陵之間
大海的波濤正在擴展着。

勇敢的戰士們的最後一個子孫，
正在異國的冰天雪地中衰萎下去；
我在這兒誕生，但心裏懷着的却不是這兒的靈魂……
哦！爲什麼我不是一隻草原上的大鴉？……

——一八三一年——

天 使

(Ангел)

午夜的天空，有個天使在翱翔，
他唱着幽靜的歌，
無論是月亮、星星、雲層，
都在傾聽這聖潔的歌聲。

他歌唱在天國樂園籠罩之下的
許多無罪為靈魂的至幸，
他歌頌偉大的上帝，
並且他的讚美是充滿了至誠。

他爲了悲哀和淚的世界，
在懷抱中帶來了一個年青的靈魂；
他的歌聲就留在這個年青的心靈裏，

雖然沒有文字，但却是生動的。

這個充滿了奇異的願望的靈魂，
在塵世遭受了長久的磨難，
但是人間寂寞的歌聲，
永不能代替那天國的聲音。

——一八三一年——

帆 船 (Парус)

一隻孤獨的帆船
在蔚藍的霧海之上閃着白光。
它要尋求什麼在遙遠的異邦？
它拋棄了什麼在自己的故鄉？

浪花在嬉戲，風在嘯叫，
桅幹兒彎曲得發出裂響；
唉！它既不尋求幸福，
也沒有從幸福逃亡！——

在它的下方是明亮的蔚藍的海水，
在它的上空是金黃色的陽光：——
而它狂烈地在祈求風暴，
就好像在風暴之中才有安詳！

——一八三二年——

給摩辛娜·普希金娜伯爵夫人^①

(Э. Н. Муслиной-Пушкиной)

愛美利亞伯爵夫人——
漂亮得比蓮花還潔白。
她勻稱恰好的腰身
是舉世無雙。
意大利的晴空
在她的眼睛裏面閃着光亮。
但是她的心呀
却像巴斯底監獄一樣^②。

——一八三九年——

再見吧，污穢的俄羅斯^③

(Пр щай, немытая Россия)

再見吧，污穢的俄羅斯，
那奴隸的國度，統治者的國度，
還有你們，那些着藍制服的人們^④，
還有你們，那些服從他們的人民。

也許，在高加索的山嶺之南，

-
- ① 愛美利亞·卡爾洛夫娜·摩辛娜·普希金娜伯爵夫人 (Графиня Эмилия Карловна Муслина-Пушкина) 生於一八一〇年，死於一八四六年，其生世不詳。
- ② 巴黎的一所關政治犯的大監獄，當法國大革命時為巴黎市民攻陷。
- ③ 一八四〇年，萊蒙托夫因和法國駐彼得堡大使巴朗特的兒子決鬥，再度被沙皇政府放逐到高加索去，這首詩大概是行前寫的，其中充滿了對沙皇宮廷的憎恨。
- ④ 指當時的憲兵。

我能逃避開你們的沙皇，
逃避開他們透視一切的眼睛，
逃避開他們傾聽一切的耳朵[⊖]。

——一八四〇年——

一株松樹[⊖]

(Сосна)

在粗曠的北方，一株松樹
孤獨地站在光禿的山頂上，
它在微睡中搖擺，週身蓋滿白雪，
像是披了袈裟一樣。

它夢見了遙遠的廣漠中的一切，
——就是在那日出的地方，
有一棵美麗的棕櫚樹，
孤獨而憂鬱地生長在炙熱的峭岩上。

——一八四一年——

夢[⊖]

(Сон)

正午的炎熱下，達革斯坦的山谷中，
我胸裏懷着一顆鉛彈靜綳着不動；
深深的傷口還透着餘溫；

- ⊖ 最後兩句中的『他們』，係指當時直屬朝廷的課務機關『第三科』的人物。
- ⊖ 這首詩是根據海涅『歌之書』中的『Ein Fichtbaum steht einsam』一詩譯出的。
- ⊖ 萊蒙托夫第二次被放逐到高加索後，於一九四一年七月間即因決鬥死在當地，在他的這首詩中，正充滿了對於這不幸的命運的預感。

我的血一滴一滴地滲流。

我一個人孤獨地躺在山谷的砂石之上；
山岩的突起在我的四周緊逼着，
多陽焦灼着它們黃色的山峯，
它也焦灼着我——但我正墮進了死亡的深夢。

我夢見一個燈火輝煌的晚宴，
在我那親愛的故都。
許多年青的帶着花冠的新娘們，
正在愉快地談着我的生平。

但有一位女郎，却孤獨沉思地坐在那兒，
沒有參加這次愉快的談話，
在一個悲傷的夢中，她年青的心靈，
只有上帝知道爲什麼那樣沉重；

她夢見了達革斯坦的山谷；
一個熟識的屍體躺在山谷之中；
在他的胸前，發了黑的傷口還透着餘溫，
他逐漸冷去的血還在緩緩地流。

——一八四一年——

不要哭吧，我的孩子

(Не плачь, не плачь, мое дитя)

不要哭吧，不要哭吧，我的孩子，
他值不得你那樣狂烈地傷心。
相信吧，他愛撫過你是爲了打趣，
相信吧，他愛纏過你是爲了解愁！
難道在我們喬治亞

漂亮的年青人還少嗎！
他們烏黑的眼睛，閃耀着迅速的光亮，
他們黑色的鬚鬚，也鬢曲得更漂亮！

從遠方，從異邦
他被命運拋擲到我們這兒來；
他所尋求的，是光榮，是戰爭，
而他能從你的身上尋求到什麼？
他贈給你黃金，
他向你起誓，說他永世不會變心，
他只重視你的愛撫，——
但他從沒有珍貴過你的眼淚！

——一八四一年——

(戈寶權譯)

理論

法捷耶夫
(А. Фадеев)

蘇聯文學在高漲中

(СОВЕТ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НА ПОДЪЕМЕ)

自從黨中央委員會對文學和藝術各問題的決議以及日丹諾夫同志關於「星」(«Звезда»)與「列寧格勒」(«Ленинград»)兩雜誌的報告發表以來，已經近十個月了。期間很短。但不僅是作家，即是我們的全體人民也都知道，聯共(布)黨中央委員會的決議有益地影響了蘇聯文學的發展，保證了整個文學生活的高漲。

整個我們多民族文學的作家的主要幹部都在多產地工作着。這在散文方面特別有示範的意義。我們來提出某些作家的名字，他們的作品或是已經發表，或是正在發表，或是處在這種情形下，就是我們可以在一九四七年年底到一九四八年年初等它們發表。其中有：蕭洛霍夫，費定，愛倫堡，卡達耶夫，卡維林(В. Каверин)，葛羅斯曼(В. Гроссман)，潘菲奧洛夫(Ф. Панферов)，蓋爾曼(Ю. Герман)，西蒙諾夫，巴夫連柯(П. Павленко)，英蒂爾(В. Инбер)，華西列夫斯卡雅(В. Василевская)，史莫里奇(Ю. Смолич)，柯畢連柯(А. Копыленко)，基亞切里(Л. Киачели)，切希維里(Чей-

швили)，庫達吉里(Кутатели)，拉奇斯(В. Лацис)，卡哈爾(А. Кахар)，摩坎諾夫(С. Муканов)，奧埃淑夫(М. Ауэзов)等。

我並不預備來分析每一部新的作品。但是想指出其中某一些作品，首先就是西蒙諾夫的即將完成的小說『祖國烽煙』(«Дым отечества»)。這一意義深長的作品提高了我們時日的主要題材，蘇維埃愛國主義的題材。

蘇維埃愛國主義的題材以各種形式被採用在大多數蘇聯作家的作品中。但是在西蒙諾夫的新作中，這一題材找到了它直接的表達。這裏對照着我們的蘇維埃人，我們的蘇維埃生活同普通的中等的美國人的生活。西蒙諾夫明白地指出我們蘇維埃制度與資本主義社會比較之下的優點，——在資本主義社會裏佔統治勢力的是現金，那裏的統治階層利用所有他們的可能去毒化人們的意識，努力把憎恨人的觀點移植到他們身上。

接着應當提出巴夫連柯的已經完成的長篇小說『幸福』(«Счастье»)。巴夫連柯描畫出戰爭最後一年集體農場的生活，指出一個在戰鬥中鍛鍊過的人怎樣變成了區裏前進的人，——變成其四周團結着集體農場中最前進的一切的人。在這部長篇裏巴夫連柯也發展了我們時代的主要題材——蘇維埃愛國主義的題材。

我們各共和國的詩人的工作也不比散文作家要差，要列出他們的名字是很困難的。

在詩作中間我們首先要指出鐵霍諾夫的南斯拉夫詩詩。這本美麗的詩集服務鞏固斯拉夫民族間的友誼的事業。也應當指出卡薩赫詩人別克霍靜(Бекхожин)的詩『克爾特梅薩特』(«Келтемесат»)和『守·達里埃的傳說』(«Легенда о Сыр-Дарье»)。

在這兩首詩中特別清晰地顯出從傳統的歌頌過去的勇士的題材轉到同時代的題材的過渡。

我們的劇作家也加強地在工作。最近完成了，在舞台上上演了，或是即將完成了西蒙諾夫，波戈金(Н. Погодин)，米哈爾柯夫(С. Михалков)，戈爾巴朵夫，尼林(Н. Нилин)，梭羅維約夫(В. Соловьев)維爾達(Н. Вирта)，阿麗格爾(М. Алигер)，柯

席夫尼柯夫(В. Кожевников)和普魯特(И. Прут),羅馬蕭夫(Б. Ломашов),伊凡諾夫(Вс. Иванов),索夫朗諾夫(А. Софронов),奧維奇金(В. Овечкин),馬爾基希(П. Маркин),雅柯勃森(А. Якобсон),莫薩希維里(И. Мосашвили),向希亞希維里(С. Шаншиашвили)等作家的劇本。

大家都知道西蒙諾夫的劇本「俄羅斯問題」的意義。我還要指出三個用集體農場題材寫的劇本——奧維奇金的「小陽春」(«Бабье лето»),尼林的「在這個世界上」(«На белом свете»)和維爾達的「我們日常的麵包」(«Хлеб наш насущный»),以及米哈爾柯夫的描寫我們的兒童的劇本「紅領帶」(«Красный галстук»)。

在劇作方面,我們的作家有時遭到最大的失敗。但是劇作家工作的總結仍舊證明了蘇聯文學這一方面所發生的轉變。

高漲的重要徵象乃是青年的空前流入文學界。值得指出的是一九四六年史大林獎金授予了新的作者,其中包括祇出了最初幾本書的作者。除了獲得史大林獎金的著作以外,在散文方面也出現了別廖士柯(Г. Березко),謝摩希金(Т. Семушкин),卡薩蓋維奇(Э. Казакевич)的有價值的作品。「十月」雜誌上開始發表柯諾華洛夫(Г. Коновалов)的長篇「大學」(«Университет»)。在同一雜誌上也發表了巴巴葉夫斯基(С. Бабаевский)的中篇「金星騎士」(«Кавалер Золотой звезды»)。「新世界」雜誌上出現了岡察爾(А. Гончар)的卓越的長篇「旗手」(«Знаменосцы»)。

要列舉所有我們的青年詩人的名字是沒有絲毫的可能,但我想指出其中的某幾個:嚴肅地在同時代題材上用功夫的魯柯寧(М. Луконин),長詩「村蘇維埃上的旗幟」(«Флаг над сельсоветом»)的作者聶陀戈諾夫(А. Недогонов),還遠沒有形成為詩人,但已敏銳地看到我們集體農場現實中的新事物的特里亞普金(Н. Тряпкин)。喬治亞的天才的年青詩人馬爾吉亞尼(Маргиани)和諾聶希維里(Нонейшвили),烏士別克詩人米爾摩赫興(Мирмухсин)和阿斯卡德·摩赫達爾(Аскад Мухтар),卡薩赫詩人摩薩達迦里葉夫(Мулдагалиев)在自己的作品中發揚了同時代的題材。

黨中央委員會的決議替青年作家肅清了道路。青年帶著同時代的題

材走進文學界。這是極大的成功。

我們的文學藝術雜誌改善了。它們變得有趣起來，其中感覺到編輯的手腕。特別值得指出的是社會政治、評論和參考資料各部門的很大的改進。各雜誌開始多注意蘇聯各民族的文學。

評論和參考資料乃是我們蘇維埃文學轉到新軌道上去的重要意識頂杆。雜誌中這些部門增多的那一事實，證明了評論在我們文學上提高的意義。

特別有價值的是已發表的關於文學中的黨性的文章。這是梅拉赫（Б. Мейлах）的文章『列寧與「路標派」意識的鬥爭』和『列寧與反動時期的藝術問題』（載『星』雜誌），雅柯夫列夫（Б. Яковлев）的『偉大的原則』（載『新世界』），『新世界』的社論『布爾雪維克黨與蘇聯文學』，庫里連柯夫（В. Куриленков）的關於『星』與『真理報』為文學上的意識性的鬥爭的文章（載『新世界』）。

也曾發表了許多紀述俄羅斯文學中的美麗的革命民主傳統的文章。這是維克斯勒（И. Векслер）的發表在『星』雜誌的文章，——『同「純藝術」論的鬥爭中的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俄羅斯批評界的傳統』，以及葉夫格尼葉夫—馬克西莫夫（В. Евгеньев-Максимов）在同一雜誌上的『涅克拉索夫在同「純藝術」論的鬥爭中』。

我們的文學批評更為積極地暴露在西歐出現的反動的資產階級理論和『摩登』流派。現在愈來愈經常地出現着採用這一題目的文章（列特斯，伊斯巴赫，明德爾森，貝西斯）。發表了許多討論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問題的文章：葉爾米洛夫（『文學報』），蘇波茨基（『新世界』），察爾納（『十月』）等人的文章，以及揭發阿克美主義（Акмеизм）的復發的伏爾柯夫（『星』）和達寧（『旗幟』）的文章。

這暫時是研究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理論問題的初步。

出現了許多有價值的文藝學上的學術勞作，它們把過去的文學和同時代的實際問題聯繫起來。

『蘇聯作家』出版局的工作緊張起來了，『文學報』的工作有顯著的改進——它比較尖銳地提出意識上的問題。但無論是『文學報』，無論是藝術雜誌上的我們的批評都還沒有起我們所期待的那一作用。

在那些能夠準確地確定意識敵人、能夠準確地應用黨中央委員會的

英明決議、並且腦中意識清楚的作家團體中，生命力沸騰起來了。

我們把烏克蘭做一個例子吧。烏克蘭無疑地在經歷着文學生活的極大高漲。在烏克蘭，藉烏共（布）黨中央委員會之助，把火力傾向歷史學方面、文藝學方面、以及文學方面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殘餘。

靠了黨的幫助，白俄羅斯的同志們批評了文學中的意識錯誤，現在他們的工作活躍起來了。

在波羅的海沿岸的共和國裏——拉脫維亞，立陶宛，愛沙尼亞——有了無可置疑的轉變。這首先表現在比較老一代的作家用蘇維埃的題材寫作，也出現了寫我們的同時代的新作家。

在亞美尼亞，出現着新的作品，寫着詩。但是那裏還感覺不到足夠的活躍。老一代的亞美尼亞作家很少參加工作。亞美尼亞的同志並沒有提出新的問題。在他們的報章上，批評的火力有時並不是集中在那些應當處在意識鬥爭中心的現象。



文學——在高漲中。但是我們還有嚴重的缺點。我們工作的弱點首先表明在什麼地方呢？雖然過了一個相當的期間，我們還不能完成一個根本的轉變，過渡到人民等待我們寫作的同時代題材。在戰時，我們準確地理解到，我們要用自己的武器參加到勝利的事業中。但是現在，在五年計劃的年代，我們難道要等到五年計劃完成之後才去反映它嗎？在文學圈子裏有着相當的停滯現象，妨礙轉向同時代的題材。迦林（Б. Галин）寫了一個用我們工業建設為題材描寫工人的素描——「在頓巴斯」（«В Донбассе»）。莎吉孃（М. Шагинян）也寫了很好的素描。各共和國也出現了一些作品，但是這一切完全不夠。

在集體農場題材方面，除了我提起過的作品以外，還出現了梅定斯基（Г. Медынский）的中篇「瑪麗雅」（«Марья»），史東諾夫（Д. Стонов）的中篇「清晨」（«Раннее утро»），馬爾采夫（Е. Мальцев）的「熱泉」（«Горячие ключи»），托希察柯夫（Н. Тоцаков）的「查洛瑪」（«Чарома»）。這是需要的作品，雖然也有缺點。

中心的，主要的同時代題材——其中像焦點上一樣聯結着所有其餘的題材——，這是蘇維埃愛國主義的題材。我們應當向我們的全體人民

和全體人類指明，我們的蘇維埃社會是什麼，我們蘇維埃人是什麼，同資本主義社會，同資本主義或帝國主義教育出來的人作一對照。

我們作家比任何別人更能而且更應當說明，我們的蘇維埃制度是什麼，它的優點是什麼，並且指出蘇維埃人的偉大。這是大時代的總題材。

在我們知識分子的個別代表中間，遠還沒有消除對國外的敬仰，對外國的一切的尊敬，即黨中央委員會決議中所說過的崇拜。文學中不幸也有這種崇拜現象。拿奴西諾夫(И. Нусинов)的書「普希金和世界文學」(«Пушкин и миров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爲例吧。它出版於一九四一年，直到最近還沒有遇到任何批評，但這却是一本非常有害的書。

馬克思和恩格斯，特別是列寧和史大林，都化了不少的勞力去闡明每一民族，每一國家的發展特點。爲了確定普希金在世界文學中的地位，就得分析一下產生普希金的國土。可以不顧一八一二年的衛國戰爭去想像普希金嗎？不，——它在多方面都確定了十九世紀俄羅斯發展之路。像任何一次正義戰爭一樣，它發揚了俄羅斯人民的力量，提高了他們的民族自覺心。普希金，這是我們的俄羅斯民族於戰勝拿破崙之後在文學方面獻出的人，——在那次戰爭中偉大的俄羅斯民族顯示了自己的勇士的，歷史的力量。

在奴西諾夫的「普希金與世界文學」一書中，甚至沒有分析普希金時代的俄羅斯實際上有過怎樣的嘗試。這本書的主要意思乃是普希金的天才並不是俄羅斯民族歷史發展的特點的表現，這本書的任務——指出普希金的偉大在於他是一個「歐洲人」，在於他對所有西歐提出的問題都找到了自己的答案。

奴西諾夫的解釋普希金當時在歐洲聲譽不够廣大是非常特徵的。他對這一點完全不是這樣解釋：說傲慢的，不學無術的歐洲沒有看到這時偉大的俄羅斯民族發生點什麼，因此輕視像普希金那樣的俄羅斯人民的天才。但是對奴西諾夫說來，全部問題卻在於普希金「繼承並加深西方的文化」，而俄羅斯人民的將來對普希金說來，「離開了西方的道路就是難以想像的」。

這本書和馬克思主義毫無共同之處。

『我們不必祇因為歐洲的事物並非亞洲的而稱贊它的時候到了，』倍林斯基寫道，『我們中間存在着民族生活，我們理應向世界說出自己的話，自己的意見……』

『我承認，我可憐並且討厭那些神色自若的懷疑論者，抽象的人，人類中沒有身份證的流浪漢，』倍林斯基往下寫道。蘇聯的文學批評就是應當把這些『人類中沒有身份證的流浪漢』領到新鮮的水面上來。

發生了一個問題：類似奴西諾夫的概念的俄羅斯文學的概念從那裏出現的，誰是它們的創始者？

它們的創始者——是亞力山大·維雪洛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Веселовский），俄羅斯的一個文學派別的奠基者。這是那一派別，它對抗着偉大的俄羅斯的倍林斯基、赤爾納雪夫斯基、陀勃柳波夫的革命民主派。維雪洛夫斯基一派乃是過去和現在某一部份俄羅斯文藝學中崇拜西方的老祖宗。

一九四六年，列寧格勒大學出版局出版了席希馬列夫（В. Шишмарев）的一本小書——『亞力山大·維雪洛夫斯基與俄羅斯文學』（«Александр Веселовский и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席希馬列夫教授是莫斯科以高爾基命名的世界文學研究院的院長。書的編者是阿列克賽葉夫（М. Алексеев）教授。

書的作者也並不企圖隱瞞他被維雪洛夫斯基學說最壞的方面所俘虜。回憶到他從前關於維雪洛夫斯基的著作時，席希馬列夫寫道：『我們那時就希望闡明維雪洛夫斯基所帶進歷史文學研究法與問題提法的那一新東西；我們主要是強調他同他在祖國所精研的工作方法，同他在西歐學派中所獲得的新方法的脫離關係』。

我們馬上來補充一句：維雪洛夫斯基在西歐文學，特別是文法學和言語學方面是一個人博學者（從他所積聚的實際知識上講）。但是這並沒有除去那一形勢，就是維雪洛夫斯基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整個地和完全地脫離了偉大的俄羅斯的革命民主文學傳統，變成了羅馬-日耳曼學派的奴隸。

席希馬列夫，崇拜外國姓氏，歡天喜地的列舉出所有那些德國偽學者（什麼錫勒，卡里埃爾，華克爾納格爾，鮑迦爾特，華爾福等等），在這些偽學者中間，維雪洛夫斯基是曾經說出了『他』的『主題詩學』

的理論。但是席希馬列夫沒有想到，維雪洛夫斯基的惡名昭彰的『主題詩學』雖然實際材料非常豐富，但在它的方法論上却是極度反科學的，唯心論的，反歷史的，雖然它也穿着『歷史觀』的外衣。

席希馬列夫非常歡喜維雪洛夫斯基在他的旅行過程中『這樣的習慣於意大利，對當地的事物感到這樣的興趣，以致他竟先是起了一個念頭，後來就已完全住到意大利來，而在莫斯科的人則似乎已經忘記了他』。在另一個地方，席希馬列夫簡直稱意大利為『祖國的競爭者』。因此讀着這樣的句子，就已經不大會驚奇了：『維雪洛夫斯基對於論普希金的演說準備得很嚴肅，因為普希金是他心愛的俄國詩人，在某種程度上使他想起他的意大利愛人薄伽丘』。

席希馬列夫完全接受維雪洛夫斯基關於古代俄羅斯文藝來自外國的虛偽理論，至於偽經的傳說那就連談都不必談了。

維雪洛夫斯基的繼承者向他的文藝學活動的最壞的地方喃喃禱告，宣傳着關於西歐文學的地位與作用的最虛妄的概念，並把它注入青年的腦子，——這些事情是多麼的可悲。

當蘇維埃愛國主義和對阿諛的鬥爭的問題在我們的民族作家面前升起的時候，他們中間的某些人就說：蘇維埃愛國主義——這是我們共同的題材，但是我們並沒有阿諛。

這是很深的筲復歧途。

蘇維埃愛國主義有一個危險的敵人——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殘餘和偏見。民族主義者早就是外國資本的代理人，資產階級意識的先導者，他們培養着對自己的西方主人的崇拜態度。

中央委員會在關於我們戲院的劇目的決議上指出蘇聯各民族文學的某些缺點：遁入歷史，把歷史理想化。在描寫過去中，存在着它積極的一面：人們要理解自己的歷史。但是却存在着『遁入』過去——那裏，民族主義的影響、偏見和殘餘都沒有徹底被暴露。在許多共和國中有着各該國文學史的著作，它們對各民族的歷史作了完全不忠實的解釋。

我們現在正準備慶賀亞塞爾拜然人民的偉大天才，世界性的天才——尼薩米（Низами）。可是別的研究者的注意集中在什麼地方呢？在慶祝會議上，有人提出討論這樣的題目：『尼薩米和亞塞爾拜然的天才復興』。在『巴庫工人』報上的伊勃拉吉莫夫（Ибрагимов）同志

的文章『亞塞爾拜然人民的文化節日』裏，我們讀到：『尼薩米的創作是十二世紀——我們民族文化的黃金時代的亞塞爾拜然文學和藝術的最高頂峯』。這是什麼黃金時代？在亞塞爾拜然人民的頸額上坐着波斯人，坐着席爾萬夏赫。尼薩米悲痛地說，他不能用祖國的文字寫作。那麼爲什麼這是黃金時代？

有人向我們建議由『蘇聯作家』出版局出版伊斯馬伊洛夫(Е. Исмаилов)的書『蘇聯卡薩赫文學』。這本書裏把卡薩赫斯坦史上封建可汗時期理想化了。可汗們——封建主和賊子們被寫得像英雄，而可汗的虐殺則被描寫成建立卡薩赫國家的鬥爭。作者把那些歌頌可汗的偉蹟的歌人理想化，把這當作『卡薩赫文學的英雄時期』。在卡薩赫斯坦變成了俄羅斯帝國的一部份以後，作者稱那一時期的文學爲『悲傷時代』的文學。

顯然，某一些人忘記了有兩個俄羅斯——沙皇俄羅斯，和十二月黨人、倍林斯基、革命民主黨人、人民自由派、馬列主義者的俄羅斯，普希金、托爾斯泰、柴霍夫、高爾基的俄羅斯。這是一。第二，除殖民的俄羅斯之外，也存在着別的掠奪國家，威脅着弱小民族的生存。我們不容許把殖民的俄羅斯理想化。但是我們要人家看見許多民族加入俄國的歷史上的必需性和進步性。由於存在着前進的革命民主的俄羅斯，最偉大的文化之母的俄羅斯，布爾雪維克、十月革命的俄羅斯，第一個衝破帝國主義戰綫的俄羅斯，這些民族才能進入偉大的道路。

在描寫過去歷史的時候，不僅應當指出沙皇主義的殖民作用。重要的是過去被壓迫民族的那些人，他們瞭解他們的民族是和俄羅斯文化同行的，他們瞭解，沒有革命民主的俄羅斯，卡薩赫斯坦的解放根本不可能發生。這樣的人在卡薩赫斯坦就是阿巴·庫南巴葉夫(Абай Кунанбаев)，在亞塞爾拜然是阿洪陀夫(Ахундов)，在亞美尼亞是納爾巴將(Налбадян)和河波維揚(Абовян)，在北奧塞吉亞是柯斯達·赫達古洛夫(Коста Хетагуров)，在韃靼是土卡(Тукай)。

土卡是一個卓越的人物。在一九〇五年之後，當反動派勝利了，當泛土耳其主義、泛回教主義抬起了頭，當號召韃靼人遷移到土耳其的時候，土卡寫了一首詩『我們不走！』。他稱土耳其爲重壓和永遠呻吟的國家，關於俄羅斯則寫道：

我們在這裏生，在這裏長，也在這裏碰到危難的關頭。

命運之神親自把我們同這塊俄羅斯土地聯在一起。

滾開，卑鄙的畜生，神聖的夢想並不擾亂你們！

我們走向一致的目標，我們要自由的俄羅斯。

土卡寫道：『我們的民族，像別的民族一樣，需要這樣的人，他們能夠捍衛不幸的，無保衛的人，他們可以解釋五個窮人換一條狗的時代是過去了。我們的民族需要普希金們，托爾斯泰們，列蒙托夫們。簡短地說，我們的民族需要像別的民族那樣會促進進步的真正的作家、畫家、音樂家等等』。

像土卡這樣的人，在各個民族裏都有。

在這個世界上似乎很奇怪，爲什麼在亞美尼亞所有的長篇小說都是反映四五世紀以前的事件，否則就是反映耶穌降生以前的事件，爲什麼沒有描寫偉大的革命民主人士納爾巴將和河波維揚的長篇小說？爲什麼在亞塞爾拜然沒有寫出一部關於阿洪陀夫的巨著？

我們並不忘記自己的過去。爲了鞏固各民族的友誼和蘇維埃愛國主義的發展，我們應當把蘇聯各民族的先進革命民主人士變成我們一代的密友。這樣我們才能完成偉大的事業。

無論你怎樣反覆誦讀黨中央委員會的決議和日丹諾夫關於『星』與『列寧格勒』兩雜誌的報告，你仍舊會覺得驚奇，對漠視政治和空無意識的打擊是多麼準確。淑希慶柯和阿赫馬托娃的有力並不是他們本人。他們似乎是我們所極度陌生與敵視的現象的兩個中心。這變得特別清楚，當你投視一下西歐資產階級文學中所發生的事情的時候。淑希慶柯和阿赫馬托娃的作品乃是在西歐條件下達到自己的邏輯結果並在那裏表現出深刻精神危機的那一進程在我們土地上的反映。

西歐頹廢主義的意識上的教師乃是客觀唯心論的後裔——尼采，柏格森，弗洛伊特。違反那些溫暖古典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精神理想，他們把可怕的剝奪人性帶進了文學。這些『教師們』——尼采，柏格森，弗洛伊特——大聲疾呼：打倒任何社會發展的規律性！打倒社會倫理！打倒人！打倒理性！潛意識的，獸性的本能萬歲，動物學的個人主義，神祕主義，色情文學萬歲！

這一意識上的退化伴隨着文學形式的必然瓦解。可以用普魯斯特，

喬伊斯，陀斯·巴索斯，雪林，沙爾特爾的例子來審議那件事情。

在西歐頹廢主義的發展中，極度清晰地顯露出已經幾乎融合起來的一方面的動物學的自然主義和另一方面的經常歌頌人身上卑下的性靈的無意味象徵主義。

俄羅斯的頹廢主義總是跟在西歐頹廢主義尾後，卑躬屈膝地從別人的桌子上捧着殘食。它也帶着那些質素，它過去並不是偶然處在蘇維埃文學在它整個發展時期的思想敵人的隊列中。它直到今天還是屬於這些敵人的隊列。它有勇氣扯起『純藝術』，『為藝術而藝術』的旗子出現，雖然它已經喪失了主要的藝術內容——人，人的社會。我們記起了皮爾尼亞克（Пильняк）的骯髒的動物的自然主義和同他一起的克柳葉夫（Клюев）的反動的『浪漫主義』。

淑希慶柯的庸俗的惡趣和河赫馬托娃的宗教的色情文學並不是偶然一起來的。

某一個席曼斯基（Шиманский）在『青年作家的責任』（『今日的生活和信件』，一九四三年二月）一文中把巴斯巧爾那克（Пастернак）的工作同所有我們的作家的的工作對照：『蕭洛霍夫、愛倫堡等人的工作最多不過是一種良好的新聞學的範本……』。『祇有巴斯巧爾那克經歷了所有的風浪，精研了一切的事變。他是個人主義同集體主義、浪漫主義同現實主義、精神同技術、藝術同宣傳的鬥爭的真正英雄』。這已經不需要批評了。

這就是為什麼要對我們某些形式主義唯美主義學派的代表說：請你們想一想，誰纏住你們！



我提醒一下，日丹諾夫同志在他的報告中說過些什麼：

『表現出……蘇聯人民的新的崇高的品質，表現出我們的人民，但不只是今天的情形，也要展望他們的明天的情形，用探照燈照亮前進的道路——這就是我們每一個正直的蘇聯作家的任務。作家不能尾隨着各種事件，他應當走在人民的隊伍中，向人民指示出他們發展的道路。作家應當以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方法為指導原則，正直而仔細地研究我們的現實，更加深瞭解我們發展的進程的本質，去教育人民和在思想上武裝人民。我們應當選擇蘇聯人民最好的感情和品質，在他們面前展開明

天的日子，同時向我們的人民指示出，他們不應該怎樣，而應該怎樣去鞭斥昨天的殘餘，因為這許多殘餘是阻礙蘇聯人民前進的！。

在日丹諾夫同志的這幾句話裏展開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整個綱領，我們的批評界對這個綱領實在應當好好的去思考一下。

我們應當真實地顯示出我們的人，顯示出他應有的樣子，照亮他的明天。

這使我們想到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所賦有的革命浪漫主義的因素，沒有它就沒有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另一方面，日丹諾夫同志着重指出：如果沒有對落後的，邪路的一切的批判因素，那麼這一革命浪漫主義的因素就不能理解。一個為某種理想而鬥爭的人自然要最積極地和銳利地批評那妨害他達到理想的一切。

在我們的文學理論工作中，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中的革命浪漫主義因素解釋得還不够。我們對於革命浪漫主義的理解是怎樣的呢？

大家都知道，存在着許多舊的學校裏的，『教授的』浪漫主義定義。它們的缺點就在於它們企圖聯合起各種完全不同的現象。顯然，我們如果把列寧在『做什麼？』一書中對於夢想問題所說的著名的意見放到我們瞭解革命浪漫主義的基礎上，那麼我們就會走上準確的道路。大家知道，列寧是引用畢薩列夫（Писарев）的意見：『我的夢想能夠越過事件的自然進程，或者它會完全投向一邊，投向事變的任何自然進程永遠不可能到來的那面。在第一種情形下，夢想並不帶來任何害處；它甚至能夠支持和加強勞動者的精神……。如果一個人完全被剝奪掉這樣夢想的能力，如果他不能偶爾奔到前面去，用完整的和完成的圖畫來思考那在他的手下剛剛開始形成的創造物，——那麼我就絕對不能想像，究竟是那一種刺激的動因逼使人把藝術、科學與實踐生活方面的廣泛而困人的工作策劃和執行到底……』。

此後列寧引用畢薩列夫的意見，那裏，畢薩列夫證明夢想確有好處，『當一個在夢想的人嚴肅地相信自己的夢想，仔細地考察生活，把自己的觀察與自己的空中樓閣相比較，總之是正直地為實現自己的幻想而工作的時候。當夢想與生活中間存在着某種接觸的時候，一切就有好結果了』。

顯然，應用到我們的文學事業上來，就需要補充一點，就是作為願

望的和應該的，『夢想』是以活的形象的形狀，以一個人，一個新道德社會基礎的肩負者的形象出現的。

正因為我們是藝術家的主觀希望和社會發展的客觀進程符合一致的社會裏的代表，所以我們能够在現實生活中找到活的人，新的道德基礎的肩負者。

有人會問：可能不可能真實地把活的人的性格描畫成『它現在的樣子』，同時描畫成『它應當如何的樣子』？當然可能。這不僅不削弱現實主義的力量，而且還是真正的現實主義。生活，應當在它的革命發展中去提取。

關於革命浪漫主義的那一意義，係應用到蘇聯文學上我們所談論的那樣，在應用到過去的文學上去就不能談論，那是很自然的。舊的文學沒有蘇聯文學在其中創造和工作的那些條件。但是可以說，即是在舊現實主義中也存在着進步的，前進的浪漫主義因素。

巴爾扎克的偉大，是因為在西歐資產階級藝術家中間，他在自己的創作中最高地具現了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契機的合成。但正因為如此，他才是十九世紀西歐的最大現實主義者。

巴爾扎克無疑地是一個現實主義者，因為他提供了他同時代社會的在範圍與力量上都是特殊的切面。浪漫主義作者的巴爾扎克，懷着他賦有的世界觀的全部矛盾，熱情地搜索着道德理想，以使用它來對抗當着眼生長的資本主義罪惡。

你們瞧一瞧福樓拜吧。他失去了道德理想到這種程度，以致所有他的創作都變成了不道德的：赤裸裸的懷疑，完全缺乏對人、對轉變社會到公正的基礎上的可能的信仰。一八四八年法蘭西的革命，他簡直瞧不起。福樓拜的有力僅在描寫『世界的邪惡』，描寫他同時代的社會制度的畸形上。

可是另一方面，我們來回憶一下雨果。雨果——是革命的浪漫主義作家，他有不少的質素是和巴爾扎克共通的，但他是無歷史內容的理想的肩負者，因此他的浪漫主義是令人難信地喪失了。雨果沒有提供出現實的歷史形勢。在『九三年』，『笑的人』等作品中，到處是虛構出來的歷史環境。雨果並沒有提供出巴爾扎克做得這樣好的典型環境中的發展着的性格。

在福樓拜與雨果之後，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都開始直接退化。現實主義的退化在福樓拜那裏已經開始，他在長篇小說『薩蘭波』中就是同時作爲一個反動的浪漫主義作者和生理的自然主義者出現的。

從福樓拜後退的那時起，開始了法國反動浪漫主義的統治，它在漸漸地同失掉任何現實主義基礎和任何人類內容的退化的，低下的法國自然主義合流。開始了文學上的退化和頹廢。

這是很特徵的：在法國頹廢主義中，像在任何頹廢主義中一樣，低下的，無道德觀念的從內裏描寫人類生活，描寫人的最醜陋的生理作用的自然主義和帶着被放大到肥厚的形式的色情文學與神祕文學的象徵主義非常的接近起來了。

由於所研究的問題，眺望一下英國現實主義的最巨大人物——狄更司，是饒有興趣的。狄更司並不是一個要求新憲者，但是不難在全部他的創作上看到要求新憲運動的反射。狄更司是一個現實主義者，同時他也帶有浪漫主義色彩，他相信正義，相信善良，相信他們可能在地球上勝利。他是英國文學中第一個把普通的人當作崇高的精神基礎的肩負者，並且提高了他。我這裏並不是指狄更司所帶引出來的那些感傷的善人和富人，——這裏就是他的藝術弱點。我是指普通勞動者，人民道義的表達者的光輝燦爛的身形，普通人的偉大和美質。他的創作的這一浪漫主義一面，和對英國社會制度、虛偽的英國憲法與統治階級的假道德的批評結合起來，構成了作爲藝術家的狄更司的主要魅力。

美國作者馬克·吐溫在『孤兒歷險記』、『密士失必河上的生活』、『赫克爾蓀雷·芬』時期，無疑地是一個現實主義者，因爲他真實地表現並批評了美國社會的偽善、虛偽、自私和不學無術，真實地指出了富有和貧困的矛盾。在那個時候，無論是湯姆·沙酋，無論是赫克·芬，無論是密士失必河的英雄——這都是帶着不少浪漫主義氣質的英雄，他們是作爲馬克·吐溫的正面精神理想的肩負者出現的。

大家都知道，馬克·吐溫創作的這一特點是由北部各州及南部各州的解放鬥爭產生的。

由此可知，資產階級的現實主義，當它是在大社會運動的泥土上生長並且由進步觀念所滲透、溫暖、發揚的時候，是最最有血份的。

但是舊的西歐的現實主義有它的弱點。它主要的弱點就在於除了上

面提過的作家，就幾乎指不出別的企圖表現出正面的英雄的人。可是在上面提過的作家那裏，進步的，前進的因素的肩負者，積極理想的肩負者乃是實際上，在現實生活中不能確認這些因素和這些理想的那些人。他們的文藝學早已證明，資產階級的現實主義在自己的積極綱領中不能呈現出那成爲歷史的現實推動力量 and 歷史的明天的真正英雄。

十九世紀的俄羅斯古典現實主義超過西歐的，尤其是美國的古典現實主義不知道要多少。

十九世紀的偉大俄羅斯文學幾乎不會有過現實主義因素與浪漫主義因素的脫節。從普希金開始，可以見到，浪漫主義的因素一直是俄羅斯批判現實主義的特徵。不必詳細研究這一現象的特色，祇要指明，這現象是俄羅斯的偉大解放民族運動所產生。

普希金的天才——乃是那一增長的，民族自覺的表現，它在一八一二年的凱旋的，正義的衛國戰爭結束以後宣告了自己的出現。對於俄羅斯人民運動的異常的威力是不能不震驚的，那時在普希金和列蒙托夫之後不久，人們就開始感覺到文學中的革命民主運動的地下撞動，——這一運動以自身彩飾了十九世紀所有俄羅斯大作家的創作。

這並不就是說，所有的俄羅斯作家都站在革命民主運動方面。他們中間的某一些人甚至不懂周圍所發生的事情。但是他們看見並感覺到俄羅斯人民的力量，感覺到生活並不是停留在原地，而是充滿巨大的變化，他們相信正義在地球上可能獲勝，各人按各人的情形努力把自已的理想具現並確定在積極的形象裏，同時無情地批評現存的制度。俄羅斯文學的特點——就是在現實中看見和找到美好的原素。從這裏就出現了引人的，光明的，強大的，積極的俄羅斯文學中的形象。

普希金不僅僅寫出了達吉揚娜·拉林娜（Татьяна Ларина）^①。普希金也在葉爾良·普格喬（Емельян Пугачев）^②身上看見了一個巨大的活動家。

屠格涅夫的「獵人日記」中對農民的描寫在文學中是一個多大的革命啊！西歐的文學把農民描寫成野獸或是理想化了的農民。可是屠格涅夫指出，我們的俄羅斯農民——這是卓越的，特殊的人物；農奴制下的

① 爲普氏名著「葉夫格尼·奧涅金」中的人物。

② 爲普氏名著「上尉之女」中的人物。

農民被屠格涅夫真實地，博愛地描寫出來了。涅克拉索夫是俄羅斯現實主義詩歌中第一個懷有異常的，高揚的浪漫主義的情感從農夫的立場歌頌了農夫。請你們回憶一下『嚴寒，通紅的鼻子』這篇長詩吧，——這不是對俄羅斯農婦的頌歌嗎！

列夫·托爾斯泰是作為一個無情的現實主義者、一切和各種面具的揭破者出名的。但是托爾斯泰，俄羅斯最偉大的作家，却給出了起自『戰爭與和平』的一連串的積極的形象。這是崇高的任務——指出托爾斯泰是怎樣無情的一個現實主義作家但同時又是何等的富有浪漫主義氣息。請你們回憶一下中篇『哈德齊·摩拉特』（«Хаджи Мурат»）吧！像『復活』那樣的暴露沙皇制度的作品同時也是他的最富浪漫主義色彩的作品。

大家知道，第一個指出俄羅斯批判現實主義的這一浪漫主義色彩的是高爾基。

但是祇有高爾基才第一個達到了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因素的有機交融，因為在高爾基的小說裏，他的積極的文學主人公初次和歷史上真正的英雄——工人革命家，布爾雪維克——融合為一了。這樣，高爾基變成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始人。



由此可以得出什麼結論呢？俄羅斯現實主義的力量乃是俄羅斯人民解放運動的力量。俄羅斯現實主義的力量就在於它的那一特點：它總是或者幾乎總是帶着浪漫主義的，積極的，肯定的因素，但同時它又是世界上所有的現實主義中間最最批判的現實主義。

俄羅斯現實主義——是最最有思想的，在政治上最最有色彩的，最最有傾向性的。正因為這樣，俄羅斯現實主義才是自由的，血份最多的，最富豐的，形式上最出人意料現實主義。

進步的浪漫主義因素和現實主義的結合證明了藝術家那裏存在着他為之鬥爭、他為之批評一切妨害他的事物的道德理想。因此他的創作變成了新穎的創作，他的創作獲得了宏大的，同時又樸實的，自然的，自由的形式。

這特別需要觀察，以便瞭解形式主義唯美主義者的發明不可靠到如何的程度，他們認為意識性、同政治的聯系、為社會意識的鬥爭，要貶

低了藝術。

普希金，列蒙托夫、果戈里，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托爾斯泰，薩爾蒂柯夫—施遷德林，陀斯妥也夫斯基，柴霍夫，高爾基——這些偉大的藝術家一個跟着一個出現；他們中間有好幾個是同時存在的。這顯示出，多深刻的發展過程實際上在俄羅斯的人民生活中產生：在那彷彿是穩定的社會秩序下面，新的事物也在一個接着一個的產生。

可是關於形式主義的革新，能夠說些什麼呢？西歐的頹廢已經有了八十年，在我們俄羅斯也有五十年以上。它不僅在原地踏足不前，而且愈來愈退化。

舊的俄羅斯現實主義也有它的弱點。它主要的弱點在於它不能表現出在歷史現實中是積極的英雄亦即現實的明天的那一積極的英雄。

我們，蘇維埃社會主義社會的藝術家們，是多麼的幸福啊，在我們的現實裏現實地存在着新的蘇維埃人，最前進的全人類的道德的肩負者！初次在藝術家的筆下出現了文學中的主人公，他是生活的真正主人公、創造主以及共產主義社會的建立者。

正因為這一形勢，我們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才成為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的完全的有機的合成。這完全是新的現實主義。它在人類藝術發展史上展開了新的一章。

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這些質素保證它可能成為最有力和最進步的現實主義。其中肯定新道德是有機地和批評資本主義道德殘餘的一切落後的，畸形的事物融合起來的。

在這一意義上，蘇維埃文學是最有黨性和最有傾向性的文學。但是正因為這樣，它才是本質上最自由的和最富血份的，形式上最新穎的文學。

它不僅是俄羅斯的，而且也是西歐的和全世界古典文學的法定繼承人。但它不僅僅是繼承者，它也是新世界新文學的發軔者。這裏就存在着它的世界性歷史意義。

現在我所說的話，——這是我的創作觀點。但是嚴肅提出我們的文學理論問題，提出我們更進一步發展的問題的時候到了，而且早就到了。

★

黨中央委員會的決議發表以來過了十個月了。我們在這一段時期中間變得豐富多了，聰明多了。我們更清楚地看見我們的偉大創作目標和我們的意識上的敵人。

我們應當發揚我們的偉大人民，我們偉大的，世界上唯一的國家，我們偉大的導師列寧和史大林所交給我們手中的積極的，宏大而壯麗的一切。

我們如果不徹底清除中央委員會決議發表以前存在於我們環境裏的那一情勢的殘餘——相互寬恕、私情關係、害怕批評和自我批評，那麼我們就不能前進。那邊，在批評和自我批評直到今天還不受尊敬的地方，在友情關係還存在着的，——雖然道路已經肅清，雖然寫作已經比較容易，雖然新的幹部在走攏來，——仍舊存在着無定形、意識模糊、無視政治的因素。

真的，結束這一切的時候已經到了。

可以不用置疑，在我們光榮的共產黨和偉大的史大林的感應性的領導之下，我們一定會建立起我們美麗的蘇維埃人民和整個前進人類所期待的宏大的，有全世界意義的文學。

(永夫譯)

謝爾賓納
(В. Щербина)

三十年來的蘇聯文學

(СОВЕТ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ЗА 30 ЛЕТ)

蘇聯文學誕生於我國社會主義勝利之後，是在新的社會主義的土壤上成長和發展起來，從人民生活中吸取靈感與題材的。它記錄了人民對過去的清晰理解，他們目前的鬥爭和創造，以及關於未來的大膽的夢想。蘇聯文學雖然年輕，却已經成爲世界上最進步的文學了。

閱讀蘇聯作家那些可喜的作品時，我們彷彿是在重新體驗我們蘇維埃祖國三十年歷史當中的重大事件，我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我們的人民走向社會主義所經歷的道路。我們面前展開了一幅藝術圖景：我國的偉大改革，鬥爭，勞動，憧憬，建設了新社會的蘇聯人的情感。

我們的人民克服過許多嚴重的危機。文學反映了國內英雄生活的一切主要時期，它記述着舊制度對人民創造力的束縛，社會主義革命和內戰期間的英勇史蹟，跟干涉者鬥爭，俄羅斯從一個落後的國度到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轉變，工業化與集體農場制度的勝利，以及蘇聯人民在反對法西斯德國的戰爭中具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功勳。而我們文學的主要勞績，還是在於它向全世界顯示了這一切勝利的創造者——蘇聯人民——的形象。

蘇聯文學可以稱爲當代最前進的藝術人物的歷史。當我們考察那些可愛的文學主人公的生活，讚賞他們的輝煌事業和精神特質的時候，我們首先看到的便是蘇聯生活的新穎與偉大。建立世間頭一個社會主義，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從毀滅中拯救了人類和文明，因而功垂千古，目前又堅決地維護和平、自由與民族平等的事業的，正是我們蘇聯人。

蘇聯文學引以為榮的，是它塑造了世界史上最偉大的人物列寧和史大林的藝術形象，描寫了我們布爾什維克黨的組織與領導精神。

探求社會主義時代所產生的新人的特點，並用藝術手腕來表現它們，乃是蘇聯文學中一切優秀作品的基礎。我們文學的全部成就與新穎，那根源，便在於這種創作思想。

★

蘇聯文學中第一批重要作品，全是以社會主義革命和國內戰爭為主題的。工人和農民，人民的優秀兒子——布爾什維克，「夏伯陽」，「鐵流」，「鋼鐵是怎樣鍊成的」，「毀滅」，「靜靜的頓河」，以及「苦難的行旅」等書中的主人公，都在武裝保衛革命。蘇維埃國家的初期英勇戰鬥生活的歷史畫面真是彩色繽紛。文學正確地、如實地反映了社會與人民精神的甦生。它通過活龍活現的形象，顯露着舊人物的沒落，反動派負隅頑抗，——他們企圖為了一己私利而阻退歷史的前進，消滅那展開在人民眼前的光明的新生活。在反對舊世界的黑暗勢力的殘酷鬥爭中，新制度和新人生活觀被建立起來了。革命人民的英雄主義與犧牲精神帶來了勝利。被革命改變了的複雜的社會關係也呈現在傑出的作品裏，而且被深刻的歷史遠景照明着。

我們看到戰鬥人民的卓越代表——布爾什維克。首先創造布爾什維克工人巴維爾·符甫索夫形象的高爾基，出了「人——這個字聽起來多驕傲」這句名言，並非偶然的事。蘇聯作家也繼承了高爾基關於未來的，值得驕傲的人物的革命浪漫主義夢想，這個成為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文學的基礎和靈魂的夢想，並且把它體現在自己的創作裏。在政治委員會克利契科夫（Клычков）和夏伯陽的內心，在「鐵流」的主人公們的革命目標，巴威爾·科爾却庚（Павел Корчагин）的堅強意志和伊凡·果拉（Иван Гора）的英勇當中，在我們所熟悉的其他文學主人公的心裏，都有着這個崇高的夢想。他們的共同夢想想由Л.法捷耶夫的小說「毀滅」（«Разгром»）的主人公說出來了，那位主人公內心有一個「巨大的，任何其他的希望都不能跟它比擬的熱望，嶄新的，優越的，堅強而善良的人的熱望」。

蘇聯文學中最好的形象全充滿着一種偉大的思想：對人們進行革命的再教育，改造他們的生活。甚至當蘇聯文學描寫最愚昧落後的人物時

，它的形象也仍然能够注視將來，因為革命解放了人民的創造力，使它有儘量發揮的機會。

一方面是熱情地肯定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蘇聯人的新生活與新人生觀，另一方面是熱情地否定過去一切『沉重的糟粕』，兩者同時並進。徹底暴露布爾喬亞個人主義和所有跟我們敵對的人生觀的方針，標識着蘇聯文學的整個路線。高爾基的早期創作就開始採取了這個方針，但它在他的史詩「克里姆·薩姆金的一生」——一部摧毀了布爾喬亞世界的精神基礎的革命作品——裏才得到最充份的表現。

文學深刻地，全面地描述了兩種針鋒相對的意識之間的鬥爭：成長的和垂死的，社會主義的和反動的，人民的和反社會的，愛國的和利己的。文學的任務不僅限於暴露。主要的倒是肯定社會主義思想與原則的勝利。

在革命影響之下的人們的精神甦生過程特別有力地，忠實而正確地顯露在我們兩部最巨大和輝煌的有關內戰的文學作品裏，那就是A.托爾斯泰的三部曲「苦難的行旅」（«Хождение по мукам»）和M.蕭洛霍夫的小說「靜靜的頓河」（«Тихий Дон»）。作家們指明：革命時代的許多人對於現實問題有過多麼深的誤解，他們的看法是多麼偏狹和謬誤，而革命對他們的意識又發生了怎樣的澄清作用。托爾斯泰所寫的是整代知識份子的生活，蕭洛霍夫則寫了農民，但他們的作品有一個共同點，即是通過活生生的形象而寫出新的人類意識的建立。作家們懷着極大的勇氣描述了人的意識改造的複雜過程。在殘酷的鬥爭中舊意識死亡了，新意識勝利了，一種新生活，新世界觀被確立了。

廣泛地反映新舊交替中國內生活以及人的內在本質的破滅與再建，人民勝利進軍，——我們關於革命和內戰初期的優秀文學作品的基本內容，就是這樣。作家們所繪製的畫幅使我們能以更清晰地瞭解：我們的人民在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之後有了多大的進步。

★

粉碎了反動派和外國干涉者的武力之後，被戰爭破壞與削弱了的我國這才得到一個機會來從事和平建設，復興並發展經濟。「我們觸到了日常問題的核心」，列寧說，「這是一個偉大的收穫。現在社會主義已經不是遙遠的將來問題了……我們把社會主義引入了日常生活之中，我

們應當在這兒好好地研究它。這就是我們今天的任務，這就是我們時代的任務』。

報導蘇聯人的勞動成績的頭一部巨著是中·格拉特科夫的『士敏土』（«Цемент»）。它使我們想起了人們奮不顧身地致力於戰後經濟復興的那些年代。蘇聯人開始創造了。

在當時，復興一個殘敗的小工廠是個很複雜的問題。最初，『士敏土』的主人公格列布·楚瑪洛夫（Глеб Чумалов）在那間空洞而寒冷的工場裏常常感到孤立無援。復興時期才剛剛開始。大家還沒有用社會主義的方式來經營事業的經驗。但蘇聯人却充滿信心地展望着未來，善於夢想和勞動。當時的人們——毫無經驗的創造者——認為『復興』不過是未來偉大事業的開端而已。這種感情也表現在格列布·楚瑪洛夫的話裏：我們的建設還不算偉大呢。。

過了幾年，我們便進入經濟改造時期了，經驗豐富了，建設的模範與範圍大大地擴展了。人的本身也頓然改觀了。最重要的是——他們培養了社會主義意識，這種意識的驚人的，實際的表現則是突擊運動和社會主義競賽。人們的新的勞動態度清清楚楚地說明了蘇維埃制度在他們心理上所引起的深刻變化。從前勞動是一個沉重的，令人痛苦的負擔，如今却變成了光榮、勇敢和英雄的事業，這個顯著的改變大大地提高了蘇聯人，成為他們的創造的喜悅的根源，使他們樂於為了祖國的福利而從事高尚的、有意義的活動。蘇聯人於參加社會主義勞動之際，更益加強和發展了布爾什維克黨在革命鬥爭與內戰烽火中所培養出來的那些優良品質。

我們蘇維埃時代最優秀和最 talented 的詩人B·瑪雅科夫斯基曾經無比巧妙地反映過這一層。他的詩篇乃是真正貫徹着黨性的戰鬥詩歌的最高典範，它們勇敢地維護人民的利益，肯定新的社會主義世界觀。

瑪雅科夫斯基通過他那偉大的詩的力量顯示了革命英雄的熱情和蘇聯人民的驕傲，他代表他的人民宣告：

「我的作品

羨慕我吧，

我是一個

蘇聯公民」



令人難忘的史大林五年計劃時代，乃是我們國家和我們人民的面貌發生新的，急劇的變化的時代。蘇聯作家指明了自由勞動與史大林五年計劃事業的重大意義。以此為主題的作品有Л. 列昂諾夫的「索特」，В. 卡達耶夫的「時間，前進呀！」，М. 夏吉孃的「中央水電廠」，Я. 伊林的「巨型傳送機」（«Большой Конвейер»），А. 馬雷希金（Малышкин）的「來自窮鄉僻壤的人們」（«Люди из захолустья»），Ф. 格拉特科夫的「動力」（«Энергия»）。蘇聯人在向前邁進。而初期史塔漢諾夫運動和社會主義勞動者們跟頑固的保守派作鬥爭時的堅韌精神則體現在技師巴索夫身上——那是一個迷人的形象，是Ю. 克雷莫夫的小說「油船總賓特號」裏的主人公。

關於實現史大林五年計劃的勞動者的作品復活了國家工業化的那個時代，——這工業化奠定了我們強大的祖國的基礎。

這個時期國內生活中最重大的事件便是農業集體化，農民的向社會主義生活的推移；那是一個無比深刻的變革，就它的後果而論，它跟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具有同等意義。文學也反映了它，那就是М. 蕭洛霍夫的「被開墾的處女地」，Ф. 潘菲洛夫的「布羅斯基」，特瓦多夫斯基（А. Твардовский）的「穆拉維亞國」（«Страна Муравия»）。農民的改用社會主義式的經營方法意味着千百萬人心理上的革命。「被開墾的處女地」裏面的中農康德拉特·梅譚尼珂夫費了很大的勁兒這才革除了有產者的習慣：「他噙着眼淚，忍痛割斷了……那條臍帶，那條連結着他和他的財產……他和他的親生兒子——土地——的臍帶」。特瓦多夫斯基筆下的主人公尼基塔·莫古諾克遠走四方，希望能找到一個無人知道的穆拉維亞國，因為那個國度裏還可能原封不動地保存着中農的，小有產者的生活。然而社會主義真理更強。布爾什維克黨協助農民踏上了幸福的集體農場生活的大道。

三十年代文學通過活生生的形象寫出了全部生活領域中進行社會主義式的改造（工業和農業的改造）的動人故事，主要的是千百萬人——工農和知識份子——進行再教育的動人故事。蘇聯社會生活的一切改變都明顯地表現在史大林憲法上。不僅國家的面貌改變了，變成工業發達，實行集體農場制度的頭等強國了，而且人的本身也獲得了新的特點。

史大林同志在報告蘇聯憲法草案時曾經說到一切偉大改造的成績：「社會主義制度在所有國民經濟部門中的完全勝利如今成爲事實了」。

蘇聯文學的優秀形象都體現了我們時代的一個驚人事實——羣衆有系統地接受社會主義思想。我們人民的行爲，思想方法和感情都清楚地證明着：社會主義已經深入我們人民的肉體與血液之中，變成他們內在精神寶藏和他們道德本質的基礎了。

蘇聯人的優良品質是蘇聯社會的產物，也是個人與社會融合無間的結果。因此蘇聯人自然能够任意跨過「平凡」與「偉大」之間的界碑，人們能在一個普通的蘇聯人身上看出社會主義國家偉大公民的英雄式的特色來，也就毫不足怪了。



在偉大愛國戰爭期間，在蘇聯人民爲了自由，正義和祖國的獨立的鬥爭中，蘇聯人的蓬勃的愛國熱忱，蘇聯社會的精神——政治上的統一顯露得最爲明顯。在這個嚴格的考驗當中，蘇維埃國家和社會制度的優越性，蘇聯人的思想和精神的優越性，是清清楚楚地展示出來了。

我們回想一下戰爭初期的情景罷。當時的全部戰爭文學還刊載在幾家報紙上。戰爭的第三天，即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四日，「消息報」便發表了В. 萊別傑夫—庫瑪奇（В. Лебедев—Кумач）的詩篇「神聖的戰爭」（«Священная война»）。我們的人民還記得這一首洋溢着愛國性的誇耀和對敵人的憤恨的英雄詩，那時候，它彷彿變成一支戰時國歌了。它能够喚起多少撼人心魂的，愉快的與痛苦的回憶啊！那幾天的「真理報」也刊出了М. 伊薩科夫斯基的「再會吧，城市和村莊！」（«До свидания, города и хаты»），А. 蘇爾科夫的「勇士歌」（«Песня смелых»），不久又登了蘇氏的「他們沒有從東方回來」（«Они не вернутся с Востока»），那是這位詩人最好的詩篇之一。И. 愛倫堡的光輝的報告文學活動也開始了。А. 托爾斯泰廣播了他那些著名的愛國演詞（第一篇是「我們保衛些什麼？」），像是敲起了警鐘，號召大家去捍衛祖國。

我們把報紙再翻下去吧。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敵人逼近莫斯科。這時候——十一月六、七兩日——史大林同志發表了那些預言未來勝利的歷史性的演說。領袖的智慧而動人的話語更加堅定和提高了蘇聯人民及

其軍隊的鬥志。蘇聯人渴望勝利，我們的作家也如實地反映了當時人民的體驗。

十一月七日，紅軍部隊在莫斯科訂場上舉行令人難忘的大檢閱的日子，各家報紙在前綫戰報旁邊刊登了 А. 托爾斯泰的論文「祖國」（«Родина»，那是我們的藝術性的政治論文的誇耀）和 К. 西蒙諾夫那篇感奮人心的，像公民誓約似的詩「嚴肅的紀念日」（«Суровая годовщина»），它的頭幾句是：「史大林同志，你聽到我們的聲音麼？你一定聽到的，我們知道這個」。

政論和詩歌是效力最大的文學形式，它們對戰事的反響最為敏銳。但前面所引證的例子的意義不僅如此，最重要的是，它們標明了我們文學的總的方向。

隨着時光的流逝，文學中的戰爭主題在大部頭的散文作品（中篇和長篇小說，戲劇）裏獲得了日趨廣泛和完善的表現。А. 別克（Бек）的中篇「伏洛科拉姆公路」（«Волоколамское шоссе»），反映了潘費洛夫們在莫斯科附近戰役中的英勇故事。Н. 鐵霍諾夫（Тихонов）的詩歌，素描和著名史詩「基洛夫與我們同在」（«Киров с нами»）以及 В. 英倍爾（Инбер）的史詩「普爾科夫子午綫」（«Пулковский меридиан»）都敘述了圍城列寧格勒的功績。描寫德軍後方的蘇聯人的堅強愛國意志的則有 В. 戈爾巴朵夫（Горбатов）的中篇「不屈的人們」（«Непокоренные»）和 В. 瓦西萊夫斯卡（Василевска）的「虹」（«Радуга»），Л. 列昂諾夫（Леонов）的劇本「侵略」（«Нашествие»）和 К. 西蒙諾夫（Симонов）的「俄羅斯人」（«Русские люди»）。一九四二年夏天，當德軍瘋狂地東侵的時候，出現了考爾涅楚克（Корнейчук）的劇本「前綫」（«Фронт»），作者大胆地描述着軍事領袖當中落後的舊人物如何讓位給進步的新人物。唯獨對於勝利和自己的力量極有信心的人民的文學中，才能出現具有這麼尖銳的政治性的作品。К. 西蒙諾夫的「日日夜夜」（«Дни и ночи»）與 В. 尼克拉索夫（Некрасов）的「在史大林格勒戰壕中」（«В окопах Сталинграда»）則是反映史大林格勒保衛戰的歷史性的英雄詩。Л. 維西果拉（Вершигора）的記事「心地純潔的人們」（«Люди с чистой совестью»）記錄了蘇聯游擊隊的豐功偉績。

A.特瓦多夫斯基的敘事詩「瓦西里·喬爾金」(«Василий Теркин»)，M.蕭洛霍夫的長篇「他們爲祖國而戰」(«Они сражались за родину»)的頭幾章，B.潘諾娃(Панова)的中篇「旅伴」(«Спутники»)都刻劃了戰時普通勞動者羣的光榮而艱辛的道路，他們的日常勞績。蘇聯士兵曾經勝利地進軍國外，擊潰敵人，解放了被法西斯壓迫的西歐人民，——這些情形都被描繪在A.岡察爾(A. Гончар)的長篇「旗手們」(«Знаменсцы»)裏。

自然，這一份「傑作目錄」還是十分不完備的。

蘇聯文學指明：戰爭不僅是對我們民族和每個人的嚴格考驗而已。我們的作家向自己提出一個更重大的任務——揭明人民在戰時的英雄體驗中的偉大而蓬勃的精神，以及蘇聯人跟自己的黨和國家的密切聯繫。戰時文學中最動人的一點，便是關於蘇聯人的靈魂美，勇敢和力量的記述。

人們一致公認A.法捷耶夫的長篇「青年近衛軍」(«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是近年來最出色的作品，這是有它的深刻根據的。因爲這部小說的主人公最鮮明，充份而美妙地體現了當代蘇聯人的優良品質。我們在這兒看到了布爾雪維克前輩的生活圖景，他們曾經從事革命，爲了我國的社會主義前途而貢獻了自己的全部力量；我們也從這兒看到最年輕一代的蘇聯人。偉大愛國戰爭期間全體人民的英勇行爲清楚地說明了：關於新的人物的夢想已經實現了，具有現代最高精神力量的正是蘇聯人。如果說，法捷耶夫的第一部小說「毀滅」所描寫的是新人的產生和關於新人的夢想，那末「青年近衛軍」便是一篇關於這個夢想的實現的史詩，它刻劃出了新的一代，他們成長在社會主義社會條件之下，而且通過了戰時最嚴格和殘酷的考驗。

偉大愛國戰爭期間的英勇事蹟還會長久地激動藝術家們。描寫這次戰爭中的英雄們的作品一定還多得很。

蘇聯文學竭力使自己不致落在生活後面。戰後的課題此刻又出現在它的前景上了。蘇聯進入了新的，和平發展的時期。復興並進一步發展國民經濟的偉大工作已經展開了。因此蘇聯藝術希望能把我們人民今天的生活，把「日常」勞動中的英雄主義報導出來。

可是，發掘戰後和平生活的主題的工作才剛剛開始。不過，它的前

途一定很偉大的。



一考察我們文學所創造的那些形象，你就會清楚地看出他們當中大都是些英雄似的人物。然而我們文學中的主人公們是不是一些特殊的，例外的，難得碰見的人呢？不。蘇聯全體人民的事業都是英雄式的。

蘇聯人及其感情，思想與傾向的優越性也就決定了我們文學在世界上所佔的前進的領導地位。我們文學大大地推動了人類藝術的發展，這是我們引以自豪的。

假如把蘇聯文學的主人公跟現代布爾喬亞西歐文學的主人公加以比較，那末蘇聯文學的進步作用便格外顯著了。我們文學的重要主人公都是肯定的人物。如果說，我們在我們的主人公身上看到的是蘇聯人的優良品質的反映，是追求着崇高功勳的人們的事業與精神的優點，那末，布爾喬亞文學的基本主題便是描寫人的墮落。布爾喬亞世界的作家們千方百計地解釋着罪惡的不可避免以及跟它們鬥爭的無望，或者恬不知恥地頌揚一切醜惡的事物，其目的是在麻痺人們的鬥志，鼓吹「人是軟弱無力的」的思想。外國布爾喬亞文學宣佈了人的末日。蘇聯文學却在為人鬥爭，肯定他的美，他的人格的高尚和創造力的豐盛。

蘇聯作家筆下的人的生活充滿了綺麗的羅曼色彩。這並非妄想世界的羅曼色彩。這是生活本身的羅曼色彩，是美麗的，值得誇耀的蘇聯現實和蘇聯人的靈魂的羅曼色彩。現實本身愈充滿社會主義內容，現實主義文學也就愈成爲浪漫主義的。

我們不敢斷言我國所有的人都有了前進的思想意識，達到精神淨化的境界了。妨礙進步的舊社會的餘毒還沒有被清除掉。日丹諾夫同志在那篇關於「星」和「列寧格勒」兩個雜誌的報告中曾經提醒過：揭露現實中的否定性的現象乃是蘇聯文學的神聖義務；他說：「我們應該選擇蘇聯人民最好的感情和品質，在他們面前展開明天的日子，同時向我們的人民指示出，他們不應該怎樣，而應該怎樣去鞭斥昨天的殘餘，因爲這許多殘餘是阻礙蘇聯人民前進的」。

唯有那能够用共產主義世界觀來考察生活，善於暗示人物與事件的正確發展前途的作家，才會寫出最好的作品來。蘇聯文學中的優秀形象都體現着那些肯定性的進步的，有前途的，亦即現實中最本質的因素，

足以決定現實的因素。這就是蘇聯文學的顯著特徵。

蘇聯作家完全在現實生活的範圍內去達到自己的藝術目的。他們在生活領域中，在人民的利益與感情中發現了美好的東西。蘇聯作家通過了對新的生活特點的廣泛的藝術概括而探求自己的主人公——我們的道德理想的體現者。

史大林同志對蘇聯文學的方法所下的典範式的定義（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方法），清楚地說明了這種文學的新本質。蘇聯文學——這是具有高度真實性與技巧的，反映生活及其未來趨勢的，把現實主義和崇高的革命浪漫主義融而為一的文學。這是一種黨性的文學，它以人民的利益為利益，並且向羣衆傳播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

蘇聯作家被聯共中央委員會關於『星』與『列寧格勒』兩個雜誌的歷史性的決定武裝着，他們看見自己面前展開了一條康莊大道，偉大的創作高潮時期快要到來了。青年作者們尤其是前程無量，他們已經寫出過許多嚴肅的，大有希望的作品了。我們的國力和蘇聯人民的英雄主義正在蒸蒸日上。蘇聯文學——它的力量的源泉是列寧——史大林的偉大思想——一定會把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創造者們的精神寶藏和靈魂美更加鮮明地展示出來的。

（蔣 路譯）

蘇聯作家羣像

米哈伊洛娃
(Е. Михайлова)

西蒙諾夫

(КОНСТАНТИН СИМОНОВ)

——

一件事緊擠着一件事，既密且快。好像是一個各式各樣的地點的萬花鏡。橫跨過祖國的多次急速的旅行，和東西各國的遊歷，常常都是些同時並行的事件。這就是孔斯坦丁·西蒙諾夫過去十年來喘息不停的匆忙中的生活方式，而這就供給了他的作品以各種內容和色彩。

西蒙諾夫開始寫作以來還不過才十年，而在我們前面已經放着一大堆他的著作——一些長詩，幾卷抒情詩集，一本長篇小說，一些速寫式的短篇小說，——這些東西印成了十八種文字，銷行一千一百萬冊。他的六個劇本在很多的劇場上演。他還為四個電影寫過腳本。他用多麼不倦的精力在找尋新的印象，它又多麼快地結出了果實！

雖然西蒙諾夫的作品題材外表複雜，性質多樣，但我們經常可以在他的作品裏找到三個主要的題材。（一）是俄羅斯，它的利益，它的現在和未來；（二）當代的英雄人物的藝術形象，俄羅斯民族性之肯定，而這民族性又是被社會主義時代的「人」的品質所豐富了的；（三）

愛——這是他的抒情詩歌的主題。

從西蒙諾夫筆下寫出的每一作品，都講到了使他的同代人和同國人關心和激動的問題。因此，只有從過去十年間所發生的一切事件去觀察，那才能理解西蒙諾夫的成就。愛好和平的國家的自由與獨立所遭受的危險，一年比一年更容易感觸到了。侵略者們不單只攻擊個別的國家，他們還企圖對各民族與以生理上的毀滅。民主國家一個一個地被法西斯國家所奴役。歐洲的事件深深感動和激動了愛自由的蘇聯人民。

西蒙諾夫的作品幫助動員他的讀者們思想和感情，為反侵略的正義之戰而努力。自從他的理想是自由的戰士，是社會主義的戰士，——這也是人民所愛戴的——以來，他就尤其是如此。

西蒙諾夫對那些激動了全國的事件的迅速的反應，都在他大量的作品裏面表現出來。他寫作那樣多，並不是僅僅爲了他個人的創作精力和他的氣質，主要地還是爲了想通過他自己的文學努力，對他當時的各種事件有效而直接地與以影響。

孔斯坦丁·西蒙諾夫現在是三十歲，他從早年就過着獨立的生活。出了學校之後，他在一個飛機工廠作旋盤工人，後來又在一個電影製片廠作技工。從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七年間，他在蘇聯作家協會所創辦的文學研究院讀書，這個學院是由於高爾基的建議而設立，專門培植青年作家的。在還是一個二十歲的學生的時候，西蒙諾夫就因爲他的文學作品獲過榮譽獎章了。在戰爭期間，他曾三次獲得史大林獎金。他還得到許多戰爭勳章。

當日本軍隊進攻外蒙共和國時，西蒙諾夫是諾門坎之戰的目擊者和參與人；他參加過一九三九年的蘇芬之戰；最後他作了蘇聯「紅星報」的戰地通訊員，跑遍了從巴倫茲海到黑海的整個廣大的蘇德戰爭前綫的一切有決定作用的戰場。他遍訪過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意大利，法蘭西，捷克，保加利亞，羅馬尼亞，日本，美國和加拿大。這個詩人的傳記，是和戰時與戰後的一切最激動的事件相調聯的。

西蒙諾夫最初是以一個詩人的姿態進入文壇的。幾冊抒情詩集，一篇以情書形式寫成的長詩，兩篇取材於俄國歷史的史詩，就是他初期創作的作品。就在那些年代裏，西蒙諾夫把魯得雅·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的詩譯成了俄文。後來他又寫劇本。「一個戀愛故事

」和「故鄉少年」兩個劇本，都是在戰前寫的，戰爭使他轉向到政論和速寫式的短篇小說的方面去，因為這是反應那些殘酷年月裏的種種事情的迅速而又最有效的工具。結果他寫成了四冊速寫短篇和時論文章，就是「從巴倫茲海到黑海」，「南斯拉夫手冊」，「捷克手冊」和「戰時日記選輯」。但是戰爭期間積蓄下來的印象，不能在詩歌，速寫式的短篇小說和劇本裏表現出來。它們需現一個更龐大的，更自由的表現形式。於是西蒙諾夫寫成描寫史大林格勒保衛戰的一部小說『日日夜夜』。

二

長詩『冰湖之戰』是西蒙諾夫最初的作品，吸引了讀者們和批評家們的注意。作者所用的題材是十三世紀初葉諾甫戈羅德城的王子亞歷山大·尼夫斯基，和俄國軍隊在貝布斯冰湖上與里伏尼亞人作戰的史實。這個戰爭決定了北俄羅斯的命運，在當時，北俄羅斯正是日耳曼的野狗武士們的武力擴張計劃的目標。可是，七個世紀以前的這一事件的重新提出，是爲了今日的一些最尖銳最迫切的問題。

這篇長詩寫於希特勒進犯蘇聯的五六年之前，但其中就已經有了快要來到的戰爭的預感。

西蒙諾夫寫道：日耳曼人一年復一年地，一世紀復一世紀地侵蝕着俄國的邊境，有計劃地，有系統地，「好像不倦的老鼠一樣」。他們用一切的方法來貫徹他們的計劃，「有時利用貿易」，「有時利用十字架」，「有時利用刀劍」。通過亞歷山大·尼夫斯基的嘴，這位詩人告訴我們聽到這些事的人「將會驚呆」，將會覺得要阻止日耳曼人的侵犯，撲滅這「像瘟疫似的」災難，「拔出劍來都嫌太晚」。

他的第二篇長詩——也是他最後的一篇歷史題材的作品，便是史詩「蘇伏洛夫」。

這位偉大的俄國將領的形像，使西蒙諾夫把他當作是一個對勝利的堅定不移的信心的榜樣。在描寫橫跨聖哥達險道的進軍的悲慘情形時，詩人這樣寫並不是偶然的：

「在困苦與阻礙之中，在亂石與雪山之中，士兵們知道俄國人將會越過一切困難的地帶」。

在描寫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使西蒙諾夫發生興趣的是俄羅斯民族性的同樣的英雄特色，它一直使他注意着俄國歷史上的記載。在一本叫做『戰時詩抄』的集子裏，這位詩人歌頌着俄國士兵的堅定無畏的精神。

這本詩集中，有一首最特出的詩：『同志』。在用平靜的，敘述的體裁寫成的十四行詩中，講着在向西方進軍的第五天上，一個紅軍在戰鬥中倒下了，臉朝着西方。詩人回想起他的母親，將會『在許多痛苦的日子裏哭泣着』。他懂得她的悲愁是無法安慰的。但是她的兒子並不是像一個懦夫，而是像一個英雄死掉的。

『把臉朝着西方死去，那是更安心得多』。

『步兵』那首詩是寫一個兵士怎樣在砲火下走了半哩路，筋疲力盡，越過了『雪裏混和着血與灰燼』的地帶。但在克服了這些大困難時，這個兵士得到更大的力量，西蒙諾夫寫道：

『現在你可以斷定，你既然一次能跨過半哩路，那末你就能够很快地跨過全境』。

在同一詩集裏還有一首更特出的詩：『攻擊』。這裏西蒙諾夫描寫一個躺在密密的砲火下的地面上的步兵，想離開寒冷的土地，挺起身來，走向前去參加攻擊，這在心理上和生理上都是怎樣不可測度的困難。他最大的功績是跨過那『死與生並肩立着』的『最後三十公尺』。在這個偉績之後，當『你的槍刺又把你帶到德國戰壕時』，那最可怕的一段路已經過去了，而所謂大無畏的精神就正指的是這種慣於危險的氣習。

可是在西蒙諾夫的詩歌裏，雖然戰爭和軍事的感覺很敏銳，他可沒有一刻忘掉過戰爭的目的，它的意旨，正義，和蘇維埃人民爲了保衛世界而反抗奴役與毀滅的使命。他的詩『殺掉他』，正是宣揚這種目的，並且獲得了廣大的聲譽。詩人說『如果你愛你的家』，『如果你愛你的母親』，『如果你沒有忘記你的父親』，『如果你爲你年老的教師而悲哀』，如果你不想離你的愛人，如果你不想放棄你的家鄉，如果你不想這一切被沾污，被侮辱，被摧殘，那麼『殺掉他』，殺死那企圖破壞這一切的法西斯。這首詩在戰時出版，那時有些人正實實在在地遭受着詩人所寫的一切，而其餘的人則感到直接的威脅。這首詩用強勁的韻律寫出，故意地不諧和，從中透出一種對於人類敵人的憎恨和輕蔑。

西蒙諾夫所寫的英雄人物，都是些有意志力和精力的人，都是些有責任感的人，他們爲了正義而交出自己和靈魂。自然和事物在他的詩裏都被形象化地簡潔地寫出。他從不停留耽溺於風景的美麗，去把讀者的注意力吸引向色彩的罕有的和諧，或任何假定的事物的意外的面貌。西蒙諾夫對於這個是太活動了。他對於自然的興趣，不及他對他的同代人或是他的國家的生活中的偶然事故的興趣。他的詩歌總是充滿意義，節奏和動作的，而且往往有着政論家的特調。

三

對於西蒙諾夫，民族特性總是和民族英雄這個觀念相等的。「冰湖之戰」這首詩描繪了兩個這樣的英雄：普斯柯夫城的兵器鑄造人昂齊飛爾·屠加，和諾甫戈羅德城的王子亞歷山大·尼夫斯基。在這兩個人物身上，西蒙諾夫初次具體表現了那些俄羅斯特性，後來他把這些特性在幾乎他以後所有的作品的主人翁身上與以肯定和發展起來。行動的意志，對於責任和祖國的忘我的獻身，激烈而有目的勇敢，和在作爲那些特性之表現的一件功績裏顯露出來的英雄氣概，——這就是西蒙諾夫的主人翁的特性。而且他們差不多都是兵士。其中有幾個是將軍，是俄國歷史上卓絕的軍事首領，比如亞歷山大·尼夫斯基和蘇伏洛夫，另一些是軍官，士兵和我們現今的游擊隊員，即如「故鄉少年」一劇裏的魯可林，「俄羅斯人」一劇裏的沙豐羅夫，小說「日日夜夜」裏的沙布羅夫，和「必將如此」一劇裏的莎威遼夫。西蒙諾夫的抒情詩裏的英雄人物也是兵士。並且因爲自己是一個兵士，西蒙諾夫在他的「戰時日記選輯」裏面，以作者和主角的姿態出現在讀者面前。

所有這些人物都表現着一個同樣的品質——就是一個負責任的人，一個具有明顯的理想，在鬥爭中有目標而又嚴格的人的健康與純潔的品質。

在西蒙諾夫的劇作裏，人物也表現着作者的同樣的理想——精力飽滿的人，他的思想往往得到果實，他的戲劇風格是每一個劇本各不相同，但是他的中心人物的永恆的，「不變的」形像總是同樣的；他是只有在戰火裏才成熟和被鍛鍊出來的。

他的劇本『故鄉少年』是塞爾格·魯可林的故事，他是一個惡作劇的少年，有着狂野的名聲，可是具有才幹而多機智，勇敢而誠篤，對自己的目標很忠實。魯可林在觀眾的眼前長成了，變作了抵抗法西斯戰爭中的一個兵士。

西蒙諾夫的最好的和最流行的劇本『俄羅斯人』，是取材於一個被德軍包圍的蘇維埃城市。它的人物是一小羣普通的人民，用他們的勇敢和持久抵禦住了敵軍。這個劇本裏的人物：馬爾發·彼特羅夫娜，是一個俄國女人，她一生致力於撫養她的兒子和照顧她的果園；瓦里雅，一個年青女孩子，就像『大草原上的桔梗一樣』天真樸實；作家潘林，慣於在他的手槍皮袋裏『放進科隆香水和一把牙刷，而不是一把手槍』；退職兵士凡新；快樂的外科助理醫生格羅巴；三個沒有名姓的來領步槍的老人。『在上一次對德戰爭裏，你看，我們已經過了年紀，但在這一次，別用擔心，我們的年紀又回轉來了！……』這些人裏面主要的是沙豐羅夫隊長，『過去，他很像是一個粗魯的傢伙』，可是現在是『一個不死的英雄』。

災禍接二連三地打擊着無懼的蘇聯人民，但是他們決不降服。他們死了，但他們深知道他們的鬥爭結了果實，為將來的勝利奠下基礎。

應該記着這個劇本是在一九四二年初寫的，那時法西斯們依舊站立在俄羅斯的心臟，挨近了莫斯科的城門，在頓河兩岸，在克里米亞。這個劇本甚至在現在還能抓住我們的心，但在那時，這個對於不可摧毀的俄國的抗戰的頌歌，造成了一種特別深刻的印象。

『必將如此』這個劇本的情節發生在德國法西斯最後潰敗的前夕。陸軍上校莎威遼夫，是一個四十歲的成熟的人，他在戰爭初期失掉了他的妻子和孩子，現在有事到莫斯科來了幾天。他在旅館裏沒找到宿處，便走到他已決心不再回去的那所舊公寓去。他在那裏見到了建築師伏隆卓夫一家人，他們是在自己的房子被炸掉的時候，搬到了這裏來的。莎威遼夫同這家人住在一起，並且愛上了伏隆卓夫的青女兒，她的未婚夫在前線陣亡了；需要一個家庭的願望又再度回到他的心裏。西蒙諾夫表現着戰爭給與的創傷怎樣慢慢地復原。在這個劇本裏，作者對於生命的肯定是明白而又着重的。因此，這個情節是逕直地展露出來的，對白有一種故意的辯論的傾向。但這個劇本是寫成在和演出在這樣一個時候

• 那時失掉了家庭的人們又從前綫歸來，無數的父親和丈夫們開始意識到他們很可能再也找不到他們的家人，這個創傷復原的題材的正確和忠實的處理，獲得了社會意義，而劇本則享到非凡的聲望。

『必將如此』是一個情節描繪得很巧妙，人物也很少的劇本，每個人都有一個不同的任務。從結構上看起來，這個劇本是西蒙諾夫的成熟作品之一。

『在布拉格城的栗子樹下』，是西蒙諾夫的第一個戰後劇本。劇情是在南斯拉夫的首都，在它從法西斯侵略下解放出來的那天 and 以後一禮拜之內。主人翁們是捷克的知識份子。其中有一個人物，蘇聯陸軍上校彼特羅夫，他離開重要的事件較遠，但他影響到了它們的進程，這是西蒙諾夫最心愛的一個有正直堅強的性格的英雄的進一步發展，這個英雄是我們曾經在『故鄉少年』（魯可林），『俄羅斯人』（沙雷羅夫），和『必將如此』（莎威遼夫）等劇裏碰到過的。他現在已經更為成熟，而且有了更多的經驗；他已不復是一個有個人英雄主義氣息的人；他是一個軍事和政治的領袖。

四

西蒙諾夫最先開始寫散文是在戰爭時期。他從前綫寄出的速寫式的短篇小說和報告文字，經常好像是實在事件的生動而真實的圖畫，抓住大眾的注意。他的四卷速寫式的短篇小說和報告文字，正是這個作家的觀察力的證據。

西蒙諾夫的『日日夜夜』一小說，係取材自史大林格勒之戰，就是那個轉變了整個戰局的偉大戰爭。這本小說也有着他的劇本和他的詩歌相同的特長：精確簡潔的語言，戲劇性的內容和一連串迅速的情節，它着重於人物的生動，勇敢，和具有目的性。

『日日夜夜』是一本描寫史大林格勒保衛者們的小說，寫這個保衛戰的普遍精神，寫那些能堅持這個戰爭而且以勝利者終結的人民的英勇。主角沙布羅夫上尉，是一個營長，他奉命要從德軍手中奪回三座房子，因為它們對於這個城的保衛戰是有重大的意義的。經過了極大的困難，冒了重大的損失，起初沙布羅夫奪回了那三座房子，隨後德軍先從這

些房子裏截奪了一座，然後再從保衛軍手中把三座一齊奪去。過去了許多長長的白天和黑夜，一個拖延的，劇烈的，頑強的，困難的戰鬥在進行着，在這個戰鬥裏，致命的危險是伴隨着不屈的辛苦的勞役的。

沙布羅夫和他的兵士們的命運，史大林格勒的保衛戰，不同的俄國人民的性格，都在這部小說裏被描寫着。沙布羅夫關於戰爭與和平的思想，他同他周圍的人民的關係，他和他在史大林格勒遇見的那個女孩子的關係，顯示出深深的感情，和統治人類行動的法則，如果不了解這些，那我們就無從理解紅軍的勝利。有時，這個就是任何有關偉大抗德衛國戰爭的藝術作品的主要目的。

在沙布羅夫和他的夥伴們身上，我們看出當代俄國人的特性，表現着蘇維埃政權二十五年來所成就的崇高的道德標準。

讀者往往稱讚作者了解和揭發事故背後的真實意義和旨趣的才能。西蒙諾夫在他的書裏，表現了紅軍的鐵的紀律是怎樣植根在深厚的民主關係的制度上，和在蘇維埃的將領，軍官與士兵之間存在着真正的愛國的同志友情上。

這是一部關於殘酷的戰爭期間，關於紅軍一天一天地，經年累月地進行着的熱忱的工作的小說。頑強的，無休止的，不息的努力，巨大的精力的恆久的消耗，交出一切體力與心力的準備——這就充實了他們的英雄們的生活，他們就是由於這些而立下他們的功績的。

小說比任何別的作品更能供給作者以詳盡地描寫他的人物的機會，從生活的各方面去表現他的反應。所以沙布羅夫是用比西蒙諾夫的劇本中的人物更深更廣的心理觀察描寫出來內。沙布羅夫首先是，主要是一個行動的人，實際地，慣於把他的一切思想和觀念付諸行動的人。他不把勇敢當作一件單獨的東西，那是需要審慎和理智才能達到的。勇敢是他自身的一個組成部分；意志力是他的首要的氣質，因此他遠比他周圍其餘的人們身上的品質更尊重它。沙布羅夫對生活不要求什麼，但是他要求他自己和他周圍的人們無條件地去完成任務，他把它看作是社會的，愛國的任務。

五

抒情詩在西蒙諾夫的作品中佔着一個小而重要的部分。他的抒情詩集裏有一首詩得到廣大的聲譽——就是那首「等待着我吧」。

不管它的深深的暗示性，這首詩是被看成一種愛國行爲的召喚。在戰爭剛一開始，當全國捲入行動；當丈夫們，父親們，兒子們，走去保衛它的西部邊境，在德軍的砲火中流着血，準備着決戰而倒下來；當母親們和小孩們深入內地尋找安全；在那些日子，離別來到了那些從未想到過別離的人們的心裏。正在那時，西蒙諾夫的「等待着我吧」一詩被大家聽到了。

這首詩講到愛情的忠實，講到比外在的生命更强的信念和依戀。它是用誓約的形式寫出的，「等待」這個字一直重覆，好像是得到一個不可思議的力量。這首詩得到任何藝術作品所能得到的最光榮的命運。它變成了人民的一部分，它被大家背誦着，傳抄着，用各種聲調歌唱着，被引用在私人信件裏，被愛人們當着別離的誓言一樣講出來。

無論什麼主題，無論是愛國的，社會的，歷史的，西蒙諾夫總是着重於人的戰鬥的特質，英雄氣概和意志力的特質。這些人的傾向，決定了他的詩行的節奏之遲緩和強勁，它們的斷續的拍子，它們的堅定和持久，有時甚，決定了它們的銳利的頭韻和子音。西蒙諾夫的抒情詩在另一方面又充滿了戀慕，這個感情的一種不可免的表示。

西蒙諾夫的抒情詩的對象是什麼呢？他不在它們裏面唱出他的愛人的被浪漫氣息抬高的形像，而是一個男人的熱烈的塵世的愛，和由這種感情生出的對於愛人的願望。

西蒙諾夫戰後的抒情詩是在他國外遊歷期中寫的。不論他的主人翁遊蕩到什麼地方，他的心裏總帶着故鄉的愛，在外國時對於俄羅斯，對於蘇維埃的風俗習慣的懷念。他的抒情詩以表現法的正確著稱。他不依靠想像的言語，而只是用反應他自己的丈夫氣和精力——他理智的準確透明性的方法，具體地表現他的感覺和思想。

六

總之，西蒙諾夫的多樣性的藝術就是如此。像西蒙諾夫這樣一位作家，他還沒走到他的文學路程的一半，他從事寫作還不過十年，但他已

在文學上得到了一個應得的地位。

在純粹的文學才能之外，西蒙諾夫還具有別的天稟。用了特異的直覺，他感到新社會問題的正在迫近和成熟，預料到爲了他的國家的利益將要來臨的改變。他在文學上提出了許多後來抓住蘇維埃讀者的注意的問題。

西蒙諾夫的才能是多方面的，多樣性的。找不出限定的辭句可以形容他的創造藝術，它還在發展的過程中，而且我們可以在以後的年月裏從它希望到更多的東西[⊖]。

(藍 冰譯)

⊖ 這篇文章是一九四六年寫的，在這之後，西蒙諾夫曾以『俄羅斯問題』一劇，得到一九四六年度の史大林文藝獎金，目前西蒙諾夫正在寫一個新的長篇『祖國的煙』。



蓋拉西莫夫
(А. Герасимов)

蘇聯藝術之路

(ПУТИ СОВЕТСКОГО ИСКУССТВА)

在革命前年份的造型藝術中，各種反對現實主義，特別是反對流動展覽時代偉大俄羅斯畫家——他們差點兒被宣佈為藝術中最落後觀點的肩負者——創作的「理論」與流派是特別摩登的。各種歪曲現象都被當作西方最前進藝術呈獻出來。

現代的西方資產階級藝術來到了更大的墮落和腐化。在說到現代的西方藝術時，我們考慮到頹廢的巴黎近代主義派。我們很知道法蘭西存在着很好的現實主義畫家，但是流行的雜誌却抹殺着他們。

我們直到現在還不會真正地估價過頹廢派藝術論所帶給蘇聯造型藝術，特別是我們的藝術青年的害處。那些真心相信形式主義在蘇聯畫家羣中已經最後消滅的人是錯誤的。

我們無限珍重西方的偉大畫匠——蘭勃朗，維拉斯蓋茲，魯賓斯，法朗士·迦爾斯。我們珍視法蘭西畫家庫勃萊，台拉克魯亞，莫耐和馬耐，萊奴亞拉，台迦，西斯萊，畢沙洛等人的技巧。我們珍視藝術中任何真正新的和前進的話。但是我們更憎恨無意識的頹廢的藝術。它宣傳

逃避生活，而這却完全符合資本主義社會統治上層的願望和目標，西方反動圈子的願望和目標。

蘇聯藝術的目標和道路是和資產階級藝術截然相反的。蘇聯畫家，武裝着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方法，天才地受史大林同志的規定，替人民創作，服務人民的利益，這裏就是他的主要力量。我們畫家並不是一羣勢利小人的娛樂品。蘇聯畫家是熱望表達出蘇聯人民的思想感情以及偉大事業。他們的創作的所以有力，就是因為人民——是創作的有生機的泉源。

俄羅斯文學的巨匠普希金，果戈里，尼克拉索夫，高爾基都注意人民的生活。偉大的俄羅斯作曲家格林卡，摩索爾格斯基，鮑洛庭，恰伊柯夫斯基都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自己創作的題材。我們偉大的畫家雷賓，蘇里柯夫，華斯涅卓夫都從人民生活的深處摘取自己作品的題材。俄羅斯的作家，作曲家和畫家就是以顯明的，形象化的和易解的文字表達出自己的藝術的。

現實主義的藝術，無論在它的題材上或是表達形式上，都是多方面的，像人民的生活那樣的多方面。

西方形式主義的藝術，準確地說，巴黎的頹廢派，不管許多偉大的宣言，仍舊已經在青年的頸項上踏了半世紀多。這種藝術裏面全無意識與思想。從這裏就得出它的貧乏的形式，祇要可以把立體派、超現實主義派等的練習稱為形式的話。形式主義者竭力用自己的噱頭和愚蠢來互相競賽。在觀眾面前閃過了形狀不具的，畫得惡劣不堪的圖畫：持扇的貴婦人，牽狗的貴婦人，穿天藍衣服的貴婦人，穿玫瑰色衣服的貴婦人——各種姿態的畫，以及無量數的廢物一般的靜物畫。

望着醜陋的臉孔和給虐待狂地歪曲了的人體形狀，望着那西方病態藝術用來表現人的無恥和譏刺，是不能不帶着嫌惡的。

美國情報局用俄文出版的雜誌「亞美利加」（第八期）把「新藝術」的範本介紹給讀者。該誌推薦這一藝術的代表者喬治·奧基夫，把她當作「最卓越的當代美國女畫家」之一。那麼什麼東西擾亂着這個「最卓越的」女畫家呢？是這樣的東西：天光怎樣照進骨盤骨！於是這個雜誌刊登一張照片：「喬治·奧基夫在她的圖畫的背景上：天光照進骨盤骨」。一個健康的人是不能寫出這一類的作品的！

我們是歐美資產階級藝術的精神虛脫和難以相信的崩壞的目睹者。而愚蠢的畫家們却認爲自己是革新家：說是他們在藝術上做了大改革。沒有比他們的無恥要求革新家的稱號更爲拙笨的了。應當撲滅這種神話：形式主義者似乎在創造新的藝術，他們在做寶貴的實驗。有人問，值不值得注意這些實驗，如果它們說明了內容和形式的令人難信的墮落？這種藝術裏的那一種新形式可加以正經地談論，當這種藝術裏沒有內容——又沒有思想，又被有情感的時候？

六十年前，偉大的俄羅斯畫家雷賓就預見到，形式主義的，頹廢主義的藝術會走上那一條路。一八八三年參觀了巴黎的展覽會之後，他寫道：「他們沒有看見，他們墮落得多厲害，內容的空虛把他們帶上了藝術形式的空虛，他們如果不朝人的大道上做一個嚴肅的轉彎，那麼不久就要等於零了」。

西方腐爛藝術的偽裝的擁護者和宣揚者，一些慣於崇拜有着外國商標的一切的人，通常在談到西方藝術的時候都不否認它的無內容與無思想，但卻經常強調它的代表們的技巧。葛利波葉陀夫的『聰明誤』中的公主們所感動地說的：「啊！法爾西！世界上沒有更好的所在了！」——對於我們某一部份的批評家仍舊是很特徵的。

不能容忍的是當時寫成的宣揚形式主義的書並不會受到批判，還在毒化着意識。我們祇要指出埃弗羅斯（А. Эфрос）的無恥的，毀謗性的『側面』（«Профали»）一書已經足夠。他在自己的『勞作』中嘲笑雷賓、蘇里柯夫——俄羅斯藝術界的值得驕傲的人物，同時却歡喜得說不出話來，大爲稱讚形式主義的畫家。他說雷賓是一個『令人困憊的畫家，像一個民間的雜貨攤，他的易於理解的熱望是令人惱惱的……』他毀謗蘇里柯夫和托爾斯泰。他說，蘇里柯夫，作爲一個『俄羅斯土地的偉大作家，寫得很不好……。每一個識字的人都可以寫得更好，任何一個畫家都可以比蘇里柯夫畫得更巧妙。但是怪異的人類却對不起繪畫的導師們，反情願做無知無識的天才的奴隸』。埃弗羅斯說：蘇里柯夫的『葉爾馬克·季莫非葉維奇（Ермак Тимофеевич）——是哥薩克中間的強盜哥薩克。……俄羅斯的繪畫確實是庸僻氣派的』。

我們的青年在高等藝術學校裏的主要課程是批評家—藝術學家普寧（Н. Пунин）編輯的『西歐藝術史』。他雖然被逼承認西方形式主義藝術的空無意識，但同時却不惜化費氣力去稱贊它的似是實非的完美技巧。

我們很熟悉那種技巧，靠了它的幫助建立了現代西方藝術的『大師』的世界聲譽，雜誌同販畫商的緊密聯系，以及用來人為地提高那些大被吹捧的作者的作品的價錢的拍賣。

我們也很熟悉資本主義國家裏大部份畫家所處的那些艱苦的物質條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不久，我曾經親眼在巴黎看見張在人行道上掛着圖畫的無盡頭的布幕，旁邊坐着畫家，等待着顧客，想賣掉一些畫來糊口。

我們應當撲滅資產階級藝術的似乎自由的藝術的海市蜃樓，撲滅藝術界的狡譎者爲了對他們有利的理論和目的所進行的廢話。

蘇聯的畫家獲得了極大的成功。去年舉行的最近一次的全聯邦展覽會就清楚地說明了各種蘇聯造型藝術——繪畫，版畫，雕刻——的漸進發展。

蘇聯的藝術是深深有意識性的。它滲透着最前進的意識，列寧史大林學說的意識。蘇聯畫家的職業性的技巧。這使我們完全有權確信地望着蘇聯造型藝術的未來。

在最近幾次國外的展覽會上，蘇聯的藝術受到廣大的觀眾，特別是工人的熱烈歡迎。大部份的批評家對它都有良好的反響。一九四五年在倫敦開的展覽會獲得了良好的評價。四個畫家在維也納舉行的展覽會受到熱烈的歡迎。關於蘇聯藝術對畫家起何等的作用，權威的奧地利畫家阿爾弗萊德·庫賓的承認可作證明。畫家在批評簿中說，他尊敬蘇維埃藝術，他要向它學習。

在普拉格的展覽會，雖然某些有才能的捷克藝術家受有法國形式主義畫家的影響，但也獲得很大的成功。我們確信，蘇聯的展覽會會幫助許多有才能的捷克畫家重新檢討他們在藝術中的立場，不過，無論如何，我在普拉格博物院中所見到的一切都說明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是能夠以自己的藝術爲驕矜的。

但是我們的畫家的成就不應當掩掉缺點。我們應當勇敢地談論自己的缺點，以便更快地克服它們。

我們的畫家，矢志真實地描寫蘇聯人民的生活，但却不够深入地瞭解發生的歷史事件的全部宏大壯麗，並不總是能够準確地辯明這些事件。有一些作品，它們不忠實地闡揚事件的本質，並不深入地和並不完全準確地指示出蘇維埃人的心理，他在前綫和後方的英勇偉績，他的為實現新史大林五年計劃的浩大圖景的鬥爭。

可惜，我們有這樣的畫家，他們從描寫生活退入所謂「純藝術」。大大促成這一點的是這樣的「理論」：在形式技巧的存在下，可以任意描寫什麼東西，而這一切都將成爲前進藝術的範本。

也有這樣的藝術家，他們從實際的題材退到風景畫或是靜物畫。對於這些人，我當然不願意說我們絕不需要靜物畫，但是靜物畫在任何條件下都不應當變成也能够畫風俗畫的畫家的「避難所」，變成退出真實的大題材的工具。

而風景畫家則希望他們少畫那種互相像得枯燥不堪的風景，希望他們不僅僅醉心於舒適的房子、小舟、茅舍，而且常常是側向一邊的茅舍，希望他們深刻地，愛護地傳達出蘇聯的偉大和無邊無涯，它的神妙的自然界，懷着真正的愛國心銘刻出它的不再重複的素質。

我們現在已經應當反映出偉大衛國戰爭的事變，流傳下我們的同時代人的豐功偉績。如果我們，史大林時代的人，不够完滿地銘刻下我們的英勇人物的形象，那將是不可饒恕的事情了。

某些畫家的觀察圈祇侷限於莫斯科、莫斯科近郊的別墅和療養院的自然界。我們忘記了組織「紅軍」、「社會主義工業」等等展覽會的教訓經驗。那時畫家們散到全部廣大無限的國土，製作了許多優秀的圖畫。

我們還不大有用蘇聯最重要的題材製作的圖畫，還不大有畫得這樣的作品，它們能够用蘇聯靠以生活的那些意念、思考、感覺與光榮的事業熱燒起觀衆。

我也要談談批評家工作中的缺點。

蘇聯的藝術成長得這樣，以致僅僅指出超出一般水準的作品的批評界已經不能使我們滿意了。我們要這樣的批評，它能夠推測出畫家的未來，在胚胎中暗示出他的藝術發軔。

要使批評家像那種農夫，他不僅僅在穀物像洶湧的浪濤一般在草原之風下面喧嘩作響的時候，即使在穀粒還祇抽出自己的健康的芽頭的時候也望着自己的穀物，要使批評家像那種農夫，他愛好勞動地肅清着妨礙穀物生長的雜草。

我們畫家應當研究生活並在自己的畫布上反映出生活，但是批評家也應當熟知蘇聯的現實，以便準確地評判我們把這現實在我們的作品裏反映得好呢還是壞。

在蘇聯，藝術並非奢侈品，而是人民的日常必需品。蘇聯的畫家是世界上最前進的國家的匠師，是列寧史大林黨的政策的先鋒隊。蘇聯的藝術應當懷着這樣的技巧表達出人類天才的最偉大的意念，這種技巧在它的發展上要超過前幾代畫家所建立的一切。

黨中央委員會對於文學與藝術諸問題的歷史性決議也替畫家指示出一條康莊大道。

(水 夫譯)



敏 德 林
(Э. Миндлин)

莫斯科的中央兒童劇院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ДЕТСКИЙ ТЕАТР В МОСКВЕ)

當一九四五年年底時，第一家蘇聯兒童劇院已滿廿五歲了。這所劇院許多從前的觀眾，如今帶了他們的孩子走進了它。它是在一九二〇年嚴寒飢饉的冬天建立起來的，名字叫做：「莫斯科兒童劇院」(Московский детский театр)。十六年後，在一九三六年時，改稱為「中央兒童劇院」(Центральный детский театр)。自從那時起，它在蘇聯的兒童劇院中佔着第一把交椅。蘇聯的兒童劇院共有七十多家，用十八種不同的語言演出。例如在喬治亞共和國的首都，除了喬治亞人之外，還有為數頗巨的阿美尼亞人和俄羅斯人，那兒就有三家兒童劇院：一家是喬治亞人的，其他兩家是阿美尼亞人的和俄羅斯人的。塔什干有兩家兒童劇院：一家是俄羅斯人的，另一家是烏茲別克人的；烏克蘭的首都基輔有三家：烏克蘭人的，俄羅斯人和猶太人的。

當尋求使自己的藝術達到完美無上的門徑時，兒童劇院會屢次改變它的方法，經常不斷地尋覓新的原則。可是，在二十幾年的過程中，有一個原則始終未曾改變過，那就是：一個兒童劇院必須是一個真正的劇院；它必須是真正的藝術的寶物，只有這樣它才能完成兒童教育的使命。

• 正如史丹尼斯拉夫斯基[⊖]所說：「我們為兒童們演劇，必須和為成年人演劇一樣，而且還要更好」。

在兒童劇院演劇的不但是真正的演員，而且是具有高度藝術水準的演員，最優秀的導演演出最上乘藝術家們所設計的劇本。許多卓越的蘇聯作家，都是兒童劇院舞台上演出的劇本的作者。最有名的作曲家，也被邀請來譜製樂曲。而最有趣的事，就是一個作家寫作兒童劇院需要的劇本時所得的報酬，比為成年人寫作的所得報酬，多一倍半，有時竟多兩倍。

兒童劇院演一場戲，是這個國家的戲劇生活中一件關係重大的事情

• 報紙對它所加的注意，正如對成年人的戲劇一樣，或者更為過之。

兒童劇院剛開始自己的歷史的時候，大半上演「取材自兒童生活」的劇本，但以後蘇聯的劇院廢棄了為兒童上演的，首先必須是取材自兒童的劇本的這套理論。

兒童總是夢想着未來。他將他最珍貴的夢，拖延到「以後」，拖延到他終於長成「大人」時再去實現。事實上，所有兒童們的計劃，都出於性急，好像他們在豫想着他們自己的未來。

這並不是說：兒童劇院應該完全丟棄描寫兒童的生活和內心的活動的劇本。扮演兒童的主角仍然繼續地在蘇聯劇院的舞台上出現。可是讓這些年幼的兒童觀眾看到成年人的主角，是更為重要，更為感動人，現在劇院正向這方向走。創造理想——這就是劇院的工作。

大家都知道，兒童們對於正面的範例比較對於反面的範例更能接受，演壞事情所得的不好的結果，不如演高尚行為更有深刻的印象，因為這能引起他們模倣他們的願望。也就是這種理由，才決定了由兒童劇院及劇作家共同創作的現代劇本的性質。

萊翁尼德·伏爾科夫（Леонид Волков），一位有名的導演和演員，幾年前曾獲得過「有功藝術家」的稱號，現在他負責管理莫斯科的中央兒童劇院。他是史丹尼斯拉夫斯基和瓦赫坦高夫[⊖]的學生，因此

⊖ 史丹尼斯拉夫斯基（一八六三——一九四〇年），是蘇聯的著名的戲劇家，為世界戲劇權威，在沙皇時代曾創辦莫斯科藝術劇場，著有「我的藝術生活」及「演員自我修養」等書。

⊖ 瓦赫坦高夫（一八八三——一九二二年），史丹尼斯拉夫斯基的學生，蘇聯著名導演。

，史丹尼斯拉夫斯基學派就決定了這劇院的作風，並且將這所兒童劇院和莫斯科藝術劇院[⊖]聯繫起來。伏爾科夫仍舊在莫斯科藝術劇院的舞台上出現，因此就更增加了這種聯繫的力量。

瓦倫丁·科萊賽耶夫(Валентин Колессаев)，一個主要的舞台經理，已經為兒童劇院工作了二十年。除了七十位左右的職業演員——他們之間有些已獲得應得的榮譽——之外，劇院中還有十五個年青演員組織的所謂「輔助團體」，他們在大場面和充任啞角色時出場。這些都是劇院附屬的藝術研究室裏將要畢業的學生。

目前中央兒童劇院的演員，有不少人是放棄了成年人的劇院參加兒童劇院的，其中像瓦倫丁娜·史泊蘭托娃(Валентина Сперантова)，已經為蘇聯的孩子們演了二十年的戲，是最有聲望的演員之一。關於她的文章很多，她的名字已列在傑出的蘇聯戲劇藝術大師中間。沒有一個男演員或女演員，能比她更知道怎樣在舞台上表演出孩子們的複雜的心境情緒。她不僅為孩子們演戲，而且專門扮演孩子的角色。她扮演男孩子和女孩子的典型，觀眾馬上就會認識了他們。當她的真姓名為遠近的年幼觀眾知道以前，她是以亞芬諾根諾夫(Афиногенов)的劇本「黑色的峭岸」中的主角「耶高爾加」(«Егорка»)的名字紅極一時的。她最近扮演的角色是安徒生的「雪后」中的吉爾達，和猶金·希瓦茲(Евгений Шварц)的劇本「遙遠的國家」中的孩子遼利亞。

中央兒童劇院的男女演員中，得到年幼的觀眾愛戴的，應當提到安東尼娜·愛麗莎耶娃，葉林娜·維克多諾娃，亞歷克山德拉·庫得利亞甫柴娃，莎菲亞·伏爾霍甫斯卡雅，謝明·查金，金諾維·利山斯基，塔拉斯·格羅甫耶夫，和瑪特威·萊門。

劇院中的所謂「兒童教育團」是六個人組成的，這是劇院的機構中最足以代表的特徵。當然，他們不但是教師，而且在劇院本身中服務，因而形成了學校和劇院之間的直接的聯繫。學校的孩子們通常由教師們陪伴着到劇院去，而戲票整個一班一班地購買，只有少數的票留在售票處出售。但是劇院的兒童教育工作，在售票處便開始了。當一個小學生要買一張戲票，錢握在墨水弄髒的手裏，售票員就要拒絕他的請求，告

⊖ 莫斯科藝術劇院，一八九八年在莫斯科由史丹尼斯拉夫斯基及丹青科創辦，對俄國及蘇聯之戲劇藝術供獻最大。

訴他劇院的票不許握在髒手裏。這些兒童教育者第一件要刻印到年幼觀眾的心裏的事情，就是：戲劇本身是一件重要和嚴肅的大事情。

爲了回答「兒童劇院的顯著的特色是什麼？」這個問題時，每個人總感到要回答：「當然，是它的觀眾」。

實在，這些觀眾和普通成人劇院的不同，年幼的孩子組成了最活潑的觀眾，隨使在什麼地方，隨便在什麼時候，都可以看見。一家兒童劇院的觀眾並不比舞台上的表演少有趣味。演一場戲，對於這些年幼的戲迷，比僅只是一次娛樂或享渾眼福要更爲鄭重其事。舞台和現實的界限掃除了；觀眾和主角們一道歡欣快樂，一道難過痛苦，重複着他們說的話，高聲地向他們叫喊，提醒就要到來的危險，給他們許多的忠告。

觀眾的反應和行動成了一件經常加以研究的事體，研究的結果大大地幫助了戲劇的導演，從這方面講，每個新劇本的演演是非常有益處的。

塞爾吉·密哈爾科夫(Сергей Михалков)的「湯姆·坎弟」最初幾次演出後，學校裏便討論起這劇本。原作者，導演，和少數的演員都出席參加討論。一個小女學生表示：

「劇裏面的每一個人都很壞。衛兵很壞。約翰更壞。好人在那裏呢？」

原作者和導演不得不承認這個批評有正當的根據。或許他們用來描寫這時代的顏色是太暗淡陰沉了？結果作者又將原文改變了一些。寫了一齣特別的插戲，而導演改變了許多佈景和普通場面的處置。

但是尋常在導演開始他的工作以前，劇院的兒童教育團便準備好在學校裏，和兒童圖書館裏朗誦劇本。

瓦倫丁·卡達耶夫(Валентин Катаев)爲劇院寫成了他的新劇本「團的兒子」[⊖]。作者曾在莫斯科兒童圖書館裏，在它的經常的讀者將來要去看戲的人們之前，親自朗誦過這個劇本。孩子們已經熟悉了劇本中的故事。他們知道劇中的一位主角——葉拉吉耶夫上尉，曾在前綫收養了一個名叫凡理亞·松采夫的孩子；當劇本快結束時，葉拉吉耶

⊖ 卡達耶夫，蘇聯作家，著有「霧海孤帆」，「時間，前進吧！」，「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等小說，「團的兒子」是他在蘇德戰爭時期所著，而榮獲史大林文藝獎金的新作品，中文有茅盾先生的譯本。

夫受了傷而死，凡理亞就進了蘇沃洛夫[⊖]軍人子弟學校，要在將來成爲一個紅軍軍官。但是他們不願看見我們熱愛的上尉死在舞台上，於是一陣叫喊從觀衆間湧出了：

『不要讓他死，我們不要他死！』

這樣一來，作者大感困難。倘若葉那吉耶夫上尉要活着，整個劇本勢必改寫，因爲這劇本原來的意思是說：葉那吉耶夫上尉死了，但他還繼續活在凡理亞的身上。

孩子們很懂得這些，不過在故事裏讀到他們的英雄死了，這是一件事情，而看到在舞台上死去，這又是一件事情。突然一個年幼的小孩子喊到：

『就讓他死吧，可別讓他死掉了』。

這是極妙的意見，作者想出了一個完美的計劃：是啊！葉那吉耶夫受了傷，臥在他的槍旁邊，四周圍繞着同志們。他的處境是無望了，死亡已經臨近。他已經神志昏迷，而他的昏迷中的幻像顯現在舞台上而……光滑的白色大理石樓梯，上面鋪着紅色的地氈。它的金黃色的欄杆裝飾着各種各樣的俄羅斯武器的標識，從最古到這次的偉大的愛國戰爭的日子——從亞歷山大·尼夫斯基的時代一直到史大林的時代。樓梯好像在戰場上站立起來，受傷的上尉在牽着凡理亞的手，領着他向更高，更高處走。觀衆們認識蘇沃洛夫軍人子弟學校的走廊，知道葉那吉耶夫上尉就要死了，可是他將凡理亞送進蘇沃洛夫軍人子弟學校，以便他能繼續葉那吉耶夫上尉的遺志，這不就是他臨死的願望嗎？……而在這裏，上尉自己領着凡理亞走上大理石的台階……在樓梯口上，一位長着銀灰色頭髮，穿着長統襪，披着閃耀着金剛石的金星的外套的老人迎接着他們，觀衆中的孩子們立刻認識了蘇沃洛夫……。葉那吉耶夫不再存在了。然而在這樣的環境中，觀衆便能够使自己安然地忍受他的離去……蘇沃洛夫領着凡理亞走往更高，更高處，史大林微笑的面容在上面望着他們。

兒童教育團在劇院中做着許多各種不同的工作。在演劇休息的時間，劇院的客廳裏，一張特別的『問事台』忙着回答孩子們所問的成千個

⊖ 蘇沃洛夫（一七二九——一八〇〇年），俄國名將，曾參加女皇葉喀特林二世時代之七年戰爭。

問題。因為他們看過了舞台上的主角之後，他們就想知道比劇本告訴他們的更要多的關於他們的生活。羅曼諾索夫[⊖]成了科學家以後，遇見了他的父親沒有？塞多夫中尉的北極探險隊人員「後來」怎麼樣了？「湯姆·坎弟」的劇情是什麼時期的？安徒生是不是只寫童話，他的生平怎樣？有些什麼書談到約翰·古登堡[⊗]的生活與工作？

每次看戲都要引起活潑生動的討論，討論到主角，說明他們的行動，劇本的時代，它的作者，以及演員扮演的姿態。發表的意見有時非常的奇怪，但對於劇院却總有價值。

兒童劇院成立的二十五年中間，在它的舞台上約莫演出了一百個劇本。劇本的名稱，我們的讀者都會知道的：朗斐羅的「海爾瓦莎」；珂羅提的「木偶人奇遇記」；「羅賓漢」；莫里哀的「史格賓的惡作劇」；「天方夜談」；卡爾德龍的「他自己的看守」；羅斯丹的「浪漫主義者」；「湯姆·坎弟」（取材自馬克·吐溫的「皇子與乞丐」）和「自由的弗蘭德人」（取材自查理·考斯脫的「第爾·歐倫司彼格爾」）。劇院上演過普希金和安徒生的童話，俄羅斯的童話，日本的民間故事，西佐夫描寫俄國大科學家和詩人羅曼諾索夫的劇本，M·但理爾描寫約翰·古登堡的「發明家與喜劇演員」，波多拉爾斯基描寫著名的北極探險家塞多夫的「永遠的冰陸」；以及A·亞芬諾根諾夫，A·克朗，A·托爾斯泰，瓦倫特·卡達耶夫，賽爾吉·密哈爾科夫，米哈爾·斯威特洛夫等人特別為孩子們寫的劇本；奧斯托羅甫斯基[⊘]，馮維津[⊙]和其它作家所寫的俄國古典劇本。

這些劇院曾在西伯利亞的庫茲涅茨克礦區度過了兩年多戰爭的時期。它不得不忘記自己是一家兒童劇院，並且沒有費多大的力量，就使自己適應了各種不同年紀的觀眾。在戰爭的陰沉的日子裏，劇院中的演員

⊖ 羅曼諾索夫（一七一——一七六五年），原出身農家，畢生苦讀，終成為俄國最大學者及作家之一，在多方面均有成就。

⊗ 約翰·古登堡（一三九七——一四六八年），德國著名活字版印刷術之發明者。

⊘ 奧斯托羅甫斯基（一八二三——一八八七年），俄國名劇作家，代表作有「大雷雨」。

⊙ 馮維津（一七四五——一七九二），俄國十八世紀末之著名劇作家。

組成了許多的隊，走下煤礦，在那深邃的地面下，在煤礦工人休息的時候，爲他們演一兩段『史格賓的惡作劇』，舉行音樂節目，朗誦俄國古典文藝作品，表演輕巧的歌舞雜劇。但是，在礦工們認爲最成功的，却是爲孩子們表演的幾幕『童話』劇，如瑪爾夏克的『小房子』和猶金·希瓦茲的『雪后』（根據安徒生的童話改編）。

『小房子』是在這所劇院上演的名字叫做『童話』中的一段，這是蘇聯有名的兒童作家莎摩伊爾·馬爾夏克作的。

『雪后』是爲了十多歲的孩子們的，是他們愛好的主要讀物之一。

安徒生的童話教導我們：真正的幸福是服務人類，爲人們的幸福與安寧做好的事業；沒有什麼比愛和友誼的情感更堅強，忠實於這種情感的人便能完成奇蹟。

蘇聯的劇作家猶金·希瓦茲改編安徒生的童話『雪后』，在舞台上演出時改換了其中的幾部分，又加上安徒生其它童話中的片斷。然而，並沒有減少劇中安徒生的基本的意思：忠誠，愛，和友誼是不可戰勝的。

雪后凍結了男孩子凱伊的心，他變得粗暴和可惡了。雪后將他誘拐走，他發現自己在冰的國度裏。善良的吉爾達動身去尋找她的朋友；她冒着許多艱難危險，受着兇狠的謀士的迫害，這謀士和雪后狼狽爲奸；從這一生販賣冰塊的兇惡的謀士那裏，還能期待別的什麼呢！

吉爾達準備忍受任何困難，沒有什麼可以阻擋這勇敢的小女孩，觀眾的熱切的注意，緊隨着她的不平常的冒險。

吉爾達進了國王的宮殿，在那裏給了她一輛金色的馬車，讓她可以很方便地去尋找凱伊。謀士跟在她的後面，她向着北方，乘着她的金黃色的馬車，往前，往前地走着，但是路上，強盜俘去了她。講故事的人把她救了出來，她得到馴鹿的幫助，走到世界的極邊，雪后的宮殿。她用愛的呼吸溫暖了凱伊的冰凍的心。雪后和惡毒的謀士徒然地還想要凱伊重回到永遠嚴寒的冰的王國，但一顆友人的溫暖的心，善良的情感和忠誠，擊退了寒冷和堅冰。

『只要我們的心是溫暖的，我們的敵人又能怎樣對付我們呢！』劇中的一個主角喊着。

此外，劇院上演過S·姆斯梯斯拉夫斯基（Мстиславский）的

本『白嘴鳥，春之鳥』，這是爲了年歲稍長的孩子們演的，劇情發生在一九〇五年俄國革命的前夜。主人公是尼古拉·鮑曼，列寧的有名的同志，革命家和羣衆組織者。這戲劇由萊翁尼德·伏爾科夫演出。它描寫人民鍛鍊成布爾雪維克的英勇時代；它展示出俄國革命者爲自由，爲人民幸福的鬥爭。

劇院也演出關於俄國往日的歷史劇。劇作家康斯坦丁·特倫遼夫（Константин Тренев）在逝世前的幾日，爲中央兒童劇院寫成了關於年青的彼得大帝的悲劇。

尼古拉·夏波伐侖珂（Николай Шаповаленко）的劇本『兩個志願兵』，也由劇院的演員在排演。劇情發生在一八六三年，內容是說幾個俄羅斯的水兵，站在林肯的軍隊一邊，參加美國的南北戰爭。作者應用歷史的事實：俄羅斯人參加美國廢除奴隸制度者的北方，對奴隸主的南方作戰。

『快樂的夢』——這是詩人塞爾吉·米哈爾科夫的新劇本。由瓦倫亭·科列莎耶夫演出，舞台裝飾由西班牙的藝術家阿爾伯特·桑且斯所繪。這是一本詩劇，用意大利的小滑稽劇手法寫成。

劇中的主人翁，蘇聯的小學生安特魯夏發現自己到了西爾維歐這個紙牌的王國裏。這王國嚴禁任何的尋歡作樂，甚至於小丑向着生病的王子讀些可怕的，令人厭惡的童話，這些童話會使人哭喊起來。這是醫生的命令；他們堅持王子只有涕淚滿面地『哭走』他的疾病的細菌，才會康復。安特魯夏起來反抗這淚之王國的法律，他成功了，將喜悅和盡情的歡樂帶進了紙牌王國。

冒險和幻想的故事佔了中央兒童劇院的戲目單上相當的地位。朱利·維納（Jules Verne）常引動蘇聯孩子們的想像，同樣也引動他們父親們的想像。

劇院選演朱利·維納的『公牛醫生』的故事。很久以前，瑪提爾根據了這故事寫了他的歌詞，作曲家奧芬巴哈寫了他的樂曲。劇院用了奧芬巴哈的音樂，完全丟棄了瑪提爾的歌詞。這故事正準備在舞台上演出。

『公牛醫生』講起使一座半睡的城基開頓的生活步度加快的一件科學試驗。這科學試驗改變了一切，包括所有的物品，房屋，衣服和樹木

的顏色，將蒼灰色的萬象，每一天的日子，都着上明朗歡樂的色彩。

上演這魔幻的劇時，爲了配成明亮光耀的顏色，大半應用到實驗室中所完成的技術，這是中央兒童劇院的輔助技術事業之一。

兒童劇院，這樣演出高貴的勇士，勇敢和正義，偉大熱情的人物，將觀眾昇到仍未實現而可能實現的境界，喚起他們去學習和創造，去行動和戰勝一切的願望，喚起他們服務於他們的國家和全人類的願望。

(蔣 宛 譯)

伊戈爾·莫伊塞耶夫
(Игорь Моисеев)

蘇聯各民族的民間舞蹈

(НАРОДНЫЕ ТАНЦЫ В СССР)

蘇聯是許多民族的老家；每一個民族都有它自己的文化，藝術，而且差不多每一個民族都有着一種民間舞蹈。儘管它們在性質上差別很大，創造性也各不相同，然而蘇聯的民間舞蹈大致上可以分爲三類：

第一類是斯拉夫各民族的舞蹈。關於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的舞蹈大約在十一世紀的古代紀事上已經提到了。從那個時代以來，斯拉夫民族舞蹈雖然受到種種影響，可是它始終保持着本身的創造性。斯拉夫舞蹈是比西歐諸民族的舞蹈年輕的，可是它却有着不少綜合的古代藝術的因素，並且比較上更其接近於舞藝的本來源泉——更加接近戲劇化的儀式。在斯拉夫民族當中，遊戲式的舞蹈是很常見的，在這裏，舞蹈還沒有跟唱歌或伴奏的音樂分離。斯拉夫舞的特色通常是傾向一種纖細而富於想像力的樣式和複雜的律動。在這種舞蹈中，脚跟起着重要的作用。男性的舞法是以各種「跳」和「蹲」爲主的——後一種舞法在西歐簡直沒有用過；女性的舞法則以莊嚴和優雅爲主。

在斯拉夫民間舞裏面，俄羅斯舞佔着主要的地位。普通人以爲俄羅斯舞祇有一種，這是完全錯誤的。俄羅斯舞其實種類很多。而且俄羅斯每一個地區都給當地的舞法添上地方色彩，都有它自己顯著的表演方法，都有它自己的動作組合。甚至一直到今天，性質最不相同的民間舞也還在不同的地區存在着。比如說，中央俄羅斯（里雅桑，斯摩倫斯克等地）的民間舞，就和烏拉爾或者北部俄羅斯（阿爾汗格爾，梅任等地）的大不相同。到今天，彼得大帝時代以前的舞法在極北還是很流行的，

可是在莫斯科區，則已相當的城市化了。西歐舞場的形式已經滲入民間舞去。比如舞場中的四人合舞（Quadrille）十九世紀中葉就已經在好些地方滲入俄羅斯民間舞裏面去了。

城市服裝在鄉間的出現，使民間舞的舞法起了變化（比方說，皮鞋代替了皮靴之後，靴尖在小腿上的各種敲擊就不可能了，寬鬆的袴管也就妨礙了複雜的舞法，等等）。

新近幾年來，一個新的階段誕生了——這是社會主義時代所產生的俄羅斯民間舞的發展。新的集體農場，城市中新的社交舞，還有那完全新創的，先前完全不會有過的紅軍舞和紅海軍舞，從人民大眾中間興起了。

烏克蘭民間舞是非常富於色彩的，而且在技術上也很困難，尤其男性方面的「跳」「蹲」和「轉」。烏克蘭民族當中，和傳統的婦女的春節（«Веснянки»）相關聯的部門，那是很廣泛的，但至今還沒有十分探索過，這一部份具有很大的興味。男人通常是不參加這一種節目舞的，表演中的男角，都是由少女來扮演。所有即興表演（包括舞蹈在內）全都是用歌曲伴奏的。

斯拉夫舞裏面，白俄羅斯民間舞在動作和內容上是最豐富的。如表演掘馬鈴薯的動作的「布爾巴」（«Бульба»）舞，或者如關於鄉下少女懲戒農村裏的好色男子的動作的「猶洛卡奇舞」（«Юрочка»），發展而成一種細緻的完整和戲劇上和諧的樣式。

中央亞細亞諸民族的無數種種色色的舞蹈，構成了蘇聯民間舞的第二類。

中央亞細亞一些民族——比如說，烏茲貝克人，塔吉克人等——都具有一種高度發展的遠古的舞蹈文化。另一方面，歐洲人的所謂舞蹈，土耳其曼人、啓爾吉茲人，卡薩克人却毫無所知。這些民族之所以沒有舞蹈，可以用他們的游牧生活來解釋：在中央亞細亞的草原或者沙漠上，跳舞是不容易的，一跳，腳就陷進沙子裏去，而且在天幕裏面空地也着實太少。烏茲貝克人的情形可就完全兩樣。他們的豐盛的土壤，早已產生了一種豐富的和獨一無二的民間舞，這種舞蹈和歐洲舞蹈完全不同。兩者的不同主要地是在於：歐洲的舞蹈裏面，主要的是腳在跳舞，身體和臂膊祇是幫助腳罷了；可是蘇聯中央亞細亞各民族的舞蹈却恰恰相



大戲院表演喬治亞的民間舞蹈「萊庫里」



阿美尼亞「阿拉拉特」工廠的工人表演阿美尼亞的民間舞蹈

反——在舞蹈的是身體和臂膊，而腳不過做輔助。

◎ 中央亞細亞民間舞的第二個重要特徵就是：這種舞蹈犧牲了旋律，偏重着節奏。歐洲各民族的舞蹈，是用腳來負責節奏的。可是在中央亞細亞，則用臂膊的運動來配合旋律的時間。近年來才偶然把旋律介紹到中央亞細亞的舞蹈裏去。最後一種重要的區別就是：舞伴是沒有的（指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之前），因此雙人舞和四人舞也就不存在；這裏的男性從來不肯和女性一起跳舞，因為女性在東方是社會地位比較低的，革命後，東方的女性才不再戴面紗，多少年來男女之間授受不親的事情才告終止，於是乎這才在蘇聯東方產生了最初的雙人舞。

在性格上和實質上，中央亞細亞男性舞是和女性舞大大不相同的。大部份的男性舞都是戰爭舞。女性舞的形態非常豐富，在這當中保持了許多美麗的古舞。有些是產生在內寢的，有些則是棉花收穫、繅絲之類的勞動舞。

新的勞動舞經常在出現着。在這些勞動舞中反映現代的勞動方法產必要性，只有擴大了這些舞蹈。比如說，最近的「棉花」舞（«Пакта»），就是模倣拖拉機的動作的。

然而，十月革命給中央亞細亞諸民族的民間舞所引起的最深廣的變化，就是：它曾把舞蹈帶給先前從來不跳舞的民族，例如卡薩克人，啓爾吉茲人，布利雅特人。這祇有在史大林時代各民族的友好情況下纔有可能。

高加索各民族的舞蹈，是屬於最古老的舞蹈文化的。有關喬治亞舞藝的最初資料，是在十七世紀的古代紀事中發現的，阿美尼亞舞藝的來源則要推到紀元前好幾個世紀。高加索民間舞的特徵就是：這都是來自古代的儀式。在這當中保存了狩獵舞和戰爭舞的高度文化。高加索民間舞藝的典型特性就是彈性的運動和技巧底完整，腳、手和全身舞姿底顯著的均衡。高加索舞姿的一種特色即是腳部的屈伸，這是高原住民所穿的軟鞋底結果，連男性舞蹈也可以用腳尖來跳。

◎ 高加索民間舞中最普遍而又最有變化的，是喬治亞人的舞蹈。喬治亞男性舞的特色是動作迅速，輕快活潑，節奏愈來愈急，腳步也因而複雜起來，可是身段却始終一動也不動（舉一個自古相傳試驗舞技的方法做例子：把一個裝滿了水的玻璃杯，放在舞者的頭頂，在跳舞時一滴水也

不許瀉出來)。喬治亞女性舞却有一種王者之風，緩慢而且優良。差不多所有的喬治亞舞都是提高一半腳趾來跳的，它的特色是造型的迅速變化。喬治亞的民間舞普通並沒有複雜的情節，它表現了人的個性。在喬治亞舞中最有興味的是：——戰鬥性的狩獵舞（《Хоруми》），抒情底、羅漫色彩的雙人舞（《Лекури》）——這個舞表現了對女性的尊敬，她的舞伴在跳舞中始終不敢觸她；還有男性舞（《Перхули》），這是用歌曲作伴奏的『兩層』舞，因為有一組的舞者是站在另一組舞者的肩膀上。

十月革命使蘇聯各民族的民間舞藝起了偉大的改變，而且相當地便利了它的進步和通俗化。民間舞的蒐集和研究，建設的實驗和廣泛的通俗化，只有在今天才開始實行。

現在，新的舞蹈主題在各民族中生長。蘇聯的職業舞蹈專家正在研究這些是否可以做新舞蹈的基礎。而後者又從職業舞台滲透到民間，於是民間和職業性的舞蹈互相弄得豐富起來了。

（柏 園譯）

波達波夫
(В. Попов)

蘇聯的民族舞蹈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ТАНЦЫ НАРОДОВ В СССР)

蘇聯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這一點我們可以在它的文化和藝術中看見活生生的反映。在估量蘇聯舞蹈家的藝術時，你首先得發見這一藝術所具有的色彩和風格的豐富與變化。每一個民族的舞蹈都創造了他們自己獨特的印象。當你仔細研究它們的時候，你往往會被蘇聯各共和國各民族的風俗和生活方式所感染，從而開始去測量這些民族的思想、情感和動作。

烏茲貝克斯坦有兩個卓越的舞蹈家——達瑪拉·哈努姆(Тамара Ханум)和穆加拉姆·土爾貢巴耶娃(Мукарам Тургунбаева)——兩個都是人民藝術家。她們之所以著名，是由於她們在手部動作那種非常的表情，或者表現檢棉花者的敏捷(在《Пахта》舞中)，或者表現博哈拉的綉花女工的富於幻想的，有點神祕的藝術。在綉花者的舞蹈中，隨着我們眼前的每一種姿態和每一種動作，織出了一幅美麗的金氈，或者一片輕得可以給微風吹起的刺綉。

舞蹈家阿娜斯達西雅·瓦西里耶娃(Анастасья Васильева，烏克蘭的榮譽藝員)的衷心的毫無造作的抒情主義，把牧歌式的烏克蘭民俗的女英雄底可愛而熱烈的大方表現出來了。通過了烏克蘭舞的迷人的律動，你將一望無遺地看過了烏克蘭的鄉村場面——浴在太陽光下的青天，無邊無際的麥場，夾雜着一兩撮雛菊和矢車菊。無邊無際的田野，五光十色……少女們摘着鮮花，來編花束和花冠，或者簡直把鮮花插在頭髮裏。她們把鮮花別在胸衣上，她們的頭上戴了花冠。在緩慢的舞

態或者在『風雪』的旋風似的舞姿中，這些服裝帶來了豐富的色彩。長長的絲帶子，大大的閃着光的珠子，叮叮噹噹的銀幣和婦女節日衣服的其他裝飾品，還有刺繡得很大方的男人底外衣的光輝圖案，鄉下舞童的寬闊的土耳其袴子的紅色、青色和綠色。

瓦赫湯·查布啓央尼(Вахтанг Чабукиანი)是喬治亞的人民藝術家。他的倨傲的、猛烈的、急速的舞蹈，是高加索騎士的勇武和山鷹的果敢。高加索的偉大，反映在男性戰爭舞(«Хоруми»)中，反映在跳『萊庫里』這種使人奮發的民間舞的女性的自傲和莊嚴的步伐中，也反映在梯夫里斯城的舞蹈家莉莉·格瓦拉瑪哉(Лилли Гварамадзе)，阿美尼亞舞蹈家莉莉·希加尼央(Лилли Шиканян)和阿塞爾拜疆的舞蹈家阿爾瑪斯·薩德(Алмаз-Задэ)的迷人的優美中，在他們的藝術裏面，我們識別了他們幾種民族的不能模仿的、獨一無二的特色了。

莎拉·贊達爾貝柯娃(Шара Джандарбекова)的藝術是以它的淡泊的席捲一切和自由自在著稱。在她的舞蹈中，你會感受到無邊無際的卡薩克大草原。當塔吉克的舞蹈家河北加伊·伊斯赫柯娃(Абигай Исхакова)表演『蛇舞』時，她的手腕底懶洋洋的、彈性的動作，揮動着迷人的古代裝飾。塔吉克的男舞蹈家加法爾·瓦拉瑪特·左達(Гафар Валамат-Зода)把他的民族歷史都給帶到他的表演裏來了。他的舞蹈告訴了我們：歷史不光是可以從書本說出來的，不光是從考古學發掘出來的，而且也可以用舞蹈這種有聲有色的活生生的工具說出來。

十年前莫斯科開過一次全聯邦民間舞大會。儘管這一次大集會僅僅表現了蘇聯的偉大成就的一小部份，但是參加的表演者却差不多代表了蘇聯的所有民族，這本身就是一種極有意義的事實。這一次大表演對於蘇聯舞藝的向前發展，是有很大影響的。祇要舉一件就夠了：這一次大表演之後，組成了由舞藝家伊戈爾·莫伊塞耶夫(Игорь Моисеев，俄羅斯人民藝術家)所領導的國立民間舞團。這一次聯合表演顯示了潛在民族舞中的自然的可能性，並且給它繪出了發展和互相補充的道路來。從那時候起，很清楚的是：在民族舞蹈的場面上，所謂創造性的努力，並非僅僅把古老的跳舞在舞台上演出，也不僅僅是客觀的舞藝上的族

復，而是要求應用藝術的幻想與想像的。儘管民間舞的性格和精神必須保留，但這並非說跳舞家不能參加自己的想像。民間舞已經不再是純粹的民間舞，也不是一些變化，有許多已經變成一種舞劇了。

屬於這一類的最初努力，就是喬治亞的舞劇「太陽的兒子」（«Мзечабуки»），這一舞劇於一九三六年在梯夫里斯城上演。主題是由十八世紀喬治亞的農民運動底一段插曲來的。音樂則由富有天才的作曲家巴蘭齊瓦哲（Андрей Баланчivadзе）負責。瓦赫湯·查布啓央尼演出了這一舞劇。查布啓央尼是列寧格勒舞蹈學校的畢業生，他在列寧格勒的基洛夫歌劇與舞劇戲院演出這部舞劇之後，已使他得到了卓絕的古典舞蹈家底令譽。

這部舞劇的情節稍加改動，舞蹈重加改編，之後，便以新的劇名「羣山的心」（«Сердце гор»）上演了。

查布啓央尼的實驗，對於蘇維埃舞劇有着客觀的貢獻。這證明了：民間舞和古典舞是無論如何不能協調的這種理論是錯的，同時也建立了這兩者在美學上的密切關聯。是在民間舞和古典舞的許多源泉的合力上，和在它們的原始形態底相似上，發現了一種有獨創性的和使人折服的舞合組合。比如「羣山的心」中的某些舞蹈，你很不容易說這是從民間舞還是從古典舞劇那裏吸取出來的。古典的原素和民族的原素混而為一了，民族的原素和一般的原素也合而為一了。

查布啓央尼自己也上台，扮演獵人賈爾傑的角色。他的表演不僅是個人的成功；那是整個舞劇藝術的勝利。在它裏面有機地寫上了輝煌的藝術家的人格，喬治亞民族舞蹈的熾熱的特質和完全的古典技法。跳舞家和舞劇家同是一個人，於是乎可以相得益彰。

接着「羣山的心」之後，上演了其他一些民族舞劇——喬治亞舞劇「瑪爾達克瓦」，卡薩克舞劇「柯卡門和莫摩爾」，烏克蘭舞劇「里萊亞」，烏茲貝克舞劇「古倫多伊」，阿塞爾拜疆舞劇「格爾朗」等等。定期在莫斯科舉行的民族藝術節，推動了這些舞劇的演出。在白俄羅斯藝術節中，舞劇「夜鶯」（米哈伊爾·克羅希納〔Михаил Крошнер〕作曲）在蘇聯首都演出了；舞劇「幸福」（哈察都梁〔Арам Хачатурян〕作曲）在阿美尼亞藝術節中上演了，舞劇「兩玫瑰」則在塔吉克藝術節中上演了。戲劇世界的人們由是交換了經驗。民族劇場的最

優秀的舞劇演出，是被這個國家的舞劇儲藏所佔有了。哈察都梁給『幸福』所寫的音樂，在列寧格勒基洛夫歌劇與舞劇院當作舞劇『迦雅納』（«Гаянэ»）的演出基礎了。

民族舞藝的發展並沒有被戰爭所阻止，最近幾年間出現了許多新的劇名。在這當中有土爾克曼的舞劇『沒有眉毛的欺騙者』和『人魚公主』，韃靼的舞劇『蘇拉萊』，烏克蘭的舞劇『比梭瓦·諾奇』，喬治亞的舞劇『楊巴古里』，啓爾吉茲的『薩爾京該克』，烏茲貝克的『阿克·畢略克』和巴什啓爾的『蘇格拉烏·托爾拉』。這些舞劇的音樂，大部份是由各民族的作曲家譜曲的，脚本則由各民族的詩人和戲劇家（阿美尼亞的奧瓦尼西揚，卡薩克斯坦的阿烏愛索夫，韃靼的法伊齊）作的。然而在創造若干民族舞劇上頭，有名的俄羅斯作曲家也參加合作。比方說，華西倫戈（Сергей Василенко）給『阿克·畢略克』寫音樂。柯爾赤瑪列夫（Климент Корчмарев）給土爾克曼的舞劇『阿爾達·浩塞』和『人魚公主』作曲，而伐拉梭夫（Власов）和非列則給啓爾吉茲的舞劇『阿拉爾』和『薩爾京該克』作曲。

這就是俄羅斯藝術如何幫助兄弟般的各民族內藝術文化發展底證據。著名的俄羅斯舞藝家和藝術家的名字，也在民族舞劇的演出者中出現，例如戈列伊索夫斯基（Касьян Голейзовский）演出『兩玫瑰』，羅普浩夫（Федор Лопухов）演出『阿克·畢略克』，葉爾莫拉耶夫（Алексей Ермолаев）演出『夜鶯』，柯爾芬（Николай Хольфин）演出『阿拉爾』和『人魚公主』，拉夫洛夫斯基（Леонид Лавровский）演出『漢都特』，茹可夫（Леонид Жуков）演出『柯卡門和莫摩爾』等。俄羅斯的舞藝家協助各民族劇場的演出時，他們豐富了舞蹈藝術，同時加強了他們自己的藝術。這樣，藝術寶藏就可以經常互相作有利的交換了。

舞台裝置家的優秀裝置，對於各民族舞劇的成功，也有很大的貢獻，比如拉比諾維奇（Исаак Рабинович）在『阿爾達·浩塞』，倫丁（Вадим Рундин）在『兩玫瑰』和瑪特魯寧（Борис Матрунин）在『夜鶯』等舞劇中。對於遠方風景，民族服裝，色彩和風格的熟習，也反過來影響了和豐富了俄羅斯藝術家的調色板。

民族舞劇的題材是什麼東西呢？主要的說，那是從民間文學取材的

，從童話和史詩取材的，也有從民族歷史，詩歌和文學取材的。烏克蘭的舞劇『里萊亞』利用了謝夫兼珂(Тарас Шевченко)的作品底主題，白俄羅斯的舞劇『夜鷺』則以白俄羅斯作家比亞杜里的一篇小說做基礎的。

最近，民族舞劇更多和更經常的從當代的題材吸取資料。用跳舞作媒介，是很不容易把觀眾本身也許親眼看見也許親身經歷的事件，來傳達給觀眾的。然而，蘇維埃舞劇的豐富藝術，連同它的高度水準的文化與經驗，已經能夠很成功地担負起這個困難的任務。蘇聯的一所最年青的舞劇院(土耳其曼劇院)在這一方面作了值得注意的試驗。它上演了『人魚公主』，這是一個以反納粹侵略戰爭的事件為基礎的舞劇。土耳其曼的舞劇雖然還在胚胎階段，可是它已經汲取全蘇聯各民族劇場的所有經驗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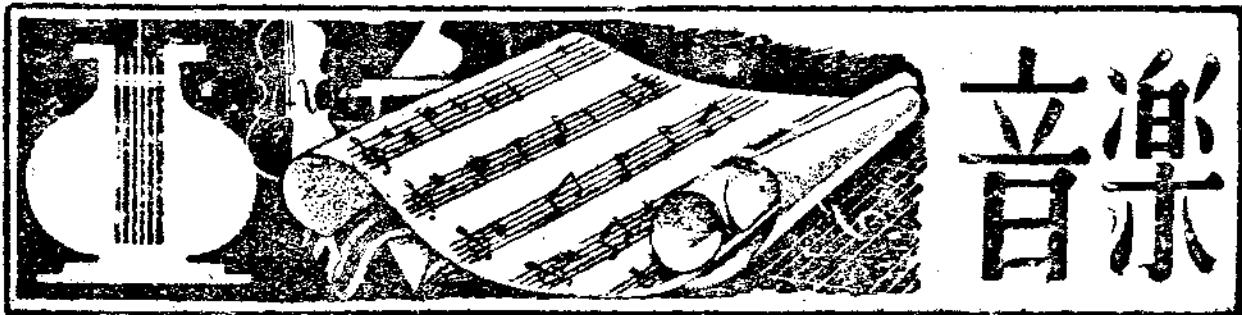
在一九一七年前，俄國有幾個民族(例如蒙古人和啓爾吉茲人)是完全沒有跳舞的，這是由於他們的游牧生活和宗教禁條的原故。另外有些民族(例如阿美尼亞人和喬治亞人)，都有遠古的舞蹈文化，但却不准在職業性的舞劇舞台上出現。

在蘇聯，民族舞劇場的數目一年一年地在增長。目前，蘇聯約有十間俄羅斯舞劇院，在各民族共和國則有二十家以上的舞劇場。

除了民族舞劇之外，蘇聯各民族劇場又曾上演『雷夢達』，『天鵝湖』，『基塞伊』，『愛斯墨拉爾達』，『海賊』及其他舞劇。這些舞劇是由一班受過優秀舞藝訓練的演員演出的。

不少有才能的舞藝家，已經從各民族劇場中生長出來了。比如查布啓央尼，雅夫里希維利，阿巴可夫·雅布啓安，伊多雅特·左德，加斯巴洛夫等都是。著名的舞台裝置家維爾沙拉哲，戈姆列里央尼，阿拉贊尼安，作曲家如哈察都梁，斯賓地亞洛夫，蒂爾·戈馮地安，巴蘭齊瓦哲，啓拉哲和達達基希維里，伊奧里希和丹克維奇，就都是由民族劇場生長出來的。有些民族作曲家的作品(例如哈察都梁的『迦雅納』)已經在交響樂演奏的節目單中贏得了廣泛的令譽，而且得到史大林音樂獎了。蘇聯多民族藝術的進步，是列寧史大林民族政策的結果，這個政策是以構成蘇聯的各民族一律平等為基礎的，是以他們在經濟生活和文化生活上密切的合作為基礎的。

(柏國譯)



作 曲 家
尼娜·馬卡洛娃
(Нина Манарова)

蘇 聯 女 作 曲 家 (СОВЕТСКИЕ ЖЕНЩИНЫ-КОМПОЗИТОРЫ)

蘇聯的女作曲家，大多是國立恰伊柯夫斯基音樂院（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Консерватория имени Чайковского）畢業的。有幾個畢業於列寧格勒，奧德薩和其他音樂院。其中有許多是歌劇、交響曲、交響組曲、協奏曲等等的大作品的作者，有些在創作四重奏曲、提琴朔那大、鋼琴朔那大等等室樂方面工作。

華爾華拉·迦伊格洛娃

蘇聯第一個女作曲家，我認爲是最近逝世的華爾華拉·迦伊格洛娃（Варвара Файгерова）。她的才能是非常有前途的，但是可惜因重病很早就萎滅。迦伊格洛娃的作品——交響組曲，聲樂曲，最後，還有她依據萊蒙托夫小說編寫的歌劇「貝拉」（«Бэла»），——都充滿着獨特的色調和迷人的清新的才華，而且非常富於音樂性，樂器也配得很好。除此之外，迦伊格洛娃並且是一個優秀的樂隊指揮，鋼琴演奏家和歌唱家。她天性好活動，在衛國戰爭年代，她常常不顧她已患的癌疾，

到作戰的軍隊中去，在蘇軍戰士舉行的音樂會中出席表演。因此她工作累重致死，她最後一部作品——交響組曲『前綫戰士日記』（«Дневник фронтовика»）——也幾乎沒有完成。

莎拉·列文娜

才力相當高的莎拉·列文娜（Зара Левина）是專門為孩子寫作品的名作曲家。有許多兒童歌曲都出於她的手筆，此外，她又是室樂、提琴曲、鋼琴小曲、鋼琴協奏曲的作者。

姐瑪拉·波巴琴柯

青年作曲家姐瑪拉·波巴琴柯（Тамара Попаденко）是從大岡洛格（Таганрог）來到莫斯科的。

有許多無線電聽眾都知道姐瑪拉·波巴琴柯：她設計編排音樂化的兒童節目，她會寫過幾首流行的兒童歌曲。她的創作充滿着興奮的情緒，優美的氣質，她所描寫的取自俄國神話的音樂形象非常雄辯，而且色彩強烈。她的兩部四重奏曲，幾部朔那和管樂曲則充滿着輕快的抒情色調。

迦雅納·契波達良

亞美尼亞青年作曲家迦雅納·契波達良（Гаяне Чебботарян）的創作特點是富有羅曼主義的激昂情緒，悲壯的英雄氣慨。她的樂曲的旋律有着亞美尼亞民族音樂的特點，因此使聽眾聽了常常要情緒緊張起來。現在她正在寫作獻給蘇維埃祖國的大聲樂曲，她在該樂曲中廣泛地利用着亞美尼亞民族音樂。

奧爾迦·巴拉米塞維里

喬治亞女作曲家奧爾迦·巴拉米塞維里（Ольга Барамидзе）是屬於老一輩的作曲家。嚴肅的緊張的色調，充實的戲劇性，悲壯的激情——這就是巴拉米塞維里創作的特點。她的工作重心在交響樂作品方面。她依據高爾基的作品寫的管絃樂和聲樂交響詩『海燕歌』（«Песня о буреви́стнике»）常常在音樂會中演奏。音樂非常豪邁。

充滿着狂怒的激動性，和偉大俄國作家詩篇的辭句配合得非常合式。

麗 娣 亞 · 奧 斯 特

愛沙尼亞女作曲家麗娣亞·奧斯特（Лидия Аустер），是交響樂作品，聲樂曲和器樂曲的作者，她在自己的音樂中廣泛地利用愛沙尼亞的民族歌謠。她的創作的特點是富有羅曼主義氣息，而且富有深度和令人產生清新的感覺，對生活也有着光明的把握。現在，她接受了塔林（Таллин）國家歌劇院的約定，正在寫巴蕾舞劇的音樂。

★

女作曲家們努力在她們自己的創作中傳達出偉大的時代，蘇維埃人的崇高的道德質素和高貴的靈魂。她們常常選取戰爭的題材，這題材對每一個蘇維埃人都是很親切的，它不久以前曾經激動過而且現在還在繼續激動每一個蘇維埃人的心。她們寫作獻給蘇維埃戰士的英雄精神的歌曲，四重奏曲，交響曲。

自然，除此之外，女作曲家們也創作抒情作品，還有歌曲，她們在自己的創作中利用民間創作的原素。

自 我 描 寫

這裏也來說幾句關於我自己的話：我是在國立莫斯科音樂院（Московска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Консерватория）米亞斯柯夫斯基教授（Мясковский）主持的一級畢業的，我修畢的是研究班。我寫過一套普希金詩歌的音樂，許多種鋼琴朔那大練習曲，提琴小曲，交響曲。戰時我會寫過一套歌曲「戰爭年代」（«В дни войны»），根據詩人柯伐林諾夫（Коваленнов）的詩寫過聲樂曲。我會為瑪格麗妲·阿里格爾（Маргарита Алигер）的「關於真理的神話」（«Сказка о правде»）和「迎接朝霞」（«Заре навстречу»）以及為根據尼古拉·奧斯特洛夫斯基（Николай Островский）的小說寫的劇本「鋼鐵是怎樣煉成的？」（«Как закалялась сталь»）寫過音樂。早在開戰之前，我就開始動手寫歌劇「英毅」（«Мужество»），劇詞出於列寧格勒女作家薇拉·克特林斯卡亞（Вера Кетлинская）的手筆，內容描寫的是阿穆爾河（Амур）上少共城（Комсомольск）

青年建設家的事業。現在我剛完成了描寫淑雅·柯斯莫傑米揚斯卡亞（Зоя Космодемьянская）的歌劇「淑雅」（«Зся»），這是獻給十月革命三十周年紀念的。

蘇聯作曲家的生活

蘇維埃國家為蘇聯作曲家建立了有利的創作條件和生活條件：他們的作品可以得到很真的代價，版稅受到很嚴格的保護。作曲家協會（Союз композиторов）中設立着許多提高青年作曲家技藝的下列各小組：樂隊指揮組，鋼琴組，器樂組，作曲組。各小組由下列各大作曲家領導：維薩里昂·塞巴林，賽爾格·普羅柯菲耶夫，德米特里·斯達柯維奇等等。

我們常常在藝術工作者宮中舉行創作晚會，有時在音樂院舉行作品演奏會，在舉行這些演奏會的同時，並表演和檢討各個作曲家的新作品。

作曲家們都在米蘇斯基大街上有着各自的家。這是一所巨廈，裏面有着許多舒適的寓所。在伊凡諾伏（離莫斯科一夜路遠），有一所創作宮，裏面有着特殊的設備，蘇聯作曲家就在這裏迷人的俄羅斯大自然中休息和工作。對於兒童也設着幼稚園和託兒所，作曲家協會附設着一所音樂學校，我們的孩子就在這裏讀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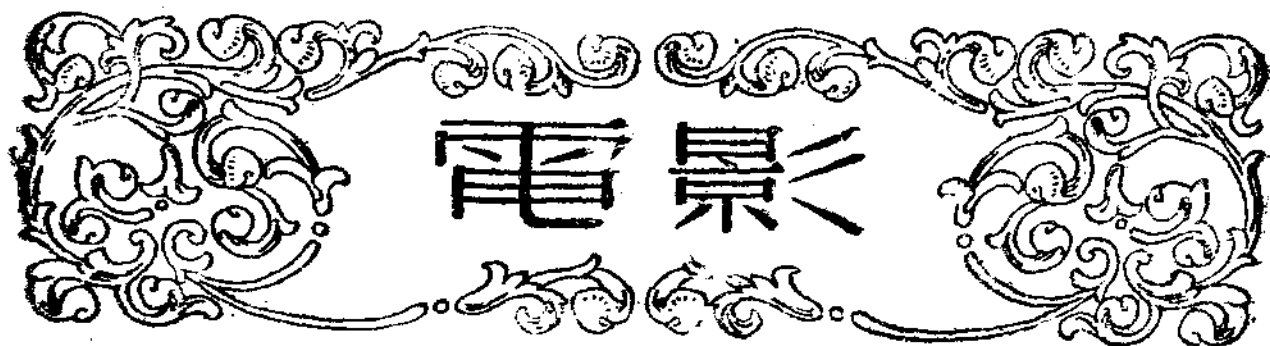


我以為從事藝術工作的和將自己一半的生活獻給藝術工作的婦女，是能美滿地建設他們自己的家庭生活的。由於和丈夫作曲家恰恰都樂結合的創作友情，一致的趣味，相互的了解，因此使整個生活更加豐富，更加充實，而且能灌輸給自己的孩子以音樂的愛好，教導小寶寶了解和尊重藝術的美，因此使我充滿了非常滿意的感覺。

還有一點：人人都有他自己心中祕密懷抱着的幻想。我的許多同業和我的幻想是寫些為人民所喜愛的歌劇，舞劇，歌曲。

我的幻想是好好的精通樂隊指揮藝術（因此我正在有系統地在作曲家協會附設的樂隊指揮小組中從事研究工作）和擔任演奏我自己作品的樂隊指揮者。

（高明譯）



喬 列 里
(М. Чиаурели)

兩個電影世界

(ДВА КИНО-МИРА)

一談到美國電影，人們就時常說，它是世界第一。

無可爭議，在發行影片的數量上，在攝影場的技術設備上，在億萬的盈利上，在世界各地上映的壓倒多數上，最主要的，在影片內容的低級、空虛、無聊、意識貧乏上，世界第一位都是屬於它的。

五十年前的新鮮花樣——電影作為不平常的羣衆娛樂工作，很自然地引起了普遍的好奇。這新花樣像通俗小戲館，簡單淺近。以「噱頭」吸引觀衆，能夠表現事變而不受時間與空間統一的限制。

但是不久之後先進的藝術家就瞭解電影極大的創作可能性，由於他們的努力，電影變成今天真正的藝術，意識高深，形式完整的藝術。

但是作為現代新綜合藝術的電影，在許多方面是蘇聯電影專家所促成的。而且正就是只有蘇聯電影工作者才高舉電影的藝術之旗，這種電影藝術是表現人類優秀和進步的思想。但是美國強大的電影業本質上却還是和五十年前的情形一樣……

關於這點，美國影片本身就是公正的證人，可以給我們作最好的說

明。

作為例子，我們即使回憶一下一九四七年獲得「每日影訊」所舉行一年一度比賽會首獎的影片「失去的周末」就可以知道，這部影片是臨床描寫酒精中毒的痛苦，「中魔者」表現一個患健忘病者的可怕故事，「讓她登天」（一譯「狂戀」），是有着一大批殺人案件的病理學悲劇，戲中把愛情表現為破壞家庭的工具，其餘得獎影片則是讚美欺騙、胡調、渴望發財等等惡習！

美國影片中「優秀」之作便是這樣。製片商人迫使觀眾在一個半小時的一場電影中忍受無數類似此種「巨片」的大串罪行，和各種各樣病理學劇中主人公的痛苦。

過去幾年美國電影會達到某種「進步」：假使以前是用喜笑來使觀眾消遣，或者更準確些說，來轉移對於當時尖銳問題的思考，那末現在却用恐怖和驚駭來撩動觀眾的神經和模糊他的頭腦了。同時，美國電影界的百萬富翁和獨佔資本家從來也不忘記給觀眾的意識裏灌進某一階級的意識，這階級就是現代美國的實際主人，通過影片祖然讚美「美國天堂」，號召加強與擴大美國的統治勢力（例如「第九十二號崗的房子」，「披風與劍」，「開始與結束」（一譯「原子彈秘密」）等）。

在狹義愛國主義的、色情的、宗教的以及各種各樣其他「消遣的」胡調影片的洪流中，把美國進步思想的電影家企圖提出一二社會問題，不加修飾地顯示今日美國真面目及其普通人民生活的個別影片都淹沒了。

我們喜歡並且尊重卓別林的充滿對於現社會冷嘲熱罵的動人的藝術；在我們記憶裏留下印象的有這樣的影片：福特的「一連串的憤怒」（一譯「怒火之花」），韋陀的「日用的糧食」，懷勒的「小狐狸」，邁斯頓的「西綫無戰事」，「人與鼠」（一譯「人獸繼頭」），在我們銀幕上開映的「出使莫斯科」，「為俄國而戰」，「北極星」等。假使福特在這部影片裏還用基督教的忍耐來沖淡自己的憤怒，假使韋陀還有些天真地相信人的集體勞動，假使懷勒的現實批評還非常有限，但是在這些影片裏可貴的是藝術家究竟還企圖照他所瞭解地來說真話。

正就是真實，生活的真實，藝術的真實給我們作品以生存的權利，使它們對於觀眾成為必要的和有益的，為觀眾所喜愛的。這真實在美國

是被另外看待的。所以福特的「烟草路」（根據柯爾杜哀爾作品改編），寫美國農民的苦況，無怪乎要受到美國國務院代表這樣責難的評價。一九四六年六月八日「三地·蘇阿爾報」載：「對共產主義最好的防禦是散佈美國影片。剛從歐洲回到美國來的國務院代表的意見就是這樣，他在歐洲訪問了好幾個國家，研究美國影片進入這些國家的可能性。在訪問期間這位官吏曾表示，在歐洲放映像『烟草路』這樣的影片是不容許的。」

天機就這樣輕易地洩漏了！

原來好萊塢的胡調影片並不怎樣無害。所有這些無意識的喜劇和惡劣的悲劇及其淺薄的笑料和獸性的恐怖是「對共產主義最好的防禦」！這便是美國國務院爲什麼這樣積極協助美國影片的侵入世界各國！並且在這方面已經獲得很大成就。我們知道，根據勃魯姆—貝爾納斯一九四六年七月一日的協定，准許美國影片在法國自由出租。全法各影院每年只有十六個星期必須開映本國出產的影片，其餘三十六個星期可以依照自己的看法開映任何公司的出品。這協定給資本主義的競爭開闢了廣泛的道路，其結果，正像預料的那樣，對於被戰爭削弱了的法國電影工業並不是可安慰的：美國影片充滿了法國銀幕。「電影工業工作人員聯合會」代表在「法國電影」雜誌上聲明：「新的情形是非常淒慘的，結果必致毀滅法國電影業，使電影業的生產完全停頓，使在電影界工作的大批人員失業。」

英國電影市場的情形也並不好一些。好萊塢的出品不但排擠英國殖民地和自治領銀幕上的，並且英國本國銀幕上的英國影片。一九四五年在銀幕上所放映的五百四十一部影片中有三百九十五部是美國出品。著名批評家馬姆·諾克關於這事寫道：「甚至於在英國國內市場上每五部影片只有一部是英國出品，這情形是不能容許的。」

資本主義吃人定律的本質就是這樣：美國商人自覺這最年輕的藝術可以穩賺錢，便急忙地把它搶在自己的手裏，毫不吝惜地置備攝影場的配備，以大批金錢投擲在影片的攝製上，像烘餅似的把片子趕出來（拍製一部片子平均只化二三十天），並且奮力地去兜售他們的「貨物」。真又影片是賺錢生意。例如狄斯耐在「白雪公主」上賺了八百萬塊錢，埃爾士尼克在「亂」（一譯「亂世佳人」）一部片子賺了三千二百萬元

！於是，爲了發財起見，小、中、大的導演便聽憑他們主人的定貨去拍攝任何影片。在這種影片裏，無恥地把「明星」脫得乾乾淨淨，小中大的電影演員服毒，互相砍殺，毆打，絞扼。

難道可以叫這個是藝術嗎？

當然，好萊塢也有誠實、才能的人。我們已經在上面指出他們一些人。但是他們的創作道路——就是一篇描寫在資本主義國家爲真正藝術服務是多麼困難的有教訓意義的小說。他們中間也有許多人不自覺地陷於金元的支配之下，大藝術家狄斯耐現在變成了一個普通的電影企業家，他的新片「南方之歌」（一譯「幻遊南海」）虛偽地表現黑人與白人之間幾乎有相互的手足關係。又如克蒂斯在「出使莫斯科」之後把一位著名的流行歌曲的作曲家波爾特爾的傳記搬上銀幕，福特除了拍進步性的影片之外，又拍了一部「世界前進」的影片，寫世界各國資本家的國際統一團結。

我們別再談美國電影吧，關於美國電影，西方優秀的電影事業家也充分明顯地表白了自己的意見：「好萊塢每年出片五六百部，但是所有這些影片的內容都是五六個陳腐俗套的主題」（法郎克·卡普位，「影訊」，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日）。「……很少影片是沁人心肺或關涉一般人生問題與感情的。好萊塢的商人，強好觀衆的口味，毀壞觀衆的口味，製作無聊的影片，『空虛的東西』。（麥維佛，「契納雜誌」，一九四六年二月八日）。

對於這種「空虛東西」的影片已經在法國，意大利，瑞士，印度，日本。巴爾幹，甚至美國本國都發出了抗議的呼聲，要求把這種影片摘下銀幕。



兩個電影世界互相對立着：美國的和蘇聯的電影。在蘇聯，根本誰都沒有想到，把電影藝術看做是唯利是圖的商業，單從這一點就可以看出蘇聯與美國電影業在原則上的差別。我們的電影首先是正直的和純粹的藝術，是羣衆思想與藝術教育的手段，它張大了喉嚨號召揭開生活的真理，號召觀衆向前，實現人類最優秀的理想。利用影片來作爲買賣的商品，來爲資本家的利益服務，這種作品的內容和意識對於我們說奇怪和不瞭解了。

根據蘇聯影片可以想像得出，蘇維埃人是什麼樣子，他的理想是怎樣，他怎樣生活和怎樣工作，怎樣為實現這些理想而鬥爭。蘇聯影片的主人公是普通蘇維埃人，是工廠和農場的勞動者，是突擊工人，史塔哈諾夫工人，是勞動和戰爭的英雄，是出色的領導者和統帥，他們是從人民的深處長大起來，是用自己的工作以光耀祖國的文化工作者。

假使相信美國影片中所描寫的人，美國人是怎樣呢？是發財自肥的英雄，是冒險家，是愛鬥喜打的人，是爲了最卑鄙下流的動機就隨便去犯罪的人……不！我們不能相信這一點，——每部標準的美國影片中的普通主人公很容易使我們想起具有腐爛心理的法西斯青年。這是對於全體人民的譏諷，對於藝術的譏諷！我們寧願把懷勒戰後影片「我們生活的好年華」（一譯「黃金時代」）的主人公是美國人民的真正代表，在這部影片中正確地描寫三個復員的美國人的命運，他們回到家裏所看到的仍舊是那個充滿矛盾和追逐金錢的艱難生活。但是這樣的影片只准許在國內的銀幕上開映，但是就在國內開映也遭受反動公司和反動報紙的反對。

人民是蘇聯電影血肉之力的泉源。我們的主人公是當代實際的肯定的英雄。我們的影片根本是以樂觀主義爲特徵，這是抱着信心走向正義事業必勝的樂觀主義，甚至於在由主人公死亡作結局的影片（例如「夏伯陽」，「淑雅」等片）裏也確定生活是樂觀主義。

我們並不是清教徒，不是禁慾主義的宣傳者。但是無論在那一部影片裏我們都不容許使高尚的愛情惡俗化，然而美國影片是經常這樣做的，有時候甚至於站到不加掩飾的色情的邊緣。

好萊塢的大批出品所包含的並不是「娛樂」，而是遲鈍階級的警覺性，壓抑衝動普通人腦經的問題，宣傳道德的敗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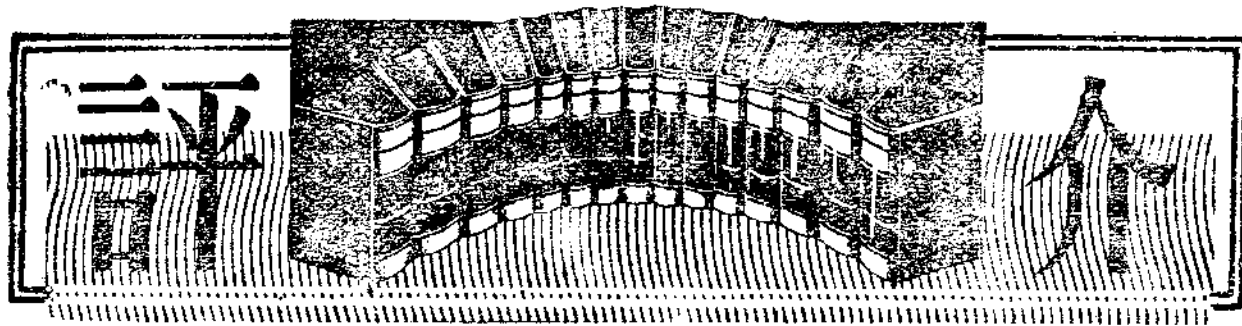
蘇聯影片過去和現在，無論在什麼地方和美國膠片相值，總是獲得光輝的勝利。蘇聯的影片「她爲祖國而戰」（一譯「巾幗英雄」），「偉大的轉捩點」（一譯「背水一戰」），「虹」，「第二百十七號人」，「淑雅」，「區委書記」，「侵略」等在美國開映獲得這樣的成功，並不是偶然的。例如「虹」一片，在美國頭輪戲院連續開映兩個月便是美國電影史上未之前見的事實。蘇聯參加去年威尼斯和坎城的國際電影比賽獲得巨大成功也不是偶然的。

蘇聯文藝片和紀錄片在國外的廣受歡迎，原因很簡單：因為這些影片中勇敢地震響着真理的呼聲。光明是永久戰勝黑暗的。真理的呼聲沁入人類的靈魂，人類將感謝給他們照亮道路的藝術家。

蘇聯電影的匠人將把自己人民——在六分之一世界上鑄造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之新勝利的英雄，勞動者，勝利者的光榮事業和日子用金字寫進歷史。蘇聯所驕矜的是用自己的藝術為人民服務，幫助人民為更光明的未來作鬥爭。

在蘇聯的旗幟上是確定不移的進步思想，人類最好的希望。對於某些國家，這是一種幻想，實現這種幻想還需要鬥爭和鬥爭，一部分是要和毒化意識的好萊塢大批電影出品的這種現象作鬥爭。對於另外一些國家，這幻想已經開始實現。對於蘇聯人，這幻想已經成為事實，這便是為什麼人道與進步的思想，解脫一切壓迫與剝削的真正自由的偉大真理，我們便覺得更接近，更清楚，更親切。我們應該把精神上的財富，真理的崇高之光，放在自己的影片裏，獻給千百萬觀眾，號召他們去為正義的勝利，為爭取全世界的和平，為反對挑撥和各式各樣的剝削，為反對法西斯，為反對神祕的，意識形態的和風俗的麻醉劑而鬥爭。在生產量上居世界第一位的，在其大批出品的藝術與意識方面居世界末一位的美國電影就是用這種麻醉劑毒害觀眾。

(林 陵譯)



畢略耶夫
(М. Беляев)

蘇聯的文藝科學

(СОВЕТСКОЕ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Е)

列寧在他十月革命前所寫的一篇論列夫·托爾斯泰作品的文章裏說過：「甚至在俄羅斯也只有極少數的人知道藝術家托爾斯泰。爲了使他那些偉大的作品真正變成一切人的財產，就需要鬥爭，需要反對那把千百萬人民投入愚昧、痛苦、勞役和貧困之中的社會制度的鬥爭，需要社會主義革命」（見「列寧全集」第十四卷第三版四〇〇頁）。

十月革命使人民羣衆跟文化結合起來，而且將優秀作家們的創作變成一切人的財產了。

早在一九一八年，教育人民委員會便根據高爾基的建議，開始大量印行俄羅斯古典作品了。革命前二十年間（一八九八年至一九一七年）普希金作品的銷行總數只有九百一十萬冊，而一九三六年一年間就出版了一千零八十萬冊，次年——一千三百四十萬冊，並且是用蘇聯各民族的文字印行的。

據「全俄戲劇協會」統計，革命前四十二年間看過奧斯特羅夫斯基的戲劇的觀衆總共不過三千萬人，但在蘇聯愛國戰爭前夜，單是一九三

九年一年當中就有三千六百萬蘇聯人見過奧斯特羅夫斯基劇本裏的主角們。

革命前出版的許多俄羅斯古典作家的『全』集其實並不『全』，而往往是被沙皇手下的審查官刪節過的。

蘇聯文藝科學家的頭一個任務便是準備出版那些沒有被審查官刪改過的，補充了新的材料和發現的作品。

一九二五年，他們在一部文獻裏發現詩人尼克拉索夫的一個寫作計劃：他打算以十二月黨人在西伯利亞的生活為題材，寫一篇包括十章的長敘事詩。他的名詩『俄羅斯婦女』（«Русские женщины»）原名『十二月黨女黨員』（Декабристки），它只是那篇長敘事詩的序詩而已。尼克拉索夫本人又從原來的正文中刪掉了自付無法通過審查難關的幾十行。『我想』，詩人沉痛地寫道，『剩下這麼一些斷簡殘篇，審查官該不致再來挑剔了罷』。到一九二一年為止，這篇名詩一直是以這種『斷簡殘篇』的形式被刊載在革命前發行的十三版尼克拉索夫『全』集裏。

我們仍以尼克拉索夫全集為例，來看看蘇聯文藝科學如何真正地充實了古典作家們的作品罷。

由於葉夫格尼耶夫—瑪克西莫夫（Евгеньев—Максимов），尤其是丘柯夫斯基（Чуковский）等學者考據的結果，一九二七年，蘇聯第一部有科學價值的尼克拉索夫全集出版了，這部全集增添了兩百篇以前不曾發表過的詩。

最近發行的一種尼克拉索夫全集加排了一萬五千零十四行新發現的詩，其中的很多詩句使尼氏的創作放出了新的異彩。革命之後，學者們可以自由出入當初沙皇政府的一切（即令是最機密的）文獻保管所，許多屬於家族或私人的珍貴文獻都交給國家，由文藝科學家們加以研究。

例如他們在尤蘇波夫（Юсупов）公爵家的保險櫃裏發現普希金寫給希脫洛娃雅（Е. М. Хитровая）的信札竟達二十封之多，而普希金的每一行字對於我們是多麼寶貴啊！

因此我們能夠發表古典作家如普希金，薩爾蒂科夫——謝德林，陀思妥耶夫斯基，赫爾岑，托爾斯泰，高爾基等人的大批新的原文，書簡，草稿，能夠出版經過科學的專門的考證的全集。

我們可以舉出兩個光輝的例子來說明蘇聯文藝科學家在研究古典作品方面所做的真正偉大的工作，那就是科學院出版的普希金和列夫·托爾斯泰兩人的全集。

在科學院出版的普希金全集裏，蘇聯的考據家——普希金學者搜羅了詩人的全部原文草稿，初版和以後各版之間的異文，開卷一看，詩人各種作品的初稿，修正稿及最後的定稿盡在目前了。外國文藝科學家都坦率地承認，像科學院發行的十八卷『普希金全集』或者九十卷『托爾斯泰全集』那樣完備的版本是別的國家所沒有的。

除印行原文之外，他們還認真地研究和發表了有關作家們的種種文獻，資料，深入地考察了文學史，時代背景及文學遺產。這，只要舉出著名的『文學遺產』（«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наследство»）叢書（一九三一年開始出版）就夠了。

到目下為止，關於十八世紀文學，普希金，萊蒙托夫，托爾斯泰，薩爾蒂科夫—謝德林，契爾尼雪夫斯基，赫爾岑，尼克拉索夫等，已經出版過四十大卷以上的著作了。

一羣蘇埃文藝科學家（К. И. 丘柯夫斯基；И. И. 維克斯萊爾，〔Векслер〕；Н. Ф. 貝利契科夫〔Бельчиков〕等等），又破天荒地研究了六十年代作家Н. 烏斯賓斯基，斯萊普卓夫（Слепцов），萊謝特尼科夫（Решетников）的作品，在革命以前，我們的科學界是很少提起他們，『不喜歡』他們的。

在出版古典批評家的著作方面，也做過很多工作：斯比利多諾夫（В. С. Спиридонов）和布洛茲基（Н. Л. Бродский）發現了拜林斯基兩百多篇從前無人知道的文章和批評，印行了契爾尼雪夫斯基的三卷新的文學遺產，杜勃羅留波夫的『日記』，赫爾岑的包羅無遺的全集。

蘇聯文藝科學的任務不僅在於把那些經過科學考據的古典作家的原文給予讀者，而且還要協助讀者用新的觀點去閱讀和理解它們。

比方說罷，革命前的文藝科學把許多古典作家寫成了跟自己的時代毫無歷史聯繫的人，他們只是些『聲調悅耳而虔誠』的歌手（如普希金），或者拜倫的摹仿者（如萊蒙托夫），或者莫里哀的學生（如格利波耶多夫）罷了；這都是因為革命前的研究者對於詩人們生前所處的時代

的歷史事實認識不夠，所根據的原文又殘缺不全，而研究的方法也欠妥善的原故。

可是，舉例來說，由於蘇聯萊蒙托夫學者鑽研的結果，我們現在却能夠看到詩人萊蒙托夫的新面貌了。

Н. Л. 布洛茲基寫過一部真正具有科學價值的『萊蒙托夫傳』（已出第一部），他在那裏面敘述了萊蒙托夫跟莫斯科大學的學生集團之間的緊密聯繫，詩人的醉心哲學探討，沙皇的參預萊蒙托夫決鬥案（如像他參預普希金的決鬥案一樣），萊氏取材於高加索的作品與高加索當地的傳說及民間故事的密切關係，他的創作中所包含的進步政治因素等等。

蘇維維政權成立以來，『科學院』出版局曾經印行過大批的文學回憶錄，其中有好些初次問世的祕本。

同一出版局又發行過兩套『詩人叢書』，——巨型的和小型的。

在偉大學者：——科學院會員奧爾洛夫（А. С. Орлов），古科夫斯基（Г. А. Гукровский）教授，傑斯尼茨基（В. Р. Десницкий）教授和蘇聯科學院通訊員安德利河諾娃—彼勒茨（Андреанова-Перетц）的編輯之下，已經出版了四大卷集體創作的『俄羅斯文學史』。

蘇聯歷史科學有了極大的進步，由此可見人民對自己的過去的關懷。

在俄羅斯古代文學方面我們有科學院會員 А. С. 奧爾洛夫和烏克蘭共和國科學院正式會員古德茲雅（Н. К. Гудзия）的著作。一九三八年，蘇聯各民族曾經熱烈地慶祝天才的『伊果爾王子遠征記』[⊖]問世七百五十週年紀念。

從一九三八年到現在還不滿十年，但此其間，我們業已出版了六大部極具科學價值的十八世紀俄羅斯文學選集，此外還其布拉高伊（Благой）和古科夫斯基兩位教授的重要研究報告，這些報告說明着：當獨

⊖ 『伊果爾王子遠征記』（«Слово о полку Игореве»）——俄羅斯古代文學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作於十二世紀末葉（1185—1187年），記述基輔王子伊果爾跟南方游牧人戰鬥的故事，確係出自一位作家的手筆，但他的姓名已無從稽考。——譯者

立的俄羅斯文學於十八世紀被奠定基礎的時候，人們爲了文學的方向，流派和風格進行過多麼劇烈的鬥爭。

同時，學者們又認真地研究了文學理論和科學方法論原理。

三十年來，我們博學的文藝科學家在研究西歐與東方文學方面也做過極多的工作。爲要闡明俄羅斯科學家在這個領域中的成就，必須另外寫一篇專門論文。

然而上面所說的種種還不能充份地表明今天的蘇聯文藝科學家的偉大勞績。

(蔣 路譯)

目 錄

(第三十一期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號)

~~~~ 小 說 ~~~~

- 奧 欣 全力……(孫 然譯)…… 3
岡 怡 爾 永遠在隊伍中……(榆 青譯)……17
畢 里 茲 柯 妻……(薩皮納譯)……25
柯 怡 爾 生之渴望……(孫 然譯)……36
法 捷 耶 夫 青年近衛軍(續完)……(水 夫譯)……42

~~~~ 詩 歌 ~~~~

- 蘇 爾 柯 夫 詩五首……(林 陵譯)… 116
——致芝加哥工廠家；在激戰的轟響聲中在
頭上飛逝；火苗在小爐子裏撲擊；一個人俯
下身去看水流；春天的預感。

~~~~ 文 錄 ~~~~

- 屠 雷 林 萊蒙托夫與普希金……(葆 荃譯)… 123
萊 蒙 托 夫 詩十章……(戈賓權譯)… 127
——悼念詩人之死；給……；願望；天使；
帆船；給摩辛娜·普希金娜伯爵夫人；再見
吧，污穢的俄羅斯；一株松樹；夢；不要哭
吧，我的孩子。

~~~~ 理 論 ~~~~

- 法捷耶夫 蘇聯文學在高漲中……………(水夫譯)… 138
謝爾賓納 三十年來的蘇聯文學……………(蔣路譯)… 156

~~~~ 蘇聯作家羣像 ~~~~

- 米哈伊洛娃 西蒙諾夫……………(藍冰譯)… 166

~~~~ 藝 術 ~~~~

- 蓋拉西莫夫 蘇聯藝術之路……………(水夫譯)… 176

~~~~ 戲 劇 ~~~~

- 敏德林 莫斯科中央兒童劇院……………(蔣宛譯)… 182
莫伊塞耶夫 蘇聯各民族的民間舞蹈……………(柏園譯)… 191
波達波夫 蘇聯的民族舞蹈……………(柏園譯)… 195

~~~~ 音 樂 ~~~~

- 尼娜·馬卡洛娃 蘇聯女作曲家……………(高明譯)… 200

~~~~ 電 影 ~~~~

- 喬列里 兩個電影世界……………(林陵譯)… 204

~~~~ 評 介 ~~~~

- 畢略耶夫 蘇聯的文藝科學……………(蔣路譯)… 210

插圖：『青年近衛軍』的插圖，其一，64—65；其二，96—97；蘇爾柯夫像(照片)115—116；萊蒙托夫像(油畫，戈爾布諾夫作)128—129；大戲院表演喬治亞的民間舞蹈『萊庫里』(照片)192—193；阿美尼亞『阿拉拉特』工廠的工人表演阿美尼亞的民間舞蹈(照片)192—193。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СССР № 31

蘇 聯 文 藝

第 三 十 一 期

★ 一 九 四 七 年 十 二 月 出 版 ★

編 輯 人	羅 果 夫
發 行 人	匝 開 莫
總 經 售	時 代 書 報 出 版 社
	上 海 斜 橋 弄 六 十 號

定 價 每 冊 元 \$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СССР

под ред. В. Н. Рогова

№ 31, Шанхай.

Декабрь 1947 г.

П Р О З А

Д. Осин	— Всей силой сердца	8
О. Гончар	— Всегда в строю	17
Г. Березко	— Жена	25
Р. Кочар	— Жажда жизни	36
А. Шадеев	—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окончание)	42

С Т И Х И

А. Сурков	— Чикагскому фабриканту; В громе яростных битв пролетают над нами. Бьется в тесной почурке огонь; Человек склонился над водой; Предчувствие весны	118
-----------	--	-----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ПРОШЛОЕ

С. Дурылин	— Лермонтов и Пушкин (Отрывки из книги «Лермонтов»)	123
М. Лермонтов	— Смерть поэта; К.....; Желание; Ангел, Парус; Э. К. Мусиной - Пушкиной; Прощай, немытая Россия; Сосна; Сон; Не плачь, мое дитя	127

ТЕОРИЯ И КРИТИКА

А. Шадеев	— Совет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на под'еме	138
В. Щербина	— Совет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за 30 лет	156

ЛЮДИ СОВЕ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Е. Михайлова	— Константин Симонов	166
--------------	----------------------	-----

И С К У С С Т В О

А. Герасимов	— Пути советского искусства	176
--------------	-----------------------------	-----

Т Е А Т Р

Э. Миндлин	—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детский театр в Москве	182
И. Моисеев	— Народные танцы в СССР	191
В. Потапов	—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танцы народов в СССР	195

МУЗЫКА

Н. Макарова — Советские женщины-композиторы 200

КИНО

И. Чиаурели — Два кино-мира

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М. Боляев — Советское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е

НА ОТДЕЛЬНЫХ СТРАНИЦАХ: Две иллюстрации к роману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 стр. 64-65, 96-97. А. Сурков (фото) — стр. 115-116. Портрет М. Ю. Лермонтова — стр. 128-129. Большой театр исполняет грузинский женский танец «лекурн» (фото) — стр. 192-193. Хоре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коллектив завода «Аррарат» исполняет армянский народный танец (фото) — стр. 192-193.

此中... 卷之...